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

(二)

〔明〕葛鼎 葛鼎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

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小敘



今天下所冀望於君子其人者謂卽得則治不卽得則亂若是其罔可泄泄也曰以其有志也以其有學也天之生物必有則矣故萬物之理備於

顧氏一

一人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見天下之有饑寒疾疹則惻然以感見天下之有隱鬱沈痛公道不得申於上則憤然以興雖然難矣君子居窮應變始乎一身逮乎一家一邑而止卽敦

實有道以爲措諸天下之基之在乎此也入官服事而自恕之念生利害動於中奸欺投於外也且夫得喪之故大矣且亟賓客之譽室人之謫明明以自愚也始於執義終於害義始

傳序二

於爲已終於舍已嗟乎此非學之不明志之未堅歟故士涵泳古人如懸父母像於臥側夢不敢褻恒取被累險重危之事以自強其生氣而益其所難爲故凜凜然不敢輕一武易一

唾其直節也君子以爲命其經濟也君子以爲性其理學也君子以爲盡人事而已矣如是則學雖明志雖堅猶懼弗得當也夫安得而變哉余閒居間從山城中屈指而計其人至葛

傳序三

氏端調每爲識之曰是必有異嘗試於落落中求之似重有憂者抑又有所專氣致志而不遑他營者居久之出一編其所纂述唐宋諸大儒言甚悉也夫葛子孝弟其天性席世家又

早薦於鄉而其門閭然庭蕪不治堅
冷孤潔卽其情性要亦古人之至者
也況復上其心神於載紀揣窮極變
日矻矻惟恐不逮哉葛子曰我兩人
可以券矣時之置我不可知而志學

顧序四

不可以無驗使他日或列端揆或居
州牧或在都邸或親蠻瘴或絕塞邀
虜或孤城樹節久不相見聞流言不
信則今日落落之中所商確匪鮮矣
乎余不文卽以葛子之自信者序其

所纂述焉蓋亦曰謹識之云爾
崇禎丙子春正下旬小弟顧絳拜
手題於浮佛寺之讀書齋



顧序五

敘

有宋中葉真西山先生脩明
正學上繼濂洛關閩之傳其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爲萬世
人君法與經傳相表裏又以

楊序一

其餘論次古今之文目曰正
宗余幼從父師受而讀之其
正集則自左國史漢以迄乎
唐韓柳之作其續集雖非先
生全書要自歐蘇曾王之外

不過黃晁張秦三、四家而他
未之備也余嘗論古之善選
言者無如左氏古之善選文
者無如馬班兩家有左氏則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列國諸

楊序二

卿之辭以及乎管仲晏嬰子
產叔向諸賢之論述如出一
人之口有馬班兩家則自戰
國秦漢策士之雄辭高文以
下之詔令賈誼晁錯董仲舒

司馬相如匡衡貢禹劉向父子揚雄諸人之疏奏以及乎天文五行陰陽災異之說如出一人之手後世無善選如左氏馬班者故唐宋以後寥

楊序三

寥數家僅稱韓柳歐蘇曾王爲脩詞之弁冕學古之準則舍是若無文焉非無文也有文而無善選者集之也余同年友葛端調束髮穎惠年未

二十登賢書德器重厚不佻服其寧靜致遠家庭間子師父弟師兄自相追琢舅友咸博學工文詞喜藏書因舉幼時二事夏月兄弟抵足臥徹

楊序四

夜論古事誤者罰驅蚊又戲爲師生禮高座問難以爲樂皆人倫之所希有辛未端調撤試歸閒居之日取先世所授訂錄擅左馬班暨平八家

既足以兼西山之全而嗛嗛
未滿盡取唐宋以來諸集刪
輯成書凡二十有二家以補
西山之所未備試取而論之
魯公之忠烈其節過子卿也

楊序五

宣公之誠愷其學勝長沙也
文饒之經濟類丙魏樊川之
詩賦似子雲何詎唐李不及
西京而宋室人才號稱尤盛
韓范司馬輔政興邦伊傳之

流亞也明道伊川龜山文公
象山尊聖闡道孔孟之嫡系
也氣節若道鄉梅溪龍川雖
百折而不同經術若盱江宛
丘山谷縱千條而必貫明聖

楊序六

學尊王道治統道統合而兼
任者吾尊西山扶天綱植人
紀節義事功並垂不朽者吾
愛信國至勝國之際筆削尤
嚴僅於虞劉二子斷斷焉斯

可以知端調之志識尊而鑒
遠也夫有德有言論古者而
不唯大義攸尚輦悅爲工則
昭明之選猶見譏於子瞻而
矧姚粹之流乎故余獨重端

楊序

調此選以續左史之遺補西
山之缺爲文苑之無憾云

崇禎丙子春日年社弟楊廷
樞題於遙集居



序言

文章真氣不全。乃資浮飾。乃爲浮飾所眩。雖
時代降升。與之高下。體格互異。因之虛實。然
執此論之。無可掩也。生閒居多暇。又性樂守
拙。辛未以還。頗簡時義。壬申至於大故。念兩
親旣歿。何用汲汲效顰。以媒祿仕。姑取古人
書讀之。經傳之外。頗肆觀覽。見其真氣勃發。
侃侃鑿鑿。有裨於民生日用。君國大計者。輒
條錄而彙篋中。久之漸成帙矣。然初無意示
世也。自癸酉歲。偶刻幼讀古文。稍便初學。賈
人以其行駛。續有侈思。佐以貧親之宛轉。不
肖遂不能強也。某是編。雖據家藏舊書。爲世

所希得者登之。然非經濟大篇理學巨著。足以用當世而傳無窮者。則亦軼而弗登。若夫文以人重。則小篇時乎見收。而文章之士。能以天下國家爲念。若樊川文潛之流。又所謂志足嘉尚者。余復何敢槩置焉。

答歐師

士知泛覽史傳。以紀事迹。攷沿革。而不知博

序三

觀前人之言論。以定一是。則遇事揆度。常不能劃然於心。而出言亦不能了然於口手之際。師心者無遠謀。而志狹者罔巨斷。此向來空疎之病。近亦有知患之矣。至於章奏入告之文。尚未日臻大雅之轍。不愈以知八股之不足備居官用哉。夫疏通之文。莫盛於宋。蓋

漢人學尚師說。專門爲貴。故意見深奇。而發之於文。亦尚多巖峭險曲之致。人自爲體。無有定方。至於匡谷。迺始稍稍就繩。爾宋人則淳然惟經學是尚。惟孔孟自歸。而又代得大賢者以倡起之。故其文原本經術。曉白時事。類皆從容曲暢。粹然一出於正。而無復前代

序三

欹崎倏忽之習矣。夫調馬者。先易而後難。操籬者。始疏而終密。因流得源。未可以卑近易

行而不之察也。

偶與友人談因記之

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夫不讀書。是心死也。人心之靈。雖夢寐必有所用。用之以博聞強識。則日生。用之於利欲聲色。則日耗耗。

者死之漸也。少而失學者，必氣頽耄而知學者必志銳。此巧之所不能飾，而拙之所不能掩也。

書壁

今之士，不知泛涉古人言論，以知文章大源，惟埋首鄉會貴人之牘，以爲衣鉢在是，得一二稍稍舒爽之篇，便詫曰：此韓如海、蘇如潮。

序書

也得一二稍稍近實之語，復詫曰：此真經術

也。真議論也。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東友人

余家藏書不多，較讎之事，無假倩代。又閒居寡侶，頗簡應酬。而邑門之西，郊數武，外家之別業在焉。自此而西，復二十里，則先人丘壠在，丙舍數椽，亦喻適志，非祈寒甚暑，輒方小

艇往來二者之間，其去與旋，非有如子猷乘興之樂，但卷盡則返耳。故余跡不越闌闔，而茗椀壺觴之事，殆云絕矣。

東友人

若夫顏公文甚簡樸，而余取爲是集之冠，而於其集又特錄廣平臨淮二銘文。嗚呼，國之存亡，係乎節義，時之安危，視乎將相，不可誣

序書

已。答友問

至於篇末偶綴數語，直寄焉爾已。天下探之不窮，楊子稱一卷之書，不勝異說，觀者能得鄙志於意言之表，固幸且善。若夫質而不華，言多疵謬，某方無意於文，何所忤忌，有以教我者，不惜千里批抹而寄之，亦足借古人開

生面也。

編成乃就一時言論所及稍次第之以見敘述之意。謂之序言。至於文章之源流學問之軌則行已之大端。非聞見徧古今足跡徧天下。攷質請益徧賢士大夫。未敢成一定之論。予雖不敏。尚不欲浮文自欺。其敢以浮言欺

序言六

人乎。且此編之舉。於前輩徒以當就正之先。資用附於古之以文爲贅者。於友朋聊以當議言之發藥。兼倣於昔之以事爲標者已耳。自茲以往。方閉門自愧之不暇。又何肯復向膜外作生活耶。

崇禎九年丙子春吳郡葛篁端調甫自彙

編次諸家文集述略

文章非節義不立也。余編書溯李唐而雅抱微志。故斷自曾公始。今觀其文如議廟謚。疏諫體。論書法諸篇。筆力簡道。固旣泚泚馴雅矣。自而池碑壇志。纒纒百千言。乃復洸沆神仙釋氏之作。頗幾于誕。而讀者猶必正冠肅容。不敢稍以排恣譏侮之意對之。何耶。其與羅池小篇。徒供狎玩者有間矣。嗚呼。是豈復文

述略

一

章力所能致哉。循是而求之。或余之微志可少展哉。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于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人君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虞公之論不旣當且盡哉。予家舊藏一元板本。但有秦疏劄狀而無制誥。此本爲疊山謝先生所評。無繁說

支論以碑疏廣之篇。故余茲選。亟取法于是也。
衛公集。係是靜三藏本。姚鉉文粹。止錄上尊號玉冊
文。及諸論。而小賦乃多遺之。中有絕佳處。獨能于楚
騷六朝之外。自爲一種。托物引情。不事瀟博。而秀潤
孤孑。從古未有。誠詩人之風也。故特存之。
樊川本長于詩。而爲文最有氣勢。至阿房一賦。誠千
古絕調。上高大夫書。豪古不羈。可稱奇士。

述略

二

忠獻之文。當時頗自貴重。其于碑誌之請。贈送之
蔑如也。集中公移詩章居十之七。文直其二三耳。然
于稽求先世塚墓。廼反復言之。而文亦雄健有體。爭
勝龍門。凡皆公得意筆也。故多存之。

文正以天下爲己任。故其文主於用世。爲國家釐弊
興化。不憚艱危。一腔忠君親上愛民愛士之心。不阿
不激。誠摯明盡。觀其上政府及議時務二書。雖在今

日。苟能通變其意。猶歷歷可行。非紙上空言傳世不
泯已也。

溫公集。難得全本。所行皆集略耳。予所藏乃傳家集。
頗爲周備。此書得自吾鄉莊渠魏先生之裔。曾經先
生手較。竟本無脫訛。亦可喜也。今所選尚未及半。至
公與范景仁先生往復論樂律。不啻十數。迄無定說。
晦菴謂其兩無所知。而攷公末書中。亦云于樂律初

述略

三

未之學。前所辨答。供戲笑耳。願姑置之。此後景仁
及公亦不復答也。夫公豈爲曠略者。故選中不全錄
以是耳。

忠宣集。多碑誌酬應之作。其間或有非公手裁者。其
文純粹。有珪璧未彫氣象。原本與文正合刻。世德遐
懿。何能置之。用登數篇。以志景尚。

道鄉深心大力。直節不回。晚爲奸人所擠。瀕死無悔。

今觀其文議論周詳詞旨高重浩然之氣江洋筆墨間非血氣之剛一試而不幾于實用者所可同年語矣。

兩程夫子之文不少槩見筆力宏渾純然六經之遺非西京可匹也。至其制策上皇帝書自書傳之外決無此種。余常謂求文于文人之才至于極則不可得進惟修德則愈升而愈不可及。

述略

四

盱江一經術士也其文深博高秀可稱精卓在宣元祐間另一作手絕不向歐蘇喉下取氣龜山稱其精金美玉冠冕時世良不虛矣。

宛丘其指歸乎用世雖條繁緒複不能自割愛而骨節甚堅其所取澤皆不浮蓋深系派于西京而實淪源于三禮者也予家舊有藏本苦磨漫不可讀得之時刻者乃爲俗手刪芟記序之文類失其末誰爲爲

之實可怪也。

山谷文字極修琢之工堅秀屈曲貌枯而神腴筆直而意折此最宋文之近漢者予瞻目之謂如江瑤海錯多食則發風動氣以余觀之然耶否耶。

龜山醇儒文字才能博辨非其所長晚年文益就繩束本出自然非刊削所致語錄多係手記故爲最勝其筆力奔肆稍見于答吳國華別紙。

述略

五

梅溪之彈文可謂至矣簡當嚴淡妙于摭括其不謂之善稱鄙事者耶御試一策引經斷義穆乎有淵古之光諸記序書答文章之盛麗何以加焉。

朱陸兩先生集余不敏敢另有合著今方沉思于異同之際未遑以文字泛論也朱集半從荆川選本陸集則仍余手自裁定然皆十出二三未愜素志耳余觀乎龍川之文而益信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言論

之宏奇若此而時不用。人才之生世若此而國遂亡。真可爲之痛哭流涕長歎息者哉。亦稍鯉魚。蓋幾可以淹殺。至得一第于坎壈顛倒之餘。而先生遂死矣。豈非天哉。非是疇能殺之。

西山先生之文。內聖外王之學也。言理必微。事論事必本理。明天道。察人心。讀其時事。諸奏劄。上規國勢之重。下悉小民之隱。先事而言。視後如見。宣公以後

連略

六

一人而已。

信國之文。純是浩然之氣。抑而愈揚。亂而愈整。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志於學者。當觀其善養者何在。未許作文字觀也。論文之旨。集中諸序。頗暢其蘊。故余不贅焉。

古文正集二編選書

唐顏魯公文集

唐陸宣公奏議

唐李文饒文集

唐杜樊川集

宋韓忠獻王集

宋范文正公集

二編選書

宋司馬溫公集

宋范忠宣公集

宋鄒道鄉集

宋二程全書

宋李盱江集

宋張宛丘集

宋黃山谷集

宋楊龜山集

宋王梅溪集

宋朱子大全

宋陸象山集

宋陳龍川集

宋真西山集

宋文文山集

二編選書

元劉靜修集

元虞道園集

燕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

破東都段子光傳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績體歛

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奏等

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

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鉦賈載沈

震爲判官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真卿爲出兵六千肅宗

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報書陳事復爲河北招討使時

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

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

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

真卿謀於衆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問關至鳳

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百官肅然出爲馮翊太守轉

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初并

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因召

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還上皇西京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

原缺第一葉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官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簡較刑部尚書爲劄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異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譏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饒載以爲誹謗貶陝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楊炎當國

唐書本傳

顏魯公三

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百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嬰器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已真卿不

從曰若等聞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誅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以而後已豈受若等脇邪諸賊失色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遂謚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子穎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艸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相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唐書本傳

顏魯公四

顏魯公文集序



劉牧

魯公。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處。始。據。批。猶。祇。節。而。誦。習。之。將。以。勸。是。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並。僅。有。存。焉。而。難。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昨。好。學。不。休。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魯。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千。篇。凡。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編。魯。公。文。集。序。一

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公。自。任。其。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及。者。乎。予。是。以。序。其。意。原。父。文。字。簡。潔。平。生。不。肯。為。人。作。贈。送。序。觀。此。文。亦。不。多。置。美。辭。其。自。重。可。知。矣。予。家。藏。有。原。父。文。集。十。卷。磨。滅。斷。續。不。可。讀。故。集。中。不。及。列。之。書。以。志。愆。萬。端。訓。

顏魯公文集序

文章即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藉之。蓋是二者。造物恆若有所靳。不兼以界人。夫節義苟歿。文雖工。君子止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人之事。若也。柳氏若以當祿山。亂作。對。承。孝。噬。前。無。陸。城。弱。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眾。擢。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進。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送。客。符。蜀。雲。武。受。祿。邪。李。平。成。收。復。之。勳。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之。正。色。立。朝。公。之。直。道。屢。升。屢。謫。百。折。不。屈。以。收。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盪。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用。於。世。而。况。其。高。文。大。冊。典。則。沈。厚。真。足。以。昭。示。凶。極。乎。公。之。文。初。輯。於。宋。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劉。七。續。為。校。輯。刻。之。以。傳。今。予。不。顏。魯。公。文。集。序。一

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氏。春。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概。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歿。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難。艱。不。若。天。寶。之。急。校。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搖。辱。獨。奈。之。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粵。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媚。賊。於。上。而。一。二。羣。小。又。構。毀。於。下。以。成。其。私。公。從。抱。孤。忠。躋。獨。不。展。卒。死。卒。希。烈。之。手。盧。杞。為。之。也。而。唐。之。亡。亦。胥。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嗚。呼。是。固。有。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

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然故是未經較訂訛謬至不可
請誠得知言者整正而錄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
言

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朔旦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致仕石陰楊一清序

顧象公文集序

楊石陰序二

顧象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嘉靖調南

萬 嘉靖調南

評輯

弟萬

離枝調南同評

集序

劉原父一首

楊石陰一首

奏狀

奏復七聖議疏狀

奏元皇帝紀遺狀

疏

顧象公文集

目次一

奏百官論事疏

議

廟享議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逸文公集序

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

神道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制元帥都知河南淮西荆南山

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師臨淮武穆王

李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顏魯公文集

目錄二

五

顏魯公文集目錄

卷公文集

○○○奏復七聖謚號狀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

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湯武之君咸

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華臣

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以下制於南郊

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天也

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而用

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恥多不以為榮雖美衆所歸而用

而棄矣魏晉以降益不足擬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謚而考古道

高祖太宗用集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其之

中政在宮室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宜

泉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折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

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

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創門下罪己之詔叙高祖

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注之失亦已明矣竊應中二聖山陵

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

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

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固循其事而無

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視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

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教○無○文○
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而○非○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
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
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王○而○
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敬○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
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
也○臣○愚○以○為○高○祖○以○下○累○聖○繼○統○慈○宜○取○初○謹○為○定○謹○按○舊○制○宜○上○高○
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
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
之○謹○按○謚○法○東○德○不○回○曰○孝○照○照○四○方○曰○明○宜○上○高○宗○為○孝○明○皇○帝○又○
七

續通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宣上肅宗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
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獎則教之以賢至敬也名或而反之以正至
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
下之大名達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浸濯廣謚生上尊號皆前代恆規甚之表狀之中每一稱呼景靈
幅傳之後世皆愧瑞也嗟乎體法之善同符三代者惟秦
聖明之制耳合之此文頗不感哉萬福胡

○奏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記云有以多為貴者
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
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祫故歷代儒者制遷毀之禮皆觀畫宜毀伏以
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宗元皇帝國朝有祫為祫所承太祖景皇
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也非開祀祀
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
宗之名難於遷毀皆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
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
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說客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
八

續通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祔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
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除非宗
者追尊三代皆泰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可
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
以為違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繼祚而不祖宗先
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祧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
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實應二年升祔
玄宗肅宗則祫祀然祖已從遷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於而祔則
合上還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祔祫祫之時然復舉祀
原本經術侃侃無阻可以外廟座之德萬福胡

○ ○ ○ 奏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御史中丞李適等傳宰相語稱奉違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執私說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覺然人心亦多哀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連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即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說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與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說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說人也說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

續奏公文集

奏百官論事疏一

矣陛下何不深聽察其言虛証者則說人也因誅絕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為使眾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休哉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藉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壅閉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時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傷之不數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聞官表恩慈日宣詔至中書宮中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壅闕之禍皆權臣誤上不遵太宗之法故也後矣至於今日天下之與直瘁

於聖躬蓋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以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

明與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連相杜恩莫肯直言大同三司不安及側逆賊敬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痛切却反又今相州收散東都陷沒先帝緣此憂勤至於積勞成疾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開謀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諫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克奔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親足而侍也臣又聞君子雖進易退難此言之朝廷開不進之路儲德不言况懷戚恩令宰相宜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相口結

續奏公文集

奏百官論事疏二

矣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中林甫固忠愛起矣凡百官庶以為危殆之期又起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自古未有言熱寒而危殆不隨之者故諫官之設所以制宰相之不肖而專權者也三復讜言可為金鏡焉臣竊謂

廟事議

顏真卿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遠。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同宜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附藏於德明皇帝廟。其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履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尊。敬奉祖宗。緣苗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宗之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懿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景祖。宗祖。遵左昭右穆。

廟事議

廟事議一

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是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合也。故公不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明德廟。斯乃分食也。宜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禮生於情。屈已伸尊。先王之所樂也。允為定論。
為瑞詞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勳。色玉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係於此。然而文勝質則質。質勝文則文。文質相濟。則道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致也。漢魏以還。唯道激缺。梁陳斯降。官體率興。既馳聘於末流。遂受噴於後學。是以文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視。虛黃門之序。陳思過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微昂。韻波難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祖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絲俗。真開濮上。胡為乎。歸古之時。止始皇風。真獨乎。凡今之代。益不然矣。其或試彪炳。郁郁相宣。肩期運以提。

顏公文集

孫文公集序一

生於家。流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子公諱。遼。河南軍人。其先自梁。武水寓於涉。而延。為父。高。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司馬。公風。或。天。才。傑。出。學。富。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奧。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跡。而。高。情。四。遠。羗。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威。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道。廉。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立。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遠。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牢。相。張。九。終。欲。持。撫。燕。股。沉。今。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廢。子。也。

范成草詔曰。西校學給朝推無封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
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崇先輩。遊同遊門庭。命子均伯施伯。
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繙寫其集。齋以諸公。托知己之介。其為。
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裁選士。雖權要不能逼。
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八甲者一十六人。校校書者九。
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與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
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樞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
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遺二朝之氣。多有散落。子宿終。
成等風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
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誦讀。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
諸公文集。孫文公集序二

石室也。真卿昔觀光於天府。寶符公之獎。見今為序。豈完端化。時則。
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國閭。悉存諸列傳。此不復云。
此文起手絕有片段。欲孫公文皆品格。全是借賓形主。作文士集序。
只應如此。葛端胡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顏真卿

子孫秩醴泉。持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
宅。總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
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來興而散。不復有。
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卷然不替。僕因問張公。足下師張長史。
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
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裴家月餘。日與張公。從長史。言話。故知。
京師前請曰。既承兄大獎諭。日月滋深。風夜工勤。漸於紛。遂得開。
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曰。久不言。乃。
左右時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室。張公乃當室。張公而。
顏真卿文集。張長史筆法記一

坐。令僕居於小榻。而口筆法玄妙。誰安傳授。非志士。高士。不可。
妙也。書之求。能止。改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天下皆謂子知。
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能橫有象。此豈。
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且謂。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
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問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問不容光之謂。
乎。曰。豈謂。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筆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
乎。曰。鋒為。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捷之謂乎。曰。力謂。
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過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畫自然雄媚之謂。
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外。輕。過。亦謂。轉。角。
為。圓。潤。過。之。謂。乎。曰。決。謂。筆。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牽。為。製。決。意。往。

鋒使不快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不足之謂乎曰巧為
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
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
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予嘗讀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奇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
元常迹跡皆不畔肥筆法之妙遂爾當同獻之謂之古肥肥謂之今瘦
古今既殊肥瘠頗反如自有省曉有異衆說之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
神肥瘦古今豈易改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筆鋒巧巧容
顏奉公文集 張長史筆法記二

及其偶電意殊字緩辟猶其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忙本為古人
子教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教者盡虎也夢元常者盡
龍也子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倘有巧思思至半矣子
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
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
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
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合規矩五者備矣然後
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
吾聞昔日說書者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諸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
泥畫沙思所以不悞後於江島過見沙地平坦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

利鋒盡其勁險之狀明利端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泥
若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
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
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此書之
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敘書法詳盡而文特奇古其句法嚴峻險峭細玩之當有所得不可
置也 葛瑞胡

顏奉公文集

張長史書法記三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魯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
神道碑銘
於戲○神道碑銘○上柱國○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况○乎○文○包○風○雅○道○
濟○生○重○建○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
惟○廣○平○公○乎○公○諱○瑗○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
升○魏○吏○部○尚○書○叅○議○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諸○葛○高○公○見○本○
傳○高○祖○元○郎○定○州○四○曹○祖○弘○俊○大○理○丞○祖○務○本○皇○德○陽○令○父○公○撫○衛○
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四○曹○至○於○尚○書○皆○實○得○於○名○而○位○不○克○登○事○見○
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免○賦○丁○尚○書○府○君○憂○
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有○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不○之○意○也○而○
顧○公○文○集

宋廣平神道碑

直上條忽○驚○愕○猶○若○下○在○胸○中○自○後○日○新○繼○懷○在○公○年○十○六○七○
或○請○易○順○時○不○精○公○遂○而○免○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
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郎○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
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
官○封○長○壽○三○年○從○制○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
臣○不○求○榮○達○範○奏○云○家○才○小○東○顧○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
拜○趙○出○后○與○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兼○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
闋○築○室○反○耕○志○固○不○能○俄○而○即○真○還○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老○
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視○而○祥○之○
遷○天○官○員○外○郎○恩○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公○此○欲○優○爵○自○免○不○

兩要近○朕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
宋兄弟席寵○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答○黃○欲○
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
危○內○史○令○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軍○臣○擅○宣○王○命○詞○氣○
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監○朕○來○氣○索○不○敢○仰○視○自○朝○
至○於○日○晏○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諸○公○請○罪○公○拒○之○後○介○極○
極○二○監○來○平○公○辭○曰○責○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怨○公○二○監○又○欲○
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仲○龍○之○興○復○也○公○曾○佐○其○謀○及○當○
時○庸○諫○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逆○當○
誰○敢○貪○天○德○拜○朝○散○大夫○吏○部○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當○道○王○氏○
顧○公○文○集

宋廣平神道碑

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王○之○曰○當○今○復○子○明○石○以○信○
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青○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公○
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簡○較○拉○則○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日○州○判○史○
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位○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
而○去○第○年○鼓○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而○杜○其○鋒○亦○
自○若○俄○而○真○拜○梓○州○又○改○遷○相○州○尋○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即○榮○實○元○年○也○是○年○六○月○中○改○元○唐○
相○表○純○言○之○故○曰○唐○隆○初○年○身○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安○宗○
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王○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規○率○
臣○以○此○皆○諸○相○所○也○其○敢○先○言○公○或○氣○結○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終。無何。復拜銀青光祿大夫。三州。河北按察使。尋遷此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亮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萬勢。多據洞不省公之下。車無敢不從。故之。以陶元。于。愛。齊。萬。皆。此。星。麟。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林。以。陶。元。于。愛。齊。萬。皆。此。與。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勳。召。公。拜。恩。而。就。馬。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資。辛。泣。訴。於。帝。帝。笑。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德。侍。中。用。年。平。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德。侍。中。用。年。平。之。

宋廣平神道碑三

洛陽至三。唯。此。道。險。行。不。待。前。河。南。尹。李。勉。隨。知。領。使。中。官。之。下。坐。常。降。點。公。奏。門。公。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獎。遂。命。公。檢。之。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道。歸。於。上。恩。絲。於。下。臣。請。使。止。待。罪。然。後。伴。其。還。上。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已。指。既。而。又。今。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賜。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丹。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不。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尚。廣。平。都。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監。權。梁。小。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狀。按。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幹。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託。悉。當。連。坐。公。以。終。姻。故。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免。梁。之。外。一。切。原。免。天。下。飲。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昭。出。將。明。心。材。獨。

漢。廟。堂。之。上。鏡。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論。執。正。字。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時。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視。省。以。戒。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裁。議。不。常。存。茲。與。故。戶。部。尚。書。王。琬。為。其。道。之。交。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無。不。稱。疏。取。端。五。日。堂。賜。鍾。乳。命。請。琬。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惟。誠。求。信。猶。懼。不。應。猶。以。待。人。信。其。可。行。聞。者。終。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行。公。金。帛。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驤。使。紫。王。琬。勞。問。者。數。口。自。是。十。年。平。之。公。文。集。一。宋。廣。平。神。道。碑。四。

使。來。京。實。不。為。方。崇。乞。言。之。其。以。極。師。臣。之。致。二。十。五。年。行。公。十。九。日。宣。武。大。校。未。畢。明。教。里。第。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嘗。幸。公。宅。大。尉。議。曰。文。貞。公。賄。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祥。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裴。之。女。泚。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容。驛。公。而。後。允。終。脩。老。焉。乎。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衛。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樞。或。義。克。為。前。烈。以。休。令。聞。以。成。實。歲。五。月。二。十。九。日。度。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

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

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方叔召虎總師於肇敏之業南成發制東

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

臨淮陽東文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人王室其歲三聖天下之

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望左威

衛大將軍出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棣州刺史府君

諱重英父實慶將軍左領右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前開

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遠愓威後子出

顯集公文集 李昭淮神道碑一

知禮度謀師還默識中深傑出經武之才譽為典王之佐故能東延

北伐厥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靈公之謂

欽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為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

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前公配

焉後果生公六年六歲嘗撫鹿而遊前公視而語之曰兒勿更爾公振

手而起遂絕不為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

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

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

有慈有威公下色怡然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海

議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

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

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罷封前郡開國

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

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順朔方

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公辭不獲允遂託疾辭官西平

王哥舒翰聞而建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年冬十一

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騷然朝廷肝食求求號制之將爰統屬防之師

明年春正月起公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

丞持節充河東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

顯集公文集 李昭淮神道碑二

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止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太守攝御史

大夫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

郡前是太守顏果卿長史袁履謙殺祿山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腹

高邈何千年尉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果卿履謙為史思明所陷我

士死者殆藉千計公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

公遺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思明正國旣陽馳來拒我公屢摧

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于儀悉朔方之衆

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

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寇無計歸却于祿山祿山太怒遣使

責屬臣聞不守肅宗理兵於靈武盡遣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處

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眾來攻累月不克而退公自賊
遣成於東明角張悛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
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
師策數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希進亦以
繼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
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洛陽屢欲殺相州刺史公自將精銳
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於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亘天諸將
皆以為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乃歸於太原是年夏五
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元天下兵馬副
顏魯公文集 李臨淮神道碑三

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令於已水用濟獨去上
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逃去
貫而前再宿遂至秋毫不敢犯公北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渡河
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迎避公獨與麾下赴河
陽橋賊先鋒已下倒懸坂公至石橋命東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
不敢近思則米至城下請見公於城上謂之曰賊三代無藝也一身必
以此國家之患爾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
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
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眾萃於河陽城北思明以河
南之眾頓於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從奇計縱火焚

而大破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瑋王殺獲略盡贄僅以身免收軍資范
城不可勝數思明心悔氣索煙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
者危事賊負難必爭臨陣常置伏突於執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
拜拜因戰敗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嘆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
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偽節度使太清二年春二
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於邯鄲山南風雨晦冥王
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於恒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大尉肅宗不許之
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一日
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山南東川南江
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義東部山之捷圍逼中安等一十二州
顏魯公文集 李臨淮神道碑四

自領精騎討李希於宋州公之將史時亮時議南保揚州公
淮城池平陷不堪鎮遏不如往赴並城俟其東寇時而復之賊可擒也
遂起徐州固召四神功宴慰與同賓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邠外伴先
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山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山特角而擊
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乃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令上登極
寶曆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
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載大廟仍圖畫於凌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陝
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病疾漸劇
公知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於徐州之官
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

後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需參以分遣將士。眾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遂以其布為公製服。庫中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恸而絕。終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設齋。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送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眾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教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開詩禮。無忝厥祖。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泣而浴於王母。度宅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威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其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胡構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志明銳於恒。定。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同。冀破周。李臨淮道碑五

顏魯公文集

太清於單微。走史朝。戎。反。漢之衆。於梁宋。秋。僕。同。現。乞。之。中。皆。事。出。意。外。虜。墜。計。中。天。下。無。聲。旋。之。患。皆。公。之。力。也。公。兄。通。宜。道。行。仕。至。將。軍。服。弟。光。瑛。並。不。幸。發。世。次。曰。光。穎。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義。表。微。沉。謀。絕。中。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義。分。開。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帥。街。開。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禁。羅。君。親。入。侍。翽。惟。峨。二。殆。乎。泰。階。之。上。歸。聯。絲。服。頓。雙。節。於。高。堂。之。下。斯。猷。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並。刑。同。務。烈。於。北。齊。拔。行。臺。與。兄。荆。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烈。各。懸。勳。庸。而。鳳。樹。寂。寥。偏。隅。隘。北。之。戎。族。事。則。不。伴。真。卿。昔。守。平。原。因。於。五。錫。紫。公。臨。止。獲。保。餘。生。束。帶。與。居。空。想。北。平。

之。禮。操。蘇。輪。撰。放。墜。中。郎。之。辭。銘。曰。獨。胡。猖。狂。倖。援。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同。或。弗。滅。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未。造。河。朔。恒。懷。天。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祿。山。震。惶。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由。子。襄。應。變。如。神。山。徒。靡。尤。介。壯。人。貌。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長。國。鄴。下。望。入。河。陽。粉。新。巨。魁。定。敵。龍。驤。淮。濱。鎮。定。徐。土。錮。錮。服。田。蠅。屈。料。現。應。揚。不。有。神。其。何。哉。弟。兄。同。於。東。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展。此。百。祥。素。衣。反。葵。白。驥。局。指。箭。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生。榮。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檀。山。路。傍。惟。餘。豐。碑。突。兀。連。同。壯。來。公。顏。魯。公。文。集。李。臨。淮。神。道。碑。六

顏魯公文集

公之臨淮本傳功績明張琬無設造如此大國傳記之所至矣而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遠○盛○名○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不○構○而○
總○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惟○徐○君○乎○君○諱○
秀○東○海○郡○人○也○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國○
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拜○以○禮○優○歷○指○係○人○寄○傲○於○賢○臣○伴○長○首○
冠○於○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達○之○司○室○美○之○兄○在○書○
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黃○門○侍○郎○率○之○率○之○生○
齊○太○尉○考○嗣○考○嗣○生○梁○侍○中○緄○緄○生○陳○五○兵○尚○書○君○枝○君○枝○生○升○陽○尹○
溫○自○司○室○已○還○四○為○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
慈○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尚○書○生○庫○部○郎○
顯○事○公○大○集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一

卷一

中華年令太子詹事諱昕皆以威德濟美矣于世家君即詹事公也
也○勿○而○聰○悟○為○學○能○為○文○事○總○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陳○國○信○即○
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施○公○奇○之○因○謂○約○言○秋○公○曰○徐○子○殊○華○
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倫○期○
再○試○東○堂○辟○書○賦○公○是○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山○都○縣○尉○
充○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參○軍○為○御史○
宋○遙○問○內○覆○因○判○官○公○銳○精○鞠○訊○多○所○全○活○宋○公○以○為○言○公○正○色○謂○之○
曰○僕○從○祖○父○司○刑○卿○天○校○中○詳○理○究○獄○振○重○者○七○十○餘○家○今○子○孫○倚○國○
於○襄○陵○豈○忍○為○東○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或○
松○寬○于○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之○為○也○宋○欲○刺○白○徐○公○公○曰○僕○雖○

不○才○豈○可○藉○人○之○過○以○為○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為○
慰○南○望○判○官○奏○課○居○貳○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順○貞○辟○宣○慰○判○官○
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三○縣○今○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秋○
攝○新○安○郡○別○駕○採訪○使○徐○潯○梁○升○卿○並○奏○為○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淮○
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
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于○郡○之○
官○舍○春○秋○七○十○公○先○世○塋○壙○宅○於○京○師○少○陵○原○應○事○府○君○心○按○河○南○
於○洛○汭○因○築○於○魏○氏○縣○西○南○大○冠○原○公○啓○手○足○也○顧○命○其○子○今○侍○卿○史○
續○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皮○附○先○塋○
而○奉○之○及○其○其○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然○龍○飲○泉○之○石○
顯○事○公○大○集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二

卷二

龜○龜○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之○曾○孫○袁○州○之○文○
之○孫○廬○江○太○守○李○市○之○女○仁○孝○柔○明○閑○于○禮○度○左○右○國○史○雅○善○琴○瑟○中○
外○孤○弱○躬○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乘○堂○慨○於○相○州○
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疾○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
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遣○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判○
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續○傳○白○筆○于○赤○墀○董○財○賦○于○已○謀○是○用○有○永○
錫○之○寵○紆○褒○崇○之○命○哀○榮○之○感○不○其○互○矣○君○九○四○為○網○佐○六○奉○使○軒○所○
至○之○邦○必○聞○異○績○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注○事○清○貪○室○無○長○物○孤○
貧○荒○卒○皆○仰○于○君○既○嬰○沉○痼○之○疾○綿○歷○三○載○續○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
吉○君○曰○合○門○之○資○者○寸○楮○也○今○疾○劇○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

而既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吾奉養慈母。用度為錢。帳諸姑。緣絕五兩。姑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續曰。吾見其無孫。不見其慈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怡然。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于洞。君齊心四日。果入其阻。而後觀之。訊其孫。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觀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君稽首而新之。史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迴顧。則為草茅矣。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微歎莫紀。皆居論。撰以成先德之不忘。□□。繫是舉也。嗚呼。君體聰穎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芳言。日無頑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朋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足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考。荷天之寵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廢。公之集。朝議大夫徐君神道碑銘三

喪命不偶。得屈與。于身。前。隋。碑。于。後。行。足。嘆。也。春。秋。芥。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于。下。士。卑。僚。絕。肩。於。天。潢。戚。里。豈。比。夫。公。台。者。四。世。尚。主。者。五。人。規。耀。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續。文。懋。學。峻。節。清。操。天。寶。末。陷。居。賊。中。為。偽。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為。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繼。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已。渝。屬。段。于。瑾。構。逆。流。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續。高。名。欲。留。同。惡。期。以。死。承。創。不。回。時。請。通。微。求。者。不。獲。命。續。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則。□□。將。紫。必。復。之。矣。穿。山。會。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墜。斯。文。其。辭。曰。蓋。為。帝。靈。倖。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文。或。武。或。格。或。儒。仕。美。俊。

尼。厥。德。不。孤。荷。那。都。督。克。懋。遠。圖。邦。國。四。佐。輔。軒。六。組。樹。椿。長。世。此。道。為。德。愛。觀。此。光。無。寧。集。祐。仁。義。都。盡。圭。璋。易。珠。所。誰。人。紀。莫。展。嘉。猷。焉。鞍。山。北。龍。乳。岡。隅。於。焉。崇。祔。先。志。靡。渝。豐。碑。崔。龜。宰。樹。榮。紆。功。績。至。微。而。敘。述。不。乏。古。雅。葛。嶠。胡。

續壽公文集

朝議大夫徐君神道碑銘四

陸宣公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寄
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
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贄贊不納止受茶一串以書別按
補渭南尉德宗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
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贄
出贊言皆效從符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
百贊初不經思達成皆周盡事情帝倉卒變故每自勉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一

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帝又問
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
擢考功郎中時賊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
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謂空痛自貶勵不宜益
奚名以累謀德會與元赦令方具帝以案付贄使商討其詳贄建
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始帝播遷府藏委棄
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
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李懷光有

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事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客
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必反宜有以
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
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
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歛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
諫止之德宗在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謂
之內相遷贄爲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二

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容其
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
始紛紛不晚哉今願望兩端是乃夫誘其衷歸通塗濟大業也帝
釋然盡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贄
曰官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山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帝不復
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
勢語多張皇察其私情頗似覘覘贄諫宜推誠不可畜疑初劉從

一、爰、公、輔、材、下、不、逮、贊、遠、甚、位、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傾、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以、喪、解、官、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贊、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

蕭唐書本傳

陸宣公三

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人、下、材、乎、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沒、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畏、慎、未、嘗、通、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中、州、別、駕、後、稍、思、之、後、薛、延、爲、刺、史、諫、言、慰、勞、韋、阜、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也、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帝、狩、山、南、也、道、險、阻、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不、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退、他、恤、乎、既、放、荒、遠、常、關、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贊、所、陳、俱、詳、奏、議、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四

唐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極制人文、鋪陳帝業、衡亦至矣。待之宣室、俟行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勝同其惡、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寂、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損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陳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歷列鎰以衆貨、數為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薪薪一事而已。是

陸宣公奏議序

陸德輿序一

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兼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勝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引過、以感人心。皆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羣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亦牙宣力益以資文德順心之助。馬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

拜諫議大夫、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危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緩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在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歸、於禁旅曰、詩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詣陳陽之柩、附並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將道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交善、韋令每月置酒、公奏而受之。朕聞、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中、復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賓客忌嫉、故緩之。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事入侍、內殿

陸宣公奏議序

陸德輿序二

行家知過、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諂之。上察物大、公臨政失其大體、勳與公違、致被從而問之。屢至不悅。公又或或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訓決、不與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賓客納劉士寧之貽、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蔡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數回得幸、害時靈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和守正、公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易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

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辛令執表請以好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後避詢不著書。惟考較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決十餘水。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乃薨。時年五十二。公之東華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杰思。敷之為文。詰仲之為典。漢俾儒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詰集十一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斧鑿術而揭日月。清氣沄而平泰。時教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埒。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選也。其要有四。馬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三

終於一。而公才不富，不謂不達時而不盡其能。昔漢之
氏之子馬援使公不為將軍，又以房魏姚宋達時遇主，先發清平。
君亦獲幸時君而不求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如
之在人。」黃壇亮天光，後不能善，像奔車覆轍丘軻亦廢。現行若使四君
於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
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其遺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
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
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
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進讀奏議劄子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達、以此自
 愧、莫知所為、竊為人臣之納忠、辟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難進、於醫者手少多
 傳於古人者、已經初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吾宰相、德宗、才未
 王佐學為帝師、南齊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知如子房、而文則過
 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得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得
 蘇武等進、仰斜子一

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賢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賢以散財為先
至於用人言之法治邊取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意夫
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告口之
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且寧每退自
四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賢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頗牧之時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賢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
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賢
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且尋欲取其奏議稍加

致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吾面、反覆熟讀、如共語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
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文載東坡集中、殊似宣公、想當日亦曾有意效為之者、

陸宣公奏議

蘇武寄至卿列子二

陸宣公奏議進目次

吳郡 葛 鼎諫調市 評輯 弟葛 嘉宏調市同輯

集序

權德輿文集序一首

蘇軾進讀列子一首

奏狀

論閭中市宜狀

論教遠幸之繇狀

奉天論奏當公所切務狀

陳宣公奏議

目次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重論尊稱狀

奉天論教書市條狀

奉天論罷與給林改轉狀

奉天論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請深瓊林大盈二年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與元論請優獎幽環所領將士狀

與元論解蕭復狀

與元又答論蕭復狀

與元訪績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與元論渾城詔書為取散失內人各議狀

陸宣公奏議

目次二

奏為行差官同論今日狀

請詳追責九官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請頒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候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還回諸所寄撰碑文馬鎔狀

請依京兆所請析約事狀

論朝官調員及刺史等轉改偏序狀

書

論裴延齡姦蠹書

條奏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

論徵稅期限迫促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陸宣公奏議

目次三

臣宣公奏議

○論閣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慶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緒與理同道
○不與亂同趣固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之失與否則殊此一時
○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有大柄立國有大權行之必強夫之必弱是則歷代
○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
○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昔成以昭德編廣則元以重以取
○輕則特則特時威則德失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敗則之
○門也陛下天錫勇智未期削平忿茲暴逆終獲奮伐海內震安其效至
○居此誠其主於亂取物不待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當矣所可
○陸宣公奏議

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取輕之權耳陛下又果在威務不
○機竭周以奉軍餉中以資外倒持之勢公又以馬臣是以疾心公任不
○覺矣發輒喻爾問之肯深則憂危之端此世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
○之今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鑒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
○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歲者四方之木也京邑者又王歲之木也其勢當
○今京邑如身王歲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廢則不危斯乃居重取
○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將天下紐元委之京師使郡縣兼條處之遠近四方壯勇

實之選賦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
○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咸入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到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奉天下不敢關中則居重
○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府備廢弛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而天兩京不守尚賴○制頗存典刑強本
○之意則忘○公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
○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慈初夷總有外虞○參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
○空生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英武為禦選之東進是皆失居重取
○輕之權○思深根固柢之慮內則諸將而失險外則○則漸為
○時制市雖析事變可慮○頃更萬端雖有四方之師○一則之志陛下
○陸宣公奏議

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振邦○安
○宸居○城邑其全宮廟無害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未聞焉是以見天意
○之○也○臣竊保佑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
○變通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德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鑒已有成策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中選自
○使郭恩艾注事稍益禁衛所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汾原隴右三帥
○以杆而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
○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春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道其奔衝○京師
○嚴此比而有陛下○嗣府實位威儀殊都○秦蘇昆夷備隸○秦蘇昆夷
○各及○武備○金甌○深○唐亡○幾○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是兵虞勝

以計相繼○同非異○威德○必欲○守信○結○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
要約○息兵○稍久○有馬○漸蕃○必假○小事○念○因○謀○大肆○侵掠○張先○歲久○於○
振○或○誘殺○群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近○可○明○敵○惜○如○吐蕃○實○
和○地○統○無○憾○戎○狄○貪○詐○乃○具○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有○端○然○可○守○今○朔○
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總○出○關○外○倘○有○賊○臣○陷○陷○
窺○邊○伺○隙○乘○虛○散○紀○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
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余○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
度○費○未○甚○廣○故○事○未○擾○於○人○為○不○勞○費○不○料○兵○連○禍○竿○變○故○難○測○日○
引○月○長○漸○舉○始○固○故○前○志○以○兵○為○山○為○危○事○至○成○至○慎○不○敢○輕○用○
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覆○
轍○中○事○宜○此○三○

掌之聞耳○何可不受而重之乎○近事其明○是以為○
成○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毅○田○悅○是○也○往○歲○為○國○
家○所○信○成○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希○烈○
總○之○事○臣○以○惟○兵○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殺○朱○滔○變○然○則○往○歲○之○所○
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復○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推○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與○賴○同○心○也○勢○苟○
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剛○備○編○廢○之○柄○以○靖○
人○後○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攻○攻○以○極○思○勢○神○狗○無○已○之○求○豈○難○必○
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
頃○得○神○組○始○久○未○盡○敢○苟○以○藉○中○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祖○遵○軍○決○環○

衛○處○內○藏○之○馬○場○武○庫○之○兵○占○持○家○之○子○以○益○師○賦○私○家○之○蓄○以○增○
備○且○未○戰○則○曰○之○財○陛下○又○為○之○其○宜○慮○備○商○賈○傾○司○府○之○幣○致○請○權○
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豈○誘○致○計○緣○或○竊○發○却○幾○驚○犯○城○關○此○亦○愚○臣○所○竊○
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
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指○王○是○輔○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則○言○亦○何○害○焉○然○居○安○未○備○不○安○可○勿○言○是○以○替○陳○狂○愚○無○所○諱○避○因○敢○
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止○今○之○關○中○
即○古○者○郭○幾○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馬○穀○當○用○之○以○傾○諸○侯○漢○
中○國○之○以○定○四○海○蓋○縣○通○山○河○之○形○勝○完○固○上○之○上○也○朕○躬○則○內○保○一○方○
出○關○中○事○宜○此○四○

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強○則○外○制○東○夏○據○成○中○之○大○以○為○
昭○德○也○素○勇○之○在○關○中○者○與○精○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庭○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
執○事○者○先○故○其○本○素○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於○
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爭○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
懦○竊○為○陛下○惜○之○注○者○不○可○追○來○者○備○可○補○注○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誠○
故○敢○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光○提○
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克○復○勢○必○退○却○則○所○遺○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
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炮○炮○真○何○事○無○藉○李○茂○
亦○令○族○韓○寬○復○禁○軍○明○教○汪○離○郊○寧○但○令○嚴○備○封○守○仍○示○更○不○敢○發○使○

如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休後旬具言京華之下百後嚴禁且又萬有
會同諸道朝奏即勤慎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關餘權酒稅
貴商賈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其已輸者毋怨見處者獲寧人
心不接邦本自同禍福無從而作朝廷雖是蓋尊然後可以度時宜
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勢無易於此

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貴以
兵窮民困恐剝生內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伏帝
用後有汪原去卒之變尋言皆效
三代以下以天下為家則居重御輕實百王不易之要各
安而忽危時者微而知者至於事後始追服先見之明不知其理其
分則中事宜狀五

亦奇耳上機之言易於爾舉此文詳明切中不
可以轉筆不窮焉端嗣

○論敘遷幸之縣狀

陸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欲說臣原振平發紀官閣及初行幸之事因自
起責辭言過深臣奏云陛下引致在躬誠免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
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體不忍歸過
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
德亦應事不歸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
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蒙游談請對臣言未獲畢昨今
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請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
寬聖懷事皆有跡言無可覆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不
養事多僻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純天將聖區宇乃今將神而征不庭
臣當言奏

論敘遷幸之縣狀一

光崇緒緒遂將總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與師四方無遠不登父子
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餓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
去留雖然而閭里不行矣服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
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彈又使剝配剝配不足於是權舉之科設
條之法典禁防滋章條月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喪棄廢於道呼
血獨於營幕市井悲苦室家怨咨也庶幾然而羣邑不寧矣邊陲之戍
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
此陛下急於清難果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耳又搭閱私牧以取
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則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
師無救之機是乃當蒙親要或著忠勞復除征伐固有常典今忽奪其

昔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末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執執不解體加以聚歛之法教下尤嚴部第侯王咸皆受此律販夫婦畢莫不賤賁而不見侵近而不見異其為情或又悲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與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驚然而京邑閭閻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抑新出於太速睿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而人而疑似之問不容辨也察則多猜於物而懷度之險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憂易上猜則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儼然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獨不得聞至使先帝行白直化閭閻重門無結草之梁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陸軍公奏議論取還幸之錄狀二

則際同人揭離我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諍諍之責有司見竟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者豈徒言歟聖哲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誅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膚淺凡是占其必虧即不涉其源派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如同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山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人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殷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憊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理九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訪者功

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怠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少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山得夫之氣也夫易之為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錄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聚焉此又天命歸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以介初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多則得之不陸軍公奏議論取還幸之錄狀三

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福祿人不可常也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又曰人之禍福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興衰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者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洄漚靡定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淫原叛叛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為之謀未必盡聞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誤失建將來之公圖拯宗社危劇億億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幸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焉

當然繞道之說。阻惟祈之望。臣聞理或生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
 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通亂
 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是也。多難興邦者。步庶事
 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責理興邦
 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直則
 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往。衆焉。遠欲
 以道還焉。遠險安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詐逆焉。杜絕沮之。路廣東
 靜之門焉。掃木利之。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為忘小
 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其易知。其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於心。於
 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少警。之。作
 陸宣公奏議
 論致安事之孫狀四
 心則可以感。明。功。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成。德。積。善。多。何。憂。乎。
 亂。人。何。畏。乎。凡。運。行。其。乎。天下。不。寧。皆。古。公。以。道。使。而。典。則。文。以。行。里。
 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成。業。孫。雖。小。而。關。王。國。之。隆。下。藥。英。安。東。寶。曆。
 四。海。之。利。權。孫。已。列。經。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茂。有。不。濟。至。如。東。北。軍。
 孽。孫。再。連。誅。淫。亂。兵。分。奉。紀。禁。益。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
 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衆。難。持。永。福。作。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
 以。承。天。休。勿。謂。時。運。而。自。致。勿。謂。事。不。系。人。而。自。解。勤。勵。不。息。進。
 致。昇。平。豈。止。湯。祚。故。今。反。復。宮。闈。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
 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
 有。取。焉。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剋責。誓曰。陛下引致。先。拜。意。也。然致寇者。
 乃羣臣罪。群意指。盧杞等。帝復杞。因曰。卿不。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
 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杞退。而。上。此。奏。
 罪在群臣。此公權詞。引君。要。觀。篇。末。勤。思。熟。計。一。改。以。觀。忠。志。於。身。
 急。知。其。時。指。在。杞。無。疑。矣。為。瑞。詞。
 陸宣公奏議
 論致安事之孫狀五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
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倫順逆皆思必皆企求
觀聽陛下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初聞安虎不可不
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民情若民情之所惡欲者陛下先行之
所惡者陛下先去之欲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
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心之所安則天下安可不審察民情同其
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民情同其欲惡伏
乞鑒越王命未行施之當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
陸宣公奏議

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欲重法苛陛下欲息兵則
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伐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厚民則
懼兵軍用今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審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
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難施於德意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
悔禍之誠止勸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
將欲平亂亂極危恤黎民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人之於施惠之
資唯當速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冀追從之意則惟
新之言若猶不熱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志惟中
不意耳百廢又患於君臣道隔即因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

於軒陸上澤關於下布下情難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

否隔於其際貞偽難辨於其間聚怨實實勝諸籍籍欲無疑此其可得
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舍和聽納是聖主之所難贊抑猜嫌是衆
情之所病以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泝鋒清
疵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懷
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奏之日陛下特加巡揖親與敘言備詢
亂之疎明示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計中
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懼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
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誠實而
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下叶成湯改過之
陸宣公奏議

而勿余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
其榮至於區區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撫天下
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速歸心
與焉亂化疑梗為新合易怨訪為謳歌決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
之不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是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莫
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違
德宗問辭以當今切務費以向日致亂縣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
從諫乃上此
反復婉切釋而不厭葛端訓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此通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
情激、得以急務、下詢激臣、臣雖鄙儒、尊慕仁義、倚陛下知己之過、感陛下
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檢、不以喜怒上虞、誠恐
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具上陳詩、
迨辱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陳諍之門、通推轂之情、和採拔之道、
自獻答奏、進落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心、以為何如、昧於情
量、但務竭盡、恐備辭理、塞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故恩、願
續冒、豈不慙惶、益犬馬感恩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
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
德、宜公奏獲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言理道所疎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同人情。情
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如聖人。聖人
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剝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
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
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
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
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繇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
上。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豈不謂之損乎。
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

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水即人。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
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放。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
純純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
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幾。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
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
也。夫捨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或成敗莫若
於已行。自晉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榮枯可徵。與眾同欲。靡
與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
德。則曰。稽于衆。捨己之功。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
陳宜公奏獲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序禹之所稱。與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遂湯之所以王。則曰。川
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
王克股。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克舜禹湯文武。此六
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威者慮
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魚然於中國。欽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載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
以飾非。言和過也。今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陸宣公奏議

奉天臨前所著奏案行狀三

之風氣頓違

南不來

100

規或集以容

後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其安遠邇道施人倫武略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刑平而在躬以明威臨臨以嚴法制斷派
獎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沮命進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
罪之態生君臣意平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
慮欺誑故森嚴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踴躍趨退亦不
列事奏陳軒輊之間且未相諭字宙之廣何繇自通雖復倒對使臣列
延軍輔既殊師錫耳與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極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逆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緣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也同憂獨陛下怡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
陳宣公奏議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五

注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
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故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跡昭昭如此未有不興
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金諸殺於偏信濟美固乎納諫虧德難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金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
循太宗創業之規嚴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還幸
之所繇則何以早聖懷彰令聞新遠通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
訪及庸鄙敢錄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智愚有分信非可
移至今奉猶帶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
謹言○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故又上此
指論今皆稱引經史勢如黃源非千里不一曲也萬端調

○○○重論尊號狀
右某等奉宣聖旨卿等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煩小
有改變亦不必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
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
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號稱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
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尊神聖者也天下
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帝或曰聖王或曰真
不無焉湯武繼興莫非大聖尚自謙降號為王應泰矣於殷周而名竊
於義傳無皇與帝始總稱之漢及後代尊號之君乃有配劉天之號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號貴其號無補於微歟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
惟軍公奏議
中論尊號狀一

而損之有損於古之尊號之義故能納諸之哉得失不存居於上
況今時遭屯否多艱難宜懼思以自警抑必也俯拾遺教須有安
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與舊號以無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
人既好惡順天而功順陛下能斷自宸衷發德音引致降名從自起
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
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典廣典極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
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
何怯而不革反欲加元號以受實惠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
寡不教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遠孔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殺不德
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

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救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德宗以更改名號為應天之舉。而公以謙順損抑為低天之實。是真能酌量情事。使昏主心折者。葛端綱

陸宜公奏議

重論尊號狀二

○奉天論教書事條狀

右陸朝奉宣聖。青并以中書所撰教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竊懼其所見不周。氣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全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所常。解不失舊用。性平肯願。以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通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意中區。竊用甲兵。竭取財賦。昨庶未達。於時勢之古。而然皆已深。人皆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總起。後以刑誅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能。情志多變。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為茂草。六師出次。於年。乞。通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負罪。罪。陸宜公奏議

奉天論教書事條狀一

存。裂土假王者。四。天。時。事。者。二。監。又。有。願。瞻。懷。求。以。後。事。外。其。法。實。繁。不。可。悉。數。皇。與。本。復。同。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則。窮。者。未。假。卹。而。抑。者。未。免。伸。將。欲。舒。多。難。而。收。羣。心。唯。在。教。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信。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親。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股。宜。及。膚。而。不。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成。指。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頗。隆。是。時。過。之。意。不。得。不。深。引。赴。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空。陽。燄。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痼。疾。不。可。不。遠。去。痼。疾。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故。重。昏。而。暗。明。雅。人。之。待。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故大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思
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於心而形於事人或
未喻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逾本於至誠
乃可求感事或末致則如勿言一辭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
志乃施於群庶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指言以重其悔言
先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
輪說懇伏聽聖裁
論故書須相時之宜深中事蹟未段應重行難收結有體更見大信
躬行之寄焉端訓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論故書事無狀二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右其字奉宣教者卿及諸學士名銜宜註抄錄進來其字又向臣說云
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始填奏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誅愚願
漸非宜進退傍徨不知所措臣等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許誤而思
恭近侍常陛下用兵之會走決勝之策從陛下遊秋之遊應出奇之計
見危關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事君大歡臣則皆曠肩屏供職曾
何足云大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難生亂之發與諸理承
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足以多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履道
將露處郊畿固廟震驚斯謂辱矣况雖密通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
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顏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一

○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應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
林之中獨家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遠任
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其察誰不解
行罰先責近而後平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平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遠至
如狗主忘家固是臣子常今進陪華譯易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
有來有否事雖種別以微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偏厚品然後以例均
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觀懼之至
前得大體後幅更得人情公豈臨臨以辭榮為高者
葛端訓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奉天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
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
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說。出外即生是非。以為成
福。朕往日特謂君臣一體。都不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害。今
所改惡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
林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
是雷同。道德淺說。試加質問。即便辭勢。若有奇才異能。在朕直情。朕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足依於推誠。
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一

切。目臣以盡忠。雖其庸劣。寧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忠。臣以
謂忠臣之風。心久以自勉。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責。臣
明。履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為獲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倘陛下廣推此
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所善。誰不如臣自然
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容春益深。縷宣密旨。備該物
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議。而達於天。子之通與天。
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德。納中王
之。成其盛。於堯。雖四光在。刻而金。議靡報。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
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各得其時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
海。謀獻納之。道也。皆人有同。望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禍

枉防忠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而立。雖乎誠。猶誠於忠。可以俾眾。無惑存信。於
已。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臣又曰。誠。無復有事。又
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不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
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孫臏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
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講情。偽合。常之。則必
難。詎前志所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黃。之徒。或忠。或詐。此其所以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二

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好。靡不
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聖人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不以禮。則狗彘之意。輕。無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上
施之。則下報之。若譽。靡辭。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赫澤。則譽邪。懷鄙。詐
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
眾庶。或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
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
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
陛下則與師。以代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
命。謀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如若陛下

不誠於物不信於人將有辭何以致計是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而陛下順守而行之有知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
王之功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可成不利之典也皆
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
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王也吉甫聖
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頌聖主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
則聖賢之意較然若明唯以改過為德不以無過為善蓋為人之行已
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進愚者恥過而遂小進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親對策日兼許今論事狀三

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德則其惡彌特斯謂小人改過不吝
亦自聖賢成德而行之小道於是有入則進退必則說辭之德其
此蓋善為此阻帝王之意雖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之
其太宗文皇帝提秀于古清明在躬再快聖謨一變流弊以處受
本以直言為國幸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霽雷震之威而明言其上有
封獻議者必為點心意之欲而手執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心改存
致雍熙之化浸齊堯舜之名向者太宗御中主之常情帶習俗之凡見
聞過則美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齊戾之效難

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
積益之除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謂擇於人上以遂非
拒諫說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
躬行仁義之德有理化太平之功其為德烈矣光可謂盛德矣然而人
到於今稱述以為道冠前古澤被萬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
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臣下所謂諫官論事少休慎
密例自矜所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察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同亦
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達則傳之通是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
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謫言故能成聖化傳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親對策日兼許今論事狀四

與諫故能收霸功大難有詢於芻蕘之言共苑有謀及庶人之
聖賢為理務詢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孤寡多言無驗不必用
當理不必違從於志者不必聽逆於心者不必不與於人者不必
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皆
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
心夫人之常情軍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
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聽是有過當之言疑既其則雖實而不
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言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
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望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
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

在情相阻則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
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復殷實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
盡必不勒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推遠所以至於危然則言之自難
謂其言不忠行心不足保後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自難
亦不易越武內而為晉野臣作休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如上書
事帝使難知以十策如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召周昌通其君
病乞不辭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則已死矣臣死後必不
信辭屈老理或末窮人之理知此舜所病則可以一制一詰而
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則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重則必有不
慮慮陛下難窮其辭而不知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策無許今論事狀五

必止於依前上而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治吏者必
語不聞矣若謂給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曉變而
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屬威必不能降情
以接物上忘懷必不能引教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既乖而情
之說不中矣夫以臣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闈之重深高卑之
自恭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猶億也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
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矣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
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則上下之情
則不從其心誠而不見約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
上刑不敗何待是使爵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

而情相阻則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
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復殷實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
盡必不勒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推遠所以至於危然則言之自難
謂其言不忠行心不足保後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自難
亦不易越武內而為晉野臣作休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如上書
事帝使難知以十策如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召周昌通其君
病乞不辭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則已死矣臣死後必不
信辭屈老理或末窮人之理知此舜所病則可以一制一詰而
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則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重則必有不
慮慮陛下難窮其辭而不知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策無許今論事狀五

之王者則曰臣之口雖不能言心則已死矣臣死後必不
信辭屈老理或末窮人之理知此舜所病則可以一制一詰而
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則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重則必有不
慮慮陛下難窮其辭而不知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策無許今論事狀五

又有猜忌而如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
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
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樹木陳陳設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
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貴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
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也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
者其率用此歟為有理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
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進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
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謀無益謂說為忠順謂諫為為妄
愚謂進善為此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神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
之明理通全舉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羣臣日新許全論事狀六

之效歷代當武之矣舊典盡在彼鑒之微其於持正施為於下
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後下
也待之以禮教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樂人以給不
自衛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隱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諂不
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
譏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自紀類直者獎而親之有
利口說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應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沒長小人
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慮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持
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
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廣之以小官立大若則報之以大

利不思怨不避親不扶微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
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歛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
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滿泄彰我之能後有一指斯皆為成德是則人
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
得厥督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在君
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左彰信在任
人彰信不務於盡言而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
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疑然後可以用人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羣臣日新許全論事狀八

之成功誠信一昭則百事無不成就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
言或率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率當可求諫以
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早矣微臣所以屢屢歷職而不能自抑
者蓋以陛下有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大有
弄聰明之德而未克克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肯受於衆情
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善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
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
詳省所關亟行所宜掃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
也宗社無疆之休也○反復數千言名語層層遞進懇懇賈傅治安
一疏乃始有其因矣快哉葛城調

○奉天諸羅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猶私
示人以私惠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
賄之心哉試觀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孫塢
飲而厚其幣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死庶之心者天子
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予體則時大
以言予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夫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
陸宣公奏議

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分儲備
巧求媚乃言奉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
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於茲道
乎失邦終以解冠記曰貨恃而人必悖而出其明效欽陛下嗣位之
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
不入禁閑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
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儆儆勵之故
昨奉使軍營出巡行殿忽親右廊之下瞻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與昧未息忠勤戰守
故實養未行而諸道貢珍運私利庫藏日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心

生欲望試詢侯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形
衛或醜肆詭譎頗合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俗俗鄙昧高
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頂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釋
內防危堞蕭夜不慮迫將王旬凍饑交侵或傷相枕軍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雖食以功勞無
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怒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
食已豐而諸將方與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志難
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無怨怒此理之常固不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難忘難任當思
惠豈使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歸茲茲亂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
陸宣公奏議

以公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為心者人必怨而叛之故
集金臺天下稱其賢殷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
文之固百里時患其小而齊宣之固四十里時病其大蓋同利於
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涵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全有衆人
率於是而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夫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
不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吝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
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難忍不亦宜乎智者固危而
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夫安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舊
衛恩反過差為至當從珍遺孽永無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
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保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

陸宣公奏議

奉天許鼎璣林大璽二庫山三

志宗推行宮廡下、皆諸道貢賦之物、乃於本朝楊口墳林大、乃於本朝以爲、
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乃於本朝則士卒怨望、無復固志、乃於本朝乃上以奏、
即命去其楊、
公忠誠積中、每有所觀、必盡言規諷、此文下筆、便有風雷之勢、唐許
未移天地鬼神、悉有以照之矣、乃於本朝萬端訓

奉天奏李達徵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九

右懷光當管師徒。是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緣。所患太强。不
傍。此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嚴其營。無益。成
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念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奪統。當
而怨其事多。故已。瑞居則互防飛謫。欲戰則連恐。分功。難。不。和。德
之。前。起。伴。之。同。處。必。不。平。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悔。危。而。先。震。二
未。萌。其。次。救。失。於。始。此。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要。而。不。謀。何。以。事。公
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等。傳。孤。弱。而。未。已。以。此。公
懷。光。公。奏。陳。
然。他。日。雖。有。不。測。亦。恐。不。能。自。拔。拉。其。危。急。唯。在。此。時。公
便。遣。合。軍。同。往。此。言。成。兵。素。少。慮。為。賊。此。所。邀。藉。此。而。軍。力。為。皆。前。仍
先。諭。旨。密。使。但。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然。亦。計。無。所。始
是。謂。先。人。有。言。一。心。疾。需。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取。時。所。貴。凡。情。離
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人。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行。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
者。也。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問。能。叶。心。自。為。難。觀。變。在。朝。夕。留。之。不。足
以。相。制。徒。長。屬。階。折。之。名。說。校。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
聞。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意。以。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

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
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係安危。千慮百思。通
久忘寐。誠以貪國禍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虞詭危而不思出險
者。必無久安。蔡陳窮荒。惟所省擇。謹奏。
消患未形。机不可失。此真取將之船鈴也。
萬端調

陸宣公奏議

奉天奏李延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二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陸贄
右欽諫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其微
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伏以爵位者。天下之
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公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
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况康日人將
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果實是野人
微情。有之不足。先聖歆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
恩。儲獻酬官。恐非令典。
簡當。萬端調

陸宣公奏議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一

與元倫解姜公輔狀

陸

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不可向此間。通播。今造一塔。安
置待收。復京城。即。將。以。禮。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
合。是。軍。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假。自
取。名。朕。本。拔。推。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仰。宜。商。量。如。何。處
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
希。希。順。誠。則。違。於。直。道。之。義。涉。嫌。止。昭。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何。由
忘。君。臣。之。恥。也。別。無。獎。賞。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亦。願。陛下。明
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者。愛。所。歸。來。逆。者。惡。所。從。至。故。人。臣。請。言
順。旨。而。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而。言。諫。進。一。言

陸宣公奏議

與元倫解姜公輔狀一

開一說。我。是。以。推。后。與。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博。問。諫。者
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
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銘。立。司。過。之。士。猶
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雖。是。有。史。為。書。替。為。詩。工。誦。盛。陳。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通。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格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指。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哀。亂
之。朝。剛。或。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
惡。怨。怨。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
猶。未。知。非。情。之。辱。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收。身

成敗之途。千古相環。與敗同轍者固不獲。與成同軌者固不昌。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於殷。早。拒。諫。飾。非。之。惡。協。大。而。成。湯。拜
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也。物。情。猶。舊。乃。是。陛下。握。琬。吐。哺。之。日。宵。衣
旰。食。之。辰。士。無。時。思。慮。或。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指。廷。固。不。可。復。有。忤。逆
之。嫌。甘。平。之。忌。也。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蓋
其。情。一。事。不。得。其。理。致。上。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啻。而。已。哉。乃。至。求
詢。言。聽。與。誦。諍。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勇。義。不。以。則。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軍。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
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莫。足。怪。也。縱。使。引。辭。非。當。不。倚
愈。於。與。誦。乎。矯。激。過。深。不。備。愈。於。諫。言。乎。晉。文。聽。與。人。之。誦。而。霸。業。興

陸宣公奏議

與元倫解姜公輔狀二

虞舜設諍諫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陛下何疾。聖賢又
造塔後。費微。小。非。軍。臣。所。論。之。事。下。臣。愚。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
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後。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
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前。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我
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弼。置。之。左。右。朝
夕。納。諫。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上。不。過。終。變。桑。田。諫。之。靡。除
卒。燎。原。野。流。播。已。甚。補。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
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狄。誥。之。言。曰。兢。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

也業業危也。我者，勉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親，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幾。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帝之為君，始作漆室，羣臣同爭成謂非宜。漆室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總，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哉？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同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行耳目之助於心，不以久微而廢。故視聽是以臣子之修，君公也。豈其放而教焉？盡其愛而愛焉？故則願極於尊榮，受則懼於過恩。第恐其不皆然而況位到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公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與元論解其公輔狀三。

諫予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全作諫，以令其相，傳說，言從德以戒其君，是則新弼之任，直收收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後貴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持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為持過，則封心之主，不宜見罪於指王。若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賢列職，竟使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開善而還見諫，不運則所持者遠，足以彰陛下其人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固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怨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察，則陛下被違諫之過，是乃

掩已過而過彌者，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肯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忿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武以愚言，反覆參較，庶臻至理，且諒微誠。

公輔素有高材，德宗幸奉天時，擢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茲言藍公主事，帝恕其賣直，公上疏力解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太子左庶子。嗚呼！詩有云：「自有肺腸，又有云：『聽言則對，誦言則醉。』」其斯之謂矣。葛端調。

陸宣公奏疏
興元論解其公輔狀四

陸 榮 廷

又香 姜公補狀一

陛下留臣。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乎人。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匪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相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憶不信。豈非懼於操情遲憾。以至於夫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述補。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惡言。反覆參較。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不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不憶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廢矣。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

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
啟○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根○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
可○從○人○難○然○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封○罪○詢○弱○莧○傳○誨○言○用○仇○怨○急○
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顧○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
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弗○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
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竊○意○亦○是○通○詞○此○則○推○原○病○根○令○人○主○心○服○使○中○才○遇○之○亦○當○平○反○
矣○甚○哉○德○宗○之○昏○復○難○悟○也○

易端調

陸宣公奏議

又答論姜公輔狀二

○興元論請優獎由環所領將士狀

陸贄

右由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袖赴彼應機。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師。岐下則楚琳助亂。荊門則朱泚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沒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云彈。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鄰郡。而由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難安。固難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既有過人。但緣窮多時。窮困轉甚。懇陳章奏。言極酸辛。告及朝廷。則力未能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夫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陳軍公奏議

興元論請優獎由環所領將士狀

將義徒。實在深惜。而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遺之。方今勢可。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深況切念。瞻恤此軍。既甲衣僅。咸使聞之。因賜劉治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難無以表。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且不懈。區區為國。獎善。危之意。

一忠能為至。故能俯思孤隱。伴食者視此。直可付膜外耳。○書瑞朝

○興元論解蕭復狀

陸贄

右欽敬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耗。耳。就。此。迎。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緣。蕭。復。奏。事。官。李。元。朕。適。與。封。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無。揣。其。情。美。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逆。難。已。甚。况。又。不。駐。蹕。危。可。加。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作。抗。收。止。資。奉。實。難。凡。在。懋。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陳。軍。公。奏。議

興元論解蕭復狀

況。皇。帝。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禮。蕭。復。昨。請。不。預。任。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元。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龍。溪。使。李。稱。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領。通。欽。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惡。伏。愿。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誑。

好。軍。相。善。於。救。忠。良。之。患。善。於。解。開。主。之。疑。○謝。登。山

○又答論蕭復狀

陸 軾

右欽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載。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近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與都邑。駕過郊畿。陛下悔。賊之。繁。念。之。因。降。意。肯。深。示。憫。傷。特。遣。大。臣。音。向。天。告。本。期。聖。將。義。兵。收。衆。情。願。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遂。執。送。焉。則。是。膏。澤。行。布。而。復。收。海。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倘。慮。處。事。平。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以。品。陸。宣。公。奏。議。人。各。論。蕭。復。狀。

有。從。其。歸。程。遠。近。應。未。周。但。令。副。使。分。注。持。其。復。命。仍。訪。訪。上。公。恩。用。符。德。歸。使。務。既。非。能。至。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伸。朕。中。

好宰相善處事善保全 謝奎山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 軾

右欽奉宣聖旨。近日遠道有早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足窺見。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早主其詳。薄尚。如。平。務。近。細。是。以。練。嚴。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處。庶。幾。網。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策。納。於。賊。府。遺。基。之。如。天。容。之。如。地。委。統。難。續。而。默。其。隱。察。區。區。蔽。疾。而。務。於。包。含。不。示。成。而。人。民。之。如。雷。震。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早。陸。宣。公。奏。議。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一。

而僭用導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其難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其害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德化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聰明。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仲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竊建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純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

舊之與推誠其功固不同也。秦皇嚴術雄猜而剝奪其陰計。光武
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替。有矣。志不親則懼而阻
之。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道得失所關。與亡伏惟陛下察。播
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同萬機。有獨取。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
過慎之防。明照衆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刻以
方有以力。勝殘之志。錄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臣
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則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勞
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還。國家艱危。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
陳宣公奏議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二

茲股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聞
奉若天意。追慕已故。凡所致。能之。錄悉已。計知其故。將軍前。以
疑今。承德音。尚製流。誤若未悔。禍何。錄。臣。獲蒙過。知。又。斥下。問。答
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禱。闕。漏。注。歲。初。當。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總。獻。於。闕。下。陳。謀。疎。失。者。爭。指。於。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固。人。心。之。願。盡。披。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
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
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
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戴。漏。光。配。曾。何
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孚。國。治。而。索。義。氣。者。在

乎。獨斯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悉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挽
敗者。猜其挾姦。致阻。陳亮。黨強。使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討者。防其漏言。
進諫者。憚其宣揚。凡此之類。悉貽聖憂。成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
實。於客者。或勞慰而延。於敵。庭。雖可獎。順。其。辭。然。於。國。閉。一。九。既。杜
出入。勢。同。修。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獲。且。峻。家。私。不。過。一。遭。繫。維。動
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錄。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
既。阻。骨。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注。來。之。使。希。望。既。空。旋。辭。取。容。惟。徧
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榮。略。如。神。小。寇。孤。元。成。亡。無。日。陛下。急
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千。一。人。心。將。竭。寇。氣。愈。盛。遂。致
數。下。生。戎。官。聞。不。守。備。陛下。能。於。此。際。遽。數。大。統。附。過。萬。方。致。忠。良。見
陳宣公奏議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三

忌之。寬而舉其尤。顯亮者。加之厚秩。紆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微過。
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陛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誰有
不服。通而能改。亂亦。遂。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壞。之。遊。矣。陛下。既
開。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而。開。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純。終。一。言
過。差。哉。今。賊。此。未。平。懷。光。總。叛。都。邑。咸。關。機。密。迭。居。關。輔。都。畿。豺。狼。雜
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懸。於。連。山。扶。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
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勑。且。復。同。拘。使。反。者。得。辭
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鳳。麟。方。至。魚
豢。成。若。龜。龍。乃。遊。美。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九。竊。料。邪。建
等。單。必。非。助。逆。之。先。段。如。通。有。張。望。涉。疑。以。亦。望。聖。恩。普。體。屈。法。路

人並量罷能隨事既貸武者構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軍司大則統以
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
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離惠澤所
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就不欣戴昔趙鳴犢聖人轅行燕耳部既
士德注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部
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
無益而不行小猶真之則又非小顧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度中之微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反反復復只從倖注昔宛轉不盡不意提耳之切矣
葛瑞訓

陸宣公奏議

興元訪賈從誠中起行在官事狀四

九

陸 贄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
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討
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
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賢性
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
○我退歸乃是社稷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
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孤鼠為心貪而多防
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威震大抵常為邊患陰許
陸宣公奏議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一

特患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我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
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
求寢多翻覆靡定詎因細事稍有煩言皆尾尾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
立碑絕單復請改移積端多端於斯可驗遠至盜警都邑駕幸却幾結
臂懸或在邊同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
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將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獨狂每顧孫茲促禍及
皇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料狼野心曾不知感報受未此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
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驛帥遲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
隙欲待之合勢則若其失信將延延且且焉能成計非徒是也則

且又妨擾實深。我若未歸。冠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
物。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救
亂。嘉彼劫賊。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遂降優招。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
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其
勞。而畏蕃戎之奪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我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弱於寇境
者。其勢不得不緊急。我之師。堅冠之衆。我心憂。非復未可。並以此益兵。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昨蕃戎未退。且又竊有逆。流聞
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奉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賊之時。輕
犯。近都。若升。重。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寇。逆。而。時。誘。脅。
陸宣公奏議

與元帥止蕃兵諸書抽軍迴歸此二

之。毋。使。幼。弱。隨。之。奔。易。難。戰。爭。坐。乘。其。弊。如。此。則。王。師。不。行。也。
不得寧居。賊必耗。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我。有。萬。金。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夜。惕。息。
慮。其。累。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穴。觀。機。若。桴。遠。隔。自。適。實。吳
寧。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域。慶。必。非。淺。何。以。知。其。然。也。且。賊
此。之。亂。始。於。暴。兵。因。後。之。繁。興。東。衛。禁。之。關。備。諸。扇。草。原。受。其。大。毒。
逆。天。憐。君。躬。時。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慨。嘆。引。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
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華。獎。之。詔。和。恤。隱。之。懷。天下
黎。元。翕。然。遵。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保。授。自。歛。蠢。茲。狂。悖。久
合。城。夾。項。屬。夷。光。辱。迷。復。師。養。寇。以。番。干。撓。生。事。或。人。敢。使。義。士。無。施。

屬。階。備。候。今。儀。光。利。保。滿。終。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威。威
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場。若。不。降。賊。即。須。建。功。一。事。罷
任。已。榮。畧。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任。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先
悉。滅。也。可。必。賊。之。不。劣。前。謀。非。難。執。肯。捨。固。而。就。危。遠。寵。而。從。辱。棄。垂
成。之。業。臣。將。滅。之。庸。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軍。之。急。
勢。難。久。居。務。理。相。繼。安。能。無。戰。陣。城。統。載。休。頓。韓。將。環。乘。其。而。北。李。晟
率。敗。元。允。尚。可。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
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
宜。尚。養。恭。於。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老。謀。深。識。格。言。正。論。葛。端。悃。
陸宣公奏議

與元帥止蕃兵諸書抽軍迴歸此三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 頌
右欽徵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諸軍退歸及關中驛勢理皆切當甚慰朕
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
宜審細察疏遠來者臣聞將者專謀兵以奇謀軍機通則則失變戎
師棄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將選將而任分之於關將莫干也校之以
欽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或戰或勝則策數不用利而師律負不勝
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並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博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興大業成大業者雖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
謀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否為良將猶交於原野而決其勝
九重之中機會實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達今則夫順從令則失

陸宣公奏議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宜大順則挫君之威失宜則敗君之衆用合相礙否成時山上自擊用
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
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盛國者緣此道也茲道得失
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茲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望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遶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利於
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招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
乎車走陳城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奉聖謀直時樂於違忤我亦聽傳
聞與指實不同懸冥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臣
下休於此時教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
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足則違命者既不果行則違命者又未必

宜徒崇空言低勞奉厚非惟無益其損日多何則時方艱危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熟業然已義烈於心安於專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同而委之遂其所安獲其所病救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聞言所
賜諸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尤重則若道尊先
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戰而衆服威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勝
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矣自來臣下
迫於羈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嘗肯信哉大君上之責責其下
者唯不自用乃能用入其要在順於物情其與在通於時與今之重與
順其於茲倘索究思或有可取

陸宣公奏議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均見人情無知事勢守常則善處置具有撥亂寧相之才 謝 崇山
人心國勢則然胸中故言之更無纖毫遺憾請之亦樂 有生氣
端訓

○○○六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陸 勢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印、論奏言其心懷兩端、若不戢防、恐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服朝使來、絕不蒙恩、台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送與議、以任恣惡、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倖援岐下、賊殺我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阻、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紛、一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剋期共爭、尚冀明道迂且遙、雖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速糾、此等若又阻節、南北將更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群情、各懷向背、賊將則往、我將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憤、公肆猖狂、而塞要陸宣公奏議 此元請撫循李楚琳狀一

衛東延平、稍利、則其便而心舒、分矣、其勢豈不甚焉哉、止此、惟慮是務、今能而端、願望乃是、元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所大下、陛下宜深以為念、不加撫循、行其待疑、便其集事、倘能速善、亦可濟師、今當循端、伏之、談客、循之、跡懼者、其眾、若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極危厄、未必皆是、紮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則唯在所、取朝、稱兒、悖夕、謂忠、純始、為寇、雖終、作卿、相、知、陳、年、無、行、而、不、棄、忿、釋、信、自、王、而、遂、封、關、通、以、析、理、獲、全、難、當、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財、釣、之、賊、以、任、其、才、釋、新、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難、罪、惡、不、得、不、容、遷、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違、快、宿、疾、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

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危疑、又況阻命之輩、積愆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純典、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鎰、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繇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楚琳上此奏、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守經達權、大儒之學、有用若此、彼拘拘小忠、真迂儒不曉時務耳、陸宣公奏議 此元請撫循李楚琳狀二

不悞人家國 葛瑞調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陸 靜
右欽哉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危
從中官辛吉至基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
重圍又似卿等作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
但經重圍又列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仰宜商量豈不穩便否陛
下惠霽卿却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之勞苦誠當節將錫
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吉近同知衙恩容古渥詳復前用惟
精慎慎先謂防微顧省何知無當下問臣若自貪榮祿傷懼恐增固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
害似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平其庸則忠實之
陸宣公奏議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一

效廢名浮於行則清官之獎與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
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獲先達實賴武人選定難
之勳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
闈近侍班列其臣雖奔走格居各衙厥職而驅除翦伐諒非所任又屬
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使遭
飛圍逼敵後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其謂何大凡有生
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然與獎同亦是常性臣忝
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
之上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
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誦恐不在大業皆自啟必將沮我士激勵之心

結○下○之○志○所○病○者○國○家○之○大○敵○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實○事○所○視
者○目○下○之○志○所○病○者○國○家○之○大○敵○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實○事○所○視
乎○評○也○是○曰○公○冠○亦○為○爭○端○最○之○至○精○猶○患○相○軋○或○中○當○安○能○勿○論
以○英○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匪○常○天○下○既○定○乃○論○功○然○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傳○子○孫○倫○猶○謂○豐○沛○故○人○刀○半○文○天○者
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懷○林○樞○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豈○漢○公○亮○劉○今
國○步○猶○疑○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珍○危○雖○蓋○非○恩○倖○然○追○之○時○久○偏○前
過○之○日○當○功○而○獎○尚○忌○未○孚○獎○又○非○功○同○宜○見○諸○倘○有○即○勿○紀○者○理○當
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馳○驅○且○俟○賊○平○就○錄○其
晚○

陸宣公奏議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二
六
推崇帷帳抑損武人是庸主故習請此奏可以增豪傑立功之氣并
可折近侍希寵之私 葛端訓

與元祐時所說殆有為取散失之人等議狀一

六九

興元始紀渾元始書萬載散失的人等謹狀二

—

○ 樂駕將還宮閣發日狀一

陸 翥

右先領教青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難
衆情同憂其散論奏今發日漸逼除雲尚繁小大敬敬愁懼轉甚臣雖
聞此亦竊揣量定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
多虞之時須速鎮安理宜從駕迴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錄於
智能其役用止於終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
公私整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莫敢指勞各應叶奉聖現安敢後作成
命良以輿輶峻阻素常畏途緣側還於巖巖危棧於絕壁於百里之
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層峰峭流巨石崩
奔切隄相繼深谷瀾漫注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請略之所過斯須
陸宣公奏議 案為將還宮閣發日狀一

之頃雖步之間合道遠缺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前車時行
千官景從而可結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突乎如或登路漂崩閣道淹圯
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散驚縱有德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
可得乎又或雲滯更深澗澗皆溢送路既絕傳送無繇連山窮里道通
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固萬
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現已深不幸罹災迫悔
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
以不遠為慮耳倘迴慮介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先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愴懇誠冀冀臨
內○ 倫實事不至宵露真是天才獨得 葛城胡

○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 翥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
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
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
難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
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
通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疎駁而無傷於謂
也往以策誠告急詔令龍右發兵齊映率衆來行貴先即其部將於時
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殿前貴先獨守營幕進無他辭退
聞亂兵遂為賊洗所招終以同迎鑒與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
陸宣公奏議 請釋趙貴先罪狀一

已受邀留遂遭初制身廢偽職兵革危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有
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
受責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復
褒旌其有寬捨凡所議獻蓋緣疑難輕實緝令典費從國理亦豈聖
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遺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且水更
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罰刑章尤宜審察一重
理亂收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或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德者
生報心既偷賊勢愈固不思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臣夫之誤
以興德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貴者引胡亂華深汚心吏肅
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心破且

亦○骨○汗○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總○用○嚴○
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稍○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携○浸○長○厲○階○
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
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敖○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
最○恨○者○為○誰○帝○曰○誰○敖○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則○人○人○
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
不○常○制○安○反○則○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能○出○
之○望○加○我○不○足○威○暴○遂○珍○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威○德○斯○在○何○所○為○
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背○意○皆○願○從○寬○庶○伏○
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滅○充○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大○
陸○宣○公○奏○議○請○降○趙○貴○先○罪○狀○二○

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
連權通變真處危要識為端詞。

○論督撫李楚琳狀

右○欽○敬○奉○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督○楚○
琳○克○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
此○督○撫○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謂○王○者○有○作○先○懷○永○固○謀○必○
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求○得○不○求○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
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固○難○而○律○運○其○姦○賊○邦○君○而○居○其○位○
按○以○此○法○是○宜○添○諸○將○多○虞○不○遑○致○計○乃○今○之○以○苑○錢○又○繼○之○以○寵○
榮○逮○至○南○巡○顧○全○外○順○道○途○無○虞○亦○有○賴○焉○雖○朝○令○累○加○蓋○非○復○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繼○嗣○君○臣○之○恩○猶○須○遵○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
勢○假○迎○危○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治○
陸○宣○公○奏○議○

陸 野

理○則○不○誠○論○變○勢○與○為○日○久○矣○負○累○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地○後○將○安○
時○以○此○撫○却○誰○其○或○懷○昔○漢○高○帝○遣○韓○信○見○後○功○臣○總○叛○天○下○幾○危○危○
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偉○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我○議○者○謂○
之○權○宜○陸○又○未○論○其○理○夫○權○之○為○義○既○難○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
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理○也○必○
取○重○而○捨○輕○其○遠○補○也○必○擇○輕○而○過○重○苟○非○明○指○難○重○精○微○故○聖○人○青○
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義○之○難○也○今○者○甫○
平○大○亂○將○復○天○衢○筆○路○所○經○皆○行○齊○奪○易○一○坤○而○虧○萬○象○之○義○得○一○方○
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
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傷○身○歷○代○之○所○以○

多○幾○亂○而○長○安○邪○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英○傳○且○負○嫌○情○已○遭○
告○許○繼○之○足○以○亂○區○宗○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獨○謂○失○策○當○時○彼○
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沈○楚○琳○幸○伍○凡○材○所○養○賤○品○因○時○機○獲○得○
輝○偶○狂○非○有○臨○堅○瑋○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孤○旅○來○夜○睢○時○晨○光○
既○昇○勢○自○踰○縮○令○却○盡○已○又○武○衛○方○嚴○所○臨○鎮○壓○於○其○西○郊○淫○扼○制○於○
其○北○顧○是○岐○下○谷○居○掌○中○以○楚○琳○瑋○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竊○
焉○何○思○能○為○顧○下○姑○務○令○引○善○安○反○側○從○駕○還○止○錄○功○極○動○數○輝○青○
之○思○布○惟○新○之○令○然○後○召○韋○阜○楚○琳○俾○入○介○文武○之○職○揮○元○勳○宿○望○命○
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復○介○復○勞○殊○勛○惜○置○得○
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勤○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陳軍公奏議
論韋阜李楚琳狀二

陳軍公奏議
可垂經久
葛端誠

○前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
陸 賡
今○月○十○七○日○領○少○連○延○與○對○迴○奉○宣○密○旨○仰○先○奉○令○臺○省○長○官○各○奉○屬○
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奉○各○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
便○已○使○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聞○步○謬○當○大○任○果○
速○官○榜○上○胎○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咸○戴○循○省○臣○與○不○寧○緣○是○家○音○
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現○又○合○無○隱○苟○有○不○
速○安○敢○勿○言○雖○如○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違○其○才○故○考○考○則○巧○偽○繁○
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權○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肯○自○非○素○與○
交○親○備○詳○本○末○披○其○志○行○聞○其○能○然○後○守○道○嚴○用○者○可○得○而○知○活○名○
陳軍公奏議
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一

飾○說○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終○察○其○所○安○人○馬○虎○炎○
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兩○能○也○是○以○前○代○有○卿○里○采○廷○之○
決○長○吏○辟○教○之○制○以○明○歷○試○廣○旁○求○故○行○能○息○馳○騁○也○昔○周○以○伯○同○
禹○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察○固○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
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
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任○之○初○雜○居○三○署○
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先○選○此○其○明○驗○也○魏○晉○
已○後○雖○於○國○初○採○擇○庶○官○多○難○選○部○唯○高○位○重○職○乃○錄○宰○相○考○察○官○之○
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替○後○宋○
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

利不然則否。嚴之。答曰。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縣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到任。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初命之。六品以下。則並皆授。制初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古者。蓋吏部銓材。校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盡開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夫郭注。擬定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蓋循之。列者。在格令。至今。不利。未聞常泰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餘議。而重已權。廣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引。行廉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遂求。勳淹。旬朔。姑務應用。雖其才。宜。陸宣公奏議。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二。

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故。今。臣。竊。成。照。固。亦。難。矣。臣。實。驚。純。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非。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衆。征。登。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本。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授。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吏。悉。副。或。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從。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徑。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縣。示。衆。以。公。明。幸。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並。得。則。褒。升。至。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聞。

武大官前志。所謂遠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而官。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果。經。薦。延。多。歷。事。任。諸。其。資。望。既。不。堪。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閣。敗。而。議。者。遂。以。勝。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詢。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與。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雖。言。考。實。之。方。則。邪。存。誠。備。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成。於。素。者。革。其。弊。而。然。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文。宣。者。無。所。與。讓。見。然。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陸宣公奏議。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三。

待。乃。才。才。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臣。竊。思。之。心。不。安。廣。仍。如。接。下。之。規。明日。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繇。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微。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況。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於。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虛。聽。者。不。惑。無。浮。譽。恥。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

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觴類而長同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
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錄之昔齊
桓公將營伯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
賢不能同害伯也同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謀之
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惡故覆邪家益以其急性險邪而
使伯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趣近利而昧遠圖功小信而傷大
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為言能果為行
惟以硜硜淺近不克知通宜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愛其害伯兄人有
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至言以
為外據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便
虛實公奏議
請詳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四

所言之人詳陳所紀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自任
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自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行法固實必
舉者必行其罰証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惡不作懲一沮百
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
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臣主
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軍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
極必不能偏諂多士備問詳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旋轉訪是則變
公舉為私薦易明教以時授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
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軍
有不涉私謗雖則束鈞不一致自行情亦錄私訪所記轉為所責其弊

非遠聖聖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軍佐除吏宰臣不編請議雖前項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則
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
委任文官謹束察屬所舉既少所求亦稍待賢有登流之名夫實而
謬之貴人之常性莫不受身況於臺省文官皆是當朝高選既首自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御史
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臺省則主
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皆屬臺省
百具容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不備於一人無
虛實公奏議
請詳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五

人於不遠專者領其要舉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而輔
長擇佐條所任愈繁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進人主
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
選自早速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用行既
任於事者於是軍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逾者然
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責實廣考課責精求廣在於各
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
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庸庸懼庸
職則苟取庸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
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廢微是以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 贄

嶺南即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場通奉事大官體閣供
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向常庶免隱欺希
願奏宜置宜依者遠國商賈唯利是求經之斯來投之則去廣州地
當要會依就殷繁交易之便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歸
諸非便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與出伍之思玉
中是時誰能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移今既
如此其殊俗不歸況又將傷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信天下使
於朝廷時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止臣聞安南真
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可用可有令式恒制人思奉
陳宣公奏議

故嗣後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恩之意
賦貨之民望押不出
辭典重而意愈微 謝 疊山

○謝家吉因論所宜事狀

陸 贄

前日頗少連奉諭家吉每於延英對卿保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
奏去冬薦人實錄對趙慤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
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家封進來卿又頗與苗紫道官朕未致
恩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紫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法之言人
諸子時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朕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
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察知此意苗紫兄弟並改與在外開僻度官仍不
得令近與馬者親蒙天恩降深旨慰養親族諭旨內之意無
以加此士感知已而公相雖臣雖屬微能不激厲至於爾爾原屬
卿官始終不渝風化非懈是皆常事乃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人無
陸宣公奏議

唯之幼惟當斷學忠節建補聖獻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
易溺止必不同同然正心持以上此忠忍夫一志而不易者唯明主
矜亮而保密之頃以去久薦人頗於街衢被訴既共准制許集理公
才授官進擬再三不蒙允許伏慮事將淹滯所以因封奏陳情於付董
推理輒發以越懷與臣並命俱掌樞衡恭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
輕瀆宸嚴陛下時有忿怒曲加獎進寵過逾等恩私倍常願惟何人叨
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中上報之公臣聞王
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創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
日月之有缺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皆

謝表古同倫所宣事狀四

謝安與周綸所宣事狀五

却者或有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歸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
則或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邊所服其心而誘其善漢何嫌阻之
有乎陛下若謂問通可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使
朕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
之初躬行節儉群臣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幸無賄貨之人過臣無
賄之事四方風動我政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
未幾泊大慈感夷皇運典漢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
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典師使人因暴賦今罷征伐人因
私求是乃殘弊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整百毒不洽雍熙建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
陳宣公奏議
謝家言因論所宜事狀六
感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有乎天下公忌也王綱大權九議大
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忌者不拘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念失之
權起徇私情以持公忌則姦亂之叢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
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臨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收
錄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昭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文曰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
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
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

於未也則薄其贈送之禮訓人曰專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聘於
國廉恥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康安群臣新又群臣既又朝廷
蓋尊所謂化自上施理臻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
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汝汝公議而徇私情歲誅求而崇饋獻
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
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其如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同不可以
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且以愛恩特汲汲志欲巨細詳補苟懷遠慮
不敢因循亦賴遠達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化作為
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陳宣公奏議
謝家言因論所宜事狀七
隨事納忠理理大義令人想見大臣丰度
易端訓

嘗執節不能措詞、擬投所操太息而止、遂承聖誨、始覺後意、亦已。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未德音、既異私情、雖承厚、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未書謹封進、而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剛方壯直、可匹國語、襄王不許晉文、請隨篇。

蜀端詞

請依原札所請折納事此

訓明義收事微而理實巨 葛端綢

○○○論朝官關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敷付物以能之義關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夫之所歸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雖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積實並豈列之於朝則五室之分於土則諸鎮之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畔人之理付既動機斷惟施丹校和音造士易尚仁賢益以人皆合宜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代即則凡石遺琢則主下如水之發源源則則乃為流清則川源是以上焉所成應代則道有昌必時多傳人運鍾表季則朝之英髦當在名季之時或謂無所不陸宣公奏議

及其雄才即當於此時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不任時及季代之乘才在季而應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其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馬粟大度故其時多難保不謂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璆璆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術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此小人乘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成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其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繇也臣每指中夜為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隆源而防未流一也不考實而務誇誇二不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大甚四也程式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緣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

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

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領主吏平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宰相才任通之窮通唯係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尊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私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私妨公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益務大者不拘於陸宣公奏議

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祿辟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理易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遇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造每隳於橫議良才當困於中傷先士登譴多難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闊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謀結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而任則其人可去而其棄不可專也如或錯雜任庸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

昔董仲舒、股肱隋、庶事、陳、項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
員、致勞、辱思、臣細、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新、才、宰、司、慎、擇、上、聞、
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
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偶、見、同、狗、會、請、或、指、白、
旁、求、不、待、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皆、實、相、反、此、所、謂、求、情、
太、過、之、患、也、臣、聞、維、來、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能、無、瑕、則、伊、有、情、
寧、免、怨、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焉、言、子、殆、庶、也、尚、稱、
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
類、而、不、珍、髮、秀、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
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

陸軍公奏議

論朝官開列及判吏等改轉倫序狀

移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身、前史敘項羽之所以失天下、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獨國、曰、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亂之源、大、
登、進、以、懋、庸、然、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
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然、
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
以、致、時、雖、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記、過、亦、漢、一、拔、趙、青、之、
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
修身、勵、行、張、學、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鼓、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
遂、被、棄、擯、改、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疾、惡、太、

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又曰、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
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由寡言者未必愚、喋利口者未、
必智、却、慎、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上、人、不、
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
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
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雖、合、繫、異、同、之、端、是、為、私、不、
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敏、不、能、無、謬、此、所、謂、私、不、
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長、必、有、所、
短、

陸軍公奏議

論朝官開列及判吏等改轉倫序狀

勝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屬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指之用、故、
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驚、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
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手、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
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難、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棄、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
苟、區、別、得、宜、付、授、當、罷、各、隨、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
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
盛、殷、周、後、為、之、比、無、非、大、矣、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
命、官、之、美、曰、舜、禹、敷、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令、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
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變、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

寧益錄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權初不求青於力分之外
不與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
下切綽當代名苑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肯末異趣使人不量其
能與人不錄其誠以一言稱慝為條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然而
不考忠邪其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
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問之
是皆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後世聰
明以捷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惡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
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美不以小善而獲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
陸宣公奏議

論制官制及刺史考改轉給序狀上

唐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通選然其所進者
或自剛傲而幼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
卿即遷為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
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繁今縣邑有七等之異
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
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列洵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
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或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僚每苦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
已也至於錄陞洪水靖用應成儲終九年然後陞竇後代設有如縣之

此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則欲速而進官
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
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
經十餘年量考將順廉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
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愚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
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升降之異哉先聖之
功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歷遷有積年不轉進至中成
君臣構構結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遷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
以疑阻成否至使奕倫失序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易足為法夫核才取
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發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

陸宣公奏議

以證其守常如此則高第者雖升無庸者並逐其餘績非出於中
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材才不滯庶品有倫泰的古今此為中
道而議者時於通理一察但曰宜久其任得無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鮮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
小大開劇之殊而俱不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弱虞
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成績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一察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
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
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敷改是乃循常者既以
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滯能不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

從前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於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
修計日。思進而不淹。渝考限。亟易星霜。懷生涯。能不興嘆。殊異於
之。善且平。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
疎。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惟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
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同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死。天地
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文必差。銖銖而
稱。至鈞必誤。職既久。寧無怨。或為更所持。或坐深文所糾。錫以
一。跌。盡。墮。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
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繁。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暢。發。而。其
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困。官
陸宣公奏議
論朝官朝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此

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易而事
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然則其速與遲。其弊一也。臣下所
狗。彘。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道。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
必。備。則。才。考。何。難。進。益。理。化。就。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
遷。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
諸。法。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成。人。之。功。未。允
當。代。良。以。七。惠。未。去。三。術。未。行。而。又。慮。察。太。深。察。太。峻。常。人。才。冠。易
副。天。心。故。雖。獲。起。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碎。抑。斯。之。縣。而。議。昔。矣。况。致
獎。之。端。但。思。華。獎。之。榮。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
建。勸。為。泰。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解。毀。紛。擯。美。惡。混。并。凡。有

遷升必速。持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入。多言。蓋散陰詐。以是眩惑。目
終。全。人。通。用。之。意。特。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
罕。升。故。今。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背。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
結。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至。蹟。宸。扆。祿。不。足。以。同。物。激。誠。不
足以動天。扶勸進善之心。特請妨賢之罪。懇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
者。非。端。刺。之。所。生。必。怨。怨。之。所。聚。軍。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委。上。干。何。所
為。利。但。以。待。罪。鈞。轄。微。思。其。憂。無。迫。於。威。恩。顧。初。之。誠。不。得。不。冒。昧。言
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用人即所以養材。此意非于家名法所及。葛端訓

陸宣公奏議

論朝官朝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此八

○○○論裴延齡奏書

陸 轅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立。國家否泰。常必繇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日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充先子野老耳。則雷霆地漚之聲莫辨矣。雖後稷之德。未易長。而而傷其本。則害而不可救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虛室其中。則地將有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若此將有意。舉而祖之。我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傳信言之。鑒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甲。承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家。小人勿用。公卿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能範。以諷。其言。皆足。以。為。德。蓋。言。此。也。記。是。用。使。人。固。極。矣。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取。飲。積。實。不。知。紀。極。致。信。廣。忠。崇。飾。惡。言。請。諸。庸。回。服。說。龜。息。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微。倖。大。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非。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自。起。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端。妄。不。疑。其。取。亂。無。恥。以。聚。歛。為。長。策。以。範。妄。為。嘉。謀。以。結。充。歛。怨。為。匪。躬。以。請。諸。服。說。為。畫。即。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戒。以。為。行。能。可。謂。克。代。之。共。工。蘇。非。之。少。望。伏。惟。陛。下。協。放。勳。夫。思。

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陸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執不欣幸。跡其姦竇。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陸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謫。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人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公卿。據臣所言。問實其罪。倘逆於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足証。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他人敢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斯之。不。以。為。夫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既月之內。還府功能。奏稱。勾獲陸欺。計錢二十萬貫。請。時。別。庫。以。為。美。財。供。御。所。須。此。無。遺。之。陸。下。欽。此。信。幼。固。謂。委。任。得。人。既。賴。羣。僚。之。有。稍。知。心。意。之。欲。陸宣公奏書。

陸宣公奏書

此。作。為。一。書。以。為。後。世。之。戒。臣。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料。不。敢。計。為。以。獲。既。足。以。為。一。書。以。為。後。世。之。戒。臣。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料。不。敢。計。為。以。入。獻。通。補。天。之。功。以。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崔。為。稱。而。不。償。其。庸。都。成。之。中。列。拜。為。之。書。問。典。後。之。所。有。工。比。於。出。因。聚。且。連。率。遞。訴。盈。路。待。綱。者。其。致。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雖。謂。黨。邪。醜。直。天。子。數。下。賞。降。涕。騰。四。方。觀。瞻。何。所。恥。則。蕩。心。於。上。欽。怨。於。人。欺。天。陷。君。遠。瀕。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印。用。度。支。是。司。出。納。皆。財。太。府。收。歛。凡。是。太。府。出。納。皆。票。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中。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日。月。相。總。明。若。指。

論裴延齡森森書三

54

論莊氏對真經書四

2

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簡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收散。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誤。按驗既明。恩勢靡替。其為姦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備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教化於列郡。舉措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執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辟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榮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亞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黨行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風典。多開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隸省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室。且宜飲官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沒有諸郎恭詞。四方中請。決遣責其

陸宣公奏議

論

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飲酒恣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末適。旬末者。輸納之後。累月不還。資糧罄於滯途。助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閉關。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雖次侵官。虐人致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歲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莊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細條之下。無亂繩。繁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以狂疏滿盈。既惜且賄。事何絲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而大吏。皆路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厚

為府縣所繩。弱其真賦。無不狼籍。通結動達。於即將。交私匪止於色。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法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寵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獎。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亦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成。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人。故其詩曰。慎爾出治。敬而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采芣苢。相與事上。歌而能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及于朱

陸宣公奏議

論

可

人。口。言曰。不可。度。背。言。小人。得志。志。是。愚。肆。其。心。以。相。而。也。陛下勤修儀式。以清四方。慎選賢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籬。維濟師帥。咸欽至化。庶相威率。剋大和。而度支憑。憲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圖資橫。將帥每使中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証隱盜。或誇許陰私。或數其出處。賤。或德其心。志。邪。悖。到。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數。庸。有。謝。今。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編。氓。忽。行。侵。辱。使其慚。觀。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繁。實。絲。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閑。暇。蕙。彼。蕸。典。還。於。完。懷。氣。吞。等。矣。隸。舊。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抗。守。官。而。莫。肯。諒。遂。遭。其。低。何。事。則。七。刺。或。所。冀。

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惠開序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
端故示先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陰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無
禮我之府境汚清明之朝此大罪之大者也度支總管牛驢三千餘頭
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造之倫又無料配之役旋於
苟延殘喘不務速則廢其糾修減其薪林車破畜耗略無牙遺每須載
運軍資則令府縣差役或有卒承別肯須赴便期遂於街市之間房
公私雜蓄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夫因主燕人不堪令所成者則奉以為
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彼實何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官內及諸司使
薪薪灰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官例每至秋
獲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先度高價度賣賣人公私之
陸軍公奏議
公議旋終其毒書七

頗謂其弊之於民甚重創但飾其情旋計其新價錢以為即成利計及
乎春夏之際索結已平霖潦之中焦蘇不絕軍民相率官府傳其
煩煩於聖聰微僅終年於若署苛虐求買何暇計量廉損官錢不啻累
倍懸寒狼狽相率以為常以則腐弊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憾事之外
爾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深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
也至如矯詔之態詎因之詞遇事執行應口便發靡不有應時不為
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方詐偽亂邦之罪七
而重之以耗散開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
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拙極惡而謂之孤

貞○可○記○腹○心○以○其○好○道○說○使○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暴○無○畏○而
謂○之○強○直○可○肅○森○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特○欲○欺○衆
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臣○竊○以○為
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
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
腹○心○以○信○其○則○端○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
明○也○是○以○明○無○不○察○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或○也○夫○不○腹
心○而○用○耳○目○與○對○俱○用○之○矣○奔○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而
無○所○偏○私○殊○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諫○既○聞○玄○德○逾○遠○故○云○臣
陸軍公奏議
論○陳○延○齡○毒○書○八

作○朕○朕○朕○耳○目○又○云○明○曰○目○達○四○聰○言○廣○大○也○對○之○意○務○求○人○之○過○以
與○天○下○達○欲○而○溺○於○偏○私○殊○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諫○既○聞○玄○德○逾○遠○故○云○臣
熾○故○商○書○云○崇○信○義○曰○大○雅○云○流○言○以○對○冠○模○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
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達○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
之○意○不○殊○茲○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
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
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
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是○為○鑒○戒○趙○高○指○原○為○馬○恩
美○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
人○傷○心○惟○其○主○臣○謂○陳○之○與○馬○為○類○備○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情○無

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嘆謂又甚趙高者乎新歷臣
所以為慮疾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
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末則其未自舉未夫則其本必傾自古
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
有也故曰不惠寡而惠不約不惠貧而惠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
土有土必有財有財必有義而義不立則國不固國不固則天下不
利用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固以與邦同位亦未之有也故曰財
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也度以
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故紂以貪冒失人
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易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
論東廷於無盡書九

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鄙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
聚歛無厭所宜浴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初聖祖
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肅羣先師張繁興
征求寢廣推真使到無聊生是以淫原叛後乘人怨咨白晝犯關都
邑此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貴貴之性靡所不
為然亦蘇德澤未決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
如山山竟清亮染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睹之兵是乃夫人而聚貨夫
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遂此旋肆園通一壘之內萬象所屯若如
涸流無物空遺害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想以苦寒為辭跪奏乞
一為幸陛下下為之求危不致危問然而進之又當官堂之中服用有

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則親王錦帶之金肯以給直
時從行將吏赴難師純答黃奔馳成未冬服漸舊凝近且無薪餼凍
內攻兵居外迎畫則衙父奮迅夜則帳中吟淩風曉則霜露霜露
而無無携成卒能走強賊全危域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
以不厚其身不藏其策與眾同其憂患與士伍其共其有無乃使
軀命而杆危營饑餒之不離凍之不敵臨危而不易其守此而不
君所謂聖人成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道指
賦稅漸臻肯獻總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漢列棧林大盈之司未肯
勞遽私賄玩其阻惟斯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與誦典義而軍士
怨兵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燕賊內攻羣華南府奉天所積財貨悉
論東廷於無盡書十

設藏於氣軍既還成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後皇都
得人為帝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
時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成於天子者天子之富也成於境內者諸侯
之富也歲於國倉儲置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富而
富而能行諸侯之榮德威實農商之耶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
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甚矣若謂欲然不
矣若謂拘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欲然不
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
陛下有剛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故尚節儉發大
既與人更新故重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禍化為

去。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永久可
大之休業。懲前事。御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書。豈更縱恣邪。復行刻暴
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古。隨其姦計。以為博望
搜。總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大。所宜謹思。夫人主。明。繁
於。所。任。欲。蘇。變。契。之。道。長。而。虞。舜。事。濟。哲。之。名。皇。帝。南。極。之。虞。行。而。周
厲。舉。頑。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安。禍。不。及。邦。國。者。乎。辟。猶。推
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當。盡。以。缺。物。天。下。不
歸。於。姦。而。歸。於。所。當。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
迄。於。之。運。獨。出。聖。衷。迄。於。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其。罪。則。以。為。衆。所
稱。故。欲。保。持。用。彰。昭。斷。必。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

陳宣公奏議
論其臣於在書十一

不。各。去。邪。勿。疑。之。道。我。未。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洋。古。武。可。為。已。哉
於。典。謨。陛。下。意。其。時。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
下。猶。未。知。惡。但。見。其。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真。之。士。所。資
考。而。絕。歎。詎。陛。下。以。迄。於。為。能。愚。臣。以。迄。於。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
端。陛。下。何。不。明。指。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致。虛。實
與。衆。同。辨。□□□。若。能。跡。有。實。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真。之。驗。也
陛。下。當。鑑。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微。而。能。跡。無。實。是。則。象。恭。挾。詐。之
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紀。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
於。上。絕。偏。私。之。議。使。必。忠。邪。其。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蕙。其。終。勝。此。則
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至。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
所欲。莫不陷上之所失。莫不從水大相濟。不為非。金。獨。相。須。不。為。是。取
過。作。非。不。足。刑。今。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迷。輔。或。幾。乎。息。矣。直。輔
息。則。理。不。可。致。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子。之。言。而。莫。予。達。也。事。關
典。法。固。不。可。忽。希。旨。順。朕。浸。已。成。風。獎。之。使。言。情。懼。不。既。若。又。沮。抑。誰
當。肯。誠。伏。怨。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迄。於。山。妻。流。布。案。區。上。自
公。卿。近。臣。下。逮。輿。賤。品。類。雖。殊。僥。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以
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事
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溫。澤。豈。不。知。觀。時。附。會。是。保。傳。恩。隨。眾。沉。浮。免。乎
厚。資。謝。病。黜。退。復。知。與。之。名。黨。存。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

陳宣公奏議
論其臣於在書十二

上。遠。懼。情。下。俯。視。良。縣。內。顧。庸。昧。一。無。所。堪。風。素。養。知。在。成。在
細。察。帳。帳。一。紀。於。茲。聖。恩。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送。陛。下。歷。指
遠。之。範。範。聖。下。致。興。復。之。難。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
駭。懼。慮。殿。室。而。悲。鳴。益。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然。也。因。事。陳。執。難
已。頻。煩。天。聰。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
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康。軀。奉。君。非。所。敢
避。沽。名。樹。直。亦。不。忍。為。助。迎。虛。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
荷。恩。報。德。之。誠
帝。得。奏。不。悅。乃。罷。公。宰。相。竟。立。斥。逐。嗚。呼。唐。運。之。不。復。也。宜。矣。○ 葛端

○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大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為○其○所○取○也○
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任○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
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
土○也○水○火○不○寄○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王○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
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免○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綿○織○與○百○穀○為○先○
王○懼○物○之○貴○賤○夫○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中○之○用○
欽○最○死○張○必○錄○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在○民○
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以○任○下○
為○官○之○所○為○者○故○賦○稅○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公○議○
陸宣公奏議

○行○稅○所○取○於○人○不○論○其○分○租○出○款○庸○出○絹○調○雜○出○絹○續○布○麻○日○此○
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然○可○徵○易○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
之○而○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功○真○緣○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
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數○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
得○之○利○宜○厚○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
其○所○無○減○價○以○買○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
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
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
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
法○本○之○前○聞○注○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二○千○二○百○六○

大車萬錢為絹三尺價雖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
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
六百文大車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縑織不殊而所
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給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其改法而粗收
實者在乎納納猶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
初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賦減責酌取其中提計今稅之
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其州其年定出稅布
若干端其州其年定出稅絹若干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
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違於
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織染
陸宣公奏議

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收買賣
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求之煩物其賤而人之所出不加
物其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利循令
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崇崇之俗罕究事情好聘異端長
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放恤
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
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絲布帛輸二甲
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
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
也租其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

察為差而漢以後數多少為執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
資以常物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
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銀
兩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厚官月俸之等隨百役
資課之資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元其後
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
物其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其貴而私之所棄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
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
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屬軍裝雖領布帛至於以時飲糴用糧物價重輕足
陸軍公奏議

條請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三

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產材作布帛之貨
固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絲乎錢少則重則加
錢而散之使輕物貴絲乎錢多則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
之貴賤係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
人不得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
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用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竊在於斯誠宜
廣即山獵貨之功峻用銅為范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雖盛
以入其且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則可以
欲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地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
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

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
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
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選舍垢之德而後於制
縣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總典別獻既行私賂結長
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開所謂取之極其者也今既
收極成之數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
已常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此於大曆極其之數始得再
益其倍焉復幸年投厚費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
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制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照其情酌其
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則
陸軍公奏議

條請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四

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如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久遠久
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
足生物之豐以絲天用物之多少係人是以前王立程量入為出雖
災難下無困窮理此既矣則乃反是量出為人而不恤所無故秦
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徵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
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
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並不甚於
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
接秦項積公傷英之弊總高呂華制多事之時宋國產殘日不暇給而
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七綈履革為却駁焉而不御然亦不

商賈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五

五

陸軍公奏議

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六

端
調

保衛兵吏以恒戶一親闕田為謀然一

15
14

唐詩長卷似增戶九疑關四為深續二

五

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
條舉鄉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
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
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
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嚴罰法亦如
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
徵納、更不勘責、簡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收、是以勞勩
植、且免妨農功、市簡體、和入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額產校量、
而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替課而
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
陸宣公奏議

而行之
昔心雖盡、惻怛溢於言外、
窮端綢

○條論徵稅期限、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
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備其職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
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
力不彈、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
例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徭役賦繁多、
於徵收迫促、亦不無弊。其後、
之、
其、
連、
陸宣公奏議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費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穰。衆不恒懼。夫水旱為敗。虎湯被之矣。陰陽相戕。聖何樂哉。所貴於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後。皆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及。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邦之委積。以備水旱。此其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載。難以權衡。施用平糶之法。漢唐常平之制。公私頗亦為便。隋氏五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災。建儲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建儲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

陸宣公奏議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豐則分。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則中。亦純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君孰與不。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聖公庫不及編。此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儲備慮之。竟先王子愛之心。所當權儲。惟計康積。犬昆厭人之食。而不知飲溝。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定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

自遂務本則其本。○臣。○不。○於。○人。○安。○得。○不。○務。○項。○以。○冠。○戎。○為。○梗。○師。○旅。○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終。○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思。○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絕。○債。○通。○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此。○與。○極。○○行。○復。○條。○條。○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屬。○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鄉。○里。○或。○縊。○荒。○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久。○母。○之。○心。○若。○此。○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固。○近。○者。○有。○司。○奏。○陸宣公奏議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請稅茶錢。得五十萬貫。元。收。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山。○前。○昔。○望。○令。○請。○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錢。○使。○使。○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歲。○末。○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人。○錄。○事。○奉。○軍。○專。○知。○仍。○定。○規。○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管。○當。○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使。○之。○便。○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以。○給。○小。○款。○則。○隨。○事。○普。○賑。○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從。○賑。○款。○遂。○以。○為。○常。○如。○此。○則。○當。○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俾。○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餓。○農。○不。○至。○傷。○糶。○不。○至。○責。○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

小休漸勸私積。平糶之法。斯在社會之制。無行不出十年之中。必有三
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
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義倉之法。誠萬世良策也。嗚呼。法則良矣。安得良吏。盡心無私。以奉
行之乎。故曰。富國在於足民。足民在乎良吏。若端明

陸宣公奏議

一 條論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三

一 日六

陸宣公奏議

條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陸 耕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專長。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
利。此王者所以御才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
理則其道存。而不紀代。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儉
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取訖。設是以咸安其分。罕衡資
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糞。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理盡其行
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修。惟貪利者
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賦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盡其力。而
者之算。戶蓄聚。隸役同輩。既濟皆愁。不虞軍革。肆其貪婪。力
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
陸宣公奏議
條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得不知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故曰。富家
內空。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此庶因窮。而
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以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若子田。其
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自
之地。稱曰一夫。益以一夫受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
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富厚不至奢。法立事
均。斯謂制度。今制度紊弛。疆理壞廢。恣人貪殖。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
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貨其田廬。終年
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
至於斯。厚歛促徵。皆其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

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備半之。是十
倍於官稅也。大以上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井之徒。居
之。私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
貧。財貨安得不遺。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蓋慮此也。斯
法亡。為日已久。積弊愈繁。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常有難。望今官
不深。則俗其制。以便俗。裁其令。以懲違。徵捐有餘。稍減不足。則
不富。便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法。不可舍也。
快論。公論。有端。調。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李衛公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
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授書郎。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
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顯。
德裕厚。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
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再進御史中丞。
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
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一

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貳不令
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欲引僧孺益樹黨。乃由德
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修
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盤粧具。德裕奏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
復奏。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
子誕日。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
因牟擯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時帝昏荒。聽朝簡忽。德裕上
丹辰六歲。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德裕嚴勅津邏。

捕絕之。且言晉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息元果誕謠。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帝政，出德裕爲鄆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去之。踰年，徙劍南西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止。三年，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蜀先主祠旁有篠村，其民胡安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三

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必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僧孺。拜平章事，封贊皇縣伯。建言朝廷惟邪正二塗。正必去邪，邪必害正。俄而宗閔罷。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訓注皆怒。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人見帝自陳顓留闕下，復拜兵

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遂貶德裕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乃徙滁州刺史。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武宗立，召同平章事。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率三宰相見延英，鳴咽流涕，因追還使者。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來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剽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時議者不一。武宗從德裕議而回鶻遂敗。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發諸道兵討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改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延我者非太尉耶？每願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三

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皆盡
讎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謀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
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
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
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
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
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
文章其謀議援古為質褒褒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艸亭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傳

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
生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李丞相文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榮陽魏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集
綸緯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則有教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
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一之言皆三代之
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其得而知至
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今之篇
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泰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系
斯寶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何之輩人
之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紀委於執翰者亦非

李文集序

鄭亞序一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起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
范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命文物大備在
貞觀中則賴公師古公文本典焉在天后時則李公恣崔公融出焉
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總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
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翔翔內署有密勿
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國恭
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國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憲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
於前聞昭肅皇帝統緒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
光祿神慶每形庭奏深別承天殊帝亦講伊訓覲命之旨定元首朕朕

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馬會先太后懿統未立帝
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
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附廟之制及武宗郊吳天拜清廟文物齊備
朝廷有禮華夷建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猷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俯然有求五之思乃
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夜日月
也公於是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德馨攸居同德憑凌佑朕強梁履之
以刀斗而勅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坦然不奉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
獨運沉機上資神斷萬里膝負決於帷中雷霆震大羊遂潰虎聲放
扶腰解離適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討北狄之詔天寶末劉門

北使集序

二

為首亂之也長安拉蒙榛棘世未平至是漁陽帥張仲武臨除隋亂
滅獲仇雠未揚威神乃成靖仍顧勒石於陰山之塞以顯聖功
聞帝用允若公極海汗明命舒展格吉呼嘯神祇吐納萬華當畫而文
星現不寐而白鳳來彰諸侯不朽之勳廣元后無為之化公於是
州紀聖功之碑路帥劉從諒死其子同開河之險情甲兵之衆乃敢揚
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牙捷天聰帝疑思奮神武公思察奇謀且
曰重耳在魯不聞利父成難渠受戮故以拒君况明皇儲官天井內地
路連河北背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
小區疑誦是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
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曜固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

選使臣以勞倫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勸力從命絕壺間之石
收涇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棘門叛將橫水餘光竊上相之
旌旗監晉陽之先鋒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集集尚用
罷兵者效顰請有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
是五祖勳商之邑后稷建國之邦不德具存堂構斯在苟虧榮重不
恥降則是獎禍卑逐主之風長冒頓朕親之俗詩稱燕室于道書謂
謀勿成縣是洞穴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冊防微慮遠必
神機授絨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圖基尚初曹參之飲酒方酣米有軍
書奏聞或投或廢周勃水淬鄭刀萬里來表尚之頭顧二塚英黃尤之
肩解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暴立功勳鎮定風俗居

北使集序

鄭亞序三

三

是之重也公於是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教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
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脫呼韓谷蘇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固或解
辭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謝回鶴之命五慰聖恩
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周將優仰邸店之符傲魏龜
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憤得之者可以弼邪聞每牙管既拔芝泥將
嘗於前席親校筆札公亦今陰可紀上開如飛時有急宣閣於雲
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大帳英閣公則
於封章連拾說冠當乙夜觀書之隙未嘗不耕美再王此文豈可與
同爾而報於後庭閑手虛而究不同世者論功報德耶最在乙丑華公
常伯以天子之道賞將神祇一舉而兩得存於不朽三平歲魏侯

頌北堂之詩。四年殊後。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屠之俗。僱兵反朴。四海齊定。思欲增鴻名。光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而誌之。謀銷舒名。實。蕭。解。文。質。類。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大。師。位。就。畢。華。夷。會。同。方。持。命。禮。官。召。儒。者。訪。古。衡。后。土。之。職。採。公。王。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畫。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為。書。就。掩。然。備。道。先。帝。之。業。欲。為。手。之。齊。咸。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浩。析。於。吳。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閎。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詩。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紙。著。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

鄭亞序四

至自洛。以典詩制命。示於此。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味不完於化。咸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懼。幾移朝夕。援筆而後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塗。辭。讓。不。及。周。濟。繁。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終。於。書。而。乏。清。蟬。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飄。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爛。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也。之。為。厲。也。北。則。隄。戍。隳。虜。之。為。患。也。如。維。也。成。秦。者。幾。焉。雕。營。不。傳。之。以。馳。騁。騰。驅。不。校。之。以。奮。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將。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訖。左。右。族。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威。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大。厭。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同。初。書。元。年。

有歟。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章。而不立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煩。惟君。臨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緒。雖平。成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斯。斯。華。夷。仰。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中。之。難。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統。自。應。制。文。宗。油。滑。成。風。全。書。不。規。氣。味。平。生。重。將。一。臨。嘉。言。報。付。其。高。者。縱。能。徒。發。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書。何。所。取。也。此。序。尚。有。古。人。序。體。可。擬。類。俗。葛。端。訓。

鄭亞序五

李文範集進目次

吳郡 萬 肅清調甫 評輯 弟 萬 肅清調甫同評

集序

鄭亞一首

冊文

上尊號玉冊文

制詔

贈裴度太師制

授秋讓謨兼益王傳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李文範集

目次一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賜劉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賜石雄詔意

奏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議

儀禮法寺大事

表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賦

畫桐花鳳扇賦 并序

白芙蓉賦 并序

姚姁賦 并序

振騶賦 并序

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侯公

神道碑銘 并序

李文範集

目次二

記

掌書記廳碑記

歲

丹辰歲 并序

舌歲 并序

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表茲以周勃為功臣論

漢昭倫

簡悅表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得賈充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李元鏡集

目次三

臣友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近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近世民相論

近世郎士論

李元鏡集

目次四

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臣聞敬皇首太古之稱。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年名若古。昭。昭。玉。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則。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寧。所。以。開。至。聖。也。貴。者。明。而。未。定。帝。華。不。協。拾。龍。傳。聖。深。惟。至。公。先。居。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先。於。唐。侯。文。興。於。代。邨。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普。光。耿。四。海。玄。德。莫。邪。天。休。大。奈。日。角。見。表。志。氣。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錄。是。昭。德。憲。遠。算。賢。遠。任。為。不。自。滿。成。不。敢。康。因。監。於。日。不。通。於。色。自。閭。查。以。施。王。教。錄。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同。數。名。實。學。乾。綱。擇。聖。紀。修。

上尊號玉冊文一

昔典協誠。贊。乾。嘉。盛。款。泰。一。道。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言。遠。無。歲。得。近。無。留。命。祈。玄。祖。而。帝。雨。降。祀。靈。歡。而。嘉。穀。登。省。刑。罰。而。達。字。消。谷。倉。康。而。餘。壤。息。去。歲。龍。祈。承。祀。大。略。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降。振。金。后。而。六。變。祝。寶。昭。臨。然。猶。言。和。且。奇。所。昭。於。道。民。民。咸。煥。雲。漢。其。章。溫。恭。教。遞。承。大。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恭。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稱。宮。每。懷。嗣。微。烝。烝。而。慕。所以。奉。恭。慈。訓。對。越。而。儀。同。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嚴。劉。之。罪。與。例。隱。之。仁。回。電。收。霜。為。之。反。汗。及。軍。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戎。兵。謙。臨。是。受。五。教。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千。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仰。需。何。淺。斯。所。謂。神。威。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載。鵬。之。

倫。聖。唐。謝。邦。伯。黃。吳。殆。背。不。謀。而。違。曰。陛。下。玄。然。天。時。輝。光。日。新。大。矣。孝。德。四。極。美。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陽。明。之。德。神。寶。煥。耀。萬。斯。之。年。不。夫。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遜。回。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命。哉。夫。編。禮。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變。夷。震。懾。之。謂。武。威。而。遠。通。之。謂。神。無。思。不。朕。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與。戎。其。能。禽。戎。其。美。壽。乃。俾。於。族。宗。俗。乃。厚。於。成。康。昭。然。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興。揚。休。命。有。陳。謨。發。榮。之。光。烈。葛。端。調。

唐文苑集

上尊號玉冊文二

十一

+

+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一

賜劉禹錫元記一

○賜李德裕詔意

李德裕

卿○當○大○任○實○抱○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緩○懷○之○德○養○威○特○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塞○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為○東○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索○以○道○宗○李○靖○之○服○陰○山○副○之○公○謹○近○者○劉○沔○金○師○北○伐○據○中○雲○州○委○石○雄○先○鋒○太○破○回○鶻○朕○以○后○雄○近○推○龍○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諄○練○士○卒○今○撥○自○天○德○與○卿○副○項○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勦○其○匪○氣○必○立○奇○功○倘○能○挫○虜○果○亦○自○勦○降○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文範集

賜李德裕詔意一

上

卿○行○陣○之○器○乃○能○溫○文○淑○至○可○令○武○人○消○冒○績○之○生○而○失○之○

○賜石雄詔意

李德裕

教○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勢○易○於○黑○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辭○嚴○盤○大○八○之○矛○果○能○進○寇○恭○言○勦○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謀○時○有○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推○衆○覬○覬○於○人○今○天○策○向○成○已○反○成○軍○之○候○龍○驤○建○旂○必○叶○渡○江○之○謀○舊○史○昭○然○實○符○可○驗○如○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和○方○果○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郭○艾○絕○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絲○毫○寒○知○卿○能○辦○故○論○此○懷○然○則○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屈○介○扶○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云○

李文範集

賜石雄詔意一

上

才○口○為○所○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常○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之○任○勇○一○匹○夫○敵○千○軍○張○遼○單○身○入○呂○布○家○親○武○貴○曰○此○非○大○將○法○也○卿○為○萬○人○之○帥○督○千○衆○之○行○舉○必○責○謀○勦○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於○身○為○將○未○可○主○弄○軍○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當○自○審○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恢○知○有○休○無○愧○侯○吉○之○司○有○端○朝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李德裕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皇帝廟制宰臣欲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惟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美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季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典禮樂之備其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放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祭服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止相列歷十二

李德裕集

請尊憲宗為不遷廟狀一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中居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矣又外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風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封不厭功德茂威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恭懷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承宗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官中原張儀歸文龍靜其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苞葉合治以至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僉以不朝終世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亦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遊符節章卑因備邊之勢自懷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舍卒易師甚於其甚或陸

梁兵同於拒敵憲宗感祖宗之宿情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

行錄志年修惠琳暨開新季年集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誼請觀其名城制其愛子不可通舉豈有夫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此人之安不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傳中宗不得稱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艱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中興也然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在江左亦能集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歟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人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後成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

李德裕集

請尊憲宗為不遷廟狀二

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為民矣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漢宣王王能興振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興後嗣可謂中興也仲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之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仲德吳王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昭德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情中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開奏謹錄奉聞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準量百王。規摹當代。無議上之嫌。不獨文采之高雅。其體面亦可法。

李光德集

續奉高宗為不遇狀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李德裕

右。今月十二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奏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視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而後與魯向轉相汲引。不為此。則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難處。堯。舜。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遂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合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約。諫司馬。外虞。而此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公孫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汲黯其布破為。亦則

李光德集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一

知先。於後。總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同事。玄齡。曰。臣。莫能。等。之。及。極。如。勝。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同。面。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成。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執。以。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鈞。黨。總。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魏。朝。何。晏。丁。璠。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絲。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魯。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織。子。張。之。未。仁。曾。子。羅。卜。商。喪。死。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黨。就。獄。縣。吏。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魏。寧。而。將。漢。者。以。四。豪。為。首。於。是。背。公。成。黨。之。議。咸。守。職。不。上。之。嚴。

用黨之禍自古已然。積至以久未聞。亦可痛哭。萬端計

李元鏡集

請購除蟲大藥品狀一

議禮法等大事

李德裕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宜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公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李德裕

議禮法等大事一

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今日創舉。進討之久。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指自為意見。遺却前段耳。為此州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大舉皆四走未者

李德裕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折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收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歸主客。戶大秦穆護。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若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歌後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哲。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容有外。其之教。點中夜之氣。東漢。楚王。英始。威桑門之饒。淪於左道。桓帝。更增。奉益之。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雅非大聖。臣等上言。臣等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施。薄。張。孫。權。之禁。政。始。建。臣等乃

李文範集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一

譯梵書。宋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臣乃詩書。因求。長。許。之。法。隆。推。仁。孝。運。祚。浮。促。興。衰。相。尋。二。百。年。間。五。廢。朝。市。君。無。實。室。之。福。臣。康。衛。武。之。年。威。發。邪。家。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刻。除。斯。弊。掃。中。區。時。屬。宰。臣。蕭。詠。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厥。廢。格。明。詔。以。迄。於。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構。構。一。歲。之。秀。必。極。雕。錫。一。川。之。腴。已。布。高。利。鬼。功。不。可。人。力。宰。堪。耗。靈。生。靈。侵。滅。征。稅。國。家。大。索。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梓。合。於。道。然。霜。圖。而。功。成。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教。思。必。無。邪。先。定。眾。心。獨。發。其。斷。破。迷。妄。之。教。皆。列。亦。人。收。高。墳。之。田。盡。歸。王。社。正。羣。生。之。大。教。運。六。令。之。澆。風。出。前。聖。之。模。為。後。王。之。法。龜。範。功。德。

煥炳圖書。臣臨位極衡。其能裨益。愧無將明之功。徒懷效顰之心。千古
東。後。百。生。何。卒。不。任。作。賀。強。健。之。至。操。奉。表。陳。賀。以。聞。
賈。人。功。振。膏。壤。為。通。亡。之。數。是。解。人。實。實。紀。靈。國。家。慶。數。結。折。得。心。
朕。身。臨。朝。

李元健集

賀在設諸會德音表二

其

○○○蒿桐華鳳。扇狀。并序。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所。多。植。蒿。桐。每。至。暮。春。有。雲。禽。五。色。小。於。玄。鳥。未。集。伺。
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而。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絹。以。償。
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今。綠。江。曙。榮。群。葩。芳。法。朝。露。樹。華。輝。芳。霞。舒。鳥。嘲。嘲。芳。星。布。攸。
嘉。桐。芳。貞。且。倚。常。春。子。發。其。枝。豈。勝。離。之。珍。族。又。樓。於。子。環。於。彼。不。
露。芳。甘。且。白。涵。晚。月。芳。酒。鮮。澤。豈。青。鳥。之。宣。傳。希。飲。乎。玉。液。有。嘉。哉。
而。不。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惟。人。用。之。羽。翮。遠。於。燕。而。春。歸。
忽。雨。散。而。川。奔。張。升。穴。之。何。遠。想。接。地。而。已。隔。友。有。妙。工。刻。其。象。宛。
宛。芳。若。珠。於。芳。葉。飄。飄。芳。疑。振。羽。於。先。風。應。江。州。之。素。扇。空。設。芳。
李。元。健。集。 五。回。花。扇。有。狀。
知。深。不。有。美。人。增。華。後。均。指。同。輝。而。輕。驚。九。重。輝。寶。女。珠。寫。而。以。此。不。
若。繪。斯。分。於。松。是。功。深。風。於。羅。屬。非。欲。終。長。袂。之。清。香。掩。馬。於。之。佳。特。
庶。王。女。之。提。攜。列。昆。姬。之。瑤。宴。乃。為。歌。曰。
青。春。晚。芳。芳。即。蘭。敷。數。華。芳。陰。岩。滿。美。斯。房。芳。類。鸞。鸞。具。體。微。子。容。色。
丹。彼。飛。翔。於。霄。藻。此。藻。給。於。水。既。難。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食。
擬。物。形。容。劉。應。諸。公。頗。似。化。工。之。巧。乃。尺。幅。之。內。宛。然。兩。都。四。詩。之。
風。格。則。昨。大。手。不。能。矣。 葛。瑞。初。

○○○白芙蓉賦 并序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華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秋後風葉。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度。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廣得其場。為焉。

朱明夕霽。佳木映陰。蘭未歇其芳色。乃尚流其好音。返。回塘兮清素。環修渚兮碧流。深。誠有感於逝。即更新。得於賞心。是時。黛。青。已。繁。凌。英。始。發。接。瑞。彩。於。波。上。提。纖。莖。於。蘋。末。忽。疑。巨。珠。淮。清。暫。觀。其。明。月。復。似。震。子。映。松。遙。觀。其。水。雪。煥。列。宿。於。長。河。摧。良。辰。於。方。折。照。白。雲。於。夜。美。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枻。入。澄。瀛。上。望。中。日。遊。度。柳。杞。赴。蘭。荷。與。回。客。與。放。志。遠。禁。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萍。平。飛。離。鷺。起。鵲。鵲。作。水。

白芙蓉賦一

共

珠而。纖。葉。連。波。欣。而。抗。莖。傳。朋。尼。而。適。性。公。金。絲。而。寫。情。官。度。風。而。下。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憩。川。陰。暫。遊。霄。外。極。望。將。湖。靜。無。風。又。如。遊。女。解。佩。於。漢。曲。安。妃。採。蓮。於。滿。瀾。舒。蓮。葉。以。為。席。倚。五。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佳。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葉。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沈。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縣。是。南。國。之。殊。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玄。寤。於。瑶。池。使。靈。根。於。天。漢。恨。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臨。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臨。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凋。兮。秋。露。濃。成。華。落。兮。歎。芙蓉。落。花。散。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建。想。佳。人。兮。密。靜。虛。額。如。玉。兮。無。治。容。

工巧妙。蘇。洗。穢。六。朝。其。轉。處。真。可。當。蕭。詠。之。矣。 蜀。尚。詞。

李德裕集

白芙蓉賦二

神道碑銘

李德裕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公
夫○隴○抵○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荆○璞○玉○終○為○大○國○之○寶○士○或○起○漢○釣○而○
運○時○會○亦○有○披○荆○榛○而○贊○王○業○求○之○古○何○伐○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
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以○
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享○年○六○十○三○詔○贈○
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南○海○鼓○吹○奏○於○京○兆○南○陵○之○原○馬○公○即○周○
之○畫○忠○衛○主○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瑾○皇○銀○青○光○祿○大○夫○考○
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隨○帝○嘗○以○百○萬○鈔○兵○號○為○馬○服○制○奉○
親○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仲○威○百○靈○歸○而○美○焉○之○
李○文○範○集
杜○國○馬○公○神○道○碑○銘○一

則○身○首○下○位○而○授○策○公○總○前○素○為○後○器○終○始○一○心○
官○時○躬○親○任○風○儀○成○帝○欲○分○時○季○之○勞○翼○皇○儲○之○重○
惟○出○侍○於○樓○閣○英○結○珎○之○精○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
帝○欲○秩○出○納○之○司○紉○梯○航○之○貢○於○是○副○洪○羊○而○實○天○庫○
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飾○車○旂○宣○明○裳○服○公○
立○規○模○疊○煙○霞○以○散○王○侯○卷○虹○蛇○而○給○妃○后○卿○
齋○於○九○游○此○又○殊○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
園○陵○公○於○是○廣○靈○園○以○樹○農○功○采○蘋○宮○以○列○珍○饌○
齋○夫○授○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
是○秩○視○王○鈴○榮○如○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
慈○而○暢○皇○猷○尺○籍○五○符

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
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
內○侍○省○事○兼○左○衛○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晏○雷○電○皇○威○斥○
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督○則○必○九○
師○戴○鶴○魚○麗○之○制○文○簡○貝○冑○之○威○羽○葆○靈○旗○之○飾○
於○殿○廷○侍○郎○丘○則○錦○繡○旄○於○原○野○公○珪○璋○提○器○禮○樂○資○身○
此○之○後○韓○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鄧○
授○趙○襄○之○舉○漢○朝○武○畧○多○繇○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
宮○掖○無○虞○蜂○蟻○暴○起○塵○驚○王○座○熊○突○彤○闈○良○媛○以○
囊○得○患○宸○慮○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聖○皇○何○罪○之○
李○文○範○集
杜○國○馬○公○神○道○碑○銘○二

公○於○是○覽○義○皇○之○書○壯○豐○隆○之○收○問○翠○屏○而○
六○龍○指○虎○於○冠○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犀○兕○既○成○於○
與○公○迺○率○玄○甲○而○清○紫○服○奉○翠○華○而○入○黃○道○此○又○
也○於○是○其○食○井○賦○也○功○於○常○文○錦○玉○帶○綢○繆○
退○坐○樽○俎○而○監○淮○海○衛○璫○之○忠○勤○也○馳○輪○車○而○
捐○寵○綬○而○授○松○檟○楊○王○孫○之○達○命○也○歸○卿○里○而○
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廣○而○
睹○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子○以○推○公○之○
南○監○軍○使○詔○除○內○飛○龍○使○在○再○一○紀○功○勞○六○
竊○害○詭○衛○之○患○通○超○足○交○頸○之○安○瘁○精○爽○於○北○
辰○播○芳○烈○於○來○代○旋○以○

股肱近地。河關要津。爰假信臣。再監戎旅。繡衣盡行於阡陌。金組纂其
於松楸。為子為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中
未下。天子眷懷舊德。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志。此又終始之大節。
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忝職內庭。獲觀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
雲子孟清性端莊。進有常儀。張子瑀小心。是忌。每遠權勢。抑北盈几。天
香滿衣。膝八駿而幸玄洲。捧六鈎而瑤青兒。歎名光輝。當代英儔。夫人
岐周夫人王氏。寶劍委沉於清渭。珠先關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
大夫行內侍省。其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襲重封。
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蚤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
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均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李元健集 柱國馬公神通碑銘三

元朝議大夫。其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僑儒林郎。守內侍省。均
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
期於萬里。以其知公故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展紀佳績。俾後代知天
子聞駿驄。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蓋臣。乃為銘。
明堂觀曉。天如前苑。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咽鈴鈴。車馬是司。維素同
出。後有帝枝。馬服生趙。秦原交馳。戰國更霸。造州威長。趙國長平。秦始
開基。劉累諸孫。蕭索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絲絲。導源乃知。貞
元年。中公侍丹墀。一舉及物。知無不為。進退謬。行無越思。明明六駟。
信任不疑。赫然貞臣。顛危必持。理身清靜。成國雍熙。實本兵柄。左右皇
威。內刻七萃。七萃如龍。外過百樂。百樂以經。冬有愛日。人心所隨。疾風

勃革。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遠總天庖。六閑化整。盡瘁事國。形
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自怡。金印組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
長慶六年。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妻。原降松
檟。子霜露已滋。苑池臺榭。芳標蕪可。悲觀塵根。子空嗟蔓州。象貞珉兮
收塊色絲。
此擬古人。格律得之左氏。字句精琢。愈益高渾。有志於古。而下筆大
之。易率者。志以此種大集也。葛瑞詞

李元健集

柱國馬公神通碑銘四

五

○掌書記廳壁記

李德裕

續漢書百官志。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楊雄。傳。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舉。非夫天機。珠健。學源。濟發。舍思。而九流。委輸。輝亮。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操刀。為之。滿志。師。大鼓。瑟。初。不可窮。則不能保。是職也。昔安豐侯。黃。霸。故還京師。先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歟。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及。實。憲。責寵。班固。傳。教之。從。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即文章之。成。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皆記室。自東漢。以後。大才高名之士。未有不。錄。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統封千里。半。藉。胡。斯。遠。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為。列。藩。之。儀。表。典。茲。用。微。代。有。英。范。則。片。

掌書記廳壁記一

李德裕

兵少微。富嘉謨。王。勣。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至。明。如。此。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外。父。常。典。斯。職。尋。以。才。識。與。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休。公。以。人。文。掌。宸。翰。因。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發。貴。仕。總。斯。綱。者。不。亦。咸。歟。而中。嚴。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屏。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為。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室。虛。才。術。其。迨。總。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蘇。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經。戎。為。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轉。過。慶。絕。不。為。安。德。脫。堅。如。鐵。焉。焉。切。

升衣歲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時。人。所以。為。於。事。君。者。也。夫。述。陳。而。言。親。者。危。也。述。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受。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詐。常。獻。大。明。賦。以。佩。頌。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替。張。敖。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微。尚。謁。誠。盡。規。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衣。六。歲。具。列。於。後。仰。塵。容。覽。伏。積。兢。惶。一宵衣歲。先王臨政。昧爽以俟。鷄鳴既至。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寶。尤。大。至。仁。反。友。不。忌。無。俾。善。后。猶。去。魯。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李。文。德。集。升。衣。歲。一。

止服歲

止服歲

止服歲

止服歲

止服歲

古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卓。然。亦。識。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三服獻歲。漢文深賦。詔還。縣。解。鑾。輅。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喪。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慕。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四納海歲。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勢。沉。西。舉。白。浮。鍾。魏。殿。泰。凌。霄。作。宮。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五辟邪歲。

石上處深。在蔡微萌。雖有說惡。不能發明。漢之孝昭。厥過周成。上書知
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泚聲。

六防微歲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孔且猖獗。非可遽數。玄黃莫
辨。觸瑟始仆。柏谷激行。豺豕塞路。觀貌獻珍。斯可戒懼。

李元化集

升象歲二

舌歲 升序

李德裕

歲不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魏公偶。公偶。如舊相
誠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義乎。余對曰。大良君守東園。公亦守東園。其
其處觀金店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倘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遣使海
曲。常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
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在頃刻。予而
已矣。豈必誠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揚子稱。訥有書。不誣。事。不
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今成魏公之夢。乃為舌歲。云
身有帝舜。泊於殷宗。龍命惟允。舜命允。龍命允。龍命允。龍命允。龍命允。
予。口說其代。周有良綱。王之。侯舌。鼓辭而生。於汗乃。出。以。作

舌歲一

初。唐忠臣之結。舌。子。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其。德。隱
情。無。情。有。言。以。不。及。公。師。子。今。茲。在。茲。勿。以。一。言。而。取。牢。相。以
舌。三。寸。而。為。帝。師。徒。見。其。敬。悼。而。復。爵。不。知。魏。其。將。以。可。悲。雖。言。必。有
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達。不。拔。無。以。免。繫。縲
衛。無。咎。夫。其。刺。外。向。矣。柱。吳。出。惟。敢。仲。之。難。明。魏。區。石。之。無。質。揚。子。曰。
聖。則。有。法。臣。則。招。愛。言。能。如。是。可。以。塞。尤。
涉。歷。之。言。自。必。危。陳。第。端。詞。

三良論

李德裕

夫移之殷三良詩入刺之矣春秋載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識何也且臣道莫順於故君孝友莫感於周官故孫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誰可許之乎如三良者所謂殉葬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幾矣馬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恩之以死君子猶嘆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或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唐殺身成仁代有見錄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誰楚赴丹陽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餘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

李德裕集

三良論一

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深文正論確可垂誠然三良所以同殉而無異詞者或孫於先君之遺命有不可違是以舉國之人雖欲百身以贖之而不可也夫賢者誠重其死然摧不自我此固與匹夫匹婦之為諒而經於溝瀆者異矣

張辟疆論

李德裕

楊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第以童子庸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投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木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表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代其毒豈能為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益先朝則劉氏之業必即呂宗及呂后之歿初郡商以給呂祿計亦當矣

李德裕集

張辟疆論一

同物雖入此中尚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誤哉頃產祿皆徒使之然然之土位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國之於難若割之於易然足而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拒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孫此知不尚權術明矣辟疆之策不過為曲還保固祿位計耳未嘗及國家之安危也此三何可謂之權術此篇雖駁辟疆而曲還聽回之罪隱然言外雖老吏斷獄不足過也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封文希曰終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亡
與亡盡見勳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為論此言足以激文帝
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傳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
可為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幼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
權王產祿終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繇此而階亂矣劉氏安
危未可知也太尉呂氏用事權相王然磨而不滅淫而不滿未常不心
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終侯
繫累室盡雖明其無罪所謂陷至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
由突之義揚子稱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
曹文鏡集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四二

陸之政高者難舉半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陛下用心
致君精義若衣公者亦與並為仁矣袁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
此二事守正不使忠於守奉害錯之罪唐賈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
昧矣
引賈傳並論袁之陰陽傷於仁治罪益無所逃矣 葛瑞訓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
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諸霍光者上報怒曰敢有諸級者坐之周成王
有慈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說遂使周
公猷然而東歸之詩作矣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
或季布使酒難近蘇歸膝肱都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誅賢士景帝信說
誅罷錯兵解遂致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曉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
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信薄賦與
人休息勾奴和親百姓充實護宣鐵而蘇權酷任忠臣之效也統弱冠
而組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昭論一 四三

中車馬至張禹第待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終由禹
乃言所學小生說道誤人王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恭之恭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蝎
指鄭鶴追於宋妖不其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斬佞臣頭斯言
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范睢非實心尊奉者也而昭王聽之不疑遂能強公杜私以基霸業
蓋有以辨其所言之理本不可易也故必審天下之我者然後能斷
天下之事耳 葛瑞訓

○○張衡論

李德公

○○○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苦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獨不得自
免。是以離世深。歲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
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尚美穎子之行。哉。與我同志。
稱。齊武愚不可及。歎。遂。環。米。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
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
足以避直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衆氣之世。而適道多懼。殆於危
亡。雖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賢。薄。為。數。奇。教。厚
命。大。為。多。福。樂。易。或。重。真。漢。相。容。貌。懾。單。子。而。遠。懸。於。時。遇。流。而。頌。宜
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今。之。泰。也。姪。蟻。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

季大饒集

荀悅集王商論一

○○○夫。帝。之。明。則。愈。朕。武。帝。之。知。人。蘇。子。謂。知。人。惟。漢。武。非。虛。也。

○○張衡論

李德公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教。之。臣。然。臣。有。忠
邪。時。有。陰。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小。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展
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臨。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
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大。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
在。獨。益。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衆。斷。耳。
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指。已。可。也。張。翼。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
以。義。同。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大。非。衆。之。行。也。漢。天。帝。誅。薄。昭。所
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同。宣。猷。中。伯。有。孔。碩。之。詩。皆。廣。廷。大。公。此。如。存
之。感。况。太。后。尚。存。雅。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付。母。氏。之。心。也。漢。成

季大饒集

張衡論一

○○○夫。帝。之。明。則。愈。朕。武。帝。之。知。人。蘇。子。謂。知。人。惟。漢。武。非。虛。也。
而。晉。主。憂。任。任。我。而。夫。差。一。故。廢。出。而。劉。安。悖。徒。嘆。前。車。之。事。紀。改。樂
昌。之。術。昔。秦。終。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終。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
之。謂。也。

○○○夫。帝。之。明。則。愈。朕。武。帝。之。知。人。蘇。子。謂。知。人。惟。漢。武。非。虛。也。
哀。壯。之。音。復。能。嗷。嗷。不。為。淋。漓。之。態。骨。法。在。伯。夷。傳。上。為。瑞。切。

三國論
李德裕
○起○月○吳○三○分○天○下○而○止○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治○
○所○歸○則○止○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
○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黠○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用○
○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懸○棺○師○昭○之○志○將○移○
○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成○而○魏○亡○也○孫○
○皓○雖○稱○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主○殺○之○柄○不○幸○惟○馬○之○制○運○上○天○之○
○而○後○失○滅○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月○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見○深○泉○震○雷○
○之○無○煙○氣○成○雲○既○露○人○得○制○之○符○涿○觀○魏○大○帝○夏○侯○尚○器○以○作○福○作○威○
○為○山○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之○多○同○之○事○
李德裕集
三國論一

○此○項○則○鮮○有○公○下○一○所○以○至○為○非○無○端○而○為○此○庸○術○之○言○也○夫○文○臣○
○不○可○有○其○居○不○世○出○治○亂○所○關○事○權○為○重○一○失○則○不○可○復○得○者○可○不○
○慎○哉○李○德○裕○

李德裕
○孫○權○之○死○子○不○能○繼○其○業○使○所○以○不○書○山○以○賈○充○邪○僻○欲○其○疎○遠○勤○晉○武○令○而○
○孫○長○孫○亦○卒○孫○資○亦○卒○資○之○祐○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於○此○至○此○
○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
○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其○晉○室○當○同○休○戚○
○此○羊○祐○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受○成○雖○受○如○意○
○思○其○必○安○之○計○至○於○此○悲○歎○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也○呂○后○年○
○我○有○過○稱○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患○帝○弱○公○不○能○自○復○惟○
○同○其○時○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豈○沛○非○呂○后○劉○強○不○能○臨○制○野○以○存○之○為○
○社○稷○也○後○世○其○載○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李德裕集
羊祐賈充論一

李德裕集
羊祐賈充論一

士之有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李德裕
節一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名
能以致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之世
或能思亂雖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濬和雅世所許君子居
平必不能急利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用儀朝通國名教
如宗廟廟庭園林塲塲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宗
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從其多心
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爵口
知臣妾得通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肯木矣其後竟沐沐者李德裕

李德裕集

臣子論一

臣等自上官後許多浮詭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恥及高
初竟以謀成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獨懷不羈之士
少不以名節自固當肅宗內難保護唐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
之固不可以一舉論也陳平能不肯起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
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才全德備大賢以上乃可幾之此大較量前世功名之士不無出入
於名節之間蓋欲使用人者知所容耳非為矜功自肆之人藉口也
末數句當時必有所指皆端胡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採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禁封極靈之君未能
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
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
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治者其辭婉欲
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
唐獻大莊以文侯之受留侯封難齒以安岸臣招四皓以定惠帝以
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歸劉孝
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德從固不可待此所謂訐也劉孝
薛廣德當東與諫曰臣自創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薛廣德

李德裕集

忠諫論一

臣等就為安聖主不棄也臣等
臣等如漢高城懸萬相國及開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為禁封主而
相國為賢相此可謂不諫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為著作司士
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
之子焉敢相遠有以見君子之心亦舍唐之比也
欲道行而辭婉欲道行而辭婉
之舌則全以權術用事失之速矣皆端胡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獲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常理雄辯不足
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諂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
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哉仲
大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
邪人破膽矣余歷仕六朝弼諧二主太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郭武宗
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人君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
臣下亦當然也其有辭若波瀾詞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
聰明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
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李德裕

王言論一

此段議論可列講義為端訓

李德裕

退身論

李德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奉右相元中書
皆安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嚴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
顧優游而不獲以無功而後華谷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
神教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倘有所恨必常
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
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讎者如荷戟以當殺然閉關以待暴客若
拾戟開關則危難立至退者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
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斯末必皆
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進退身論一

李德裕

退身論一

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為不測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錄於舊史
將相歸守立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臣浪而進肆去道中而
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羅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
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惟有遵違善
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甯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去而不固其次
則較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却子以紓亂皆保
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
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觀公自道之言則知朋黨之流禍不獨害於爾國由於爾家矣可不
惕哉 葛端訓

○ 表俠論

李德裕

表○盡○汲○黯○皆○表○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表○盡○曰○
 履○息○人○所○有○故○善○劇○王○匪○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
 然○也○余○斯○言○宜○徒○望○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
 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魚○之○
 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區○夫○之○交○校○若○父○之○命○為○貨○高○危○漢○祖○者○是○也○所○
 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表○盡○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烏○得○謂○之○俠○哉○
 惟○絀○應○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見○其○承○基○為○承○基○志○寧○斯○為○真○
 使○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元○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家○乎○斯○實○氣○
 義○之○無○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盜○必○
 李○本○健○集

表盡論一

不○能○成○道○求○道○不○能○出○世○近○代○房○儒○漫○問○從○山○大○師○欲○求○道○可○得○至○
 子○徑○山○對○曰○學○道○者○惟○後○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雖○死○而○知○士○之○
 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分○別○精○察○可○為○氣○節○人○吐○氣○
 葛○端○訓

○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
 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
 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然○布○歸○漢○高○祖○方○路○林○洗○而○召○布○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金○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武○帝○路○麗○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
 道○掌○躬○檢○執○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朝○人○廣○坐○侍○立○終○日○皆○
 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
 也○不○可○以○繁○禮○降○貌○以○浮○游○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極○其○勇○
 結○其○心○雖○路○洗○召○之○不○為○薄○矣○振○山○夷○狄○之○謫○詐○者○也○非○行○門○矣○
 李○本○健○集

英傑論一

策○可○保○其○戰○鬪○之○氣○勢○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任○之○任○也○不○
 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當○異○同○此○陵○席○
 階○至○今○為○梗○蓋○恩○甚○賄○盈○以○至○於○此○德○以○徒○隸○舊○之○豈○有○斯○恨○
 慨○與○善○論○
 葛○端○訓

○○○臣友論

李德松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離於劇孟。且大周文有開天而樂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經紫自傷。乃上書。賄父罪。詩曰。鴛鴦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戚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恤其危。則亦矣。

華文集

臣友論一

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答衛青之氣也。故人多事。況乎而任。幸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穉自效。非使致不。此所以可貴也。人良士祇可以漢水相成。虛舟相值。則其患也。則策足先夫。曰。此幾品。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焉若識劇孟朱亥哉。

議論既快。筆勢轉變。不則東萊博議。實得力此種。為端明。

○賓客論

李德松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不可。故知世人不。藥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野士不為累也。漢武為皇太子。王傅望苑。使值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賓。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漢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孫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孫公孫龍為其腹心。劉安一陰德。奸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嘗為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憂。六司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稀值漢之。故小人也。

華文集

賓客論一

其其。公孫弘。天子切齒。衛霍改印。則其。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眾謀議。止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針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吐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執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嚴鐵。

之客不相往來。又後世智識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惡，無不繇此。昔漢武謂田蚡曰：「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袁帝責鄭崇曰：「尹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宰相不能用在廷之臣，而別通賓客以參謀議，上疑下忌，解不繇之矣。此論可動左右。

李太僕集

賓客論二

○世之知名譽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惟時世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效。故主父偃是也，何者？以時機明利害，時怨誹所繇生，享其利而自罷其害。謀固意中，言高而遠，其道可法，其術則誅。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為於遠慮。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聞客者，宋廣平之維私也。在廟諱，名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故知三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門下，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家康康大，莫見津涯，味之此言，李太僕集。其義論一。

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家康康大，莫見津涯，味之此言，李太僕集。其義論一。

深確 葛瑞詞

代論

自七代而下之文以爲記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士國之餘而能
無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愈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盡
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危解
不辭此災殊所謂必有女成林喜姐已衰如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不
復論矣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推經之醜禍及三世待賂於秦
弟秦宮有房之誤敗於五將將以成敗梁武取東岳所幸亦至危
同隋文帝陳主之妹以爲身此皆個敗之著明者也又及婦人小子
反廢於今吳人始叛楚矣吳嶺至晉世祖急於政戎伐乃息

此以王族者所謂誠以之士明於禍福矣
奇論也格論

李德裕

文章論

親文典論傳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
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
此句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近亦猶絲竹之奏必有希聲
窮妙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伏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已終常
言大章如千兵萬馬風恬而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諸公
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
輕爲難語雖甚工亦則未達夫判辭不能無瑕隙珠不能無瑕
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之外意也
師友則親文典與王陳應對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

李德裕集

大車論一

音韻而謂空均以來此秘未制不亦誣人其矣古人解高音蓋以言
而適情不配於音韻三九班固漢書及當時詩有音韻三九班固
勳色田舉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字四
韻者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聲諸音與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
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禁也甚矣世有非文
卒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操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聲諸
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歲今歲於
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杆軸得之淡而無味琢
刻藻繪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
良質所素此爲文之大者也○此論在當時與韓李言文之旨頗合

李德裕

朋黨論

李德裕

古○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
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變○情○生○朋○黨○朋○黨○致○怨○讐○足○
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綱○之○士○始○以○議○論○
疾○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特○名○教○斥○遠○佞○邪○雖○車○天○
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
將○爲○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孫○升○木○噬○犬○害○人○穴○居○城○社○
不○可○黨○整○漢○之○黨○綱○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綱○之○罪○人○矣○仲○
氏○統○曰○才○智○者○亦○姦○亮○之○朋○翼○翬○氣○者○亦○盜○賊○之○爪○牙○我○如○是○言○以○
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亂○乎○今○之○士○也○

朋黨論一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王、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相結不可解也、侯覽張康所以待
蔡君奕元成二后皆有琴吹簫鼓之娛、彼行沉湎之樂、小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竊政矣、唯人君少決去留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卻通趙談所信者貴、詔張釋之不召見、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知包寵幸、此亦近習之明也故君聽不或政無煩疑近則闕元初自有姜原伯也、
卷外有阮瞻蘇宋以脩天下之政行元成之故事

李德裕

○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漢武剪伐匈奴，恢復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齋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苟卿曰：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今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便殿言及方士，皆謂詐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予中庶事，以此達聞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之事，以李太僕集

方士論一

優笑焉。耳斯言信矣，大凡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藏名，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趨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而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成。蘭艾同焚，斯為其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耶羅邏婆，寢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謀論平正，却起潯駭發。葛端調

○ 小人論

李德裕

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視履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矣。離之則無尤矣。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昔人亦不知威，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鴿食德，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鴿遠矣。至於白公負其怨，子同誅豈止於此。知已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知盜之盜迫於饑寒，莫任性命，於高世者，有何恩義。於多者，亦有恩義。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於金於野，若能誠廉恥而不為，小人論一

上。盜察非惡人，以是而盜，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鉞，恃其力，以不義取財者，則得之盜，此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馬得負之哉。平生杯酒相慰，樂遇事難，則從而下石。此昌黎所嘆也。然不如此文，深切著明，使此輩讀之，當魂魄俱悚。葛端調

杜樊川集序

裴迥翰

長安南下杜樊鄆元長注水經。樊川也。迥翰外曾祖司徒公之
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休
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裴。注。迥其地。一旦故劇酒酣。願迥翰曰。司
馬遷云。自古富貴其老。廢者不可勝紀。我適推走於此。得官受俸。再
治其地。及老。樊上翁。既不自期。而貴要有數百。有文章。吳日爾我
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願樊川一翁。無一草木。無一紙。廢千百年。未隨此
廢滅矣。明年適中書舍人。始少得。意。按文章。閱千百。紙。焚。歸。絕。屬。籍
者。十二。三。迥翰自撰。裴讀書。學。文。率。承。準。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
史。筆。北。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紫。醉。墨。碩。石。波
屑。雖。逢。僻。隙。不。逮。數。千。里。茲。獲。寓。示。以。是。在。迥。翰。久。藏。蓄。者。甲。乙。幾。日。
比。校。然。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
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杜樊川集序

裴迥翰

杜樊川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蘇明詞市 評輯 弟葛 錫 甫校訂

集序

裴迥翰一序

賦

阿房宮賦

論

我論并序

守論并序

杜樊川文集

目次一

原

原十六衛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周相公書

上澤潞劉司徒書

與人論諫書

序

上知已父謹啓

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汪孫子序

送陳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墓誌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雜著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罪言

歲時錄

杜樊川文集

目次二

杜樊川文集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隳小山北構而
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
牙高啄各抱地勢鈞心闔角盤踞馬固圉馬蜂房水渦澶不知乎幾千
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下霖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
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華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
燦爛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秦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輦轅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上

杜樊川文集

阿房宮賦一

態姁妍綰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歲餘視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剝掠其人倚墨如山一旦而不得輸來
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襖棄擲遷延秦人視之亦不其惜嗟乎一人之
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珍奇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錫銖用之如泥
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
磷多於在庫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繆直欄橫檻多於九土
之城郭管弦嘒嘒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
之也心日益驕固成乎叫而公聚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
秦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滅六國之人則連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
得而族滅也秦

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恤○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全○以○戰○論○行○文○可○無○勸○百○戰○一○之○病○

杜撰川文集

阿房宮賦二

五

○○戰論 井序

杜牧

兵○非○腕○也○殺○非○彈○也○而○我○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治○身○四○支○
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淳○巧○不○生○機○故○
強○果○於○戰○耕○名○城○堅○要○畧○詳○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錯○加○以○土○息○健○馬○
便○於○馳○驅○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
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庸○則○精○甲○銳○
卒○利○刀○長○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靡○鋒○鏑○出○表○裏○吾○何○以○禦○
之○是○天○下○一○支○兵○大○矣○河○東○盟○津○濟○臺○大○梁○鉅○城○東○平○孟○諸○卒○兵○以○塞○
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備○強○固○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
杜撰川文集 戰論一 六

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
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絕○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而○北○戎○夷○大○
屯○赫○呼○腥○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闕○於○是○盡○削○吳○越○荆○楚○之○銳○
以○啖○兵○成○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
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
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殷○閔○大○臣○偷○處○禁○逸○
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
雖○然○盜○發○則○疾○敵○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
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換○千○夫○之○名○大○將○小○裨○保○其○餘○

○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訖○公
○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
○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外○戎○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
○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利○邦○而○去○迎○視○刀○鋸○菜
○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畔○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三○也○夫○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鼓○然○將○鼓○一○則
○曰○必○為○假○月○一○則○曰○必○為○魚○腹○三○軍○第○夫○環○旋○翔○伴○恍○然○之○間○虜○騎○來
○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
○嚴○約○以○律○下○常○開○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五
○杜○樊○川○人○集
○我○論○二

敗○不○去○也○夫○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子○思○其
○人○休○息○未○幾○而○無○趙○甚○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先○驚○止
○不○暇○復○馬○能○加○威○於○反○虜○我○今○者○欲○調○待○干○戈○漸○掃○垢○污○以○為○萬○世
○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詢○發
○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詢○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藉○靡○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
○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為○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垂○也
○為○端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因○大○臣○劫○賊○二○千○后○國○家○不○議○誅○通○東○兵○自○守○反○修
大○層○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惠○福○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裁○干○戈○朽○鉄○鉞○鈍○舍○和○混○貨○賄○育○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其○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薦○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善○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塞○頓○傾○而○後○為○之○交○計○乎○且○天○下○豈
○里○列○郡○幾○所○而○自○何○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鐵○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
○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虞○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背
○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強○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
○杜○樊○川○文○集
○守○論○一

位○美○爵○高○其○賜○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拳○握○虎○狼○而○不○勞○其○心○則
○愈○氣○不○萌○此○大○層○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
○快○也○愚○曰○大○層○貞○元○之○開○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百○平
○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淵○絕○大○言○自○樹○一○家○破○削○於○角○為
○算○奮○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
○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子○頒○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
○益○強○虜○益○甚○修○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冠○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遂○有○淫○名○越○牆○或○帝○或○王○盟○詎○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他○其
○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濁○軒○霄
○欲○相○攻○者○選○選○而○是○運○遣○孝○武○腎○肝○不○忘○前○英○後○傑○久○思○朝○議○故○能○大

者誅鋤小者惠來不款周秦之郊幾為犯境我大抵生人油然多欲
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
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石塞
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
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成之
我

指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矜張之氣萬端訓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
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
六衛高養武臣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米穀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或有不率方二三百里為寇土數十萬人為寇兵變夷戎狄漢諸
四作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恭教消削軍車一符將命
四走真不信順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發有朱
批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金功賞勞出於
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乙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四府
梓潼文集 卷十六 衛一

稱微初未一時治武騎人自失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此言
將府似散田畝力解勢破人自愛難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
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微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
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驕暴交棒豈暇與略雖有蚩尤為師帥
亦無能為數也自貞觀至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我臣兵伍未始逆暴
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真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華
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華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
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我臣兵伍端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
遠走蜀絲終萬里事五強寇雲與丹土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是大中
乾成燕編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絲

此觀之○我○臣○兵○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居○內○則○集○車○馬○鈴○鍵○使○外○不○叛○內○不○集○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頭○領○無○系○拘○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獎○復○為○甚○也○人○皆○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禮○道○無○懷○慨○感○聚○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改○者○則○抗○刑○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達○已○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其○口○缺○委○於○邪○倖○縣○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兩○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受○割○生○人○舉○市○天○下○是○以○天○下○每○兵○亂○滿○溢○齊○人○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摧○抑○不○下○召○來○災○殄○破○及○牛○馬○災○杜○樊○川○文○集○原○十○六○衛○二

子○曰○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移○文○武○是○革○受○錢○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害○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昔○誰○設○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府○兵○之○法○為○有○唐○第○一○良○制○而○此○文○能○發○之○無○愧○憲○章○之○功○矣○葛○瑞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羊。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其切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匪。擊取於夷狄。豈計其所錄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錄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家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主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亮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激而不曉也。亮天子子也。為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支王子也。周公文王杜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書一

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往後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滅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區。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也。諸侯之子孫。以公子之子。孫公孫。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孫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康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閭氏生令尹子文。

後有開平閣果閣懷○昭王通國為氏孫為費孫叔敬遂啟
後漢○居人主屈○漢書○王通○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
後○其祖先於武王時其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也
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孤氏中行氏
范氏荀氏羊舌氏樂氏祁氏祁氏其先皆武公之勤勞臣也○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
信陵○皆王子王孫也○蘇洵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立於
國○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齊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
彈論○聖賢才傑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
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九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則名
杜樊川文集
上宣州高大夫書二

者○部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
止○未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諸河南共
推武后○後突厥入塞先曾戰死後為宰相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
以位與武后○安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出蕃疆感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
應○猛士詔賜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而征兵不
食○萬秋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來之亦進士也
年八十為相○致四王手授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
涼州○僅十五年北郭突厥而北吐蕃割地一萬里撤兵三十萬武士惕
息○不敢移居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以佐玄

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
魏公乎○魏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
天下幾無一人之狀○宋開府環亦進士也與魏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
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後步誅韋氏立唐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恩於
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已
弟賢○唐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
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固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
牛僧孺○馬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請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
三八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
杜樊川文集
上宣州高大夫書三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
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階此蜀六
叛○與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然視朝廷希為強弱而施其所為司
空始相憲宗履懷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飲百職○於有司命鄭度使
出於朝廷○不無兵士無事憲宗始信之自為滑州元九三月無事
使大將軍○拔取沉滯各還其官州取李勉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元和中○皆十餘年選其官州取李勉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伯○諸者亦皆富貴用也
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蕭察刺賊於洛陽脇下招來
山○貨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致周誅師道河
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興之存亡安危

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言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識之。傳說命禹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設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而藻觀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宋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鮮彩道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使使前五六十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望望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庶幾無殊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梓集川文集 上宜州高大夫書 四

章不覺發憤。略言大略。于願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唐世選人無制。請託公行。此言使子弟不得與科第。亦是倚托。以太過耳。此書反復二千餘言。指陳今昔。議絕正大。其文變化錯綜。其可方物。真化氣勢為神妙者。日讀數遍。筆致當不窮矣。 第端胡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剽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剽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命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剽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鋒。今之一卒之吏。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闐闐。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成。以臨衝鉤援。杜集川文集 上周相公書 一

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執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我狄乘其過。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逞。昨者誅討党羌。微開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而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

短長得失。故曰。竭天下。不能滅。模倣之。虞。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田桑園。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雖為三編。無敢欺上。以偷閑。覽少希。繼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方今注意儒將。替撫之任。皆非武人崛起而得之。讀此可以自興矣。

此為氣格似昌黎。若端詞。

杜樊川文集

上同相公書二

五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空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謀賊三千。里料甲一百。雖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雖而不發。約在于孫。血戰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德泰之獎。天下銷耗。燕趙趙伏。用齊。下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丰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聞。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兵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清臺。為尚書。守路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

杜樊川文集

上澤潞劉司徒書一

六

躍乎。雖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其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然。前顧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因天子者。老幼良民。使叛。街屏交頸。各婦千里。不肯不親。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肥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而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汲水。東紫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無如。機便多。其盡攻必巧。我表負能使萬人。樂或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軍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始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

待祿仕入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運。幸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嫌。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其中。喧請令然而廢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三。齊見利而動。今者安。安。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罕男子。婦人桑老。者養孤者。施上下一切。固有能事。豈乎政。政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半諸侯之賄。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

上澤臨劉司徒書二

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及。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忘之。自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猶大唐太尉房公。忍死素止。伐遠此二。皆當時忠義。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日祝將軍威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去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育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族。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已。幾千里。燕趙魏齊。蔡吳。蜀。同。於。悲。手足相急。陳。刺。死。帳。下。死。圓。忠死。伏。劍。死。新死。絞死。大者三歲。小者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

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為天之牧。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職。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恐再拜。立意。務卑。但。薄。賜。與。淮南王書。葛端。開。

杜襲別文集 上澤臨劉司徒書三

○ 與人論誅書

杜牧

某疎愚急情不徹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
疎諍之道遐邇其人紙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累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
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詭妄指射醜惡足以激
怒夫以詭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辱以下干上是以致殺人者殺人
愈多諫改過者改過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
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起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辭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

林樂川文集

與人論練者一

—

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固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必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固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顧矣。上不悅。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天寶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出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幸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

日有耀山迴語親偉曰叩頭者之言未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

早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引曲釋憂、壘繹繹、使其樂去興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亮報上披閣下諫、張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進客廬一賭、閣下諫草明白、辭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忤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止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免胥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忤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果承閣下之厚愛、與抗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

與人論誅者二

2.

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
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
地。日出月入。皆可埽溷。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董
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
焉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忭喜慰二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
此。尤無固面。鑽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明允諫論。亦是此意。文之體勢。上似脫胎於樊川。葛洪切。

上知已文謹啓

杜牧

其效。其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故謹言。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得。就紀敘之。故作燕侍錄。注年帛。代之。道。未基得。所故作罪言。自難難以來。卒伍庸役。業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慶士之名。即古之巢。繇。伊。呂。輩。近者。造造。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慶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虛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者。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開。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封。當以未。上知已啓一

上知已啓一

既歸其間。及畫髮。壯。莫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而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蹟。尊嚴之罪。亦何所恥。伏希少假誅責。士。以。幸甚。

似序似贊。詳於叙已。而略於譽人。長公所謂大而誇夸。達者信之也。葛端詞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賊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及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或即閱理。遂。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頭頭爲無所忘。素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鄉間。常恨想其人。諷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錄亦少解。我意。其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恨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後。盡。知。上知已啓一

上知已啓一

上知已啓一

上知已啓一

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後。就。謝。推。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固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感。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過。道。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盡。盡。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搖。陣。馬。不。足。爲。其。勇。也。无。棺。象。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美。國。陽。發。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鵲。吐。鵲。柳。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美。詭。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慙。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係。振。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哇。還。開。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故矣○世皆曰使質且未○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有死○後九十五季○京兆杜某為其序○文至曲折○除惜雲煙一段○實開後來序文○油調○故特綴數言以示○戒焉○葛端胡

蘇東川文集

李賀敬詩集序二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後○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孫子○誠禁罪人○皆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殲其城郭○繫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皆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利用力少者○木索○皆也○大而難○利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其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孫○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孫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事孫問冉有曰○子於我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通聞○其兵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今為二道○曰文曰武○雖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既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廉暴異人○人不比數焉○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魯齊侯伏○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國耿弇○虞翻○張顓○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蘇恭○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

勸○行○倫○邪○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按○今○奇○機○
長○遠○泉○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疾○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
耳○豈○可○知○其○所○縣○來○哉○牧○幼○穉○禮○至○於○四○郊○多○亞○卿○大○夫○之○辱○也○謂○其○
書○其○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監○起○圍○二○三○千○里○係○戰○將○相○族○誅○刺○史○及○其○
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馬○勢○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
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無○不○為○辱○非○
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事○非○成○業○而○當○知○牧○自○此○謂○何○所○讀○禮○真○是○人○
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
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縣○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
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

林樂川文集 注孫子序二

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修○其○事○苟○有○賊○滅○真○
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
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
有○成○者○有○敗○者○勤○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核○當○猶○印○圖○摹○刻○一○
不○差○誤○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
武帝○削○其○繁○刺○萃○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白○為○序○因○注○解○之○曰○
吾○讀○兵○書○幾○矣○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
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趙○境○達○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脫○取○其○說○自○成○一○
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蓋○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

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費○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
後○之○人○有○讀○武○書○子○解○者○固○而○學○之○猶○盤○之○走○丸○九○之○走○壁○橫○斜○圓○直○
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席○席○之○
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謀○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
也○故○焉○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若○子○曰○切○居○其○位○可○也○
興○川○本○長○於○謀○論○故○其○文○字○多○專○談○兵○戰○之○事○若○端○朝○

林樂川文集 注孫子序三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惡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詢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範圍天地。之道。使指制有方。地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處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治治而得。若如此。則等荀未至。是而處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其敢用此贈行。贈行也。却說得如此。可畏。今日山人盛行公卿之門。必曳其裾。果能

蘇軾文集

送薛處士序一

潛山隱市。固已難之矣。視此。得不却走耶。葛瑞訓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杜牧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純。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得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以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工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無有不公者。以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雖運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事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進之甚易。身處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飢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以得百錢。尺帛。囊而取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情之。能辭明敏。而知所擇。舉用文集

蘇軾文集

送盧秀才赴舉序一

三十

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他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而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可矣。

葛健可誦。葛瑞訓

○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霽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
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
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北者百數十處有西原東京西原有天于公卿士人哇居而京間皆億
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
派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除約束弟雲為家後馬
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拾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劉通士傳

韓華文集

盧秀才墓誌一

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換掃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九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閱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
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薦九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顧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
易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惟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剽利與不利其所來縣明
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親開成四年客進代州南題其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盡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間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
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日葬於城南其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諱刺史祖顯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材節

薦生於公卿間開生之先與之因誌其墓
生之文字功績都無可紀此誌只形容立志慷慨之意俾後可事動
人矜惜良不寐寔耳焉此誌

韓華文集

盧秀才墓誌二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後與書坑而焚之曰後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以置之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遂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解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計其說耗天下筋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記

梓潼川文集

書孔子廟碑陰一

二

為梁國者以簡肺腑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波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後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僕不生夫子終紼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辟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

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生人己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湯湯洋洋信筆所至凌空執格是真奇絕之作○黃端訓

杜英川文集

書孔子廟碑陰二

三

○罪言

杜 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虎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為重九土，一曰冀州，所以其分太。太雖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吟多。封力重，許可能早，若自魏晉已下，亂浮義，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蓋平韓人，益脆弱，唯山東故五種木，兵化不能滿，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情強，不循理，莫其必破。破雖已破，其真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懷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蚩尤今自後帝王，多居其地，且尚其俗，都之耶。自周(旁)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卒說。

杜 牧 川 大 集

單 言 一

六

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秦復得趙，因拾其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崩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始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寇胡，至於高齊，策蕩宇大取。得隋文固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宋為霸，魏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不可為霸，霸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半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郭，自前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迎，燕吐蕃義無有敢進者。國家固之，吐河脩障，成塞其術，漢齊梁陳被其賊，流國亦為寇，以東。

拓表以表，撐囊混，頤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安，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卒，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違奉武，泝水一內，不改不樂，自罕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劑更華，固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其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難哉，今日天子聖明，越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

氣結從過秦論得來，若此調。

杜 牧 川 大 集

單 言 二

六

燕將錄

社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陣白狼口。山名。與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成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財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國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恥其不克，乃一其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杜樂川文集 燕將錄一

能不屈於天下乎？既而且怒，於是任智盡策，仗猛將，練精兵，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歷境，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責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責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秦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恭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為忠歸燕謀欲殺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成

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燕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燕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洛牧虛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安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燕人將燕責

杜樂川文集

燕將錄二

恩於趙，收忠於上，而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深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後，噤於天下耳。惟君與忠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鈎。』濟乃自將士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原、二縣，為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忠河陽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原、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此搏天子，符箴向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去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開守蜀，援道倒，開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卒卒三萬數月，見羣衆鉅橫，大江無石頭。

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四季安守。絕慮。從史守。皆天下之
精甲。駕趙為騎。鼎主相視。可為強矣。越史統。堅五十里。萬我。自獲身。
如大醉。忽在。車。季。安。或。積。杆。未。收。家。為。逐。客。蔡。人。故。重。葉。之。甲。圓。三。
石。之。弦。持。九。尺。之。月。實。箭。施。後。平。如。博。獨。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
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賊。人。趁。地。數。千。里。倚。海。痛。
泰山。望。大。河。精。甲。數。億。餘。其。既。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澤。地。名。邪。西。首。
罕。拉。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益。上。帝。神。兵。下。未。謀。之。耳。
今天子。巨。謀。賊。計。必。平。章。於。大。臣。猶。然。從。未。嘗。載。里。排。何。類。玩。之。臣。
顏。溫。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宜。須。史。忌。於。天。下。哉。今。國。兵。疑。疑。
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敗。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盛。將。錄。三。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王曾為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擢知制誥，值益利饑，為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昊反，為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令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政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

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

琦范不喜同知此

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辭未

幾還舊職屯涇州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為韓范元

昊既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

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又陳救弊八事

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

用群小不便仲淹弼繼罷琦為辦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洛水

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同平章

事東本傳

韓忠獻王三

事帝既速失三王久疾不御殿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何不早

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英宗嗣位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

措或改常度遇官官尤少恩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琦即日出

○四○皆○時○權○在○中○書○○政○○可○行○○耳○

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責以罪即日押行安置斬

州他日又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

稱辭之孝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

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

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數請益堅判相州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

初言絳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

河決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亟言之辨

論愈切竟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

即從之六年遷判相州府事時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

東本傳

韓忠獻王三

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更免役置市易

務以聚財歛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若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

七百里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

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

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

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

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在魏都久遼使每移牒必書名曰
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親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
外國如此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
之故得人為多王安石盛有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陸辭神宗謀
相安石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子忠
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
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四

忠彥及曾孫肖肖有傳孫浩在忠義傳

重刻安陽集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有
所託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為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
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託而
水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略
而夏虜寒心膽定策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
其大集顧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為家傳者十卷別
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牋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
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據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
幾易梓梓卿張公士隆復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
韓忠獻王安陽集序 曾大有序一

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故公命屬予引其首簡竊不察其大以
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月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
言哉至其自謂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
則公之志在茲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
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既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
業鳴於河汾追媲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迺於海
內讀其書論其世尚交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安陽
者忠獻公也而張公其里人也其集之傳蓋有所自云
正德九年甲戌夏三月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孫存魯大布書

韓忠獻王安陽集選目次

葛 嘉靖調市 評輯 弟葛 勝發調市同輯

吳郡 葛 編端調市

集序

曾大有一首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泰園記

定州閑古堂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目次一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應祥題名記

新建晉太尉綏公廟記

重修五代祖塋記

序

諫垣存案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三朝聖政錄序

五賢贊序

錄附被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經解

無交不如已解

書

與范文正公論師畧行狀書

記文

北嶽謝雨文

墓誌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目次二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五兄著作墓誌銘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簡較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吏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安陽集目 畢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
於何代、今廟在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
載、履遺之、故非實於圖志、人或不知、故之所在、馬於禮祀、莫大於天
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祭、然後秩而
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
嶽然、而石、屹然而谷、聚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餘、推嶽之形也、修、霖、陰
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仰其形、而易
之也、嶽於是、政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一

韓忠獻王安陽集
廟而像之以發民之耳目、致其敬奉之心、使達禍而福、雖文、其
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其
撫有天下、則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記后土、
廣絕之禮、無所不講、雖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其威
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
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官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若於定今
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祀以漏、功大費廣、久為不
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邊、豆、洗
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頤、簪、環、縣之閒、退而安然、固以為恆、惟神清
禮、其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具獲鎮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木

完也、縣市材弗給、役徒弗克、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
擾、會介詔、改鄉民之禮、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蓋兵燹工、責成於邑
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
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獎、頌、朽
桡、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棄、於神而神益以
尊、彩繪塗堅、固不精、極宜神之、喜、勝、樂、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
訖、功、來、告、條、屑、請、以、斯、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東、之、為、政、也、有、善、惡
焉、神、之、為、監、也、有、福、禍、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
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福、禍、而、已、謹、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二

是左國文字、所宋人習氣、有補訓

○定州新建州學記

韓琦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孰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卿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臣臣民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夫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蓋究元本。思遠二代之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予在從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新建州學記一

風。就自崇節。莫有以制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此邊。承詔者。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廢焉。又四年。其恭命。亦。以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固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心。故日。其。至是。室於垣。廟。垣。壞。盡。絲。闕。以。內。鞠。為。污。渠。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震。穿。散。世。落。風。雨。升。降。為。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傳。土。木。之。役。退。而。嘆。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安。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侯。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

均。改。作。九。百。餘。身。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隨。不。修。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匠。生。生。之。具。無。不。備。之。教。其。功。實。復。倍。廟。焉。又。再。逾。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宰。醢。素。饌。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然。後。議。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毋。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霸。諸。侯。是。為。臨。臨。不。知。其。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味。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克。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卿。縣。守。長。百。執。事。皆。韓。忠。獻。王。安。陽。集。定。州。新。建。州。學。記。二。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新建州學記二

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以。高。拱。而。無。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解。其。孝。鄉。黨。推。其。睦。朋。友。舉。其。忠。信。舉。天。知。命。守。政。善。道。而。已。若。其。破。辟。經。史。倚。撫。聲。病。專。以。家。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述。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其。氣。瀾。博。故。無。事。閒。探。掘。古。篇。端。刻。

○定州叔恭園記

韓
珩

天下郡縣無遠邇大小但署之外必有固也臺榭遊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徒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耳滿歲則去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德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早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目是錯一日之澤于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

武州聚春園記一

天寶失御。盜據戎猶。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有餘年。至代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育。不有時序觀。將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潛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先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偏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造新意。固有漏缺。又治長堤。墜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勝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體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後者之用心焉。好議論。必得人情。真太平宰相語。端。

○○○定州聞古堂記

34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雖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熾鎮定四路、悉用儒帥、然未遑安撫、使而定以不肯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獲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述古名臣之執綱、以自策厲、且慮其詞性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固有懷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閭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鉞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

國朝文獻通考

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企遠。惟
 什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務看觴
 競。器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
 其少進也。則雅吏文之擾懷。邊奇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極
 中坐哺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
 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
 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傷身。享富貴。而唐漢家宗。其餘風遺
 烈。可以被於後。常傳於簡策。邀於萬世。而凜然如存。成有聲。慕之意。不
 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然哉。為萬民將有益於
 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與。嗟。遂娛賞而已乎。凌雲之階。與我同志。必愛

尚而增井之。元夫致地。巧慢之患。共謹記。
大節作。用人。其自道。處必。規。模。宏。遠。律。津。可。樂。此。文。可。想。見。為。編。詞。

卷之五 古陽集

定州開古堂記二

○并州新修廟學記

韓琦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禮。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也。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廢。固。無。負。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陽。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好。大。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哉。後。之。守。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邵。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以。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韓。忠。獻。王。安。陽。集。并。州。新。修。廟。學。記。一。

平偽劉一天下。懷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州。宣符。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此。代。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成。之。東南隅。體陋而別。僅有祠所。景祐中。原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賚。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錫。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寔。廣。至。巧。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廢。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編。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清。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元。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獲。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貢。民。廟。北。也。今。

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鈴轄張保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現後
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既然而推時空嚴然而尊顧氏以降諸弟
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拉堂廡之間煥然大備
復從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而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
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坐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必俾稱
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連塗添丹履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
者夫廟學之新其於治之道竊有志遠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
乎今飾公齋奉公書潔公食日校經目課文味其教者苟曰此欲吾
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宜
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未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錄其未則不待

韓忠獻王安陽集

并州新修廟學記二

施其本故絲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
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久而習道
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與矣廢吾學者其
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絲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
臣心陶唐乎其居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日記
今之學宮能教人作藝取進士科以為賢矣安所望其講學習道哉
此文後幅可味也 葛端綱

○ 相州新修園池記

韓琦

相於河朔為近藩而地括形勝西走鎮定之衝也師績數與邊鎮相左
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
廡間敗壞堆積其可詳聞郡署有後園北通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
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較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
苑之園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汶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遺
回環而上如環設然故以抱環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跡予
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開牙城
而北之三分苑園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而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孫
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緣是園之南北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相州新修園池記一

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查錦堂之東為建
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
宜廣臺藝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親水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柱
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栢
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
接踵來遊吾園或過樂而留或擇勝而饌嗟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
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
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節而來故鄉得古人衣襟畫遊
之美而不知吾竊志禁卒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堂者
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迤邐南北爭奇角秀不可殫盡朝哉

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間官寺。似藍簪。與夫花柳。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為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廢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足舉也。豈無益之為哉。故直書大藥。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儒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華之廣之。必有能排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相州新修園記二

十四

○定州歷弊題名記

韓琦

郡縣守長。有記於歷事之弊。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弊記非古也。善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謂存焉。其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遵法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鎮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鎮定保。保州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皆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勵。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奉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園劉韓忠獻王安陽集。定州歷弊題名記一。

以來為州者之次序。所刻石以傳焉。而吏曹征於武事。不以同為。以壞以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善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亦固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述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鏡其名氏。揭諸廳墀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戒也。可不謹乎。某謹記。詞高簡拔。俗。葛端胡。

新修晉太尉公廟記

韓琦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適大變臨大節。心無所主。為禍所動。以爲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而面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又有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僭尊。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相以兵犯衆。與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戰而死。公之知義明。今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傳於後世。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

韓忠獻王安陽集

新修晉太尉公廟記

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馬前之為邑者。不知其始。蓋公之孫。循不違。處於大家。今公孫君琳。至則有祠。祠下。親其簡收之。生祠而曰。茲不祗之大者也。亞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今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惟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祀。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一郡而推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鄆邦。願志未竟。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同。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改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渾是浩然之氣。韓琦

重修五代祖塋城記

韓琦

唐鎮其溪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又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崇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景賊犯關。傳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今鄰道兵入關。遣討。開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銘。始嗣父位。府事一悉於庶子。以義結鄰帥。內尊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融。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莫與韓忠獻王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城記一。

韓忠獻王安陽集

重修五代祖塋城記一

州博野縣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一月。日復附塋於先塋。夫人崔氏。律州司馬泰之長女。婦道子訓。為世法。終於大慶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附於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諱鎮。鎮與溪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筆史馬。或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瓊龍藝苑多。感德好將銀筆述。辭堪與雪兒歌。一語盡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其壯夢瑣言。次諱昌。諱真。真定府鼓城公。琦之馬祖也。為政有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瑒。廣晉府水滸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蘇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表。葬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

以○纂○行○狀○及○後○官○告○辭○冠○作○昔○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汝○
孝○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聖○是○必○降○殃○以○懲○不○
孝○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聖○是○必○降○殃○以○懲○不○
珍○重○家○牒○還○原○先○世○仁○人○之○用○心○必○自○此○始○矣○葛○端○明

新志卷五 家陽集

韓氏家集序二

三朝聖政錄序

大○監○之○無○憾○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
天○之○君○皆○稱○繼○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罔○予○之○詩○寧○一○
之○歌○雖○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興○規○萬○世○之○策○海○內○
休○息○不○觀○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貽○
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總○以○承○時○用○免○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為○邦○之○基○則○
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行○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也○
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記○
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碩○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
也○皇○帝○陛○下○天○授○仁○結○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也○
韓○氏○家○集○序○二
三朝聖政錄序一

復○祖○宗○之○成○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繁○以○萬○機○之○變○則○治○而○難○守○也○
之○衆○以○一○事○之○明○則○往○之○遠○廣○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則○見○於○前○者○
而○次○之○為○二○十○門○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又○自○為○之○贊○以○申○諷○諭○
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於○上○何○則○已○之○所○奉○者○傳○而○心○之○
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
上○受○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功○
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
文○之○氣○格○極○似○符○宗○諸○傳○序○葛○端○明

○ 五賢贊序

韓琦

余既新夫子之官。乃繪諸弟子及右氏而下。釋雖諸儒。於東西序。又同
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群道人自園庠。得前人所謂孔子弟子
登釋經諸儒之賢。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賢焉。諸生欲其遠。備也。此
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遂為而不取。讓。既而笑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
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遠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許而
賴為言之。世且淡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先齊之德。而塗巷
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曲折有韻。尚端加。

韓琦集

五賢贊序一

○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韓琦

所聞家集。見其定主簿張度所撰四代祖鼓城府君墓誌。知曾祖公
於晉天福中。為府君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
天下以兵相賊。賊常趙並邊。渡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鼓城府
擇葬焉。墓不能及。應祀既遠。遂忘所在。琦自歷祿仕。深惟祖考塋域之
重。極意崇葺。而金府君之墓。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近今。百有餘年。
尚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第一可識。茲志未遠。不其
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軍行服歸。道過都。請見。問其
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則北馬。則曰。所居之鄰村也。遂以府君墳墓之
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雖然。里人至今呼為韓公
墓。乃達男忠彥。與指使役直李延慶。同往視之。且使祭而告之。
隨視銘。則無以取。晨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開於邑。至今。今自
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觀者數千人。總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在
焉。門頗朽缺。自外窺之。墟中一時安然。無所動。壁之丹腹。尚存新塗。繪
者。忠彥即出誌石。示於衆。皆驚呼。嗟異。今尉閱其文。亦相與歎。嗟為忠
彥。頌。亟具墨。繼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墳旁地。終以低。樹
以松栢。得嗣宗之甥彭昂者。主守之。噫。祖先之墓。有餘年矣。世已忘
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遠內外完固。無少犯者。實吾先積慶之。哉。而與
世。繼嗣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刪。畧處。蓋曾祖公削其煩也。
韓琦集

○ 碑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遇吾勤而不肖者亦當

○ 吾勤而自勉也
○ 墳此大德人永源木本之思 葛 蘇 樹

○ 碑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遇吾勤而不肖者亦當

○ 吾勤而自勉也
○ 墳此大德人永源木本之思 葛 蘇 樹

○ 錄載五代祖康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 韓 所

○ 韓之五代祖康子而上世葬於博野縣吾鄉之北原康子生祠即與
○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漢之子孫奔吏薄官故於康子之墓省
○ 視不能及天監中三元司封任庫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
○ 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遇遂且叙宗族慶曆八年時知定州而可之
○ 子并亦來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行
○ 康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時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村
○ 封樹且念康子之塋雖年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今故夫國子特
○ 子劉觀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并嘗補葬舊塋得二墓文

○ 韓康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 韓康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 一碑文概并以墳園未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得康子之墳而
○ 春遣男忠彦走墓吾以詳辨之一墳廢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
○ 若神威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康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墳及曉得其誌
○ 石視之果然衆大驚異而康子塋嘗為暴水所浸內甚沮洳遠達祖諸
○ 塋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其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城記愈時以區區奉
○ 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歟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
○ 勤至於慎月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
○ 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康子與其二弟誌文附於家集以永其
○ 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韓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
○ 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 叙康康陳有法 葛 蘇 樹

○○○無友不如己解

雜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道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於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優於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交。而可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則。不。出。韓愈獻主安陽集。無友不如己解一

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人。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問。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願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教人之意乎。不如己。只在心術上辨。最是時解。將此。即自作一項。不知人。惟心有主。而後能有所是非。去取。於人。不然。則忠信之主。又何指耶。觀此。可悟。焉。端。調。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雜

某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於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聞尹氏姓子。辨列則皆其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限。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其。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其後何言。其又。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公。今所撰書。若不先錄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訛。存以實。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度。不獨感於今世。且感於後世。是豈公許。我。之意。果不可朽耶。耶。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耶。嗚呼。師。魯。有。知。韓愈獻主安陽集。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一

才生不得盡。而臨。論。非其罪。而。又。為平生相知者。所。以。必。不。誤。於。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之。必。不。從。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其。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氣。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或。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濟。必。已。離。安。陸。顧。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遂。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與。推。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時。有。所。公。之。名。德。蓋。重。於。世。矣。幸。甚。幸。甚。○責。人。之。文。理。嚴。而。詞。恕。不。失。忠。厚。之。意。端。

韓琦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昨脩奉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葬馬楫柳之制。降等安神之次。郊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令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高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堯始仕。孟氏名在朝。時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則奉天。逆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遣。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綴。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其旨。韓忠獻王安陽集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一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一

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誨。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事。上奉仁壽。下睦宗族。內外無間。言仁壽憂而禮之相待之意。猶疑然。夫人生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秘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髫髻時。夫人或咎之。仁壽必奔趨保救。怒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侍膳。羞奉顏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目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藥。未嘗委人。禱神訪醫。卒不獲驗。終於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公朝暨終。二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太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瑑徽懿。著於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終哀號。

為之銘曰。衣萊若天。予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以群兮。反喪余親。使
余生不得盡與榮兮。余豈榮乎。鼎尚親。壽之少。始兮。敢謂天之不仁。
惟勛勞之恩。同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改。
誌文有體。銘詞深折。葛端調。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大師第五子諱璠字子微。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
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拜判推官。州同
判官。又為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後
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雋氣。
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泚絕外慮。雅左右贊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
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為文敏速。初。善不甚經心。及成詞。壯
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成
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隔穿之險。有時意樂。閑放。與朋友相過。從
籍忠獻王奏陽集。五兄著作墓誌銘一
笑。杯酒間。或適句。與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戶。以墳典自環。
雖在寢食。未嘗松。其真率如此。當官治薄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
以明辭。稱然志氣。急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賴曲意。求荐舉。為大恥。
故久滯賓幕。兄亦奇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同封兄與
兄相繼而亡。惟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
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所故
里。以兄送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天生雋奇。當有
所施。才俊宜薄。惟世孔悲。凌奪之壽。天豈無知。慶有餘者。嗣人是宜。
雅盡葛端調。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伯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都邑庶幾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郎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應河南府戶曹參軍即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敘燕息成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以而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一

存之召我克紹周祚動遵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公在事也上諭時政指目時人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論貶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諫有素義無師友以請北廷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鄆州商稅歐陽公永祚移書諫誅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遂戰陷虜天子乃令文隆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范公宗愈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過防期以歲月卒之使還而賊寇寇鎮戎軍都將劉繼宗與之為賊所敗

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與兵於朝廷乃重攻守二策余與公詣朝奏之在上既擇詔以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寇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沿原之山外旋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待汪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州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赴鎮或來至賊引太夏公奏公為專使通判慶州又改秦州遣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江原乘筭師懷敏復軍之沒傷夷城缺千緡百漏公夙夜撫弄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王靜邊寨主劉范謀遣其屬官者作佐即董士廉與范范在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二

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緣黃石河路來援雖近水亦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七師坐耗糧不勝計以與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遣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陳餗范等替後如物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范范不肯至乃命元亨寨主張忠代范范遂不受伐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范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此奏本道沮范等功朝廷幸得范等罪徙公慶州而水洛為會慶師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終丹遣使報而元昊始河決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涇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與公永叙軍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難責而公方物

上通達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時
欲因事斥逐之士。庶者即詣闕上書。以水保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還
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污公。有部將孫用者。出於軍
較。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貪不能償。公與秋公惜其才。乃分假公使錢。
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於官。遂按問而錢先以輸官矣。坐此。公宗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平。對賓客
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
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則外和。凡事有小小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
見顏貌。及臨大節。斯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謀
勳。愛士。雖悍夫。死列。皆降意容接。故人。顧盡其力。所至郡邑。修政修
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三

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尚淺俗。公以大
敵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我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
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三代之者。公之功為
最多。初朝廷之將用公策也。命葛懷敏出師延道。勤兵經右。間攻賊積
聚。招懷種族。奔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未服。則久而
易制。公曰。是行也不志。將卒無勇。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謀。懷敏行
督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公大夫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
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遂上免喪氣。奪百計。避脫。難以富
貴。誘之猶悍。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從然忘身。以為國家

者。天下不知有此人。嗚呼。以公大武之才。華華然震天下。如是。曾
不得一得。而獲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羅罟。毀遂終。此
則當世有道之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鑒。
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天下以細民之枉。必於而獲。辨
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
三年。間時。凌顯官。慶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推可量哉。奈何。予天不
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虎丘縣君。
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於世。
中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詩。冰未仕。並先公而卒。沂。俗性淳
茂。動。誼門弟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
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四

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適。趙氏。次適
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叔尚名
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所村舉公夫人之喪。哭於維氏縣其
鄉之某原。送吉卜。九。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
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
其遺序。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於
墓曰。嗚呼。自古聖人。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貴以忠義。此天
之性。位不大顯。遭諫而跌。且不壽。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尚一歸於默定。味者不思而妄求。後自奔於邪。故公臨禍福生死
而曾不少變。方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石赫然。日月之光。萬古

而增聲。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宜嗣人之家。慶
公文多爾。渾朴直。獨此篇微詞曲。敢慷慨悲烈。十分用意。可謂不負
死友。葛端詞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并序 韓琦
公諱侑。字有可。祖光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真
祖錕。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權補開封府
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徒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
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文名。公為少子。獨倜儻
任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動。閱父書。歷二兄舉
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讀二兄之
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起調者皆擇官家。公
以自便。公獨清補威遠軍判官。冀來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請和。
韓忠獻公。安陽集 孫有可墓誌銘一

公志不就。再調補刑軍事推官。用知已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
決政開封府封丘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領通使。表公知襄邑縣。
駕還。職排。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
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
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潤達。特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
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公歿。無以為槨。其士以
稱服之。所莊即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歲。一哀。其天道之常
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舉。慕皆
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於父兄之刻。子弟必舉。孫氏以為勸。惟恨其
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止。而公二兄之後。今表榮木。原

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知洛州。端介有吏幹。孫皆謹厚。學天。頭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進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成。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率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倚公之為。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不可渝。達也非時。卒悲伯仲。以文發基。試才鄉邑。吏治民熙。壽考于天。用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葉。東而復興。在公本支。在子能孝。卜龜符龜附公。葬忠獻王安陽集。孫有可墓誌銘二。

先聖神考安之。叙論功業實無是取。特文字典款感哀。榮落之感。有足動人者。故存之人。以文傳。附青雲之士。以聲施。後世誰不信哉。葛端調。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河南尹君名朴。字慶厚。所舉之長子也。幼博學。能不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疎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過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於慶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兼受漸積。而至於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厚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得紳草澤上書。以方暮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石不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慶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君。韓愈王安陽集。故河南尹君墓誌銘一。

氏有子矣。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諫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慶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慶厚將選師魯之喪。其後繼人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慶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其矣。故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惟壽惟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夭而傳。嗚呼。慶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於天。惡乎不折。善乎不年。天果主邪。胡為而然。筆勁而致自婉。葛端調。

〇〇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優如將不以常比天下正人即士知公之亡罔不耿耿相痛失依仰其孤亦必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貽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出公門下不廢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志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為漢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同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考諱之行卿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

韓琦墓志銘

歐陽公墓誌銘

三

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諫補南京衛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起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節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漢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終日一覽則能誦已為文下筆出人意外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連崇政殿中書舍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伊文原王公知非常才賜符行制景祐初召試選鎮南軍節度掌書記

館閣較勘時大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道館閣較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閣目成改集賢較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數重以兩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賴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秉忠義適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閒延見振誠容訪上浚開天事問便召諸公詢

韓琦墓志銘

歐陽公墓誌銘

三

究治本長策大議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絕小人始大不喜相終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公親往相視使面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年兵既戢報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滿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戎雖備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遂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奉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遂從以安四年秋北虜寇兵雲州韓吉西討朝廷疑其有構謀遣文

武材臣、家為經書二府請輔公以注、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使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清運、造鎖械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於磁州、一近兵威、惠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誤說、勝相繼罷去、一時選用者皆指之為黨、公旋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黨、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并公為廢宗人、最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驛微言者乘此欲并中公、遂括張氏資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為令內臣監勅、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決、擬勅官與監勅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逾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

韓學獻王安陽集

歐陽公墓誌銘三

四

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在應、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精於書、白剛然、自隱思、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流內臣、以激眾怒、有從人胡宗亮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備資、公與判南曹官對口、恥肯上欣然、令改官、官者楊永德、密奏曰、宗亮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官修撰、勿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將不行、復除新林學士、判太常寺、燕祀嚴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召、都下震恐、而公動必

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短、短以拘人耶、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厚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廢二府、益思報稱、設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辦、或在上前、必區判是非、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司其事、可行、其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遂逐正色折之、其徒无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江宗穆與皇族專權、之臣、者皆贈官改封、洪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中宗以

韓學獻王安陽集

歐陽公墓誌銘四

五

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評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院典兩制、官同議、如制、詔下、眾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懇訴、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眾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諭宗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陳為心、窺伺愈急、令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震助之、公還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開封府事、熙寧元年秋、遣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

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生既申告誠公猶請於上之二分之恩令民止
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
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
公累上章辭旬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遂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
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逾年復申
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
聞公勇退無不驚嘆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
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
一長之得力爲稱荐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奸邪嫉若仇讎立前

韓忠獻王公集

歐陽公墓誌銘五

奮擊不問權貴凌難險被謀遂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爲仁爲友
如尹師魯極堅命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守侍以自給
又表其族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五代
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率不遵景祐
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於衆
莫能及辟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
其功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漢幾千年而唐韓愈
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融相傳莫較高低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多所得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
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義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

務爲除穢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凡其平澤連理者即預奏名初
雖恐繼終結而大抵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通勁自成一家人有
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
受賜既去追思不已除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
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
陳恭公爲相欲塞而胡決河使歸懷服故道公言橫隴也已高仰功大
不可爲未數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
六塔素隄供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
不用公言遂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恨公先識
在特遣八戶竭誠補蓋前漢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韓忠獻王公集 歐陽公墓誌銘六

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
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奏定大議方其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衆患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痊聽斷慈壽預
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車漢明碑人無間言嘗被
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
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
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
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
以校正傳記詠謠人傳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乙千卷
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齊天翰林學士繼之女。繼室楊氏。某賢院學士。諱議大夫。雅之女。今夫人諱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金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英。並光祿寺丞。次崇。大理評事。次祥。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於某地。銘曰。憲公之即。其剛烈烈。獨遠斥奸。義不可折。憲公之文。天賢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諫登。卒藉。而。知。惟。常。之。皆。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故。德。焉。致。及。退。不。吝。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矣。也。胡。為。公。文。在。人。公。逝。在。史。錄。惟。不。窮。亘。千。萬。祀。大。人。物。大。文。亨。不。為。繁。婆。曲。態。自。可。必。傳。誌。墓。文。元。可。八。正。大。書。此。韓忠獻王安陽集 陽公墓誌銘七

是矣

故樞密直學士禮吏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畧神出。勲業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太名。其殲克。大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兒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英。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罔祖烈之益光也。其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式大即。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天道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完。志公。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已。公諱永。字復之。世本鄆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其先於鄆城。故為鄆之鄆城人。曾祖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一

諱立。祖諱鐸。遠唐末。與五代之亂。時潛養德業。以處無間。父諱某。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個。作。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公同赴大名。舉。議。持。有。存。公。公。以。同。郡。張。原。素。有。文。行。即。率。冠。公。上。請。以。眾。為。冠。一。府。欽。嘆。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推。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鄆。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行。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鄆。州。事。端。拱。初。恩。轉。祕。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後。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洙。迎。荐。其。才。推。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諸。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

起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通旬程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鑑事司馬
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較犯法杖之而或有
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較逐客辱之臣恐即
體輕而小人惕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奉齎訴其大較者上始寤公言而
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
順陷成都府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遣命公知成都
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
訪知鹽價素高而庫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起
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二

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雖收
道諸郡除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遠出兵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戢
遂遂剽奪民財公於是悲愴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延而教其過將盡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時汝輩為之今能無自
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介顧就賊公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賊城中兵半既而許軍請
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始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曰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
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難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
歲備乃奏罷決而還報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

有二歲備此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
脅從遽聞其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
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賊數十人請公行
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繼恩之繼恩素而問公曰前日李順脅
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積不能改並以狀聞
顧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官押班
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先務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詔以副
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招討於外再月
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
憂皆起道三年秋西川都巡簡使韓景佑為所部廣武卒劉行誨等
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三

東原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欲無如故舉成受之
賊又據印蜀野趙直公遣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擄方銳不可擊今人所得掠氣驕故過
吾城乃送或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授教及行公
為出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首餘黨盡平眾益
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
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
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賊亂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
萬家餓殍如此若禁禁益嚴則賊而為盜患益甚矣侯秋成敗爾常痛

以法繩之。境內幸以無檢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為。有詔褒其善。改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是非。非。才。其能。緩。手。始。年。果。致。神。衛。大。較。王。均。之。亂。遂。見
獲。益。州。浚。離。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使。延。安。上。以。公。前
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聞。之。時。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
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今。之。下。入。情。無。不。感。惟。蜀。郡。遠。大。治。轉。運。使。黃。觀
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濟。巡。撫。於。蜀。上。還。濟。論。公。曰。
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濟。議。鑄。景。德。大。鐵。錢。於。嘉。印
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監。判
轉。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四

登開檢院中藏。病生於腦。不能中。柳求知。穎州。上以公名。臣有人。臣。兩
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蔭公自。探
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
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
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
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
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秋。滿。昇。民。請。留。運。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平。令
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病。疾。基。上。章。求。分。司
西。京。上。聞。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使。卿。差。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
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

官。仁宗朝。追諡忠宣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印力
學。益。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遠。人。傳。雲。高。節。之。士。與。公
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瘡。者。一。夕。傾。愈。遠。登。第。與。傳。詩。有
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梅。一
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
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而。河。間。人。無。敢。者。
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義。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
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淺。幸。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
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歸。靜。室。焚。香。燕。坐。
聚。書。萬。卷。選。選。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所。罪
錄。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五

以。祥。若。人。時。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二。歲。乃。命。其
濟。主。其。費。而。與。塔。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得
子。侍。長。立。果。以。財。為。訟。塔。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聞。之。以。酒。醉。他
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必。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塔。而。子。與。其。七。皆。注。謝。而。去。服。公。明。斯。前。後。治。益。愛。利。之。政
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罕。之。法。主。其。目
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成。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雖。之。泰。為。永
制。建。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饑。色。者。公。之。賜。也。蜀
風。尚。侈。好。遊。樂。公。送。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

為常法。後人謹而遵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以累其去。當其其
自號華崖子。或為賢曰。華則違。崖不利。物華崖之名。即以表其。及公
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
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苦於於下。
戒勿剪伐。年公在襄陽。立碑。見者。民感德。過輒墮淚。歷千餘載。能
維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與人。物凡所符。
皆方。庶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將。何。之。不。貢。士。者。
就二十年。學校。賴替。公察。卿人。張及李。政。張。在。寺。有。學。行。卿。且。而。照。
遠。近。其。加。禮。廟。神。就。舉。漢。三。人。志。祭。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惟。健。有。氣。骨。稱。其。為。人。當。為。華。賦。公。
韓忠獻王公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六

周翰覽而嘆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於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於陳之私第。
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月。氣。雖。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
偁。子。奉。禮。郎。嘉。祐。中。人。其。為。某。官。銘。曰。大。行。時。朝。洪。河。隔。天。河。山。之
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終。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存。安
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
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氏。父。母。遺。國。棟。梁。有。碑。公。績。日。星。之。光。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華陽治。監。方。畧。通。志。得。宜。可。為。今。日。冠。冕。焉。哉。調。

范文正公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
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
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
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寘府
學。上書凡萬餘言。後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
繇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
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一

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及。初。
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
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
得。俄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
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以進。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
以為宜修洛陽。帝問夷簡。對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

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恥知饒州歐陽修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以書責之三人皆坐貶歷徙越州元昊反夏竦爲陝西經略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蓋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三

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人馬爲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六千繇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慶曆二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手

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漫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使富弼請行邊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徙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妻子衣食僅自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三

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祐字天成方十歲能文章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末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繇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料策及仲淹以纓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幾叟以蔭曆比部員外郎

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歷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竝自內批勿錄三省進擬右相曾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不附已者爾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當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誣以事罷卒年六十七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爲京東轉運使與蘇軾同建募役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四

議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元祐中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歷鄧州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久之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

范文正公集敘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塾士有自京師來者以象人石守道所作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聽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谷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樞密公因公以書緯當時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公孫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孫聖俞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子孫用修

范太史公文集序

蘇軾序一

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爲之序公之功德不待文而顯其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而後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時命之顧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談笑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反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取孫權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使倖其成或者我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推爲執

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而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美辭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和院
州軍州事。蘇軾叙。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序二

范文正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羅端訓而 評輯 弟葛 謝安訓而公訂

集序

蘇子瞻一首

賦

明堂賦

今樂備古樂賦

論

近名論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一

推委臣下論

議

各篇議

贊

楊文公寫真贊

序

皇儲資聖頌序

太清宮九詠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說春秋序

記

桐廬邵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岳陽樓記

邵州建學記

書

奏上時務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制中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二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賡推官書

答趙元吳書

表

謀觀察使第一表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宋歐陽脩元經略掌書記狀

薦李觀并錄進理論序狀

碑

唐狄梁公碑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雜著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四德記

尺牘

與韓魏公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三

范文正公文集目次

○明堂賦

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於己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華。崇百土之大。揭三宮之中央。昭壯嚴於神州。宣英茂於皇靈。顧金玉之寶。反集人神之玉。佳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東宮以尊。陳宇以植。敬太古之藝。明大壯之則。風雨收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予富貴之。况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辟邪馬而西。建殿殿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故以清而潔。故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之明堂。其

明堂賦一

制以重生。神而半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率以三尺之崇。其堂。則度景。影。七。是。等。而。北。之。廣。九。是。等。而。西。東。之。長。堂。并。邑。於。五。室。室。而。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而。明。堂。而。背。北。堂。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微。名。之。在。南。取。威。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關。闔。其。三。十。六。戶。既。建。等。七。十。二。牖。亦。以。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地。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而。弗。備。八。方。象。其。幅。員。九。縣。察。其。前。後。恒。恒。焉。聽。政。之。廟。應。宸。而。周。氣。建。越。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意。國。海。子。決。決。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地。塲。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戒。示。邦。域。之。景。鑑。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最。天。下。之。孝。後。三。之。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

子來。芳經始於神明。通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望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樂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儀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集蚩尤之稱兵。惟念康亨。照天之窮。惟帶年。考禮部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崇萬壽之至仁。浸瀨顯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人若夫以惠天。歲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後於清宮之律。天子乃公諸明堂。聖人大室。以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怠。修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事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三才之德。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二

王全行。羽漸干以南嚮。殺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廟之聲。國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修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耆老以則。操卷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嘉。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登。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燕。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闔。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登。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務。因。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祿。二。儀。乎。皇。皇。咸。即。分。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賦。方。其。廟。也。我。則。取。文。之。

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睇睇以陳。五常之席。奕奕而倫。惟太
室之位。乃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博學維維。玉帛華華。牲
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
於是出齊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贊。酌百拜以表寅。司
儀賓相。樂正攸賓。進俎正之吉。頌畢奠席之粉。固六樂咸在。統其乎列
皇八風相。同和乎大約。下舞上歌。昭德詠仁。非常之祭。收及者萬國。
莫大之孝。儀懷者。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
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
之。分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乎舜門之闕。斯斯乎宣泰之發。帝時
待以而久。求衣以先。行黃紐。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龍為進
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三

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魏魏乃負衣而
立。濟濟焉。祥色而八。大司工其等。哀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
然。應門之外。九采。祭焉。降階之東。諸侯以同。而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
北面。諸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塔木。九夷之
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泰。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
之外。則有朱狼。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掌粥。幽陵。五
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執執旅進。銚銚肆觀。嚮明者益取。諸離。觀光者
受之以晉。居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
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下樂。金聲而玉振。況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
冕絳兮霞集。玉帛兮川歸。威乎王庭之赫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展

之會。眾星咸集。集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著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
梓於上。臣載拜於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易曲而履。益賢
易側而遠。野於以威名。范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神教於方夏。
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世之純故。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
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開闢。諸儒。協議。議者。喋喋。而治天下者。明堂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道。位。引廷。范。然有。道。之。嘆。惻
然。有。中。報。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治。樂。而。興。三。王。豈。崇。禮。而。至。為。明。堂。之
道。不。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義。者。符。意。大
樂。同。天。地。之。和。豈。乾。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五。運。之。云。爾。自。漢
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序。而。取
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四

其序。不。行。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帝。問。是
則。帝。道。不。疏。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
子。居。之。日。惟。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地。靈。繫。之。安。危。
絲。是。惟。克。念。以。作。聖。思。亮。舜。之。序。名。懼。魏。魏。之。弗。逮。迺。致。於。勅。鳴。唯
至。平。之。德。代。思。年。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
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
省。躬。於。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
賢。者。蓋。舉。一。於。卑。陶。乃。連。茹。於。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
幽。陋。之。靡。及。常。咨。命。於。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
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興。平。懼。萬。物。之。或。盛。持

我心於誠。然後見天下。齊於無。和。我無。麗。而。吾何仁之有。於自然。此明堂之通也。蓋無得而稱焉。成國家。與。粹。百。萬。萬。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而。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制。審。廣。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肆。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純博輝穆。不沿。諸家之論。可謂灼見大原。書端。明堂賦五。

十

○今樂猶古樂賦

范仲淹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波。一。吟。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歟。微。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博。於。實。斥。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危。庶。益。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寶。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乾。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唯。前。聖。之。所。餘。春。滿。夏。弦。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倫。倫。之。管。五。絳。范。文。正。公。文。集。今。樂。猶。古。樂。賦。一。

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達。於。前。代。也。木。楊。於。率。土。局。若。我。成。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風。時。叙。命。變。而。不。在。當。年。萬。壽。日。新。教。育。而。何。須。注。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漢。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屆。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同。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或。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十。與。共。並。而。並。異。夫。民。庶。同。樂。則。古。今。何。異。孟。氏。之。旨。得。公。文。而。暢。之。焉。范。四。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愛其身為名。不如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
 之。非全身。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
 加。貴野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
 文王蓋棺。胥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固名而重也。太公直
 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
 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
 君臣愛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仁名三王身之也。躬行五霸假之也。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發
 名。求名。公太集。近名論一。

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行忠孝者。次。
 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賈附勢。反道敗德。欲父執君。惟欲
 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
 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
 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
 哉。

用世之論。第端訓。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天生兆人。得三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
 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
 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
 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郭。修方
 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調錙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
 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
 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
 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
 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漢書公義集。推委臣下論一。

注云。制之。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
 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
 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而漢遂
 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
 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森維龍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
 曹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
 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
 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
 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
 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而明皇不知。一旦喪

亂天下元解唐德遠哀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則
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提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則
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擢臣之黨也若然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
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
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
衆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
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親親者
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競競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政
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
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金諸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
范文正公文集 推委臣下論二

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目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業
自固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
就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
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
斯之人精而求之執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
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
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須置御史大夫中丞使將紳無敢慢者置
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無得慢者此又推
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遠豫不孜孜於求賢親
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

有疎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人主親擇純駁以居清要雄劇之任是真去私竭化朋黨之大端然
欲親自擇賢非召對從容不拘內外不分文武亦何緣知天下士哉
葛瑞綱

范文正公文集

推委臣下論三

十五

○答竊議

范仲淹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祖得新李靖而起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幼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其召募曉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祥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威○武

范文正公文集

卷一

功益世○孫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首豪○或將遣官員將士而梁隆使秦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情○得勝族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元二人○仍降詔赦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免職將公用錢并酒米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計○足下責成保庇此人○固不敢從○自古文法常事○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

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即位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勸○者○固當竭力辨明○恐候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深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持節○賊夜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名近郊○良佐使於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真驛而至○又遣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頗順○於○前○不辱命○朝廷推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憂○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真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謂不能救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然○

范文正公文集

卷二

范文正公文集

大儒方畧之言○非書生所辨○萬端調

楊文公寫真贊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已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將益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裳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都我秋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紀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映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遺其言可知矣此語言方行而邪忌之故常避其姓名初時

范文正公文集

楊文公寫真贊一

陽山山子起會真堂不豫中外為憂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典克行既終而令上知之乃下詔追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今觀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威乎斯文直哉嚴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像為之神似昌黎諸頌葛端詞

皇儲資聖頌序

范仲淹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天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仙源寶業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龍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吾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尊德於汾陽欽大道於老官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馬武猶清淨我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瑞極原正

范文正公文集

皇儲資聖頌序一

七

物有載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興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各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義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養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注師傳馬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初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諸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視東朝齊立西面與夫朕朕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避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易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繫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

○美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尤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
令思以敷天下之祐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慨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士則必慷慨有好直之心使何暗而進矣
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尊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
以安靜而弗擾也期於無盜責之於衣衾期於無利求之於禮義禮義
既充而無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還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
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易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字矣
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聽
指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後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
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人則有保出則有師大傳
范正公文集 宣德資聖頌序二

居前少傳居後而能終歲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
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繇斯道也天意人事章華乎豈符歲而後著
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際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於一德昔陶唐氏
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克德蓋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其若
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藐藐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
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此種文最難下手此序不膚不穢頗似說命伊訓 葛端訓

○太清宮九詠序 范仲淹
燕有老子廟摩為太清宮也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繁所存若
靈溪渴河九龍井左細再生昇天檜皆附於園牆發乎詠歌而風人之
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詩詠覽靈
仙之區異其八物蓋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隱發
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
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次仲之靈光孫
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
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迹則能高明果
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范正公文集 太清宮九詠序一

簡潔有風霜肅穆之氣 葛端訓

○尹師春河南集序

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造變代無窮乎惟抑未揚未去鄭
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王盟於文
而古道最盛懿德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
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授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
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勢第未暇及古也其間善者專
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春
少有高識不逐時華從穆伯長將力為古文而師兼深於春秋故其文
謹嚴辭約而理精車奏既議大見風采士林方齊慕焉遂得歐陽永升
從而大振之繇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
范文正公文集 尹師春河南集序一

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嘗王文康公
並如禮遇遂引為判官實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鄆州市征後起
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滁州以前守平
源日資公食錢於時伏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
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木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
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絳並歐陽永叔述之以貽
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精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
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翼日往視之不復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
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嘆其精明如是則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
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

有永升為之墓銘○雅主為之墓表○此不備載○意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
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常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
其志也○故序之○

合歐之墓誌韓之墓表觀之不獨知尹公之為人且歎三君子之惻
才重矣不以存歿異辭也○

范文正公文集

尹師春河南集序二

○唐異詩序

范仲淹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平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而無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謫神於墨妙一見而嘆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絃乎處士二妙之外皆於風雅援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嗚呼詩之為意也範園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嘯嘯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錯如鼎府羽翰乎教化之聲厥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亦何以

范文正公文集

唐異詩序一

動天地而成鬼神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皆得真之入其辭遠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閑之人其辭怨如孟東野之清苦薛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懣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氣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興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此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句社為勝奮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情惜相監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戒杞鄭衛之奏責愛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牙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

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其無為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賡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固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風音爾雅一去跟說 葛瑞詞

范文正公文集

唐異詩序二

上

說春秋序

范仲淹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大。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
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表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
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教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
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義其無律。涯今褒貶者。流成志於道。以天
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誤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
無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知聖門宜循師道。碎屑詞比。
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錄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
與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廣。
簡淨之極。葛端調

說文正公文集

說春秋序一

共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幄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
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
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禮下之。在壺之上。九陽德。方亨而能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先生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先武之器。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先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以復其
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滄滄。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說文正公文集

嚴先生祠堂記

公成此記。末歌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肝江李氏。在江。曰。公
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風字。代之。
公欣然。命改。蓋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孟子。聞伯夷柳下
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一言之易。遂關全旨。此文固哉。孰能代
而虛懷從善之誠。尤可想見。慨慕耳。葛端調

○ 南京書院題名記

范仲淹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華座積張誦風布乃有唯
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青桂立園教育為樂門弟子蘇文行
而遠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曠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
維樞密直學士給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青而餘分祥符中
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校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
在秘庭俾幹其務故太原奉常博士清時奉賢良始掌其教政清可賦
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其宗皇帝為之嘉
嘆而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戚公仲度文其記前蒙預政事陳公侍
郎亮佐通其榜縣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學與園歸歟

范文正公文集

南京書院題名記一

卷一

星維旋如雲諸諸乎經以明通若太陽之輝六合為大
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為一以日主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
百川我尊洋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冠天成不一
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則
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
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不有人焉夫廊廟其有憂天下之心進
可為卿大夫者天人之學學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觀夫二十年前相繼登科而應甲英推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
宜觀名刊以勸方來登斯殿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
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竭也抑又使

天下庫序規此而興濟濟學苑咸成控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
咸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唯陽先生者
當又附此焉

質處正可玩 葛瑞訓

范文正公文集

南京書院題名記二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森然欲搏人則有去國懷鄉憂遘興廢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喜不以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斯人吾輩與經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邠州建學記

范仲淹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皆醇而全焉。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又所繇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功矣。慶曆甲申歲予參知政事。親奉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繇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此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詳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府官楊某。范文正公文集邠州建學記一

掌校事。其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唐其學宮優生員。以該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然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度之頗明。士人洋洋其未如歸。且曰。吾黨居后。被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陽吾道之盛。仰歎敢不奉奉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屯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朴音健筆。非老手不能措此。葛珙調。

○○奏上時務書

范仲淹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請開門子行
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化而易進直言者有
化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
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
恩恥任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
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
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詢未克果行臣請言
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魏唐
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哀靡之化故聖人之
范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一

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勝而不
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宋
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
帝明王文章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
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
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
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教諭詞臣典復古道更延博雅
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
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秉武之
時孔子曰桓桓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夫谷之會孔子則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校在若司事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
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
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
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
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御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
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
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
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武者今已盡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
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
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太平同類孤豎為心介而多防後而無和威
范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二

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有時威氣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
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禮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
託因細事責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日京至
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
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戎戰而無功再扣澠淵豈必尋好未知果
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謀議與大臣
武於朝以保天下先令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
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選其奇壯士家知必懷報
効則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歡生事輕長世之策為一時
之安邊慮忽來人請大鎮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關之

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信
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
知任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
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
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患甚於夷狄
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
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
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
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
幸之貴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
述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五

大悅天道降康不少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過幸伏惟聖明
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
成王道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遠大之謀
豈有未至然刑罰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
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
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遠大之
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
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
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
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

而彌遠故先王務公與共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
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
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
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
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
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
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
論可否然後施行謹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說謬
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
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若其在於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
述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六

又自古親近小臣幸多微佞恃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
如此則人皆言行政育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
西廂之人太無情哉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政務而陳之伏
望聖慈詳擇一二千化天成臣無任欣幸敬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
言
疏暢條達深切時事不多援引經傳以為高博真大儒實心憂國之
文件件皆有入手處雖中主亦當默識之矣 葛瑞訓

上張右丞書

范仲淹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
泰州西溪鎮監倉范某謹啟。或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聖
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
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逸乎無傳、則賢賢相與、來代以降、豈復
有致君克辟、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道而將傳、其傳
者可無春春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時、而未預其傳者、可無
連連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維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
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應小任、艱難備思、
造次惟道、踐七誅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瞻顧問於天、
范文正公文集 上張右丞書一

心早以佐中司、懷嚴百辟、人神協贊、貳於台宰、郎侯之問、琴手格竹、
井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與而道不可屈、懷
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
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萬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聖與周比、隆
賢人之業、宜崇社稷、當復正焚壇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
右丞之才、道之為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瞻顧、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
之階、雖為其升、而其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
學文、為三禮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通、知忠孝可以奉上、仁
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
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韓人云、一卷之書必

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其所以勸鳴孜孜
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其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歲更於海隅。蒞黃之中。與國家補錫銖之
利。緩則罹俗。猛且賊民。窮策絕鳥。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
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
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遲遲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
矜其不肯。以一言置於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前
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檢後之末義。且使朝夕執事
於前。視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有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阿衡之
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傳
范文正公文集 上張右丞書二

傳而不朽矣。昔郭曉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在人。而人亦
人也。有以疏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鴟子而拾諸智。愚不同。人則
矣。先代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第一。然千祀台殿無任
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平格易吉。自見大家。葛端調。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愛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執政公集賢相公
恭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卷上書言事論說典禮取笑天下豈敢
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禮有誅無赦豈敢動聖賢之
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使使異日校一美衣對一醜饌
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凡遇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意
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達矣忠可忘乎此所以
冒袞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成而忘天下之憂也予曰海上望
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快也予之
別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烏鳶之義而處大位者豈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一

侯某引而贊之也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第一司道以言之
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
鍾之厚風興夜寐不始不終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
况聖賢存成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
難致之難矣某竊聞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百年則當時政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興蓋藉起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數百年則當時政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興蓋藉起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數百年則當時政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興蓋藉起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漢馬自武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大平累聖之功
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
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

校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
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
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降材不
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
聰矣倚伏可畏則存權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降
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
本不固矣儲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賁固基本一旦王運復行使天下
為富為壽數百年絲今相府致君之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
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
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無與人息肩而不暇自為者惟此公一人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二

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放杜新者道也張華事而守之而正
人無從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
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繫國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
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
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將散去冗僭以
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教養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
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
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
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
識之士氣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拘已少壯者恥州縣之

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忠從後不均
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錄案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卒憐不
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
難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赦其獎之過矣如之何斯
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
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
世之策哉僕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
原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郡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
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
錄事參軍則錄令中丞過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
范正公文集 上魏改書三

不其現民為害亦如此謂退人以進士豈有怨心哉其間深最可尚論
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購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錄薦
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
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令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
入令者詳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
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使人
便若此後諸處縣令持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選一官更留三載庶幾
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
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固基本而思之不以
聽易為嫌而罪之則天下幸甚其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

尚逆送之勞有會燕射之遠或患患於富貴之權或孜孜於子孫之計
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欲訟稍簡為政或欲以授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
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錄為而不為貪黷之輩
非索素而不紀縱胥徒之姦剋寵風俗之奢僭况固有職制禁民越禮
領行已久英傑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
民則菜邑有恤錄案則指為近名有抑權索則目為投禍苟且之弊積
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
失者亦謂聖朝有不赦其獎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
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謫而連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
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歸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
范正公文集 上魏改書四

之德於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
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肆之自焚而春
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縣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
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賊致罪者數人
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
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
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親命於今六載
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
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四方豈同常務可
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法運之禮仍翼日皆塗以禁持

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
知州同判者儒者介者庸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
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達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
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
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成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
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庶鮮矣今
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
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啓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易為嫌而棄之
天下幸甚矣其前所謂官有定制不致動搖懼其招怨而速僥倖
者而官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
范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五

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
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
然後復將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視天下穀帛所賴賴起議
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其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為累
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蠲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
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害也士有不稽古而豫農有不竭力而饒工
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蠲黃湯而不制此則
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仰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肯予如之何農
不困乎其謂穀帛之貴賤其播藝不增而貨取者衆也金銀之貴賤其
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

此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收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
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
繁機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貢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
或父母在群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
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元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某
師奇觀多指四方之人宜給本貢恩額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將最
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
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
為常資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統降寄
范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六

級尚資儲然國家至仁肯在存活若諸將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
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
之一也又諸道巡簡所統之卒皆本城使後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
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數萬之計其耗萬億以其觀之自無
四鄉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簡路分頗多而卒伍至歲補換無
劫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有之虛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
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應星霜不至騷擾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
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
功未廣既已開墾溝洫復須舉揮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
間力致富庶不致什一之稅總以百萬之額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悅

舟之平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子之奇能收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上下得以賜華寧乎大變洗滌中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咸朝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於今天下無散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齊青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縣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縣報於縣縣報於郡郡縣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同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樂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

上執政書七

興

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同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宜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副之其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故有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精古要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纖士惟偷漢書不及道心無存誠暨於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洋洋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

時指歸講議未嘗聞或儀未嘗學官指民上諸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於郡國王風云道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縣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難亦難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泰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聞人播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謂貴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部曹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同官之法與閭里之俗辟大學採以專其事故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魁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八

興

夫庠序之興錄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我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人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冠亦乘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剛士總於唐虞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廣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僕聞家行此故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咸焉前代亂離雖承虎兔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也不以聽得聽之官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

甚至於歲穴草澤之士或節義高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
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耆舊之舉不助助教之命孝廉之
士適以為辱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墜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其
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論不與衆心知勸不若教仍舊之制加與
之方自薄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
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
無適逢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
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選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
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
使夷不亂邊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劫邊

范太立公文集

上執政書九

四

不之慮則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固疎深八此刻漢所以長也不善禦
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細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虛深入
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收
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老矣今之壯者賢而未戰聞名之將注
注氣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開沿邊諸將不謀
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調固求寵一且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
豐邊康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乏如也夫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
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於時廟堂之上雖有畢閭之謀伯益之贊
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積善敗於積惡聖朝豈恃其大
不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問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

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全國安
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後周禮則大司馬陳戰之
法聚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
傑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收也陳勝
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
有言焉今將家子弟歲聞鈴鈴無所用心賄奪而已大有武備此備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
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願沛十得三四不云盛
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

范太立公文集

上執政書十

四

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
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
郡既實師戰而不劫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換動朝廷
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
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
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
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
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羅之馬
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激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
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

來代。况朝廷之或德乎。其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萌者何哉。蓋天下森羅。無代無之。或窮為友。或起為大盜。同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成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隆。或成近。或上木耗。國或祿。費未均。或網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威近之人。不可不約。徐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乃力小。重則統。惟亂法增朝廷之過。惑森羅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危。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森羅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蠲黃之流。或折兵之輩。結威近。邀求通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統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為之。范正公文集 上統政書十一

此。王之所慎也。又七木之興。以為大。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賈之積。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書院之宮。以延熒之災。一夕流盡。豈非天意。終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報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或無狀之禍。豈不誤哉。一旦有急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難欲重困生靈。累加奉飲。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僕謂內帑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俟。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歛。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禁五代

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達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獎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胥。格免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達於民。和氣辱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匪補天下受獎。職此之終。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迄於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近。斯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懼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

庶序之人。寔於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登車。以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們府宜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惜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或在重儒。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林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網紀才修之類也。斯獎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森羅之人。同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僅將謀臣。或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虞尚危。苟有檢動。饋運

所難。武備未暇。志可聘。既挽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而毒。雄奮迅。致。薛。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親。明。威。如。子。得。母。無。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後。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官。人。未。之。病。則。浩。口。之。藥。難。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難。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解。放。

范文正公文集

上疏政書十三

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夫深戒而不變者。猶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若相之所居也。禍未至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僕弗懼於心。弗修於政。漸盈於禍。漸絕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難應。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降。諸。已。天。下。有。禍。則。降。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顧。照。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宜。

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推行事。人馬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隨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凶矣。朝廷或怒之。自項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僕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錄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笑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志。不主乎令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紀察四方。統斯民之冤。賜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

范文正公文集

上疏政書十四

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或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疎諍之除。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僕相府聽其之言。謂欲矯枉。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命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樂。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典。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果。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顧。後。之。

史臣收拾簡策。為來代之鑒。任斐之人。殊故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
上乃收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千化台嚴。下情無任惶
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此書中慎擇令長。有將才實邊備三事。尤切中今日。當事者可不深
者詳覽。以為進告吾君吾相之助乎。
竊端明

○○上資政要侍郎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八月。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
伏蒙召問。會止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
家之事。何敢欺欺。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連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
敢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避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奉者之
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其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
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后
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
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然不辨。則恐
得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為一
陳。某正公文集
上資政要書一

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其進不為。公人之疑。還
不為。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其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
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雖
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且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
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謏。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
旌立諫。敢格。易先采謏。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
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
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達。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
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為之。無顧曰。非彼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

詳建一言我亦忠臣之分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其登進士第。縣幕府。歷宰宰。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敬乎。如六遠不當諫。則何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刿。杜預。紇。高彖。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其於近。開同文館之列。廣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其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諫。今國家詔百官轉封。使明言

上晏侍郎書二

卷

聖躬之過失。掌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當封章奏以聞。則其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秦夷。吾就懷綬而霸齊。蘭相如。尊韓。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湛。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解鷹於渭上。此前世聖賢所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初。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辱。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士占聖賢何

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初。莊叢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辱。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士占聖賢何

上晏侍郎書三

卷

按既濟之。防未然之。幾。統。時。盈。肝。晏。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將。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浚。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主。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觀。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偏。其。大。或。許。其。利。而。隱。其。害。下。胃。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誠。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命。禹。拜。稽。重。其。言。而。行。之。逮。夫。秦。秋。之。時。則。有。奉。詐。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以。行。為。本。朝。延。必。欲。求。有。道。之

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實言而無實則其有憂天下之心者
不底其道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挺下之權而重其說
此政教大利也其亦常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胸中而莫敢發者而與
浮淺使親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其昨報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
斯言有罪必有疑其使親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平親
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
實無減皇太后尊榮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養一人與親王皇族
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體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
之儀非致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
奈何後代必有賢族強橫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晏侍郎書四

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哉先生制禮之心非為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
不相公樂三公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其謂禮樂寄教治軍可移帝
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其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
以謂晉文公弔而不正以君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
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收苟誠為
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任言大臣之未思也其天祐之功
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僕進用於時必有其於今者庶幾
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其之
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
何用由為其一曰我避言易入避行易合人生要樂何用憂為斯二黨

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僕危言危行復難於
時其後皆結舌而去則人主殺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
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
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
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
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
患日大起大亂之下杌然可逃當此之時能避言避行豈遠害全身之
得乎九令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指
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其今進危言於君親縮危機於朝廷
不備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僕以其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晏侍郎書五

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其之辭求其之志
謂尚可教則頗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其登誠於當時無光
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僕察其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
絕其進前奏既已免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
其退藏其身省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
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明其高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
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其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
天下如其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紀
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其再拜 ○理明氣昌精決沉快此誠大儒
不動心之驗非僅僅作與口文字觀也 范端綢

○上時相議制舉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日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猶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欲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畫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諸子獵學史。所以觀異同。贊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時相議制舉書一

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忠之心。未可與適道。然作願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其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統。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弊。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教。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教。興與廢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雖以

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因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冠用。輔成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泣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同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發達。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赴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冠。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時相議制舉書二

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廣言於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遊聖人之門。成三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移移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故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紀台嚴。無繇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取士祇以脩國家之器用。再議論關心見誠。錄錄正文體。錄士習者。無異夏蟲之見矣。

〇〇與歐靜書

范仲淹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勝從事于京編李唐制
 語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喜惡昭焉足下令為唐典以
 備觀之似所未安與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
 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
 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
 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
 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而
 下詔命多有修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
 殺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於今究之僅亦以典為名然於唐
 范文正公文集 與歐靜書一

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攸百代之下亦何
 足尚禁制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
 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允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
 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
 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豎於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
 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敕聖旨
 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
 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
 足下文謂呂不韋著春秋賈誼之法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識其
 得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

例之文書者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
 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
 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
 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文
 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
 為今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
 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別二書之作非經聖
 人筆削又何足仰而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
 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繫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
 別為其目與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范文正公文集

與歐靜書一

三

只一意序去自有層折有含蘊 葛瑞胡

與周駸推官書

范仲淹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厚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書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凡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贊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

范文正公文集

與周駸推官書一

書

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亦次之，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采夏書耶，虞書耶，夏成有之，何不列之於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後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敢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限於文，不曰典

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其佞乎，以其冊制持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二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斥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苟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持固有可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伯起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筆力老健，一去伏虎之迹，絕無文士之態。葛端訓

范文正公文集

與周駸推官書二

范仲淹

卷之五

9
10

參植元吳書二

1

於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播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
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
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戰進兵如其不
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若其律曰生降者賞
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
取可城則城雖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元者所失多矣是大

說文正公文集

卷趙元吳書三

六

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幸
之計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
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
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讎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
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
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
王之志天下就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稱於本國語言為使復不失其尊大二
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啻天下之怒不遠天下之兵使蕃漢邊

人復見康樂無火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關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
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
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
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深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煩去父母之
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道
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殺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
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
軍之產金銀綉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利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惠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惠何時而

說文正公文集

卷趙元吳書四

七

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
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宜其再拜
有體有詞良可法式 當端調

○ ○ 讓觀察使第一表

范仲淹

臣聞先王將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諸道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即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位。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為之。謂之橫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繁憂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懷默然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必從之。臣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略。亦無引使。

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指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睹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尋度留後之上。今降指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旣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備縫其隙之理。縱降指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踰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擬之體。此則減

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時佐當國實効、上報國家勿討。

虛聲要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
割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
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
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散言
渴士未食而不散言飢今邊兵請給粗糗糶糴監之費食必藉糧經
逾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歲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
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
同其憂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陷於
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繇眾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
第觀察使第一表二

翻然改圖、勅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少侯、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鬻爾。臣恐此輩一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怒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滅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怒、取夷狄之輕繇、斯以往必敗。

乃事寧不貽一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
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幸龍圖
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輩者
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竊於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
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
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
自進其父。未嘗怏怏。此播紳之所諒也。前奉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
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達臣至於延安。竭心悉力。而處
置之閒。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
數四矣。臣自知才不稱。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臣
范文正公文集 諫親察使第一表三

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憂國。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立
國詭譎。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
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膂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
事。精其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
辭之也。伏望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進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
內朝廷。臣經畧邊事。即制諸將。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
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華。必不願
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
不樂。意氣神痺。則事有墮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然

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陸贄三。公雖已行之。命
陛下特命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
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
之罪。以聽於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
敗名遠徇。先於冠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唯天鑒厥
之臣無任云云
以館閣為成帥。誠為盛典。公之慷慨。將為後來者激功也。此舉凡三
上表乃得請。茲錄其一。首端細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范仲淹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
暇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
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
移風易俗之善故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
古右文教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常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
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
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克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自天聖十年即
前進士及第素習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以
示授常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集賢之
第不正文集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一

之人日聞其精士務稽古人知慙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雅詞和伎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范仲淹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
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
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發委情須可達辭
貴得宜當藉微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
才識為眾所伏法者緣臣之罪有黜朝職蓋本人素好議論聞於將帥
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曾曾移書責臣等欲黜無訛
非獨有為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然也亦常追悔
臣切於集事不之嫌其人見權滑州御史判官伏望聖慈特差人
界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之私若
范丈正文集

舉歐陽修狀一

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云

此奏入歐公辭不赴尋召入知制誥為端朝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范仲淹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刻待旦之意。○臣親進聖旦。○嘗忝輔佐。○輒慕前脩之為。○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中。○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廣州。○州澤周朗。○明政於詞。○恭又江寧府。○州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州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待除。○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傑異富。○今州澤中未見其比。○非

范正公文集

薦李觀等狀一

六

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通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泰伯只是經術用世之學。○故請經之中。○七長於禮。○其文狀中辨博明達四字評盡。○

為編綱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開。○孰將開焉。○日月缺。○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靈降。○孰將來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其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林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口舌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於梁公。○孝之至也。○忠之至也。○而孫生乎公。○嘗以同府探常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於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第七千人。○天下服其下。○其

范正公文集

唐狄梁公碑一

七

將軍惟善才。○坐伐昭陵柝。○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故致此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椁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免。○死於曉。○執法之官。○陳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姑女祠下。○彼俗謂感服過者。○必有風雷。○○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嗚呼。○命罹其後。○又公為江南巡簡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於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會越王軌。○傳錄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

表以開曰、臣言似理、送人、不言則事陛下好生之意、長成復發、意不能
定、波成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救貸之、深於九原、郡道出寧州、得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使君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於此乎
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
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
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
萬計、公雖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充輔不能屈、公不聽、左遷復州刺史、於嗟乎、五
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他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為來俊臣所誅、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則舊臣、甘
范丈正公文集 唐狄梁公碑二

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晚赴軍、令使吏帶柳公誣引楊悅、公曰、
天乎、吾何能為、以有勳柱、流血被面、被懼而謝焉、於嗟乎、陷軍之中、不
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樊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
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秋間風
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勸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
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疑之、北狄再寇、趙定開、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安撫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也
教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於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
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出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
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違有異議乎、對曰、有一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閒、
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
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後命策出、又一日、則天
有疾、公入問、則天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
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禱衣而入、人無知者、乃
召公坐於廬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
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
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
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視軍國、陛下亦有

范丈正公文集

唐狄梁公碑二

神苑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詭親、子與孫詭近、
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附姑之禮、臣
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
日國老與汝天子、公笑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
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為太子、後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
迎、中外大悅、於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哉、如神、雲霞之威、
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付相者、公曰、如求文
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輩哉、忍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
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哉、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
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遠洛州、猶未用焉、

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求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後則天為皇太后。於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熟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廢虐主。以正天下之木。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將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其貶守鄒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電馬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木末。嗚呼。武暴如火。李黨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露。愍大州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此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陰拔擢。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

唐秋梁公碑

世發露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剪裁史傳。專以歌體。篇法絕佳。葛端調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范仲淹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時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高奉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達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掌府政。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待禮入貢。授少監。終於太府少監。公諱雲。郎軍年八十。英於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河。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澤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齊。以道之既而。嘆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一

子二。一詞明。一經。遠訪直學。天王之度。為邦家光。吾指紳生。宜樂斯時。甯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治惜太府公奇文達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寄意極深。遠動人感慨。歐公五代史一行傳意。亦如此。葛端調

范仲淹

卷之五

朱從道名述一

八二

曰復之庶左右子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繇道之謂也臣則繇乎忠子則繇乎孝行已繇乎禮制事繇乎義保民繇乎信待物繇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桓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釋公之命趙之我抑文與學者道之冠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釋公之命慎之哉嗟子未預於教也希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於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羔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其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歛歛名不登縉紳之牒目弗

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過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列通被嚴廊之知。此何過之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有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較騰休。都邑俾大多士。澤善庶。邦成法。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漢三代之英。抑公之成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繡之刺。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風夜懷。之不墜。我公之全到也。其庶幾乎。

詞格嚴整。字字深鍊。葛瑞綱

詞格嚴整字字深練葛瑞烟

范正公文集

來從漢名建二

范仲淹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景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達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臨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熟。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魚濟。於國為惠。

鄭文公文集

四練說一

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鄰。於物為賜賄。為得食。其並其其道同。純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冠。於物為金玉。為解豕。其並異其道同。純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並不行也。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純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克辟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開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

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桀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踐履而勤行矣。履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難回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蓮女正公文集

附錄二

○與韓魏公書

范仲淹

其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尊行狀未精更須修政後送
范林作誌足見大君子金后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從佩風
音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如師尊景示又少與之許盡見其行事故衆
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村所撰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
與永升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所改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
更盡心衆謂之翰辭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明公以為
如何幸然而寬之
敘得簡尾篇端調

韓文正公文集

與韓魏公書一

范文正公文集

司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仁宗稱一世名臣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羣兒戲於庭一兒
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
人講卽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不通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
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龐籍
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
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一

吐貢異獸謂之麟光言其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
瑞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
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
收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人不敢言諫官范鎮首發
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遺書勸鎮以歟爭之
至是復奏乞檢會臣管所上三狀夾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於是
遂立英宗爲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光首上疏又上疏英宗

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臯孫光武起布衣得天
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祖時光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
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典故
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光乃
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反
覆交構兩宮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時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光
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
爭之相繼降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卽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光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二

力辭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
協物望帝不從復以光爲翰林學士英宗山陵光爲儀仗使賜金
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次步將鬼名山
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監
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緱州費六
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上問光可爲諫
官者光薦呂誨王安石行新法光上疏逆諫其害適英進讀至蕭
何曹參事光曰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後數日呂惠卿進讀因言

變法光面折惠卿惠卿不能對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
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曰必
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
惠卿也光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
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詔移知許州不赴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
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也安石罷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三

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公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
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遽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勞光
問所當先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則拜門下侍郎時議
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慨然非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

乃定。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瘳。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四

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晚節尤好禮。爲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時要務。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紹聖初。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斷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五

安民二字於石。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序

公出於去聖數千載之後，其公忠直亮，根於性實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修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變而可行，左丘明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闢百聖而不悔，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振陰陽，造化之賡，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常，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虛言也。是文也，居天下得之，是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是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是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悲歌流詠，斟酌厥飲，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金石可泐，而公之文不可殫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非世而可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劉隨序一

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故，別為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羽翼名教，則辭章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有水而水有波，雖有更之，無奈之何。韓子以仁義之人，其言諱如也，昔顏淵歎曰：天卷予，閻王通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凜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其非徒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為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句，制誥表啓雜文者，傳無所不備，劉隨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選目次

吳郡葛 竊端調甫評輯

弟 葛 訓安調甫 全訂

其序

劉隨一首

奏疏

上諫習疏

論財利疏

上體要疏

上皇帝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錄一

奏劄

陳三德上劄劄子

言棟與上劄劄子

乞施行制策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執事官劄子

論復置豐州劄子

論正家上劄劄子

乞優老上劄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聞聖覽上劄劄子

言為治所先上劄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言北邊上殿劄子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歸呂海等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詳賜金第二劄子	乞聽宰臣等詳乞郊賜劄子	乞改求東宮書劄子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六	乞徐封事劄子	乞省免農具封事劄子	乞盡新政事劄子	狀	論張嘉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居失	乞見陳詩第一狀	請建儲副及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及進用宗室第二狀	請建儲副及進用宗室第三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赦及疎決狀	進五規狀	一保業	二惜時	三遠謀	四重儆	五務實	論張方平第二狀	論以公使酒食道人刑名狀	乞罷將官狀 後附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六	不以卑品尊	配天詔	表	遺表	奏彈王安石表	策問	學士院試李南臣策問一首	賢良策問一首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致知在格物論
功名論
才德論
知人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賈生論
邵吉論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錄四
藝論
與薛子立秀才書
與范景仁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明太叔端書
答劉晦良蒙書
答孔司戶大仲書
與王介甫書

答范景仁書
附范景仁答書
與范景仁第四書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與呂晦叔第二簡
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顧大初雜文序
張共字大成序
送郎景微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錄五
送李揆序
送孟鉉宰宜君序
送胡完夫序
送李公明序
記
諫院題名記
開禧縣修文宣王廟記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珍膳堂記
獨樂園記

原

原天道

說

說玄

史評

子會

張巡

馮道為四氏相

傳

范景仁傳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六

田人傳

雜著

訓儉示康

釋迂

辨庸

士則

言戒

飯巾

拾遺

絕四

官失

提壺新格

情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七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日月其位臣先謹昧死上疏專稱皇帝陛下臣以爲寒之質再爲陳言
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風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忠以報
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清聖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
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降一也及其長則言不
飲食不同有至或莫能相爲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
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
有司矣衣冠爲有是非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爲
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謹習疏一

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爲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謹習疏一
之風意漸漸清謂之化論者謂之說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
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論也疆教不能制也重賞不能
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
履之衆口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
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勸戒王綱紀四方此體之本也昔三代
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

之禮不敢暴蔑王室蓋其力不足我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
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於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
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衆子服而如晉
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遠卑矣六卿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故尚名節以行義取
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備立
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稱名氏而燕趙舉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
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
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謹習疏二

降人主姑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
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人始偷薄
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天下
之士有屠運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
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
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恣睢焉畏其下在下者睚眦焉伺其上平
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鉅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
屠戮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
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
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

也。於是武聰明躬勤萬幾。和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蕭何鎮鎮。齊以法度。釋文吏為之佐。以奪其發生之柄。肆其金穀之富。遂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膠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悍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今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後漢鄧州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是後上可之教正。而紀綱立矣。於其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絕小有違犯罪。時殊或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聖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埽九州。以涉禹之迹。至於真宗。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疏言三。

重之以明德。總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伯也。終然心成。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昔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業。恭文王之心。而山大之政。多謫。謀不決。委之下。誠使下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那有奸邪在焉。豈不危其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得人而後之。職業荒。壯之務不升。現之也。至於萬。疎濬。置殺。生予奪。不慈。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有作。威作福。官於而家。出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夫執之。而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而。而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變。其可東一洛總二十二州軍。郡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

分遣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收。灼敘弗其絕。言慎其微也。不將相大臣。與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派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制。史以六百石。吏曹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患於久安。樂因循而矜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乎大將而漸逐御史中丞。羣官倖倖而廣退宰相。衛士山逆而伏不窮奸。遂以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紀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有未已。已停之。卒復收善之。其全有一大流。言於道路。而為之。不。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疏言三。

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士卒畏法。儒之臣至有前省教閱使之驕情。保庇羣老使之繁冗。臣提正法使之縱恣。或裝束帛使之憤慨。甘言誘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命。然委之而歸。怒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勅之下。既言之。則止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裝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明林南貴千餘人。焚其第。殺其父子。官為收捕。而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奏使至洛。

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新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雖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存維生心矣。夫祖宗若身焦思以變，義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無間深恩，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順。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戚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僅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中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節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遵之。不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經習疏五

從者朝廷當得其曲在若事理官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乃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則若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却衆嚴禁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教為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衍倚南

議論學識皆自十分精熟而出快誦一通臨文對卷瞻視宏壯 葛端

○○論財利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稱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道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饑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刻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雖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未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變夷猶夏秋賊盜完此荒年乎不能免也即不卒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或秋乘間而寇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四十一

不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備侯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侯事至然後憂之難以陛下之聰明得益獲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時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可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跡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哀為賦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濟於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

之性民降而不保乃藏於倉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
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庫府庫又虛陛下
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此也在於
獨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之力之官今分
有年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非朝廷所宜
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意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
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猶損上益下者之
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
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
開其源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取之是徒有利
而無害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二十一

之名而無利民之實米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于立法
若守
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
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
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
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
所宜雖同孔之材不能偏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
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敘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
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張敖趙廣漢司
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州郡則欲
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緣朝廷不

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
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錢穀用
人文辭之士其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
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
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宜其用而
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世
相承以為民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
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益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
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
用不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二十一

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
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途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
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
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遺徒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職
吏人之而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
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偏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格勑之人風
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
則難之所為一皆廢壞况急情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
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
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畊然後有九年之食

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新穎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青近致而道遠。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道也。然有司不為者。彼其心。吾居官不日。而還。不立。功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用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者。淳元而省用之。昔太初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衰亂之餘。府庫空竭。索然。某布於海內。或秋霜。能於邊境。或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除僭偽。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或秋款塞。富饒之土。貢賦。

行馬太王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六

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美溢。百倍於前。奈何府庫之所。營。舉。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連。連。為。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積。聚。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於。餘。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陳。頓。美。賢。不。加。修。治。飲。饌。衣。服。器。皿。惟。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饑。寒。亦。不。更。易。雖。屠。廩。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囿。服。食。冠。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素。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廢。而。

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貲。則請求無厭。旬資不貲。甚者或依憑。藉。今。以。發。府。庫。之。財。假。充。供。奉。以。糜。判。官。之。物。其。偽。其。弊。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傾。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鼎。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記。臣。嘗。聞。者。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聚。於。賜。予。則。幾。澤。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空。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議。已。虛。而。漫。溢。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宜。內。藏。者。以。備。饑。

行馬太王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七

饑。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中。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管。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飲。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懷。懼。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謀。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謀。有。罪。則。在。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微。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救。疹。今。歲。之。侍。者。曰。君。亦。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頻。有。為。頻。笑。有。為。笑。今。將。豈。特。頻。笑。哉。吾。必。待。有。功。者。被。小。國。諸。侯。猶。能。慎。賞。知。是。而。國。以。富。疆。況。以。

四海之主。不行無功。故事之貴。在塞甘。應辭之請。則厚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下。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珠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而思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馴詠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前。皆華靡而不實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二

辭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賴之。繁畊者。寢寡而將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吏胥徒之屬。居無廉保。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胡訟追呼。租稅催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聞其手者。非賄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平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廢弛。在上者簡倨。而不知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買賣。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因廢勸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盛。無復限極。是以一官止數百人。

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養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蹤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於常令安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誅。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自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靡之物。夸眩相高。及有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天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三

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於公直。消除姦惡。澄清庶官。使戰士不謀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腐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腐爛而不可益。歲農夫棄糧於畝。畝商賈謀財。控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慄慄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樞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

虞凡三司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
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已陛下
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
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
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
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
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輝經圖文猶以宰相領
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
困四方之民流轉及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
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察臣光昧敢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十二

矯語清虛者今日且東置高閣萬端

上體要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
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
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
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金革懷寶待哺而發者也
今百度廢弛風俗偷惰薄惡我異議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初
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
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言善而不用朕有厭故導之而弗言
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任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簡下之
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固身喪元不足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卷要疏一

報雖訪問所不及倘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
贊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
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
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率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
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
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窮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
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

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敢盤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庶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逞知也。虞誥曰：庸庸、敕、祖、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至要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然以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二

帝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者。因天下奉事羣臣，章疏達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經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謬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止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

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條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兩府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平，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則刑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以於其任，以盡其能，有過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後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遵今則非宜。夫緣為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三

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叛，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亦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圍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圍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

成。故。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通。所。至。統。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險。詐。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別。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軍。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平。察。與。日。前。之。發。舉。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點。防。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改。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案。非。已。出。則。媚。怨。阻。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休。要。疏。四。

懷。唯。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心。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迄。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後。我。我。令。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達。通。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遠。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存。慮。貪。榮。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

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厭。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謀。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則。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則。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明。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殊。邪。而。用。正。雖。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則。斷。則。威。福。之。賞。收。威。福。之。利。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累。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休。要。疏。五。

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現。之。僅。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陰。放。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選。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則。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注。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謫。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尋。時。中。詔。詔。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

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
若乃姦邪合謀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
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以此觀之而
參陛下聰明則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使不可不察也陛
下必欲威福在己易善惡得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
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
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言也凡除一官亦
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
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
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林要說六

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
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同所以決是非行刑
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
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
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也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
取舍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
以分也此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
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現利害之極致
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
其私志斯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欲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我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通言是聽雖通言是事如彼集室於道謀是用不謂於成此言同室之
衆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德務事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
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伐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
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
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
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辯至於三木相反復無有限極臣愚
深恐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輕失秋非嘉事也大
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林要說七

則錯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如木
匠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危情無
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肯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
院大理寺刑部斯為允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餘非要為巧說朝廷
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
爭紛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
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
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縣據例者有司之職
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

謀為所困、不為所困、此竹察數統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野
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
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安其本根之所致耶、若
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
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死再
拜上疏、

以目前近事為綱、然後從而發之、使人君自返而知體要之是向此
從來溯本之法、知龍蛇結頭無少益矣、為端詞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上水要疏八

三十

○上皇帝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為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為本、言王者當祇順
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
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暄之來、以
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
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
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東畿東南十有餘州、廩舍沈於深淵、浮粟棲於
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餓、賤於犬豕、許願之間、親戚相食、積
旬而未有止、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一

二

尸成立、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州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應歲大作、
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
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通流、原隰丘陵、悉為
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舟、城闕摧圯、官府倉庫、軍
糧民居、覆沒殆盡、或於懸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
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
以致此之故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
災異之來、不在於佞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臺臺文王、令
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

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軍輔，以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為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偽，而倫受物，則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皆悅。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民畏服。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苟親入，總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先聖時也，私心自幸。又甚於眾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致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現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孝稱美。遠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二

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自三馬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美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令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逆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遽生忿恨，而於愛慕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擇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日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閉宮，希冀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此匹夫而為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花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障門，遂使所愛，趨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廢孤寒，無所伸屈。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綱，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惡，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願革弊。臣竊為陛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三

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幸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過言，無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已，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蓋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異，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

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操○摩○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備○名○
貴○實○賞○功○罰○罪○檢○小○取○大○則○塞○弊○俸○一○新○大○政○迄○納○讜○言○虛○心○從○善○
行○之○以○至○誠○非○特○為○室○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
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服○士○日○監○在○茲○天○難○
至○高○視○聽○甚○通○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
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今○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
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變○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
廷○然○不○敢○遂○自○塞○默○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數○暢○明○達○易○於○聽○覽○則○雖○切○直○而○不○賴○激○矣○
葛○端○詞○

司馬文正公集卷五 上皇帝疏五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
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
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
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聽○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以○平○
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眾○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說○
詣○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
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
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
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佞○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四

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嘗
泰山賤臣之輕何嘗聽耶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
四方懷忠之士尚敢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
望也凡此三者在此之臣皆知其不可而止畏嚴誅下避怨怒其敢以
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積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
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為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
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成大成武丁周之成宣是也
若傲忽不顧非徒為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
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
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體

○陳三德上駁劄子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蒙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使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忘觸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寬宥、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肺腑、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樞敗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猛虐暴戾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猛虐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東三德上駁劄子一
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防之機而不能振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馬則哀關二馬則危、三者無一、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昧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風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背廢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待黜辱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

於不意、有一真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消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勦、善者懈惡者勦、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樸詞坦衷、非好諂者比、 為編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東三德上駁劄子二

○言棟兵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棟選諸將擇兵士補填近上中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疎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惜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何如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急填水旱饑饉相仍盜賊併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衰兵以來果能得武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棟兵上殿劄子一

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得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瑤珪為京戒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命瑤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踵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契丹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開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雖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剽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目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

皇帝時其數數倍然元昊見胡之墜子知高變徐之微種乃敢煽誘河西橫行頗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致辱天威為四夷笑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且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師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遲遲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然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棟上分配諸軍者無知之何其未棟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棟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于細揀選好人材有臂力及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棟兵上殿劄子二

元

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棟上如已經棟中後朝廷別差不干得官後棟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棟軍臣僚伏乞重行賑寬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棟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棟方得聞奏施行并戒約棟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致唐季五代棟軍之弊疏警可聽 萬端期

五

葛瑞爾

司馬光

司馬光

2

痛切苦惱

補 49—249

○ 論復置豐州劄子

司馬光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昔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五城、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為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軍外、乃移其南數十里築永安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州、則此字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安堡於豐州城、其地易守、而大立公傳家集

論復置豐州劄子一

臣等不更勝云、以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若假以州之名、而使之民使守之、則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可以為州、亦未晚也、取道止

添置城隍、須先審其難易利害、乃為可守、觀此文、可為準法、

○ 論正家上劄子

司馬光

臣先曾上言、為前賢句免國公主宅內居住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恭懷吉處公主宅依舊居住、外戚皆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她坦為元王宮監、善王有過、夫以他善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欲王詐言、給月不朝、太宗患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病、但以翼善她坦問東太茂、王舉動不得自繇、醫藥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還端士為王僚、因次尊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計而又詐疾、朕遂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時汝輩教之耳、命持至後園杖之、杖十、召以他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誠以愛之、則若約之於善、若約之於惡、亦不

司馬光正不傳家集

論正家上劄子一

忍、護河通所以害之也、外間戲謔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少、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戲謔公主、仁壽、顯宗、有如宋、李氏宗親、何處好道、竟重其夫、終始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戲謔公主為主、為不教、移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出御公主之意、不復我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懼、而入於惡、解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非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近逐梁懷吉等、復歸前車、收寵之虞、其公、其私、其大、欲使

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密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若所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如此。彈文直為天子規正家法。豈徒不畏權貴已耶。為瑞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正家上殿劄子二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養耆。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鄧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將使佐。若若使佐。庸遂廢。臣已老矣。使佐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此近歲以來。大臣為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為名。從而攻之。此豈為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常為國家進。退不肯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臣竊見樞密副使張公。受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公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為人。忠直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達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論。恐忠不立。不得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宿望之臣。不可任非其人。先以恩禮招之。臣亦不敢辭。若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升者不可。則臣陛下慎選德望材幹。為衆所服。知治體曉兵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猶資累叙而為之也。取進止。
古人老而致休。此君子知止引身之義。若夫人主求賢自輔。人臣以人事君。則常為朝廷保祐。為君側留典型矣。近世乃以高年為搏擊之端。豈保躬傳德。皆須少年新進者為之。而老成人則一舉去之。為愉快耶。為瑞詞。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隨聖覽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聞聖人賢於舜曰元有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又言人君明則百
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肅肅朕股肱肅肅
萬事康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器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
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
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
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庶功而加賞二也
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
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常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
家舊制百司細事知三司職一御史開封府知一府鎮之類往往皆須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隨聖覽上殿劄子一

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務雜之類皆一一躬視閱視
此蓋因初創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
新且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中奏取旨
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
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事念人君之三職足以睦天地之品簡敘庶
之無為哉天下幸甚取道止
貞觀政要無其純簡 司馬光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深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
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謙祚
養年持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
望於陛下者也希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
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尊命之嫌猶
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後者無復可言
唯拭目傾耳以瞻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未始不為
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
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衝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為臣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一

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悖德而
能成治國而流名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
天地不足以及此今陛下之政而臣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
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臣等皇太后聽
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敬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此委去政柄臣
竊慮有奸佞小人隨時傾移倚奉恩慢供給有則則天下之責皆歸陛
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人君有不道之人於兩宮之間判撥
動靜松楸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寵以相撓問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
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箇

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
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凡拾賜
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官勿有所爭。如此
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歌於下。矣。不然。皇
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謗邪。
妄興離間。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
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陛下可善不能善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
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一
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當發宮中。入禁庭。履自潛雅。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二

至於天親。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心。慮以
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
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
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
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
有惡。此肩接迹。難遐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
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當管轄。勿棄也。有過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
之。雖親姻姻。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
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非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
遺賢。朝無廢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

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
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賞。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
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
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
此二先者。禁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聖
聖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威德美譽。洋溢洋溢。近者傳
誦。遠者哀嘆。不遇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火
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外事勸之親決。內事則勸之稟於太后。一無所專。在聽政之初。尤為
先著。葛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三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廢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初以萬數。朝廷若欲擇有方器。勝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初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取之而稅其地。擒獲諒詐。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改。改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騷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已過。官軍不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已嘗論陝西之民。以為鄉方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邊。鄉里必不刺之。正軍也。或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衛指揮。今於邊州也。或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痛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遁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需膏而困。以充贖賞。暨刺而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有端緒。利衣糧。不足以自贖。須至取於私家。或也。或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餘。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藥。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退。走不惟自害其身。第更擾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

月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慎將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無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行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是以為後來之戒。而不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成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雖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公繁。怨望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令。更有互于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祥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為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下於公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道止。不知揀將材。以修簡軍政。徒增兵數。以圖上旨。此生敵致寇之原。不可不知也。第端謂

○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者已曾四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畧無拯救之意。臣職在歲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觀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練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一

六

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為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虛糜廩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何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少則精銳。今既欲農民之粟。而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而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

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為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不為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于此矣。陛下若以為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為教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稍罷其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拯救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臣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冀冀。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極切之至。 葛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二

六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司馬光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慙愧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祗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其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出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唯近歲大目自知思慮不熟豫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一

復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兼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于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敕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于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待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還鄉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

今已行不當復改耶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于井而曰吾已誤矣還思不救耶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故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故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言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嚴正中白得告君之體 葛瑞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二

○言北邊上殿劄子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成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我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欲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於隨詒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取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司馬光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我狄有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指百萬之財外遣二虜真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柞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遷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鼎為法且殺虜民則戰聞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盈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怒屢求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

款且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相侵如漢船柳截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夫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于莽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取進止葛端朝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北邊上殿劄子二

○ 乞修延訪問上殿劄子

司馬光

目以驚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獨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若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繇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試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司馬光集傳家集

乞修延訪問上殿劄子一

和婉善誘如此真能使人主知對傷臣勤學問之樂此張大其劄以自高者迥異焉端調

○ 留呂誨等劄子

司馬光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也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柔誅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袁行呂大防因言漢王典禮事盡放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竊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人心今陛下拘政府一二人情達舉朝公議尊崇漢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慨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司馬光集傳家集

留呂誨等劄子一

不細問里之間腹非竊欺者有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于眾人之中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陛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舍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異過矣不則止為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率意所失自爾叩達 葛端調

心。請不受尊號。劉子

司馬光

臣聞王者受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
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基通。朝夕不離王者。
左右。惟古遜山。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
知。而爾忽不顧。我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
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影見。先災
降。城朝東。暮而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之
雨。未既不收。泰仍未種。婦子慙惶。流離滿路。而或內侮。邊鄙未安。當此
之際。宜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黜約。博求至道。以
消復變。致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帝數。非關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不受尊號劉子一

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倭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
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佛譴不憚。自拜表以來。陛
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詭譎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
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謁疾。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
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勉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
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
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
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雖者。却祀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
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
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八則拜手

稽首。請加賜名。出則錯立旗鼓。腹非竊矣。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臣竊痛之。是敢無選任。特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簡直詳盡。不為枝葉。葛端胡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不受尊號劉子二

○賜金第二劄子

司馬光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北昭陵禮儀使范鎮知傳則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雖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獎券命歲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歲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頃有為頃笑有為矣今祿豈特頃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獎券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可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雄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安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邀寵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眾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辭體之辭肯竭其智力觸冒火凶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頓一笑直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滋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于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在歲丙歲奉宸寶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

解賜金第二劄子

三

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眾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辭體之辭肯竭其智力觸冒火凶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頓一笑直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滋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于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在歲丙歲奉宸寶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

舊例所有猶宜銷滅以救災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備遺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生臣之物及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乃天下萬民之物也非自以歸小廉也乃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司馬光上公傳家集

解賜金第一劄子二

六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劄子

司馬光

臣伏視軍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舊珍、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遂學士院取書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體太薄、願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家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減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鄰者廢廬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難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飢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為災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劄子

必大困、其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歲採項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宜布惠澤、則宜在下、為先、博而用、度則宜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于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教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府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臣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與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

安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困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大費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大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陋、識慮庸淺、所言者皆月滿之膏、非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劄子

奇偉之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眾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逐層取裁、極其深透、
萬端調

司馬光

馬融年正公傳家集

乞改求煉熟劉子二

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道止

於求言詔中先設疑忌之款此皆奸人自固之術得此疏一照破之

快絕 葛瑞訓

快絕 蜀端 烟

〇〇乞降封事案帖劄子

司馬光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嘗身親而目睹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難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繇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紀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竊者、執政請聽臣寮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乞降封事案帖劄子一

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事疏、集於前、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繇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取進止、
觀此疏、可想見一時盛事、
葛端朝

〇〇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司馬光

臣伏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送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大寒、耕無衣、霜雪足、戴星而作、數星而息、蠶婦有績、治繭、績麻、紡緯、緯緯而積之、寸寸而或之、其勤極矣、而久水旱霜雹、蝗或間為之、災幸而收、或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縗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拾此之外、更有可生之終、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戚戚、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後則剝削窮民、收系浮食、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一

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開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陋、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與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較至今、稱為精常、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騷擾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

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當於春秋。自非今者。際茲德音。大開言路。使缺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荒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大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省覽農氏封事劄子二

七

○乞裁斷政事劄子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理物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間。訟弱不勝。強寡不勝。衆不勝。則需同。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繇此塗出也。夫人之心。不同。各如其面。難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當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情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從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而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一端之事。必自全理說來。當端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裁斷政事劄子一

三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士猶而不敢進而不敢進又況又況臣之臣之以感以感應之以重應之以重而望而望忠臣之至忠臣之至直言之人直言之人難矣難矣臣之不忠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未之有也臣竊見臣竊見臺諫官臺諫官屢以屢以張亮佐張亮佐事事而陛下執之益堅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前日臺諫官守問請對守問請對陛下却而不內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昔漢元帝欲用馮昭信馮昭信見野王見野王為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夫夫既而疑曰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吾私於後宮遂不用遂不用今亮佐有野王之類而無其才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敗實有可稱雖敗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人聞之抑人聞之人有種瓜而共愛之者人有種瓜而共愛之者咸夏日方中而灌之咸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熟瓜不旋踵而熟敗其愛之者敗其愛之者不勸也不勸也然雖謂馬未止公傳家集謂馬未止公傳家集論張亮佐除宣徽使狀一

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亮佐今陛下貴用亮佐遠過其分遠過其分天下已謂天下已謂用亮佐而疾之用亮佐而疾之又復推折忠諫又復推折忠諫以重其罪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亮佐寒心臣竊為亮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非獨如是而已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陰霧冥冥陛下相失陛下相失寒水著木寒水著木終日不解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臣謹按洪範五行傳陰之不聰陰之不聰是為不祥是為不祥厥外急厥外急厥罰常寒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此皆陰氣太盛或蔽陽明或蔽陽明上下否塞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天意昭然有如教誥有如教誥行道之人皆知其意行道之人皆知其意陛下性嗜純孝陛下性嗜純孝嚴恭天命嚴恭天命容納直言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說此非臣之說乃天下所共知也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亮佐之故獨奈何以亮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棄人言而不從聖德之第一聖德之第一或累於亮佐或累於亮佐萬大之美萬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

安食不能飽安食不能飽淚為陛下重惜者也淚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過於外豈有父獲大過於外而子不以告而子不以告且不敢諫且不敢諫我唯陛下亟召諫臣我唯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順上天之心以順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解外廷之惑或聞忠諫之路或聞忠諫之路塞窳作之門塞窳作之門則天下歡然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歌誦盛德豈有窮哉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乃復作殿咸謂羣臣曰咸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為殿也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使言亮佐者數矣今臺諫官前使言亮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陛下曾不留神察少為未成察少為未成以慰其心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為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變之哉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以往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亮佐者事復有大於亮佐者在列之臣在列之臣樂於執手視之而已樂於執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不然羣臣倚巧羣臣倚巧木陛下猶需木陛下猶需靈安可以力救我唯陛下察之而已矣靈安可以力救我唯陛下察之而已矣

謂張亮佐除宣徽使狀二

○○○論夏竦謹狀

司馬光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
 禮曰謚者行之述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
 等叨預禮官謹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默謹按全文諸謚王公及職
 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請功勳較下太常禮院擬謚范中者議
 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高公如天如地矣竦以
 厚無已知疎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竦以公謚且將除其短
 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竦宜擇中流以謚使與
 行實相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
 之至美無以復加難以周公之材不形無取況如竦者宜易而當所謂
 謹助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謚狀一

今竦謚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謚狀一
 名與實無異行傳之永久何以法伏以陛下取智聰明見微
 遠如東宮為宗不素用也故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烈士大畏
 子孫方居美任不復自公之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掩竦必曰夏竦之
 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竦為公謚也竦出於天子之恩年其幾許聞
 家之失竦不為臣等所以夙夜匪懈不敢避法哉之責然竦之拘狂
 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為
 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用意深妙可悟隨事建言以回上意無貴表揚廢利也 司馬光

○○○論夏竦謚第一狀

司馬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謚文正竦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
 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住不必高苟當官不言
 則刑教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然伏惟陛下不以即賤而忽其
 言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
 以詩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媚之謂也蓋
 義於閭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
 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諱加也陛下
 乃以文正謚之臣等竊恐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謚第一狀一

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竦者
 宮之臣也而得謚者非一陸一朱嘗親有所定至於沙雋不無其知
 竦所為不合衆心耶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妄之有司付以
 公謚然則陛下徐履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
 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
 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定其客凡國家所以取臣下者不過禍福榮
 辱而已若為善者生事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或蒙其辱
 予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
 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咸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
 勝道哉竦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三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

之微。大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有如陳
為大邪。陛下雖盛之以正。此不足以揄揅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
公耳。且。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
而敗之。使忠良偽傑之士。蒙美惡者。後世皆疑之。則謹法將安用哉。
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
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誅。誅天
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尋得。旨。改。議。文。莊
論事。求其。聽耳。何樂乎。盡言。以。招。名。哉。夫。諫。而不。入。則。莫。之。聽。士。季
之所患也。觀此文。合前疏。解之。前和後。峻。于。以。納。忠。思。過。半。矣。為。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第一狀二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
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
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威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
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前奉以來。聖體小有不安。天下之人。側
足而立。累氣而息。惴惴憂懼。若蹈冰炭。聞者雖已瘳平。而民間猶有
為此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許言。而中心惶惶。何
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或者。天下之根。本。根
本未定。則衆心不安。凡曾諫有言。抱大措之積薪之下。而殺其上。大未
及。而因謂之安。當此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慈以為之太子。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一狀一

外。又安。公私富溢。詎猶有是言。使。誼。慮。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事。之
間。博。覽。經。史。文。以。前。古。之。事。而。治。亂。安。危。之。幾。何。常。不。勝。計。則。得
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今。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故。如
日月。得。失。之。機。胡。不。容。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詎。先。於。此。而。陛下。是
然。不。以。為。憂。乎。臣。愛。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
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伏。望。陛下。哀。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
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護。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
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
親。者。猶。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
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營。軀。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

宗○光○明○威○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為○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其○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利○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歸○時○純○孝○親○親○之○德○皆○無○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二

六

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開○美○神○靈○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肅○然○勿○聽○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進○居○藩○服○謹○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死○民○其○誰○不○歡○乎○故○臣○等○子○青○氣○漆○室○之○女○夏○氣○昆○山○之○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秦○國○有○難○則○身○必○死○也○況○臣○等○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之○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等○誠○知○言○責○不○在○臣○等○之○道○足○自○綢○繆○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等○於○國○家○辟○如○蟬○蟻○而○

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故○四○海○生○民○之○命○臣○等○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生○賤○謂○之○狂○瞽○而○忽○之○誠○以○臣○等○自○為○聖○意○追○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等○伏○以○妄○言○之○誅○儻○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使○臣○此○奏○勿○以○示○外○更○以○明○臣○非○敢○微○冀○聖○鑒○之○幸○也○虞○書○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等○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犯○兇○疏○伏○地○待○罪○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因○明○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子○等○皆○言○惟○乞○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懇○之○第○一○決○意○中○第○二○狀○第○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三

七

伏降付中書 臣等自乞
建儲臣等乃復深切人情非誠意乎故何能致此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稱以赫言、干犯聖德、伏地頓耳、以俟明命、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乞、訥、不、能、淺、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教、養、窮、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必、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一

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我、秋、侵、盜、是、又、不、然、夫、我、秋、侵、盜、不、過、能、終、侵、盜、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不、安、之、人、出、於、意、外、豈、非、驚、衆、難、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榮、辱、已、之、而

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事、或、如、此、則、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金、石、而、立、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得、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昨、遭、決、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與、宿、衛、或、尹、京、邑、亦、是、以、通、禍、難、之、原、猜、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臆、日、失、一、日、皆、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過、此、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得、安、建、言、之、罪、不、敢、辭、也、欲、動、有、效、又、能、報、起、深、危、之、論、此、篇、奇、格、最、為、永、萬、端、謝、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二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會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
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
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
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校計已於滄海
之中有然莫如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肝膽陳
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
大諫凡國家之興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務為長遠之
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
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
司馬光正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一

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
始有惡聞立嗣者厚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
復振殊不知本強則枝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
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
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
愛大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耶臣嘗歷
觀春秋以來迄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
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漢唐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
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國蓋自上
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

尺布未嘗不嚴固為儲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開茂之業豈可不謹
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
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臣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倘不
念太祖太宗改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
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外則憂之戚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
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
愚以為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賤民
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
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
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

司馬光正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二
世矣先且其以庶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權自微升之侍從此恩之
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所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
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拾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不足道哉抑
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子之見危而不告其父
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
所奏略賜省覽其中第一苟有可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宜
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
於下而姦宄消至於州縣木石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
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一沉擊之款無以復加萬端訓

○○論赦及疎決狀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遇誤有害則赦之○怙惡自終則赦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赦○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受百姓○發擯出公○必先至仁○然數赦之禁○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欲知○茲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舉○未嘗無赦○每歲或夏○皆有疎決○稍吏貪能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收無一二○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性猶望謂之無勅○使原惡之民○憤邑慙恐○山後之羣○志滿氣揚○宜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處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完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步○想故天子臨軒○親加恩問○平其枉○非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滯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犯罪以下○皆連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雖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

疎決○凡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恃以自寬○有所戒懼○刑賞忠厚○自吾儒經術正論○不為鏡刻○為端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赦及疎決狀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濶而無
 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業勝委瑣。徒足以煩浼聖
 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
 責。不若取迂闊之議。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尤美。難得而
 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條業隆平之基。固而安之者。易為功。損壞之勢
 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焚薪。懷山之水。流於涓涓。故作
 重微。衆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
 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竊恐狂瞽觸目
 司馬光止公傳家集 進五規狀一

忘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發之餘。將像之開。無惜留神。
 特賜省覽。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可為上書之則。萬幸。調

○保業

司馬光

天下重難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戴
 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綮賴而
 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
 非智力皆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
 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
 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所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驕武
 窮泰。操修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靡潰。秦隋之事。是也。豈
 亦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陳。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暇漢唐
 之季。選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
 司馬光止公傳家集 保業一

臣竊觀自周宣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
 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
 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
 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
 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並。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統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機。
 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十。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
 下。統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
 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
 疾。於是漢陽竊發。而四海橫流。吳蜀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

不至名為君臣實為擊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續絕。五常殄滅。懷
憂未煖。廢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
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
帝起而極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
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業。大業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
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為之速。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
肩矣。雖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
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
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
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先美之業。而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二

六

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
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
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萬世。永無不幸甚矣。
夫見識大境界。非史學精熟。豈能論列明確如此。葛瑞調

〇〇惜時

司馬光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
亂之相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
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
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
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
墮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閤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日省而月視。欬者扶之。漿者補之。如是則雖亙千萬年。無傾壞也。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持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惜時一

七

師者。垣墉也。甲兵者。閤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懲懼之
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墜之以怠。欲敗之以諂。則世世相承。無有
窮期。及夫逆欲以廢之。諂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于下。一旦澌然而
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
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
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息。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遲損
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徂。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只一喻說盡。而文自有條貫。葛瑞調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司馬光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難諱。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者則備。寒方寒則備。暑暑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資。旱水則資。糶夏則儲。糶冬則儲。綿綿彼。安苟生之徒。刻辭。餓而蘇。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作矣。今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而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放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放侮之。迨天之未陰。而者。國家閉暇。無災害之時也。微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政其政治也。夫桑土者。為鵲所以固其室也。賢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一

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則書相辭。或一方何能。然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臣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備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推甲兵之利。純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此者。陛下亦當留少頃之慮乎。詩

云維彼聖人。將言百里。維此愚人。虞任以事。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患。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執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其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春。或秋。以待。遭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熾大盛。又告漢文。又類聲。且病靡。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思漢大。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二

及矣。治之之術。非有從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否。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于萬世治安而已矣。反復曲折。詞致婉而意陡發。誠失誤陳象之作。葛端朝

○○重微

司馬光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成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成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成。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解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蔡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時以興。正以亡。木子傳家集 重微一

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詔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官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士。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早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靈丹大

咸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由與使。無恩澤。焦贛謂上客。故未就之言。常見素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其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說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校毀尊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想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笑。則可以修之于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萬世。慶將道遠。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司馬光正仲傳家集 重微二 易端詞

○○○務實

司馬光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勸模斲。惟其塗丹。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戚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通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邦文之盛。其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次溝壑。而廢牧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饑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鑽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斯竹數黍。敬叩古。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務實一

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散而鈎較簿書。訪乎此。則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繩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滯州野。而考較文辭。指決捧病。其于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于審官。不亦遠乎。大之謀。素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于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于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薛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機收布。為杞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與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受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

觀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時。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開陳時政。教如列眉。文體健悍。不加緣飾。而有漢典之藻。雅鳴之則。隋書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務實二

九

○○○論張方平第二狀

司馬光

右臣先於本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車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睹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恐竊取所未達、或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為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危急、皆不敢為備也、臣竊以為不然、所謂為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鋒鏑、利其器械、審其間諜、處其斥候、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鷙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寵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牆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或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傳、惶惑失據、內騷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與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請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為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為也、○凡鎮邊關之責者、處常必當如臨變、臨變又當如處常、若無事高坐鎮之名、以幾一旦之倖、或可藉手使人、有事則周章失措、雖重辱殺之、國事已何及矣、請此文知處置邊鎮者、必使自奏其績、而久任以觀之、則幾矣、司馬光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司馬光
臣聞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責愷悌、故詩有「庶幾、伐木、既醉、行、葦、美、安、好、之、相、與、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饋、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門、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反、曰、凡、人、所、以、貴、於、富、貴、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後、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利、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司、馬、本、年、奉、傳、宋、集、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一、

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故以峻法、罪聞知、鎮戍軍官、修受郡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贖罪、陝西都轉運使趙鼎、承奉某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置買金帛、作土風贈遺、并者、司參詳、今後以公使、賂買珍異、手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賂人、受送、茶、之、物、入、已、准、盜、論、今、曾、修、因、陳、首、雖、免、責、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奉、議、至今、未、決、臣、竊、謂、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賂、人、受、送、茶、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曾、修、所、受、止、于、樽、酒、隨、而、自、首、已、為、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割、析、一、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為、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偷、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

是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為曹修除雪賊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賊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于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遺答人己者。准盜論。並須賊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餽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為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在大臣為盛世之言。不妨有此寬平之論。若新進小臣。奉上法立應。謂正須一切絕之。以整建風采。無容以此自寬也。葛瑞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二

六

○乞罷將官狀

司馬光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給弱枝強之弊。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雖名威。銷兵。冠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孫其殘虐。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嘉以後。賊寇蜂起。州郡無備。不能拾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弭文德。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將官狀一

七

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且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若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勅訓練士卒。懈弛。于是有建議者。請令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副員。以充本州官。而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賊事將舉。在于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縣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

事實。非惟無益。兼滋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衛。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路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差。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稱令其衆。制禦姦宄。或人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腹月減。出入尊從。大為蕭條。供承衙務。有暇不給。觀望則強。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前一事。以登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頽缺。大豕可喻。又源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鎖難嚴。而灘派之口。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簡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在法。防範分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將官狀二

庫守衛街市巡邏盡出其間。竊者先帝建豫教。西京以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克白直者。于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放留者。刺員七八人而已。而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軍相重官也。其待衛軍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待衛之衆。可知矣。第一有凶狡之賊。驅馬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質我賊。畏夫以焚燒廬舍。徒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內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窺遁。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歛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戎狄傾內。大

寇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革不戢。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安。晏然高枕。不為之備。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閒之。後。毋承平日久。鮮能為腹內州縣注意武備者。觀此可鑒。乞罷將官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將官狀三

○不以卑臨尊據

司馬光

大傳以為武王克商祀於牧室進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存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難為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難為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慕紹前迹登隆基緒進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于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大王王季文王追遠既威則太王之廟公劉不與之倫尚為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德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太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全有一方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不以卑臨尊據一

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于太王茂于王季成于文王終于武王武王既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繇興積功開業之原雖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已切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為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今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無畏天命不憚大勳以授聖子武王罔累世之基用既王之周推已之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難以中庸之君廢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勲謂天祿歸已而成就以私意進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于武王大聖豈得爾哉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

進王之理豈不明與
禮重尊卑獨非所論於父子之間得此立破矣
葛端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不以卑臨尊據二

○配天議

司馬光

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傳訪羣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情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凡捨繁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逾也故祖已則高宗曰祀無釐于配孔子與孟懿子問存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宗皆祭配以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配天議一

配食也律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其於天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於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敬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配天之德莫大於孝也周子之謂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十一月禮部詳定舊案典籍辨業

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其位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繼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傳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繼祖而進父乎必若此有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序萬世若總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列也凡為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矜目前而已臣等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為便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配天議二

止大宏遠允為配食定議 高瑞訓

○○遺表

司馬光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陋、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填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聰廣而格、燭物精敏、設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王之信諸葛、治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修德興明、先佑不烈、乃之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以

司馬光上公傳家集

遺表一

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臺、怒則驟逐播斥、終身沈抑、幾及人之情、雖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發就就進、為之腹心朋黨、以干祿微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廢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讐、嚴禁誹謗、其於盜賊、然後還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今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販民求利、以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虛、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徙、凡農家所有不滿數帛、與力自占賦役、無出三季、今皆不取、專資以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外求、豐歲殺賊、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半價賣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振擢、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

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往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半止計安、故復議用此在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為盜、急則逃竄、虞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田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天使捨耕桑事、戢陳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捕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欲飲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檢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四曰市易、道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販賣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益矣、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籍資於民、恐其所死、使無

司馬光上公傳家集

遺表二

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令、頗欲破產、十有五六、此四者皆違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行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元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狼心、無顧治體、其屬階至今為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種諤、薛向、王祐、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懷護罔上、輕動干戈、妄授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典存亡、於是予在而謬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疾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旬、消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為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為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籍如此、而建議行

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
司。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官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
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悖貪冒之人。競為嘗試之說。而無所懲
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併。則郡州
不睦。曠其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
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桓晉文。
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
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遠從事於四夷。且
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為。借
使能踰蔥嶺。絕大漠。舉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遺表三

疲弊百姓。致內盜蜂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中丞剛曰。未之豫言。司常
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
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罔弗
視。地厥足。用錫。設有人閉目塞耳。聽而疾趨。前遇險阻。必有不顧瞻者。
我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為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
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為寒心。人無
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竟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統日聞
諛。臣之言。以為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
憤懣。為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
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

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端言之難信。罷苗後。廢辟中。以寬農。除市
易。絕稱。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分
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虐民。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
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農庶各安其業。士卒保其節。宗社永安。傳祚
無窮。則臣沒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
聖之至。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遺表四

元豐五年秋。吾嘗語溫。疑為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為
作遺表。自言之。常置卧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月
三月五日。官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盡臣之
心耳。溫公日記

所陳時事之失。實而不繁。忠誠所矢。無非老成典刑也。觀其言。
臣處心真千古如鏡。葛瑞調

○○○奏彈王安后表

司馬光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金臺上疏。知政事王安后不合。妄生
詐。或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嘗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獨
以易喻。顯示為君制臣之術。書或作福。明山園害家之常。易書之
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若無過失。而臣不盡欺。蓋知
其幾而過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
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其以用安后為相。斯見陛下
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后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
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后有倡邪僻。欲生亂
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古訓。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

奏彈王安后表一

率合義世。文飾姦言。徒有當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
集。親舊星攢。式備近畿。或居重任。竄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
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后為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
下以安后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為相。使預政事。皆漢尊桓榮。徒
聞設几燕賓。卿新惟見。禁宮豈有伴居。願重而安。使改為若。不止其罪。
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
禁。蓋以立君朝者。常勵已以去邪。貪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
后。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
心。既為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陳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
下獨奮乾剛。專行大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逆亂。延納正士。上以

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震古崩。重非近世。彈文所有。○余嘗謂彈擊大臣。但當舉其大端。不
當羅及苛細。此非徒營模稜。亦以重國體也。賈傳廉遠堂高之論。欲
人主自豫。速不敬。則崇尚端。自當以尊君之念推之耳。○高祖訓

司馬光上奏彈安后表

奏彈王安后表二

○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司馬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而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獻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解蓋言與眾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闕。薄食震懼。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傷之解。或未得其旨耶。韻聞所以辨之。

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皆於所說者。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為策目矣。遂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以公自記。不避時忌。又不矜詡。鈞名。扭為高老。言論調。

○ 賢良策問一首

司馬光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舉為方正。服義思歸。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遂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召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滅。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若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感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繼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周密。子孫不能敗耶。至治之世。耕者讓畔。讓者讓畔。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追慕之風。未甚行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賢良策問一首

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捐仁廢誼為之。而不顧。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相為罰。創直為曲。完痛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法二者。豈世俗流偽。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采流於庫。國家平定。宇內翳風。九十載而公。秋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真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于朝政之善。有所未盡。恭虞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毋俾後害。以枉執事。邑忠隱知。而不自盡。以貶美。

標榮名而已
先其大綱後其節目如此東問固足以極才人之致矣無取瀕博錄
飾也○為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四
一
首二

○致知在格物論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是而善○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
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禁紂亦知湯之為聖也○而所以與之
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回之為賢也○而所以與之
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執○之○民○非○不○知○反○君○事○雖○之○可○愧○也○而○所○為○之○者
雖○於○刑○拘○故○也○况○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而○恥○之○尚○哉○斗○井○之○秩○錙○銖
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深○水○豈○能○安○展○禽○之○熙○樂○而○子○之○會○子○物○色○之
怒○惡○未○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狗○比○干○之○死○乎
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無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致知在格物論一
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沾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
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泥而不見其清○場誠明矣○舉掌暗之則暗
尺不辨人者○目見富貴之汨其智○貪賤之瞶其心○故惟好學君子為不
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如之以燕膏○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
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路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
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
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
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時之○則天下國
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
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去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奇快端

功名論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山川。天不雨露。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雖是視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用。用之不同。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當之者。名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功名論一

之曰。雖矣。昔百里奚。秦人也。餘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百里奚。秦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賢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而惡。公曰。善。而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所以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

不遇也。洪範曰。元。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奸於而宗。時人斯其

事此。所謂知賢不能知。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燕頗為趙將。拒秦。以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破秦諸侯。圍漢王於滎陽。拔其圍。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為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駟驥矣。又以驛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燕田者。既耕嘉穀矣。又以穠糞播之。欲其孳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空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觀其肘腋。書不善。則逆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所以告君。君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功名論二

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安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原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孔安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遂發所愛之使。告安子曰。自今以還。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密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為讚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謀勿成。百志惟然。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群之是猶立。立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尊也。公正之士。衆人之望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然。賊而求其無偏。得

功名論三

百六

功
名
論
四

暢
葛
瑞
調

才德論

司馬光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才者。德之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者。才也。愚者。不可強智。快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德。善惡逆順。德也。人為善惡。而天善惡。逆而就順。就德之。故曰。存諸人智。之。物。金。可以為純。可以為器。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珪。不可以為璧。珪。不可以為圭。璧。不可以為璋。此存諸天者也。存諸人者也。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存。於。才。者。或。薄。於。德。德。者。或。缺。於。才。才。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鄧。舒。有。三。高。才。恃。之。而。不。務。德。辱。成。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宵。一。也。

才德論

其。積。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後。獲。早。給。則。賢。巧。文。辭。慧。則。賢。德。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亡。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賢。才。守。成。莫。若。德。道。既。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與。皆。屠。者。而。解。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雖。秦。什。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其。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我。開。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其。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惟。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豈。有。才。者。不。必。忠。信。故。

以。為。策。卿。之。而。為。德。者。後。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曰。也。國。者。苗。也。才。未。報。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報。而。耕。也。雖。勤。澆。洗。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無。日。矣。故。人。主。利。其。未。報。以。整。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既。之。使。其。未。報。侯。國。而。枝。葉。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沒。何。為。哉。

說。精。奇。深。確。集。中。無。如。此。篇。葛。端。詞。

司馬光公傳家集

才德論二

司馬光

司馬光

考制度習威儀辨字號之等詳通互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律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強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掌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覈筮占授祥相吉凶視伍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歲不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群吏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知人論一

序吏以和為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蓋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則則民則則庶事康也此致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小茲唯德矣又曰文王唯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茲文王罔攸兼於庶官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達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為人君急於知之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磬不比乎左馬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官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詳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貴口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及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肅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供而

功無衣裳不下單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顧得以為帝焉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職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夫有天下小自一同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難堪矣不肯與天子易爵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欲夫之道也蓋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良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桓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諒是言之人君之事也真大行知人也昔者舜禹百官不如禹百官不如稷不如契不如皋不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知人論二

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道不如伯也典樂不如夔然則明此八者之未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舜如事之有教官之有保人之有心此解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莫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閭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猶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其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情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承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虐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

人而用之。大者以伯。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
正良之御六驥。遠索之問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遠而不達。何射而不
中。何舉而不斲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亮之聖而
失之。四山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
夫射者必志於的。子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中。亦鮮矣。其大
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簡而廉。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凡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矣。馬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歸。此其所以為察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不資視其所不恥。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羊祜語。教訓有次。皆自得之致也。高祖訓。

（四）曰。素絲。

我國之時。天下理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倍信之
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受□貨。以樹聲名者。寡有焉。昔者信
陵。越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理義佐其君。以收牧和。其民合於至
公。樂於大道。然則查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終始四
人。滅吾優劣。亦可開然。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
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為誅首。孟嘗君養士。殺
已命。廣公法。樹私恩。輸米名。舉以竊國相之任。遂其行事。時而身耳。非
能為國典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扶仇敵。以覆宗國。保其宗。自立。此諸侯
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遺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楚太子而
自馬文正公傳家集 四素絲一

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惟寵無幾。
江東之封。窮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邪人之言。遂為仇。之
謀。亂其國。嗣濟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為李園所殺。身首異
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其會。上黨之田。致
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於子之下。九
於趙。秦。幾平原君之客。奢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春於朝。卒為切。名
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公
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駟而事之。雖而不和。勞而不休。
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
是。不足稱也。趙公子所以降身。誠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

○○○荀息論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傳兵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惡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以嬖寵廢其正少荀息為同正卿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荀息之失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失荀息之失荀息而非所以為殺也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荀息論一

荀息論

○廉頗論

司馬光

世稱廉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十田相如奉辭銜命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誅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雖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受數寸之玉長國士之賢會無用之能昭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洧水之會秦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廉頗論一

廉頗論

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示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切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臨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能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技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叛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僅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于塗炭救赤子于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燁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他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殲刀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捨大功世稱廉

倭于廣非通論也

相如始歸趙。群臣執秦王。而秦卒不敢即有加于趙。豈非以廉頗在內。為之治兵哉。親厥後。長平之戰。詐稱畏馬服君子。而遺閒金以拒廉將軍。復用則秦之懾服有素。豈可親矣。且相如智士。引車避劍。合亦是心服。致功之本。不獨能急國家之事。而後私仇也。公此文能推見古人心事如此。又何患以道學氣論律古事乎。昔端胡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廉頗論二

〇〇賈生論

司馬光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雋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侯太強也。以為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腰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為剛。害夫為天下者。患收利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強。賈生言不見用。故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釐錯不昧。其情而制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收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素外之。則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禁而得之。不之為。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賈生論一

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策。爾之金絮忘其仁討之大費。公其意。之。禮節忍其勤民之罪。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其。義安天下之本。能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寧。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于後。以為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末末之統。謀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虛。為操利法。為利刃。前孔之夷塗。樹中商之險術。蘇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咄咄可

觀而不得施于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賊隘剽掠。非吾黨也。夫惟材惡。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此等高止之論。非公不能發。亦不敢發。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賈士論二

○○○那吉論

司馬光

那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闕。火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若無所施哉。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易陽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那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于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就其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那吉論一

賊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近有於秦。子產為政。槐李垂於街者。莫振。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則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同可坐而調耶。愚以為那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命智諂問。以檢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精練無一字不深切。葛端調

○莖論

司馬光

莖者歲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莖不厚，按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皆諸著龜。庶無後報耳。無常也。與常日也。今之莖書，乃相山川同歆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發愚皆繫焉。非此也，非此時不可莖也。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莖，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莖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莖，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嘆息哉！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灰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莖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者，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莖。又禮未莖，不變服，食粥居倚廬，氣絕之未有所歸也。既莖，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莖而除喪，從官四方，食肉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於莖。然使皆如莖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莖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錫鉢入于壙中。將莖無如之何，乃曰：拘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莖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喪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

莖論一

百四

有仁者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莖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者，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莖。又禮未莖，不變服，食粥居倚廬，氣絕之未有所歸也。既莖，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莖而除喪，從官四方，食肉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於莖。然使皆如莖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莖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錫鉢入于壙中。將莖無如之何，乃曰：拘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莖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喪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

為莖師，為時人莖，所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與君莖，不用吾言，將來作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莖者，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年六十六，奉簡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莖，用莖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廣成而莖，以一言拘於陰陽家，迄今無佗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誤人，今子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莖書，當時執政其以為然，而論度俾然之子孫，莖必以時，欲知莖其之，不必厚視吾祖，而之不足信也。張生家。

司馬光

莖論二

此文可附孝經之卒，可勒石學宮，并可作葬書序。

與薛子立秀才書

司馬光

先賴首前日承不賜來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亦盡教焉不覺
喟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之道
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榮富寵其人哉亦欲得
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願其祿也亦民
而已矣近世為士者頗膠柱鼓瑟以讀書為資身之貨耳彼人與
所謂利民者耶觀是下之文上以薦之推宰輔下以貶之令長亦一
吏未嘗不以民為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以切苛白使其
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大才者必已
能舉其念民若此况得位耶先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為名法臣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薛子立秀才書一

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待之亦甚丁則
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于政而不達者矣先是用是使喜於今之
世而復見古之士且誅首領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
久留謹奉而歸之
寄意超遠 萬瑞調

與范景仁書

司馬光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
遐不作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好
者在位下與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好者得忠信之
言無不受也先實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則身求求而
景仁以言事為官先又可以黜而已乎先聞古者士傳賸諫蓋以士職
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先辭者不自知其賤也愚以
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猶紀
管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
膽手書絃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庭之前明主或肯聽采自以自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書一

萬世不拔之基則先造就鼎鑪如蒙黼黻此先之本心也無何自及
秋雲書三上皆有然若投沙礫於倉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中
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領於天下而先于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
若幸而得聞聖聰則先所言是耶當采而行之非耶當明治其罪豈有
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
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者蓋為言已施行不可掠若之美
以為已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素則與不言何異哉先是用中夜
起坐涕泣濡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
旋日久知先素心事惟景仁而已先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
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先之言傳于明主天下同其得而窺也

先是敢輒取所上奏。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于義理。合于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救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所上三奏。略賜片批。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然。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秦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效也。今先官於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禁闥。登降升黜。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先。皆在景仁。先雖言之。終不能有益于國家。止于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懇。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先之幸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書二

是何等用心。如此方不愧信友。獲上之語。葛瑞訓

○○○與范景仁書

司馬光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鄙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幾矣。此其喜固不在眾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同然也。鄙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眾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人不為之戚。默然不言。人不以為責。今景仁之名。雖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則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眾人。烏可得哉。此其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為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皆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取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先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而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為肯及此也。不宣。

葛瑞訓

○答范景仁書

司馬光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途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育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傾軼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先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讓與之是非。則非先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先亦恥之。不願景仁為也。先所謂良玉易瑕。清水易汚者。謂其金之難有。瑕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辨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一

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不異哉。景仁或末之思耳。凡論者。當知此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辨之有哉。必說隨需。曰。然後景仁之耶。屬部役者之金。既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筆致幽宕。全乎昌黎家數矣。然非作意得之者。焉能調。

○答明太祝端書

司馬光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為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為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先之不肯而辱賜之書。適云。非為名也。非為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是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當能克之。聖賢之道。近在肩目之前矣。如先者。將改仰。頌歎之不及。又其暇。道德之知。而泥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兩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齊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貴之。愚索以誦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僕亦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一

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先何人也。足下雅愛之。而待責之重。辟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曲折。首端調。

○○○答劉賡良索書

司馬光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賡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潘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教子。亦收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初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請律令。守繩墨。既為郡。則之。人則足於庸俗之間。不為倖倖。倖之士。所當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室。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誇古則浩博。而詞頗論。今則

司馬光年傳家集

卷一

答劉賡良索書一

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人子。終月環。愛。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養弟妹。嫂姪之。無以。策馬。我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為。且曰。以當一下婢之。資五十萬。與之。是以周事。何足下見朝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先得不。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於不肯。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連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囊桂狀。王。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諸舊物。皆竭矣。而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楊。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

過。如。五。五十。其。餘。或。故。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

先家居。食。不。敢。常有。內衣。不。敢。純。衣。帛。何。以。五十。萬。市。一。婢。子。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穎。之。道。毀。薪。飲。水。足。以。盡。歡。於。親。單。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還。還。焉。以。資。之。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為。若。先。者。何。以。敢。望。韓。退。之。之。我。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為。故。受。其。厚。謝。隨。後。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先。者。何。人。敢。望。韓。退。之。之。我。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銷。錄。安。取。於。人。於。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廣。則。其。施。之。人。也。新。亦。其。理。宜。也。

司馬光年傳家集

卷二

答劉賡良索書二

若。既。求。其。取。之。廣。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先。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隨。於。鄰。人。以。應。之。者。且。子。以。為。不。宜。況。已。不。能。施。而。然。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怨。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之。亦。六。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綱。載。而。往。與。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宜。以。溫。公。之。廉。儉。著。聞。朝。野。而。乃。從。之。乞。五十。萬。且。云。以。當。一。下。婢。之。資。光。不。倫。劉。生。可。謂。不。相。知。之。至。者。矣。為。拙。詞。

○ ○ 答孔司文仲書

司馬光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領首。復書司戶。秘致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
門人而文學。處曰科之末。所以然之理。非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
見。處於士大夫。足下傳以生之。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
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
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
所以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固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孔司戶文仲書一

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抒誠其民。是亦學之有文也。
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
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為末者也。然則古之所
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結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
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
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辭。則屈宋唐景莊列楊
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賴子不達。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
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
也。淳與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無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
其文。則文成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蕪其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
與淵濶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矣。足慕。光方歎服。止仰之不暇。自視一
無所有。其何以為獻。不宣。光頓首。

高古朗潔。以發德實之理。惟公能之。 葛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孔司戶文仲書二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先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以不得通名。持將命者。春暖伏惟
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不材。不足以爲介
甫。爲友。餘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
也。雖愧多聞。至其真諒。不敢不勉。答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收焉。
孔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
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庸者與介甫。最論
朝廷事。數相違。未始知介甫之容不察。然於先朝慕慕之心。未始變也。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
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一

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它衆之。行
於介甫。即今介甫。後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
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然歎。人人歸咎
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先爲意。門下之士。方日登
成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間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
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
故將自敗。若此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
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泰簡
交遊之末。不敢苟遊。雖怨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
甚。者其誠。誠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杜用心太

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
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過者
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
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
晚財利之人。使之謀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
圃。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謹。義信。况講商賈之本利乎。使彼彼君子邪則
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微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
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性違暴行。其官位是
利之人。所操臂。周視所屬。爭進各圖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
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二

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作
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稅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
之。所遣者雖皆選擢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既無州縣歷練
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賈業。謫議沸騰。怨嗟盈庭。迹其本原。成
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
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常自思。所以致其
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使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
之。俾息錢郵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然後自古皆從民出。介
甫更欲歛民錢。領市廛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
爲可。法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切。而忽常人之所。知耳。

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介甫過人及其失也乃此不及之患均此先所
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進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
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
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
方正之士何難進而諛之士何難遠方正日疎諛日進而直躬事之
得其宜今名之施四遠難矣夫送諛納善不傷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
然皆鄙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子產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三

楚介甫有寵於天子者八人皆無操而多為中叔豫以子南廣之
警之進子懼辭八人時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曰曰周公好直故日有
記月有成歲有秋周舍大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郭郭吾是以憂也子孫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火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摩下曰違
覆而得中猶棄弊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事七年
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執簿書主簿楊顯諫曰為治有體上下
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辭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主
司農大主炊爨私業無贖所求皆是思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後不復付
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夫為家主之法也

孔明謝之及顯平孔明無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
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即諫爭又公論之
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責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甚
哀曰德淵呂氏之益友今不幸你復往何聞過我此數君子者所以能
功名成立皆藉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
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先言而知之矣孔子稱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
所類乎上文乎下以其所類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義
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
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雅希意迎合曲從如侯者親而禮之我所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四

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執端如怒或語以厚之或言於上
而遂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乃不
於怒乎昔王子維方於事上而好下倭已介甫不幸亦近似焉此先所
謂自信太厚者也先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
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
乎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然將終歲
勸勸不憚以養其父母又稱爵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
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議財利之事又令降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
奪商賈之利又令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既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既而窮民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夫兵農工商。無一人得靜。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抱腐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廟。師虞無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取於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取於民。言則下。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五

豈得盡棄而不信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通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諸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憚憚然不與。引疾臥家。光被有為。批答是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折介甫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橫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覺過之上。書自辭。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衆天子之盛德。令則不然。更加恣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介甫呂司封傳語。得知。雖未敢言。青苗錢勅奉乞行取勘。觀

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恥也。光近蒙聖恩。過臨使館。到京。樞府先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就中明去歲之論。適當今之急。勢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而合。惟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大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五

卷五

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然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越然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亦欲得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蓋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先書。僕未賜。棄擲卒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誦說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故誦說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羣而驚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遂其直行者也。介甫奈何。獨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改之時。或雖語可憎。及失勢之後。必於

得其力。故之。生。於。今。有。當。時。故。有。順。之。機。一。旦。失。其。必。有。害。介。有。以。自。售。者。矣。介。有。特。何。擇。焉。國。或。子。好。直。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先。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還。恩。命。未。得。請。易。病。膝。瘡。不。可。出。不。從。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懷。懼。光。既。介。有。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詆。害。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是。侯。命。而。已。劉。方。正。直。大。義。凜。凜。焉。端。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七

○ ○ 答范景仁書

司馬光

近於夢得處。連得兩書。聞泛西湖。浮溪水。登香萊樓。望隱山。起居甚適。老懶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錢周輔漢解已成。欲令先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士各言爾志。竊不自檢。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僻陋嘉穀既殖。必使傭僕。從而耘耨之。大厦既構。必使賤工。從而斲斷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都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閣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榜中未第者。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范景仁書一

且千人皆以為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大。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洄洑。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收之以取禍。今成子情素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為微。絕。寒。煖。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為疾。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陰

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饑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不於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腐。腐而為土。土聚而為人。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病。病而為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已。非在化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待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明且切也。昔者聖人達此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行以敬。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為大武。五公傳家集。卷之六。仁書二。

吉山寶軍嘉禮以執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內。其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其士無故不撤。其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簡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周室既衰。禮樂缺。典章亡。逸人深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莫。詔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梓奇。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臆。以臆度古法。率於大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連。迭相否滅。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真。

冕尚存。亦不曰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忍使伎心。力費銅炭。而己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除音清。既不可得。而猶聞矣。豈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則矣。外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則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勝其頌。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萬所以養生也。如景仁書三。

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而願景仁共勉此道。指其末。求其本。捨其末。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決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答。伶倫師曠。奇何以不召。召康衛武。瞽經病原。皆可焚。周肅漢解。皆可銷矣。景仁以為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往簡小子。敢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肆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自是正理。却未曾說入焉。焉端訓。

景仁答書附

其原。序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竊謂律。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特以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條。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繇作也。周之誦。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疎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條。終唐之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樸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援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太葢。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援之樂。君實等知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景仁答書一

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辨鍾。皆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待。雖經偽鑄。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葢商榷。宋子京所謂君實寄於注管是也。是大不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其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誦斛。考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樂於律者。在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為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誰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為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雖兄

若朝夕來。不敢奉迎。候歸陝。敬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原公為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帝莫能為者。某至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源乃中素問之說。易為觀覽。若猶實不。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燒。補斛實銅。則然亦不可錯。素情念不宣。其再拜。正樂是吾儒第一大難事。留此贊問之篇。以發考索之志。其亦可也。 弟端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景仁答書二

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閑遠。無所不同。無所不容。人
 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蝦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
 尤重複反覆言之。猶溫以助春。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可為哉。正
 身過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
 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深。未中和之益。於南山
 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鄙者所蒙教。後何敢忘之。但求
 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集原。然其所以為
 得。層志。庶幾有得於桑榆。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平公。不宣。
 至感。不宣。尤再拜。
 切實平確。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二

○○○與呂晦仲第二簡
 介亦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遠。非致忠直。疎遠。後
 執事。敗壞百端。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事其終。不幸介亦謝世。反
 徒必欲毀百端。尤意以謂朝廷特宜倭如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
 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悔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後自力言。則全
 仗晦仲也。
 忠厚。頗直之性。雖露百餘字。則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呂晦仲第二簡一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司馬光

皇祐初，光為宣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詳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道原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光其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推為第一。及登榜，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器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數次不中選，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祥符中，康主簿，遷和川令。陸介人為序而師奉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而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盈牘，而於科舉亦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無不記，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氣貫屋瓦。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一。下數千載之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於令人不覺心服。其言亦雅好稽古，欲編前代世行事，付失以為龜鑑，光承其旨，言從宏泰。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讀通，況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之。自我國以還，訖於顯德，凡開國家之興衰，繁榮廢之休戚，皆可為法，要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即以此書之，道原先成而巳。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奉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

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克弊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者，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以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血虛，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遺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拜，痛告備至。每中今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求書歸之。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二。

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死，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雖以沒國宜，然何為獲病而夭之耶？此蓋其痛惋怙此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嘗學方其諸書，家人呼之食，至其矣，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到聰太宰劉惟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刻，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字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廣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盡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賢。道原致疾，亦繇學之苦耶？方介甫用事，每及成禍，福，凡有施置，奉天下莫能諱，高論之士始異。

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譽而心非之者。此有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刺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衷心。至如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貴者親之。如兄弟。雖貴者之如仇。鮮因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中帳以多怨不得為副。微生高以乞醢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肯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衣。其以衣機。一。一事及舊。窮。悔。賤。之。國。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送。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愚。從。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大。之。司。馬。太。正。公。傳。實。集。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三

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適。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則。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諸。各。一。大。實。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縣。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瞋。目。然。後。傳。病。亟。請。汲。汲。借。人。書。以。參。較。已。之。書。是。非。其。失。氣。無。盡。乃。口。授。其。子。義。仲。為。書。屬。光。使。誤。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先。不。為。人。誤。銘。文。已。累。年。所。拒。耳。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弟。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徙。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煥。字。凝。

之進士及第。為顯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止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後仕云。

矜惜奇士之意。溢於言表。 葛端因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四

司馬光

蜀太初雜文序一

然故之寔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末作東川吏官以
詩遂上聞天子亟召牧罪又有鄭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見者
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大初素與人善憐其冤死從友人
詩牧亦出是歲於時大初博學有文詔用為國子監直講會有
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大初狂悖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
府臨晉主簿大初為人寬亮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
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員例為令錄雖恩
昏老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
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益年四十餘意天喪儒者使
必至於大壞乎將大次所怪繫繫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

筆力孤寒適古之甚

韻大初離又序二

○○○張其字大成序

司馬光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廢。廢則窮，窮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忌人之賤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文不免於僞，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其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先辱其張君為同郡人，習其為人固久，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為之。易末王公傳家集，張其字大成序一。

義焉。先是收極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名其才甚美，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文似禮運樂記諸篇手法。葛端朝

○送郎景微序

司馬光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為比。迨至隋唐，給從之徒，皆知以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視物如土。天下莫已若也。亦何感我於者？居世會當，當仁讓義，以德自貶，區區外名，不足恃耶？郎景微與余同族，甚悉。余備知之，其為人則不可較，而不可化。和易以為樂，即正以為道。雖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道，可謂美矣。然本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能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為舉人，人知其有科級耶？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余同官，前奉選，於天府，覆試於南闕，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相與，如手足。易末王公傳家集，送郎景微序一。

者固不疎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於越，謂余必以文序列。余感其意，不知辭，願以非余所能，就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春。

司馬光序

吾輩重進士科，而必欲出於此者，非以其為世所信，脈可堅立，功業耶？請起教語，真可猛者。葛端朝

司馬光

送李松之序一

名言可佩

司馬光

語敦堅果

○送胡完夫序

司馬光

舜之取士。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
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已不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
一決之於文辭。悉欠辭。豈能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之久矣。則天子知
之。通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乃之勞而無於民
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非發
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
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尤
不倖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通於天下。自今日以
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耶。既中於道。自今日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送胡完夫序一

注。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克其言。則天子將引而
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
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乃巍巍如是。豈不偉歟。意是道也不難至。在完
夫勉之而已矣。
純理發以淡遠。葛瑞詞

○送李公明序

司馬光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明。得謝。赴朝。以
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往。延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
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佞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
特置饌。宴於資善堂。唯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此終宴。
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殿。不
欲自為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附自前世
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疎。常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
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舊。優崇有德。功。司馬光
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送李公明序一

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宰。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皆公又
二疎所不能備也。然則公卿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光
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曰。近年雖七十而康
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留耶。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
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與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
耶。光忻然服其言。蓋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
第。先相國為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
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
與焉。其恨恨可言耶。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來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涑水司馬光序。○潤澤有法。葛瑞詞

○○○陳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光恐久而浸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屈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某也。呼可不懼哉。詞體莊敬。誠格有泰山巖巖之意。葛洪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陳院題名記一

開善縣修文宣王廟記

司馬光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饑食。食生而更衣。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耕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碑木日益。種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死守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應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嚴朴以威之。扶義以救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樂行而久。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開善縣修文宣王廟記一。

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能者。縱若堯舜自非孔子起而振之。靡而引之。使闕大備。融以達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為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天子之貴。就北而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教廢。為餘事。置之而不誰何。故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吾自前世。同膺紳大夫之林。數也。陳有孔子廟。歲平中。武夫慈釋曰。修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曰。於是廟屋頽圯。垣墉圯缺。州樹萊播。碑石斷仆。況於鄉飲酒之容。弦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嘆曰。嗚呼。為川者。知防而

不知。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殺。則。怨。怒。而。不。從。故。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者。遠。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穿。侯。之。也。不。仁。就。大。鳥。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而。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舉。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飲。材。聚。工。葺。屋。之。隳。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櫺。而。改。封。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訓。而。大。正。公。傳。家。集。 聞。善。縣。縣。文。宣。王。廟。記。二

書。永。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鄉。聚。之。風。矣。為。君。之。性。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如。賢。焉。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焉。君。之。志。而。振。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命。其。祠。誦。其。文。也。同。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論。而。力。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繇。邑。及。於。鄉。繇。鄉。及。於。家。父。康。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為。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耶。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故。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而。今。不。可。為。耶。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耶。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偽。薄。故。不。可。教。是。繇。於。是。言。不。足。稽。也。於。廟。之。成。為。君。謂。先。聖。縣。之。人。也。宜。其。之。記。先。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道。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反。復。今。古。之。故。真。是。數。思。無。窮。焉。端。詞。 司。馬。大。正。公。傳。家。集 聞。善。縣。縣。文。宣。王。廟。記。三

我之言。不足稽也。於廟之成。為君謂先聖縣之人也。宜其之記。先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道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反復今古之故。真是數思無窮。焉端詞。

司馬大正公傳家集 聞善縣縣文宣王廟記三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司馬光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寺僧也真如故有講堂庫狹不足以庠學者清辨與同街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貽來者先謝曰先丈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佗人曰佗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先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為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欽而師之又為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於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復之師則則司馬光公傳家集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一

補之以至於金石可獎山淵可平而講肆之聲不可絕也先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先難不習佛書亦嘗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僧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敝蒲之衣食蔬糲之食嚴居整處斥棄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件木瓦魚不敢妄殺器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光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同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廢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

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開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源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為益也豈其細哉

吾輩為釋子作記序者皆當以是理告之○又特深推工妙當自稱情之作焉為調

司馬光公傳家集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二

○ 許明堂記

司馬光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洛國文公自
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廟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
乎蒸民功安于廟德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行
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矜矜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
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許明堂又二
年河南進士宋輝中李微與其鄉貢士民之衆以書致光曰公亦為宰
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偏天下靡有不同而在洛為多今吾人日渴仰慈
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洛堂而不知其
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為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焉謝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許明堂記一

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為士者願一守令且猶求事不其任
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此乃傳如先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
乎而都督紳之聞無不有文者肩隨接踵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肯
之求能無望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
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選之夫登依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遶
海者固不能窮其深廣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既不
得辭乃曰先師子孫已十有三年自開士民之舉公者如出一口敢
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為施置如何而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傳
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為政其大者汪洋濶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
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

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
為潁州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為吳興太守
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瞻故用有所不周
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先嘗學於史氏觀自
古為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
民疾之何民非不憂也如君惡之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
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
隱之而益彰進德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
淵擊鐘鼓於宮種梓木在上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
而已矣詩云無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哉弟君子民之父母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許明堂記二

得乎下也書曰臣弑君為天下之大惡言其上下得也上之於下
而欲其舉動乎位辭為以卑安斯民君隨之如股肱民之如父母功
威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使舊而
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怠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
此為之記

羅疎有裁剪 謹端詞

○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正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鵲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葦簪坊北、開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大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北若兩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美水軒、堂北為沼、中大為島、島上植竹、間以三木、大者曰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獨樂園記

卷一

決、攬、結、其、杪、如、漢、人、之、虛、命、之、曰、釣、魚、臺、沼、北、橫、屋、六、楹、學、其、補、法、以、樂、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芳、竹、為、清、簫、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沿、東、治、地、為、石、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拱、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采、藥、園、園、南、為、六、欄、芳、藥、壯、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木、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雖、小、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報、棘、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振、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豈、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也、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

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後竿取魚親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剡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扼耳目肺腑悉為己有彷彿馬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閒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念而命之曰獨樂園或欲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史遷何得此君子自樂恐不足安休及人況史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豈得強之乎迂叟笑曰人皆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獨樂園記二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莊蓋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既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秀並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雨未氏滅。而不知滅爾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實冥惚。若有若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此則古人所為太早公傳家集。原天道一。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不知書。惟恐民冒沒得任以趨於亂也。

天道作如許解。殊妙有歸着。若臨調。

下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成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褊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靈寶經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宜有以加之。乃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率易若其幽與難知。以而玄者。賢人之言。較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泰山者必峻。於快。隨滄海者必深。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不致。

司馬太早公傳家集

說玄一

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入。遇研。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謂然。蓋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非孔子後。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哉。與荀悅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制其根。其末。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盡為之。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通。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經。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止。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歸。則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舉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擇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

○○○張巡

司馬光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於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系
 捷。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敵賊。不可勝。守則
 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謀之。後。以。天下
 之大義。守。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後。轉。寇。捕。虜。之。多。非
 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較。全。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一。條。存。作。以
 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
 俗。之。毀。況。其。賤。賤。者。耶。
 最重之論。可服功名目胡者。案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張巡一

下

○ 馮道為四代相

司馬光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
 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而。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
 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去
 暴戾。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少。尤而忘其君。況相乎。抑以
 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得其意。蓋二
 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察之。欲以自釋。公。後。以。之。事
 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可。言。
 即道一人。便推得五季不祀之故。確論。案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馮道為四代相一

士必有進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漢王。是欲絕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與論鼎沸。執政欲變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與到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耶。耶。會軍司選官。景仁當草制。坐於考校。不合故事。改侍講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主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無顏復居位。食

范景仁傳三

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神宗嘗極口詆之。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欲之。深人更以為難。為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畧。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其召之。雖稚齒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與親舊樂飲。服施其食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益聰。朋友體其堅強。嗚呼。即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然則景仁所失。其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惟德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為。家有同今世之勇於遷徙者。史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

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衛衛如不勝衣。矣。其勇。史曰。何哉。而時謂勇者。而以目製。散騎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目唐宣宗以來。不次開人言。立朝第一有言者。無不切當。疾之與背。皆無異。而景仁獨言之。十餘年。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肯。不則之。則無勇。有能之乎。人之情。既不思天子與執政。則豈之。至隆者。執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操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遜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衣履終身不復變。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不能而人或能之。此

范景仁傳四

馬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慕之。而

范景仁傳
楊萬里風烈可尚。處語壯詞捷。非近代史筆。所可及也。

公孫布秋之說。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休。雖舉家錦衣玉食。行
患不能。賴人之常情。雖入奇易。雖入倫難。吾今日之休。豈能常有。
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
吾居位去位。身在身止。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賸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
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緣儉來也。
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
身。即用遠罪。費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
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
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事
文子相三君。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毀室。朱陸山。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訓儉示廉二

稅。孔子耶其小冠。公壯文子事衛靈公。史猶知其及。相及。成米以寄得
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后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疾
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
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偏舉。聊舉數人以訓
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人家子弟。只令常知前輩風俗。自然即儉。端方。此文亦家訓之一助。
葛瑞詞

○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
其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
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桶
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棺。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夫豈非收功愈遠
而為利愈大乎。古之人。唯其通闊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真而不能通
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造雖鉅。而或常為卑。其言賤固苦以
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為法。蘇使其人。涉遠以求
其志。以配合。庫言以成功。雖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第。其後世
止。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今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尚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釋迂一

葛瑞詞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
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庸也
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
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
為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原常而好新辟夫之徒者不之南而之北
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無所求乎
愈速耶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
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愈顯淺愈深快焉端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辨庸一

司馬光

○○士則
或曰為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墮
而已矣或曰為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令
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
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違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
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
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
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
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開辟而天無以考終
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彼雖倖然而白首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士則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士則一

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然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
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慧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
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
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魯食瓢飲
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常捨其分而妄為哉
警遠 葛端詞

○○言戒

司馬光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鏜句鏜鏘。人不以為異也。若叩自鳴。人說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金人三賊只欲重其所獲耳。非皆使之效立仗馬也。觀此可悟。葛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戒一

○○飯車

司馬光

天而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攆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滑。而僕獨不濡。又徒而高。是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為有注量其力。用扶攙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為有注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無才而久據要津者。可為痛省。葛端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飯車一

○ ○ 拾遺

司馬光

迂夫見童子拾遺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至驢也。暗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果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迂夫惕然亟歸而嘆曰。必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驢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問者。能無傷乎。一時落陳惡。只是見利忘義耳。於此喻言過於痛哭。
易編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拾遺一

○ ○ 德四

司馬光

或問于德四。何以始於母意。逋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微有。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其自而至哉。或曰。母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母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復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德四一

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死灰則不復然矣。其所以然者。曰。母固母必矣。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其固成敗禍福。繫命而遭。誰得而知之。其必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母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則私。私實生殺。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生不達哉。

德頂解自無深秘。易編訓

官失

司馬光

遷客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眩曰。何謂也。遷客曰。夫
冠。所以為容。親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
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餅而利。健
之。朱標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篇。按。宛。莊。子。鑒。口。角。篇。焉。焉。焉。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官失一

○按。查。新。格。

司馬光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休。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為
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司以合朋友之和。節賓主之
歡。且寓其教焉。夫按。查。新。格。事。道。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節。制。
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按。查。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
其。心。平。體。正。端。壹。寧。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按。查。亦。猶。是。矣。未。審。度。折。則
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情。悞。則。失。焉。方。來。焉。左。右。前。却。過。分
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或。功。盡。素。誠。慎。明。焉。若。故。按。查。可。以。自。心。可
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按。查。者。不。使。之。過。亦。不。失。之
用。焉。矣。正。公。傳。家。集。按。查。新。格。一。

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
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也。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幼民心於
中正而已。故雖行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
傾移。無不至矣。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按。查。與
其一。馬。視。夫。臨。堂。發。矢。之。際。性。無。隱。密。莫。不。聲。然。恭。謹。志。存。中。正。難。不
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
之。道。乎。乾。乾。素。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
動。其。心。愷。然。不。改。其。容。未。待。之。而。不。憚。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
俯。身。引。臂。扶。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總。是。言。之。聖。人。取
以。為。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說。諸。相。而。以。殘。賊。相。賂。孔。子。猶。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以按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按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按壺探闔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微啟祿者，無所惜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篋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篋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擇其指意焉。

詳表 寫端論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按壺新格二

○○○情辨 司馬光
應錢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錢悲喪甚，既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子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者，情也。死生有時，死而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忘矣。而理可以寡，道勝情也。子常以為知言。光辨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忘哀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時順人情而為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溺滴無所不收也。馬不御則騰突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則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情辨一
後洋洋馬注夫海駿駿馬就夫道雖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快辨雋奇何進郭象之解莊 寫端論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終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論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爲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爲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格克財利民心不寧因論

宋史本傳

范忠宣公一

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之語作尚書解以進又論安速還官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哲宗立召爲右諫議大夫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先去其泰甚者可也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確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哲宗人司諫吳安詩正言

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

賴昌府歷拜右僕射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李清臣殿試策

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稱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純仁從容言

之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既召

相章惇純仁堅請去出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爲申

理惇不悅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純仁必

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水盡濕顧諸子曰此後當

宋史本傳

范忠宣公二

范忠宣公二

爲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

仁之子欲以役法與光異議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

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光祿卿促入

朝純仁乞歸許養疾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疆

場未解嚴爲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常曰吾平生所學得

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子正平正思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蔣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總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公言行錄。反覆終始。正學大節。偉議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綸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猶存。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所赴。郡以家藏本為之。既已。忠宣公文集序

按綸序一

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綸謹謝之。且曰。記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願年義學。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恥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瑛。杜休。石守道。所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受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性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美辭戲。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綸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力。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二者之切用。深矣。吾夫子闡微。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鄉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育。此其大過人者。然思

而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充伐怨欲。不於不行。包含木石。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十二言之。鄧綰嘗奏。公冀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而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則黃門。謂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它日指宗廟。黃門。謂公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與一便。公言當置注。然而公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寧之法。公言特當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所言。則其責知隨州。尋寬永州。蓋子厚必欲寬之。而公素安義命。無一。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故僅免。試而而語家人。忠宣公文集序

按綸序二

子厚所為。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性陳蔡。當亦有不吝何。言。此人所及也。蔡新則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達。同。則。如。劉。成。亦以吳處厚為。存君親。誠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勸。卒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其所。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實。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寬。後表。却。教。未。頒。先。謂。誰。從。恩。宥。公。蘇。戒。九。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想。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讐。以。疑。似。為。誹。謗。誤。國。害。公。還。轍。可。鑒。此。不。惟。次。宿。泰。陵。正。欲。處。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寧。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詠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以。不。遠

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替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僕所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只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養長懷、而德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讀而力行之、以代張聿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卒、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刊心奉大夫、恭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鑰序三

范忠宣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蘇靖調甫

許輯

弟葛

魁終調甫同許

集序

樓鑰一首

經解

進尚書解

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忠宣公文集

目次一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墓表

尹判官墓誌

范忠宣公文集目 畢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

范純仁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而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摭未保。遽統而君臣之際。莫或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闡於治道者。錄為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謬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死典

堯曰沔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陸浩浩滔天下民

俾人女曰於繇哉帝曰吁咈哉方命杞族岳曰异哉試可乃

近東王公大臣

此山香解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某曰、堯知縣方命紀族而終聽四岳之言而用之、至於九代、
俊、罔之、可以見聖人不以己之智識出於人而達衆獨用也、
不以一繇不職而遽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久則可責其成、
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而黜者亦得以爲辭、然非
堯德之大孰能容之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

大禹謨

帝言于舜曰后克艱朕后臣克艱朕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註云帝謂允也

謂先也

且某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費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君牙曰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故難奔而在上而不敢忽天下之務復相戒以難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言不隱則賢者皆進用衆捨已則君上無過困窮不廢則不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大聖而稱此克難惟堯為能又見乎君道之難也
 蓋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夫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愴決度而自任、謂心於樂、遂任人以疑、戒。

忘道以求名達衆以徇己皆中主之所不為也蓋以戒舜可見占

范忠宣公文集

之君臣相戒深切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匹庶不以爲國祚鄰

里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唯無怠荒庶政修舉則夷狄自貢
卑陶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定于世有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難輕功疑唯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某曰、孔子曰、寬則得

不以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以簡則荒謬而害政。唯好生之德。可以服民心。民心服則有恥而從化。自不犯于有司矣。

舞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但德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威
隱朕命泰茲有苗弗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三旬苗民逆命發誓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又益時
乃天道帝初于歷山佳子四日號泣于吳天子父母負罪引慝抵戾也
終喪變齊慄慄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
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某曰禹受舜命但征有苗聞益之言遂拜而班師信乎德配
而不以己智自任矣舜位兩階而有苗遂格信乎文教之可以
速至誠之可以感物矣後之人君有與甲兵危士民與暴殄
且之命使生靈肝腦塗地而欲安民阜俗不亦遠哉

皋陶謨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三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敬敷九族庶民勵翼通可達在茲禹曰
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戒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格而事何憂乎雖况何遠乎有苗何
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我
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柔而五服而敷敷而教敷而教敷而教敷
廣利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
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成事
臣某曰夫修身惟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行則人信然後可
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哉矣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
之難宜察以事而衆恭滔天巧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取人之

道不可不廣故於九德各取其所有但人君能合而用之則九德
皆見於事為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禹之聖尚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而至於萬幾矧後世之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為天之視聽故萬事不可不察於民

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

哉

益稷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四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罔直

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其中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朕朕耳目

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

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事

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

耳目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惟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罔功

臣某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爾進之以言試之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有法則羣臣孰敢爭先而進乎孰敢不謹奉於職乎向若拜不如此施為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成功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朕朕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拜乎稽首聽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齊我歌曰元首明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業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某曰朕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德日起而百官安職矣卑陶履戒舜以典作宜慎法度而屢加省察乃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臣臣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五

獲道君道煩細則萬事簡情此有虞君臣相親之言萬世之成法也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載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誅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內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是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危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某曰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為邦本也宜矣又曰得

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明矣夫人居處於德之上而安者非力能制德也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居後之義耳以分義之微而取他人何異朽索之馭馬哉苟君夫其道則匹夫匹婦可以勝之矣大凡不明之怨其怨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敬言而敢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宣之使言所以圖怨於未見之前也為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慎哉

仲也之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己克仁彰信昭氏

臣某曰夫聲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為能無用人如已則心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六

一而無疑問故動有成功夫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道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法令服民而以寬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與大中韓維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然昭大德建中于民以茂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王好則則裕自用則小

臣某曰聞善不懈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已若則志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居己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已若則人之言皆不可入矣人之言不可入則過失難多而不聞矣然

雖盈而不恤矣。如此者不止何待好問而行則合。私衆智而過不
在已。豈不裕哉。自用則專其私意而過必歸已。豈不小哉。

湯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夫金不成器則治之不處也
民不為善。蘇牧化之未至也。故萬方有罪罪不在民而歸上之德
有所未孚。爾然則為湯罪已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九民時若居上克明而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維艱哉。小人何所

說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七

于爾後嗣

臣某曰夫從諫弗弗而古人是若則君道明矣。與人不求備則能
任人之長。檢身若不及則喜聞已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
已之短則已將無過。天為人上使已無過而人盡其才天下安有
不治者哉。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某曰君不厥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為天下之慶不恤小惡則
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見人君不可以小善忽於聽納而懈
於更張也。

甲中

伊尹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人君不修身則百
姓不信其命。今故須先修身使已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
便為明主。

又曰無時豫怠。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
無斁。

臣某曰見近效而怠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疑君子。聽不聰矣。
惟能見遠大者為明。能聽有德者為聰。則君道之美矣。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遠必自迺無輕民事惟虛無安

說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八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辟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臣某曰升高自下。涉遠自迺。基言人君之德以積累而成。庶事皆
有新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尊位至危不可以安處。凡人之
情喜於合己。故迎合之人易進。惡於異己。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
明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正亂矣。君好以辯言拒臣下。則臣下之
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成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

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登地有命春求一德得作神
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華夏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任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必於其道則為常德在易常卦之初則曰浚常王人
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浚也故入君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
初則人情不擾而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常天心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九

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一之道在人王推誠待下無偏無黨則衆心咸服故能一矣
字遊詳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廣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一婦不能自盡
其情人君猶不能成功况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臺乃僚罔不同心以直乃辟俾率先王迪成高后以康
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為難而以從諫為難則羣臣之善
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為政安有不聖乎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朋王奉若天道達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人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躬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降虐善
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
無啟寵納侮無取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醇于祭祀時謂弗克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

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昔哉說乃言惟朕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廣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夫律令不慎則貽
羞辱甲兵不慎則召寇讐衣裳當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已而後
勳若能信此則無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勳爵及惡德則民
不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時矜能眩智者自滿之道
事事有備者消息之木窺小人者欺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
欲革俗而嗜好不先同俗非恥過作非而何傳說陳此言高宗信
而服行之猶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可見賢臣戒君之深切也行
此數事而中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達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正說收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苟招俊乂列于庶位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達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說易以欺况天下之廣窮務之衆不可事已意而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其大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其其身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則後廣用賢俊列于衆職而王道成矣

范滂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一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乃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無偏無陂遵王之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臣某曰人君立大中之道則政化平均民不窮大而俗皆好善是

錫五福於天下也上無偏政則人無朋比而成德大中雖有不於中但未入於欲惡皆可容而納於中道故孟子曰中也者不此之謂矣夫有才有為之士患在行不差進行不差進則快才為真足以亂國違其行則其才可用是以典邦人君又當修德使正人好於我家然後人陶善化而下無罪辜人君之心當如止水不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旅獒

召公作旅獒訓于成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狎侮則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制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禹

范滂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二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財則小人安鳴乎風夜罔或不勦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臣某曰孔子謂使民如承大祭則君之威德在不狎侮而成也人之聰明志意惟可用之於道不後於無之事則百廢斯止當以賢者為寶不以珍奇為寶又能不忽細微則大功可成君或不卹小過而憚於改為終將虧損大德九仞之山起於累土或闕一簣則妨成功况甚於一簣者乎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成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啻不教。金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謂汝則信之。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己。如此之深也。非聞怨詈之言。不止不怒。而又自脩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見美於周公。而為法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為人譁張。幻惑則信而怒之矣。

君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艸。爾厥攸莫。或不淑。有厥有。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繆。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爾厥攸莫。亦爾其。莫不修。進退以之。范惠堂公未集。進尚書解十三。

乘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可不慎也。凡有慶興。出納之命。必與衆人虞度。使其議同。而後行之。夫思小則可以成大。容衆則可以成德。舉直而黜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上。惟記其所好。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以命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從也。

罔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詭于伶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某曰。僕臣。王之賤官。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君左右。不可以使辟邪媚之人。為僕侍也。後世官官僕侍。既乏正人。吉士。而人君朝夕與處。或諂以事。則以悅。快情愛之言。聞導人主。又豈止非邪。之典也。可不戒哉。

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於後世治亂。不聞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事。固不能終明與義。惟陛下精古博遠。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惟陛下留神。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言雖悃悃無華。然大臣告君之道。於斯云備矣。范惠堂公未集。進尚書解十四。

○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范純仁

蒲薛部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其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弟。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部三領部使。西典巨鎮。高職懿行。為時名臣。六十有閉。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之東北。披園華河。擇爽麗之地。造成市之宜。築室以居焉。園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修重門。內口舍幽閑。闢却掃。非幽人佳客。復還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一徑杏徑柏。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蕭。青石雪頂。開軒對之。各以為名。其北曰遠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槐堂。以

范忠宣公文集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一

歲。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字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峰。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為臺。登覽曠迥。清宵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莊西北隅。據垣來高。下列繚園。時使老圃村童。引水溉畦。名曰瞻蔬臺。積土為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恆如益。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折。無繁醜。香深若洞戶。名曰餘醜。塢條豈難。徑翠影蒙密。新筠解律。嘉色如深。名曰猗猗塢。泉木交陰。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沉浮瓜李。揮弄水雪。或烹茶煮茗。飲吸紹體。外設客舍。庀康庀庫。殆將百楹。其締構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蠅蚋之若。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瓦。樂

床。褐裘葛衣。俾君子有以取法。小人無所可欲。蓋書得夫郊居之道。或寐色澄明。開軒極望。或落苑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啓閣。圖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之長也。此其進道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集令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足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淨。歸自非厚積累之德。種清閒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將老矣。固將飲公而還也。以人事之難。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云。公名休。字肅之。

范忠宣公文集

華大集卷之四 園亭記二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純仁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校以教其人。凡為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己。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教。化然後君得以為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為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己。而各務肆其所為。是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其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為士而知斯者。有矣。患其位而不得言也。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一

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為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昨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為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實。亦未嘗有學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為非弦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為君子之親也。顯親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益亦不朽矣。先生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

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為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也。

古文辭皆大雅而雅之真則純也。此文可當一純字。雖歐與曾亦足擬之。葛瑞胡

司馬公詩序

范純仁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典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勿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君子。而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百子。孫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仲之以詩。章。俾有誦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修。而入於君子之室者。則其人可知矣。余子之子。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范忠宣公文集

司馬公詩序

皆格味自貴重。以家風教子弟。固是文正。其真前賢切至。乃人之論。名。編。調。

完美集序

范純仁

自古國家將興。隆平之運。建不拔之基者。則必上天為生。降降之佐。啓佑其主。或翼其世。而成非常之功。故有周之興也。湯伊尹。高宗。伊傳。龍圖之興也。文王得呂尚。宣王得中甫。漢之興也。高祖得三傑。光武得寇。鄧。唐之興也。太宗得房。杜。肅。宗得郭。李。故皆能光啟皇圖。或中興王業。至我朝仁宗皇帝。享壽綿久。道冠百王。澤被四海。純誠敦德。格於皇天。故天將錫我宋以無窮之祚。是生良弼。以贊襄大業。宋宗元嗣。並天下於泰山之安。神龍有履。孟之固。時則有若康節張公。以清德直道。奮於寒微。歷職試位。絲河東。轉運使。入為御史知雜。正色抗論。以肅朝政。仁宗從疎。知臣。養公甚厚。公感上知遇。夙夜思報。於時國本未立。公范忠宣公文集。完美集序一。

因啓達儲之議。事未果。出典外藩。及拜御史中丞。復進前說。仁宗嘉其言。而將行之。遂用公為執政。至嘉祐末。公既為樞密使。長西府。令其親公為元宰。二府協力以贊丕命。英宗皇帝遂繼大統。公之勲烈。輝映萬世。乃還身養道。十有餘年。康寧壽考。薨于正寢。而朝廷贈官。諡有議士大夫。慕公之德者。哀有詞。祭有文。及銘於墳。紀于碑。而快於太史者。皆所以述公之功德。然尚得其勢。華而未之盡也。至今上特題其碑之額。曰清忠簡德之碑。然後公之大節。於是乎稱矣。國家崇德報功之道。於是乎備矣。天下修己為善之人。於是乎勸矣。一舉而三善從之。可不謂之美歟。在管人臣立大節。成大功。為天下士民之所稱愛者。未必見知于時君。居高位。席盛寵。蒙遇于時君者。未必見稱於士大夫。善止。

初者未必能保其終。盛其名者未必能安其身。如公者兼得而忘下之。可不謂之完欤。嗣子○耶君集公之贈誥。謹議。長辭。祭文。行狀。碑誌。為上下二卷。以上之朝。以傳于世。蓋君子之志。述事之一端矣。自其集公而為之序。其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而知公行事為詳。義不待辭。請名其集曰完美。因以公之大節而敘其說云。
意決嚴古。葛瑞調。

范忠宣公文集

尹判官墓誌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尹判官墓誌。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皆。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鄆鄉與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於卧內。見。兒扶牀。方二三歲。翁字秀與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更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時之失。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屬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公奉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雖吏易君少。而為善。君得其情。皆按以法。邑。務。暇。親公鎮大名。改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寧。八年六月十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善。談。論。有時揚榷古今。一坐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碩命元勳。未。解。机。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于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奉。養。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諛。媚。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逞。一旦。禍。機。潛。發。今。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笑。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侍母喪。哀。林。如。禮。見。者。嗟。嘆。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戚。

府受朋友規切。誅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且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是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男。大司農少卿諱希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志。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洞里先塋之次。而求銘于子。為之銘曰。

麒麟為物。骨相不羣。陳華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星眸日齒。其如伏集。一肅千里。未冠能父。操落塵腐。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命長短。冠遠位。論欲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去。君

范忠宣公文集 尹川官墓誌二

躬弗蒙。宜在後昆。勸辭于石。終古其存。

極簡質。自有體段。有為調。

鄒文忠公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為相。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向與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望陛下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明日。章惇誣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竄昭州。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宋史本傳

鄒文忠公一

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則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恒中於道。則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終與夫小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猶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故轍。以為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在明宗朝。秦詠論宮市。北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州。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

李綱序一

元行間。職在諫省。適有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艱論。驚動四方。遠隔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及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朗闊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非栗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柯初。集公平生所為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雜著。澌制草合為一十卷。將後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網。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天下改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

竄逐。朋黨之論浸興。公始以言為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其員缺。類皆老耄。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紀綱逆辨。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疏鳳鳴。朝陽。然遺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慙。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絀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後。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則彼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雖是視之。公之文章。委于後世。讀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謹序。

道鄉集序

李綱序二

鄧道卿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爾編鄧南評輯

葛雲蘭湘九甫 全評

集序

李綱一首

奏疏

陳希宗立劉后疏 附蔡京公偽疏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一

論宰相章惇疏 其二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三

鄧道卿文集

目次一

三

序

送劉歸美序

張舜諧字序

論

侯贏論

劇孟論

荀彧論

曹參論

鄧道卿文集目 畢

鄧道卿文集選

○陳希宗立劉后疏

鄧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后與廢郭后實無異焉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仁祖故事存焉若不然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備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以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之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

鄧道卿文集

陳希宗立劉后疏一

○論宰相章惇疏三首 其一

鄒浩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親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相應。惇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雖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雖此壅閉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雖此難於通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仲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故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

解道卿文集

論宰相章惇疏二

則施設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有格。則非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總而足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慶。舉不引。臣願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罷免。況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久滯不平。而切有望於廢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剛而力行之。實天下幸甚。

語語懇切 苛端調

○其二

鄒浩

臣聞大臣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忠之罪、尤在慢上而凌下。此而可畧。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人主至誠篤任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久已六年。天下不聞其勳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蓋成禍者人主之至難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持以八柄。詔王而已。不敢輕預。惇自獨相以來。陰傾陛下威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況假人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放齒君之路。馬楚其勇。若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東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尊君之敬也。又況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君之故待之。矣。惇則不然。不

解道卿文集

論宰相章惇疏二

問如何。率以鄙惡之語侮罵摧毀。借令士大夫誠有罪焉。以其罪則於朝。慶之可也。誅之可也。安有陛下所體之羣臣而專以辱之為事。惇果有尊君之心。獨不念按鼠忌器之喻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為其不能變理陰陽以克其職。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薦臻。聖慮不於惇而責之。將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罪免惇。惇曾因此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方且側躬以應天。而惇直傲然畧不引咎。其罪三也。邊鄙用人。尤當謹擇。惇曾不以朝廷休戚為恤。惟力引親舊。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為持據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誑自取。何若非陛下灼見同上之姦。嚴行竄逐。則誤邊鄙事。貽朝廷憂。豈不甚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執勝。負於廟

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志邪。事不究其利害。但同列以為是者。停必以為非。同列以為非者。停必以為是。於是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焉。存於其間。遂使同是莫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以元祐之朋黨。方他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停之罪惡。雖不知之。然自京師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謹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日建聰。所以求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不知此。陛下求言之誠。而敢言乃畏停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停何所為而不可乎。其罪六也。慢上凌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閒。凡所教陳於前者。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人豈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十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嚮方而務。是人主之職。又曰。為人君者。正心

御道集
論宰相章傳第三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之本。無先論於一相。斯自宸衷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以釋海寓。歸結之公。端責以大端。略其細小。復得舉劾相臣之體。葛端綱

〇〇其二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停罪狀奏聞。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停者。謂停任元祐初。詔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議不便。不可行。即停任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羅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欲以為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並行竄逐。惟停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蓋朝廷之典刑。不可以行於停乎。蓋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詳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繼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其人。其欲使先帝知遇者。不知停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知停之重。然停有所見。不建

御道集
論宰相章傳第四

言。於先帝。臨御之時。乃力欲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背負恩德。不可與餘人一懸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停前項欲斥先帝法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磨勘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深文快旨。葛端綱

解浩

新
浩

١٠٠

十二

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祕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麟，其
富如海，欲飽觀飲覽而靡有子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為可乎？道
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亡治亂有難評之迹，探賾解蔽，或有不至，則非
習迷識緣隙而授之，欲理與事周備而無餘蘊，猶北轅以適越，終不到
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為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磬，俯仰所須，
不繼朝夕，而曾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弔，情義所存，不可輒已，而私
為之累，以智勸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乘乘東
金，氣奪寒暑，俊。口。頌於前，靡受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口。口。
末如之何也。已。嗚呼！鑒弊編藩，以資其勤，懸梁刺股，以警其怠，跼步
家園，久而不窺者，試何人哉！解美。口。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新

此中甘苦。非身歷不曉。此文當在荀氏勸學之上。

齊遠郊不集

送到時美字

上

張舜字序

鄭浩

舜諸名無字虞臣弟之善也。屬其易之曰舜諸。其取舜命而曰位。裁汝諸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其非所先。故五命而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為素與皋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於朝。舜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之際。方且欲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故當。故舜訓之曰。俞。注。我汝諸。且舜作漆器。而犀臣咸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之事。而漫無限制者也。犀臣以紛然諫矣。迨想其時。茅茨土階之制。當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於夫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舜而凝庶績。固無愧乎佳哉。汝諸之訓也。嗚呼。舜諸取是以為字。豈徒

張舜字序一

十一

便稱諸於交友之間而已耶。昔司馬長卿慕蔭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李文紀慕張綱之為人。故名綱。舜諸其亦有意乎慕無之為人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為禹。況舜諸之於堯乎。舜諸故天章閣待制溫之之孫。新知洛朝奉郎次元之子。其視之外祖行也。今年夏四月。舜諸侍朝奉待次於廣陵。所居與洋宮連牆焉。得其承乏。教授之職。朝奉忘其不肖。又忘其親列之早。命舜諸即廳之西齋而相與講習。自夏徂冬。如一日也。舜諸家素富貴。乃能焚衣惡食。泊然不以外好移其志。今陋巷之下。尋丈之地。而寄焉。晝日一食。夜燈一枝。誦書求義。節文綴文。疏疏如寒士。視世之較優子弟。憑藉流澤。謂天下莫已若者。性實相什百矣。先待制以直道事仁宗。被遇甚渥。推稱名臣輔世。

其民之績。且今為薦紳所仰。而朝奉亦方以材見用。於時舜諸獨不為。紹揚之乎。夫學不惟其文。惟其行。博如惠施。詞如史遷。行不悔焉。君子賤之。此其平日所與舜諸評論。而然謀者也。談其言而終始之。性實之。其惡惠不成。一日立朝。是欲岳峙。富貴不可得。而誘或武不可得。而屈。以其所學。發於云為。俾人主爭治乎。帝舜之威。是亦舜而已矣。世之識者。必曰。魯陵張公之後。不為人知。此其承命易字已。同受其說。而為之序。舜諸隨侍赴洛。所無日矣。并以為贈。平衍中有挺勁之氣。以貫之。其端則。

張舜字序二

張舜字序二

十二

○ ○ ○ 侯 康 論

解 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當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窺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此王之所汲汲而求。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其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解。如振囊中物耶。夫兩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雄者。亦未必知其趣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侯獨何以知之。晉鄙唯惜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關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同足

○ ○ ○ 侯 康 論

解 浩

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技力之肆。果同莫知也。而侯獨何以知之。侯之無數家財。度占候之術。以振賄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髮。非其謀之有漸。慮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賤也。久居于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偽者也。是真事古者也。是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侯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雖然。侯於信陵同志矣。於魏得為忠乎。秦拔趙。必移弊魏。無乃賢伯于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

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救趙而必擊秦之。秦之虛聲也。不敢放趙。而望魏其援者。魏之實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魏是言也。侯晉鄙以奪其兵。特耶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侯不難用其兵。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不然。其難用其兵。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秦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義已若也。非哉。歟。蓋可以死而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名。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公大則傷勇。最於是二者。不為官仲。不為而必為田先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于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

○ ○ ○ 侯 康 論

解 浩

耳鳴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觀其辨論。緩博。信正。真可為天下有心人。吐棄氣。長見識。○熱於世。政精於道理。非泛泛然以論古為高者。焉端調。

○劇孟論

鄒浩

劇孟正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來。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後
 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為。則豪俠之
 事。問其所與。則關雎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洛而楚武
 為之戒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蓋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
 何也。表孟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止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意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
 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
 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
 臣億萬。惟德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夫人離心離德。子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乘城之子
 你其必敗矣。而卒固有限。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錄是
 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同無是怪者。然諸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徙。
 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辭惟高義。是以收之使一
 歸於我。辟猶形動而影赴。棒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氏送
 孟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賄耶。而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
 表之三軍之上。被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
 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願雖真將軍。殆亦
 未知稅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什
 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脫處

劇孟論一

十七

鄒浩集

劇孟論二

十八

章而達矣。既成范而動矣。既無可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
 敵於天下。雖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者者天下之
 大者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當
 以焉。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贊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為
 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遠乎其天地矣。書曰。惟任克念作聖。惟孟
 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免念也。悲夫。
 律古人以聖賢之道。便自長短互見。無所逃避。然不可謂非厚望古
 人也。葛瑞綱

那
浩

群述錄大集

新成協

二十

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反覆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
不悟其該心為何如者果如是耶又其勸定宛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
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鵠素而天下
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
稱之使張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說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
搖蕩轉履以惑不臣之慮兄其本自異心重聞順適容與之言辭猶決
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俄興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
信也劉備指以為賊其有肯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志其
族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人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
氏必殺也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

害規哉也。○
 搶融是也。○
 用智不窮者。○
 其移所以為我謀者。○
 謀我也。○
 楊修是也。○
 或說其能見深。○
 若曰。○
 曹操身擅朝政。○
 又石像見幾而作。○
 如范。○
 蘇肥遂於會稽。○
 饋料。○
 陳匪直也。○
 而欲便得奉獻。○
 以進于房之高。○
 風不亦難乎。○
 孟子謂金成。○
 按曰。○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失道。○
 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答於茲亦云。○
 斷觀其殘。○
 雖巧說者不能達。○
 觀焉此詞。

曹參論

郭浩

讀漢書見班固贊而魏曰高祖開基蕭何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上
廷議之札恨無蕭何使臣改虐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
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
比不運弄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
以成持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
來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位從與
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完
天下法今既明其陛下委授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不以前
日之陳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陳者私
解連卿之語

曹參論一

然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蕭相
如所以回車於廣順而冠恂所以却迎於賈復者也參實能之故心平
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
為緩判焉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
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
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偏
也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觀附百姓且離散
矣將以鎮撫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
成厥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况乎戾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
之人用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其切者乎若參者可謂

然其然則參而居位者其必出于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解制
約而王諸呂產祿顯兵秉政視天盡地日以睥睨神冠為心劉氏幾不
復漢於此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徑
溺於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
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
於其後惟參欽才素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
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給嚴席之急務乎
此大詞妙格妙度妙總參居位一段尤補得好公真知體者為中所
云蓋自道耳易端綢

郭浩上

曹參論二

二程夫子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珣。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抗議未便，卒年八十五。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之孫，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來。」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一

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改舊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秉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獨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

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時內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顥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歷年不敘伐，閭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潁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二

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歛囚還，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赴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條例司官，屬顥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顥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志

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願力學好古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見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官中盥避蟻願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願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願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願臨因願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三

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願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追貶元祐諸臣曰爲姦黨願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于崇寧卒于家年七十五願之學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願晚年著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同顯賜謚曰正公

重刊二程全書序
先王有言文成之後不得不生仲尼仲尼之後不得不生孟軻於是亦云孟軻之後不得不生二程子於乎軻死天下無傳賢者百十載而二夫子出後然以道自任續不傳於道經而重發明之上極克辟而湯文武以至孔孟之精微下若陰陽事物神仙怪誕無一而不歸諸正有以破千載之惑歟二夫子則道卒喪而言卒湮矣千鈞一髮之際天幸無意耶故曰孟軻之後不得不生二程子當時一言一行門人多相記錄各自爲書傳之於人人若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在下時則已板行號程氏四書自時迄今幾四十年書在人間各相珍護好事者往往刻其所藏本天祐間國子監丞洛陽周子與求得四書及臨川諸元之所

三程全書序

六名

寬輯遺文遺事今爲一書太師南陽李文達公題曰二程全書而爲之序今學士必陽焦君爲編修時常爲執正南陽知府由陽段君可久實刊行之二先生之書至是亦易矣茲板留編修字多漫漶行亦不廣學者嫌焉漸自志學即好觀二先生之書竊以爲是書與六經相古今六經傳海內外無虛無之而是書之全者既不可盡見其僅存者又不得編海宇而人觀之當欲取南陽本與家藏舊本參訂梓之而力有所未逮頃者奉命來按河南親歷先生故址謀酬初志訪得各本遠屬來議廣君孝隆重爲編輯金事莊君性仁讓從而執正焉又採程氏家語及贊揚於前儒學者開卷起敬并取宋史程傳傳及程氏諸文係於後以見二先生之道前有所啟生雖見積年而其後率大行也書凡六

十三卷、編寫此完、河南知府東嘉陳君文德、無承續木之任、河南、二光
生鄉郡、居四方之中、素稱多士、書得梓於足、其不與六姓相逕久、偏於
人人也哉、是素也、未易其永之時、和治戊午冬十月朔。

王德安書序

卷之

二

二程全書選目次

吳郡 葛 編端調甫 評輯 侄葛雲蘭湖九甫同評

集序

失名一首

明道先生

奏論

論王霸之辨

論遺張載按欽

論君道

平權全書 附題

目一

三

請修學校

論新法

論新法乞降責

論十事

論養賢別子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論

南廟試九教惟歌論

宋

南廟狀東第二道

南廟試采第五道

祭文

祭富鄭公文

行狀

故戶部侍郎致仕趙公行狀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二程全書 明道

月二

程邵公墓誌

明道先生文集目

二程全書 明道先生

○○○論王霸之辨

性 論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心。依仁義之
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
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
王。則王矣。誠心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
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
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
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辭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
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
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衰微之政。乃以臺曲之見。幸致小康。
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德。
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
察其小。思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
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
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
事。君子所不能同。蓋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學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

庸人參之。則其命孔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
志意衰矣。今將較千古深細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聰覽之明。盡
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
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傾理而當耳。其動若轉古質。
義而行。則為謹。其大焉。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
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
之勇。智。體。乾。剛。獨。斷。常。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高論宏規。羽翼經傳。不當作文字觀也。萬端調

○○論達張載按按

程頤

臣伏聞著作郎張載。明州推勸苗根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
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展形天
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莫不踴躍。今朝廷
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條。則。事。固。有。禁。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
體。者。僕。使。之。講。求。議。論。則。更。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欲。非。謂。儒。者。之。不
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欲。雖。以。見。其。鈞。深
練。數。之。能。攻。摘。斯。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
四方之人。謂朝廷。但。儒。術。賢。素。進。之。以。欲。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
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
明道先生文集 論達張載按按 七

責全事體

得大體 萬端調

○○○倫君道○○○
臣伏聞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程。今既就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哉。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難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善守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駭難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同儕之論所遷惑。自知益於明信。通極於萬任。終勿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意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成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惕訓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體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德。以輔聖德。又擇天下

論君道一

賢傑。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聰聞。如是則聖賢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曉曉。無復廉恥。若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乎而為哉。忠厚之教。尚弊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最切方正使人整肅。萬端訓

○○○請修學校○○○
臣此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譏過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才不選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尚節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指宣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諒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為志好學。才良行修。皆以名聞。其高第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別縣津遣。率於京師。

請修學校一

館之寬閑之宇。置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厚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漸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即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有為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學者。使自授其業。稍以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諸府。至於州縣。士之類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獨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後。漸自太學及州縣之學。擇其道學之成。可為大師者。他教務學校之學。如明師之制。其目則十室。

之鄉達於憲臺、皆當修其庫序之制、為之立師、學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叙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
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策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
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
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
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之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
時還鄉里、復采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錄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
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詳論其差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
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
有學行超卓、服所信服者、雖未滿三歲、或廢學而未久、亦得備教諭薦

明通志卷之五 儒學 二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
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者、先使
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其懷奸固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故及
去職論、州縣之長、臨事未平歲者、皆不薦士、師皆罷學、者歲否之分數
為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
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
職、每歲諸路列言一級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
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幹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
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歲入太學、五年、及十年已

上、所學不成者、轉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寬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
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
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政大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
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
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
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條律小弊、糊名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
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寢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
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或議也、勿以迂而置之、萬世訓

明通志卷之五 儒學 三

此處為空白欄位

論新法

程頤

日近累上言乞罷黜陳希亮、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殊形、智者防於未然、今日事理顯而易知、若不因機而決、必貽後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於事始、衆心之所向、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悔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既駁大臣之奏、勅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同己獨見事理、究知是非、在聖心、非本改張、絲柄臣尚持同、必是故與情大驚、衆論益離、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

論新法一

十一

明達先生去集
與其違一失而廢萬方、就著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慢、亞推去息之仁、況釋權之法、能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夫於舉措、則議論何因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心和理明、則言自簡、

葛瑞訓

論新法已降責

程頤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補弼之臣、人各有心、於廢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詬、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事、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朕凌責、以邪好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錄此僥倖、事小、有成功、則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切夫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乞前奏、早賜降責、

論新法已降責一

十三

樸而雅葛瑞訓

○論十事
每條 六官 四民 小數 程 新

國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而事增損之制。然互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歷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明若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僕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總使目前不務焉。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冠用之類。苟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惠賞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明。通先生文集 卷十 事一

為者。固可舉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歲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謀求。後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煩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詩書文武之職。亦時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文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運。官放天。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廢。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術儒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清。職業廢。地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黎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官。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書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墾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饑餓。而莫之恤。唐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

國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成。轉此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里。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初。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戾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仰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

為固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監賊縱橫。飢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固以素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歲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同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訖度。視其窮賸。辛苦孤貧。疾病癯瘠。乃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處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焉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可資天下皆已童耨斧斤焚蕩而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涸竭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持籌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教不足以尊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橫奪人人求厥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謀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持其端緒耳臣特論其

明道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大儒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故古任憲不立款例自成條此漢疏格也萬瑞綱

論養賢則子

程頤

臣竊以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求論終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雖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要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愚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龍藏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歲久之賢必極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而有政治則委之樞密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

明道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七

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以治道可觀其材識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全然後使賢者就任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暇司之任爲輔弼焉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道止

朝廷欲羅真賢舍此更無良法萬瑞綱

程類

胡適先生文集

晉山縣令書名記

一氣呵成

程頤

贈通先生文集

東坡先生集卷一

義之民之用

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無殺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大
何或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夫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
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苗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
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序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
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錄
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他乎天成人。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
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
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
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
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早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
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領力行何如耳。謹論。

精至 葛端調

南唐書九教章論二

二十

○南唐書第一道

程頤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深察孤獨皆
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
轉危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
可聞矣。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虞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
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
王之心。行純王之政。滿純王之心。純王之政。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所。此純王之
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

清道先生文集

南唐書第一道一

十二

民陶其化。既有怠於視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孫是道也。人
倫以正。風俗以厚。深察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
播棄棄老。饑寒轉危者。道遠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
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諸隆典。以風
天下。明執事欲於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
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
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耳。大夫士之以
年致仕者。亦必有養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虞則有虞氏國者養於上
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
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門。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

則汲汲結元之木。四代所服也。而食則黎燕食之。有三代之制也。用人
修而無用之一。載而行之。數則禮昭。春農。秋獵。耆老。此大澤。其
釋其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問。解之。則存乎時矣。謹對。
引經為對。始重可代。若端綢。

明道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二

南顧欽策第五道

程頤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功之疾與。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功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
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初。不能齊一。然則聖人
道而疾。善何時而遲。王何務必世。顧以前代已然之迹。皆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
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功。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速矣。仲尼曰。善人
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殘跡。亦不入於室者
也。既不偏。前人之勢。而守之。又不偏。聖人之造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
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之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崇
明道先生集

南顧欽策第五道一

廿

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
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論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
蓋禮樂者。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
之功。所以速。善人之功。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
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
人之功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
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也。若漢之業
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餘孝景繼之以恭。然當時漢之興
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刑措。亦勝殘去殺之功乎。周承文王之業。
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初乎。謹對。

真切自是醇儒之見。易臨訓

明道先生文集

南唐武宗第五道二

十

○祭富鄭公文

程頤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
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敦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
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宵雅非憂契出乎唐虞之
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濟一時之險難其儒大
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通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
富安榮之完事體天下之重任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將
歷七紀膺太平之安敷素揚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
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
聞之說不齊咨而涕洟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
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承前屏伏者以要責不及而急解休老者以血氣
既衰而志還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憂國憂民
之通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續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胞而
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誕典終為撫實祭冊之
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豈非偶然某愚不肖辱公
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憂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
路歟不望棺莫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哉寓鄆文祭陳菲具恭崇
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察

讀此文知論定金德大臣尤嚴於年高退休之日。易臨訓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頤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
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待志未老以
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樸明重林質瑰秀孩提時即異
於常兒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知為學每撫其背曰與吾家者必是
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棄事
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嗟嘆終喪孟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
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監撫當
路蓋知其時文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監務移知廣州海南縣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

行狀一

其

公之誠相戒以母化法至於無訛既又通判睦州會洛水大上夜收台
州城郡人多失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呼於道
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
乏去盜賊撫疲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
露未嘗憩息民亦不憚勞苦者今工役未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全畢
漢人安其居公退故城庫僅有移第思為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
海而無以防水所以為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復勸功民忘其勞城成
通為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瞻戀者交
於道未幾就移知湖州民歲苦脩堤之役吏緣為奸貧者尤被其害公
為之法優恤而費者民大悅後還知常州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

御史極論內降校官賞之獎以謂糾糾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
初明堂前一日有傳故諸百官皆得遣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
言不宜盛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也談進王守忠以親
侍惟怪被寵恭知政事關員免佐朝某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
譏動公○公○同○利○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
故○則○為○朝○廷○去○還○獨○抗○疎○極○言○且○曰○陛下○行○此○事○恩○無○意○不○寒○獨○為○危
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紀○張○東○政○內○用○事○皆○非○國○家○之○福○取○入
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非○國○家○之○福○取○入
御○史○中○丞○郭○勣○諫○官○具○奏○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
解○而○危○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獨○以○此○恩○重○臺○職○以○司○封○貢○外○郎○出○守○宣
明道元年奏事

行狀二

其

州前守以賊敗郡政廢弛歲發大款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於官庾以
活餓餓卒無凍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為諸州之最僕智高連陷州
郡積表用兵饋餉仰於荆湖除北陸轉運至都奏出守今之殘民疲憊
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勣下溪蠻酋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為亂先
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州仕義即遣親信
持書迎謁禮甚盛公推諉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後革邊患
邊患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民民取費吾不忍為
通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為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
為益州路轉運使始置文館賜三品祿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
卿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關守張公權領府事前政多苛姑息實

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年。猶從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父子貿易。皆蔽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稠人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取其賞類。得十餘輩。悉照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人而知畏法。蜀乃大治。嘗有中貴人祠。歲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至數百萬緡。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遣兵部郎中召還為戶部。制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拜給事中。時任於承平。用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為甚。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驍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為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獲。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

明道先生文集

行狀三

六

之利。歲歲增益。在二年。愛國恤民。人民決和。公患邊臣之邀功。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疎是以病請解兵任。未為江南官使。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為德。政之盛。留金陵。餘復召權卿。火中丞時。旋掌護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詆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未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甚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為助。乃曰。嘗

言之公亦謂惟循之私。非外人所知。故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端言一與西人以為信。且其首為國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實昧不可贊。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重誦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固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從太平州。却杞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推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進米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熟其爵某。食邑若干。公精

明道先生文集

行狀四

九

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其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之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為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出。其處以俟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其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吾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嘆服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釵為贖。客有墜其一於枳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及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眾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有孤女。收視之如已子。為擇善士而

嫁之守常一不妄運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婚嫁無修改廉純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為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怪色奇巧之說其氣宇高真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謙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戚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期夷曠不可澄洗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權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大雅之德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宰龍之事吾所不為居軍府多所奏論未嘗以語人或與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教歲時冬廣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深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

行狀五

年

朝廷至於庶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善去嫉惡勇於斷決不為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大夫也故恩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吳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為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衡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離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俊敏有為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長適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顯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郎齊域而歸李氏孫氏者皆世孫四人曰該曰誥並試將作監主簿詢斯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其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

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而視矣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形容盛德周詳純備存此為狀文之式
葛端綱

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而視矣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行狀六

○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頤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先夫先生病終於家。諸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年。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爲吾伯淳意。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遷事。獲祖始家衡澤。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年六十七。年矣。惟先生之名。而亮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自初。來遺逸。試將作監。後又以爲豫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白源。勤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呼之先生。嘆曰。昔明道先生未集。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一

三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還可已乎。於是先生遂過蘇。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此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曠。慨有大志。既學力慕而遠。遂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造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靜。其順浩。然其歸在洛。教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設。風雨彫。費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冠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裏。不設防。吟正而不諛。通而不污。清明坦。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閒。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願吾。四樂何如。耳病長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

倒提迎致。雖紀童奴。諒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緒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各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皆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

明道先生墓誌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二

三

之。蔡。附於先。營實其終之年。孟冬季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素力樵。淵步長趨。凌高厲空。振幽隱。曲暢而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既以望。天不怒道。指人之凶。寓卒在南。伊。保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亮夫先生。天機渾忘。伯乎自得之致。躍躍畢端。易端調。

李奇丞墓誌銘

程頤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宗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獲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睦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整齊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情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也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俗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眾雖賦之

明道先生文集

李奇丞墓誌銘一

高

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漸恨累日肩自銹而及仲通亡僕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是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解常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祀齋郎調慶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古鵬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旬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就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吾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或然召我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符詰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眾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

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火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固其立切原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寧江寧之上元有古術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其術甚其害已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入皆為仲通危仲通堅意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縣是二即則馬明之見劉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况使得古之人並而觀矣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

明道先生文集

李奇丞墓誌銘二

世

果不後曾聞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三月庚寅葬於濮州鄆城縣道直鄉之北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家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益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二氣交運五行順施劉柔難操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敗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雅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倭屬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焉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就使能使我無愧辭後欲考者觀銘辭詳略得宜而加以潤澤雖微功績不至岑寂也葛端初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頤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官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洞
鑑不爲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爲志爲學初寒暑未嘗廢業博
極羣書探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遠隔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以書幣
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吳盜
邊時名卿賢儒結檄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
祿養雖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大邦之事止於是
乎會變首懷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教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
調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賢惟正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一

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其禁戒醫藥所活活人亦知化已人娶婦必
資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
之約曰適是者有休未聞歲已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
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事之數十卒得均之旁
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縣賦發
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
避之遠去不復爲害再調權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
責民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積出券召其
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鄉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
姦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置於獄自守而下

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師府而謀之聞者快服用薦者
監慶州折衝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寵就改大理評
事部使者弓留遂復簽書本官事諱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
鑿小郎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福利未幾召至閣下得對便殿始命計
工典役旋專總其事邀功宰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說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後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
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
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而數意其人改而
後已雖其貴勢視之藐然過人之害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已
也博物強記貫收萬類谷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二

文地理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席旁於
有爲平易仁恕中懷惻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安人
之憂謀其通不謀其利忘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
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中類爲易衣互出謀食以養二家
如一類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顧疾矣其日不瞑人曰其待
疾若乎未飲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類謀其先世而未能類疾無子久
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葬其事時方天寒先生
與其子率服以居遂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類之孤妹爲憂未遑却已遂
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頑波
而起廢疾先生家無餘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死者必以先生爲歸非

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宴告。友人郭行諸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責吾廩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師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嘗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因。因推其馬與之。蹶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模畫。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山川道路。郡縣郡族。悉備其聽之。省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也。先生馳至境上。召其前聚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翼日詣軍門。請上納命。願為前驅。一壘不。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三

一壘不

驚而開地八百里。因取羊以換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成。考時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安舉。至其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聞見。疑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告蕃酋反。遂繫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雖羌離怨。甚其後。釋而歸之。我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興弦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積貨。徵福。觀利。

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元。五代之亂。皆德弗耀。父道濟。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公乃氏。進封福昌縣太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都尉。服賜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薨於華陰縣保德鄉祖塋之次。舉前夫人附焉。願先生女弟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於數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官。惟其清風。與山無窮。詞意則通高古。讀之如春風被體。 著述詞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四

○程邵公墓誌

程穎

邵公廣平程頤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歿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功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聲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欲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眄。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所守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日視羣兒相與狎弄。笑詠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

明道先生文集

程邵公墓誌一

豈特異於常人哉。時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順亦以斯文為己任。當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難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得其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利刻之不暇。惟恐其於塋以誌其墓。

墓銘附載不為悲氣所動。真有道氣象。萬端胡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

上書

代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代太中上皇帝書

上太皇太后書

又上太皇太后書

上仁宗皇帝書

奏疏

代書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仲應詔疏

二程全書 伊川 卷一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論經筵第三劄子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論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帝欲薄昭論

賑濟論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

程頤

臣竊言伏觀八月八日詔敕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言時政缺失及當時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祖畏矜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見知孰不願披忠源懇上達天聰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即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而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繫政治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易或改則必終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災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扈之祥焉伊川先生文集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一

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而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終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終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僞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時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皆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務天下

之治如網之有綱。綱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後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他行政虐。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庫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變夷戎狄無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汙漫離散。其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者乎。尋常苟安。徂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

伊川先生文集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二

五

矣。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天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也。臣竊感目以加重。欲繁賦削。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耳。非有以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總利避害。或疎而反之。一從其自便。而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以亂。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虐生。不漸善教。思利而要勳。乘間隙則生奸宄。浸漬臻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不過

下月先生文集

為太上皇帝應詔書三

六

仕職其能行於

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四

七

來豈有法先王

其幸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可無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
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
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委任
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
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
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大國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
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
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
其力。任之專。則必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勢重。責之重。則其自
任。而有力。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
理。則先生文集。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五。

如是其能自任天下之重乎。答曰。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
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或難。亦
係取之之道何如耳。卑昉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
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馬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
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即見於事。為其言合聖
人之道。其施治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反致敗壞者乎。用是而求其有
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述其繇。蓋取
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以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備核本
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
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泉。愛伊周之。此不可必有賢德
也。則先生文集。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六。

責任而己。臣願陛下召廷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
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顧示之以
必為之勢。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
曰。非不為也。意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
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

達哉病不求耳。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之書。可以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勿以臣之疎賤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治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願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敢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七

其辭而大與拔名自薦。託寄聲律。非求賢之道耳。求不以道。則得非其時。則或得才適繇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會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為以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耶。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繇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願觀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責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繼。

得人者乎。繇此言之。用人之驗。不其甚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幸之。勢心之所尚。天下風靡。設若珍禽奇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遊方殊域之所有。溪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接薦達之力也。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遠所恥。大率以為已任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是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乃日不暇食。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八

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意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接能者。登進之數。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校羅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人情淺近。積情成俗。朝廷用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五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眾論譁沸。如其廟推神效。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為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

以非常之舉曠以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聽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自選擢。期於得人耳。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東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請再申三言。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計。此三言也。其為太中上皇帝書也。

為太中上皇帝書

三

○代太中上皇帝書

程頤

月日具名臣程頤。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古之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戮。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至切。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庶幾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臣子之心。無不慰安。何謂歷古之失。臣竊以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父母。其死也安厝如之何。然則鮮克保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太

伊川先生文集

代太中上皇帝書一

十三

有是境。而聖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三者不言。徒虛言。而止。上者。既行不忠。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鑒古之失。思永此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下亦誠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望明裁。恕于冒宸嚴。臣無任兢汗。敬切屏營之至。所陳皆根本之論。行文亦自有煙波縹緲之致。為端調。

帝太中上皇帝書。傳曰。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安全。事逆昭然。存諸爾。嗚呼。二則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盛。霍光秉政。時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報議難達。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適存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太中上皇帝書。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持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及於此。苟拘人

情事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切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同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事。有累於後非所上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遠慮奉承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為並依魏文帝之制明範所頒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純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惠於數百年之後漢唐後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歲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常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化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素飭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之乎。先生文集 代太中上皇帝書二

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跡隨履尚當窮而藏之。不飲不泰沈於園陵可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初即位方初聲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反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矣。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表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踴躍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格論不嫌詬謗 葛端調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聖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何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 伊川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一

方以義辭遠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燕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推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益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介賁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枉委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平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至陋。

下特達之知。通如此。類物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先不昧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撫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王之訓。為必可行。勿輕滯於近規。勿遺或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左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背。以為知恤。茲者。群一屬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且不德。惟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嗣。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

上太皇太后書二

十六

先古人之意。人主謹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以備勸懲。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我大哲人。主受天之命。稟賦有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結有道之人。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下。慈下天。有許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講。雖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止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

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使之知。且當其孩提。盤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難以他言惑之。不謂人。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私。生於內。衆口辯言。繼於外。欲其純。不可得也。故所患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遠近。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英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是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止奔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為而不知乎。蓋虞崇禹之位。傲成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患所賜。侈靡。改其居。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難明。威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此冲幼之

上太皇太后書三

十七

君訓。即特達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嗣。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伴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就。是輔導官都不為力。特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五日。所責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勿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虞夏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家子弟。第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

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羊官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是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幾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開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張悅懌令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報。使上欲將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月一止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史官自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世宗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四

公街上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過英皇後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汗汗况主上氣體微弱豈得為宜。大及之除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公欲乞人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體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將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聞爾又以為難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皆君之道只

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楚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辭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陳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紜其思慮待至上前默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常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守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臣以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故也。陛下推臣於外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世宗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五

人。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道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古將區區以其說以示學者雖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時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儲於子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臣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布帛菽粟之語自有汲細入微處。葛端綢

○又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日月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過英講讀漸
然乞移寬亮京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
閣中事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未謂過英然恐於聖體非
宜今聞修展過英苟得寬亮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
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言之若臨之言止於延和太皇太后聖意
臣百非亦爭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崇政殿上知見臣職當輔
安得不辯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通
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
下

伊川先生文集

又上太皇太后書一

二

下此等前史請陛下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
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其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
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維
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己恭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詔孫謀於久大治
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新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通
必論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
稽古為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
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
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悞折為尊主以隨俗
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眾則人君雖有高

世之見臣能獨任此臣不知進道德之言是以增益聖德者有數而損
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
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
者所當行也臣不敢違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
易其宗今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
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
以為法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
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通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
正殿也各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
殿中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
伊川先生文集

又上太皇太后書二

二

不惟初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
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殿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
上信以為然所損蓋不其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
重於此者臣今不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
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
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
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
則不可大於義苟常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既
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
者亦或有之各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察蓋非難知之事不應

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而人又迫於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君之言。而不為君之。道。人君惟道德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極矣。不可。加之。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蓋造不合理之言。曰。明雖人主。聖明見。則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先生。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伊。尹。先。生。本。集。又。上。太。皇。太。后。書。三。

之事。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道。之。道。今。臨。之。事。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純。稽。古。之。跡。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厭。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任。其。之。誅。不。敢。逃。也。第一。以。臣。言。為。先。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庭。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思。獲。即。於。聖。鑒。矣。誠。如。是。則。特。凡。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崇。風。日。草。為。益。說。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如此辨論。真是尊朝廷。激士氣。正學術。葛端綱

○上仁宗皇帝書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羣。策。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俗。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繇。是。也。伏。惟。陛。下。德。作。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苟。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從。後。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集。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常。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然。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眾。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回。謂。賤。士。之。言。無。違。用。者。臣。雖。伊。尹。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書。一。

臣。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太。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孫。之。為。賢。者。死。而。用。之。為。死。而。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眾。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先。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顧。回。魯。參。之。徒。是。也。失。之。大。命。在。夫。乎。矣。故。欲。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

登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使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就。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縣得賢也。天下不治。縣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公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與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行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其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不樂。然而天下弗治。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四

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此皆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海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竊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翰墨。同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恐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謂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王工曰。玉也。示眾人曰。石也。則將以王工

為是乎。以眾人為然乎。必以王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為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後眾人之言。乎。謂眾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者。以五色之鮮。詢辭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惜五色而惡八音。聞見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蘇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尚行王政。與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而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五

之終也。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先帝。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臣以治。今天下。猶理亂。然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而天。類。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勅。當服固上之誅。而不慮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不可使近上。則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明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遇。聖祖。特加拔擢。舉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願遇之厚。群臣無比。陳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既以父任。後祖通。度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

熟。臣父幼又蒙逾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或未得其法。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誣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庶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通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原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六

六

詞勝雄烈。白先生感時思勸。所發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葛端調。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

程頤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侍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人生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伊川先生文集。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一。

元

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其大。使統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與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說。上累濮王。又致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禍之。故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而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蓋。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蓋其思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

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而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主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然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此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孔父義則與稱父正同。共此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半幼。愚稱皇親。加於所生。豈非當考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賤於所尊。體屬不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義。益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如珠名。無伊川先生文集 代彭中丞論漢王稱親疏二

別在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撥置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尊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為贊國大王。如此則翼然殊絕。絕異奇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報。必仲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漢國大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二之失。天理人心。孰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漢廷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

奪勢不可過。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漢王為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後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迥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議。致漢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无如事。生事七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漢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齋潔。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伊川先生文集 代彭中丞論漢王稱親疏二

王女亦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之靈。交歡於上。當垂佑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徨。百計搜求。務為巧歸欺罔。聖德支吾。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辭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繇而悟。伏乞將臣此章。有覽。數過。我自哀哀。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除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得情得理。溫敬皆適其度。 葛端調

○○代呂晦叔臨詔疏

程順

伏以今月十三日詔敕以華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
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
陛下寵畏天命有所警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効其忠懇況臣世
荷國恩久參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
可載其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
有警畏之心當思消解之道且以今日之變觀之而來書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從與如曰非政之歸則經為誣矣
臣復何言詔之所未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從則改而順天在陛下
而已矣予所謂可視而來亦可視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堯以除穢也又
何川先生文集 代呂晦叔應詔疏一

臣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視若天成忠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
臣以舊政元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
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
蓋寡大率發於所欲或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
為正改以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
亦或而不能辨耳臣以為辨之非艱獨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
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或之不可辨
哉能辨其或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省己
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德之治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
心視之如傷動不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

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苛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
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
迷錯不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循其私欲者也勤心勞力遠近以致貪
敗風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
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成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
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
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選志者察其非以孜孜焉懼其失也此王者任
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
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惡欺而不悟惟是而往原可以
為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

何川先生文集

代呂晦叔應詔疏二

三

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
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
不合而去吏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
所賢者皆愚拙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意之私乎自議論
無違之後遂耳佛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
不聞佛道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
令則為不世之賢恭儉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
改而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
本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懷悅乎
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德兆之

10

3

古端記

○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

程頤

臣竊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書。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崇奉昭陵。昨。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固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后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墜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脊。大止數十。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散敗。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從高而墜。其將奈何。愚。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成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后藏。臣。嘗謂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傷陛下未知之。而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先。生。文集。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一

太后。奉。奉。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喪之禮。仲尼。之。人。之。附。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起。為。古。昭。太。后。亦。合。昭。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無。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附。昭。陵。因。得。徹。去。錢。單。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故。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考。諒。何。難。哉。在。陛。下。斯。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斯。斷。不。難。辨。也。不。過。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故。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

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國家忌之。有無義理。唐中宗承嗣之。主。尚。能。守。禮。法。主。孝。心。責。嚴。善。思。惡。戒。之。論。卒。附。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愿。世。延。承。是。名。莫。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昔。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諫。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微。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諫。諍。之。數。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為。大。罪。今。還。可。伊。山。先。生。大。集。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二

為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此何面目見仁。宗。也。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富。公。見。說。為。此。奏。願。以。拙。拙。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書。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為。忠。孝。罪。人。此。國。家。疑。難。重。反。之。事。非。實。具。忠。愛。無。肯。言。論。至。此。者。苟。端。朝。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緣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瑞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冠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在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伊川先生文集 論經筵第一劄子一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謂此也。

老成名論 葛端綱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師傅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大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師傅保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冠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靡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肅之物，不接於口，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伊川先生文集 論經筵第二劄子一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謂此也。

老成名論 葛端綱

○○○論經筵第三劄子

程順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覩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此黃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以充進止。大集。論經筵第三劄子一。

官稱遠卿案生講。

此黃竊意朝廷循治舊禮。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雖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翼經之論。首端明。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程順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養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為宜朝夕。幼誨以軌。上從自朱暑熱。解衣且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繇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經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周西隱奏。首端明。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四一

○○○顏子所好何學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冠為冠以學為履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可學而至然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覺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捨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

何先生文集

顏子所好何學一

四三

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處語難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為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與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所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此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遠矣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子所好異矣

何先生文集

顏子所好何學二

四三

○ 漢文帝救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若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冠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不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為公。殆也不得於義。則非忠也。王忠文公之則不得為義。使昭長陵。王則太后雖不食而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執昭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謂金事而殺之。則傷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

文忠公集

四

法者。而後輕重得其宜。義宜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蓋端調

○○○ 賑濟論

程頤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故目前之死。以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救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咄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開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中而之外。米者午而日。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

賑濟論一

五

之不振。而與當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而給。勿使飽。俟氣稍充。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擠。如作粥。須官自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貯。隨至。其饑餓氣。裕之一也。先生自以為未論也。濟世之思。亦大無聊矣。蓋端調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旨以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旨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成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則以卦言則陰長陽利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元馬坤母也非乾無此為故故卦有乾者居上為有坤者居下為而後陽生而陽盛則陽極則陰生而居上始陰生而陰長大壯陰陽上下篇義一

乾大者元大富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比復利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而衆陰主也王弼云陰為之王非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乾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習坎也陽生於下而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終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達陽陽之成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

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皆非盛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為原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雖也大過陽基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紀綱於陰順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雖則二體上下皆陰陽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成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缺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幼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蓋少陽居長陰上貴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

下篇之旨也即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而為陽陽二體皆坎反為陽陽一而一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陰居上又二體皆陽可謂成矣男在女上通理之常未為盛也互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矣故恆損歸妹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居上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行也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女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說困雖女少於男

乃陽陰而為陰陰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感中。中二陽居四陰之中而不為不感何也。陽體實中乎中虛也。然則順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順二體皆陽卦而本天皆陽之也。中乎中虛也。中二體皆陰卦也。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乎。陰感可知也。然於左公說乃能有此是理境絕奇文字非諷誦百遍則終妙變化之乃不出焉。端調

仙川先生集

易上下篇義三

四

○○易序

程頤

易之為書卦爻象氣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也。其至矣。夫天下而附其物。後天下而處其務。其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最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二種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之。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同者。易。雖不同。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為其。用。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之。有。不。見。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之。理。而。無。不。存。時。而。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氣。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氣。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卦。有。序。卦。此。文。於。繫。辭。亦。可。謂。之。序。辭。也。端。調

○禮序

程頤

禮者三才之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違
巡視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青有
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
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臣國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
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
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居曰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
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極無異之微眾人視之皆
人行之聖人熟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天下禮治則治
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縣
伊川先生文集 禮序一

禮者三才之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違
巡視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青有
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
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臣國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
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
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居曰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
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極無異之微眾人視之皆
人行之聖人熟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天下禮治則治
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縣
伊川先生文集 禮序一

○楔飲詩序

程頤

上已楔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
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
顧川陳公虞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春撰楔事公
虞好古重道而命皆儒學之上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
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
序曰以彼好賢方遂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革創之工故不
惟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自有別趣非專以方嚴殺風景也 葛珙訓

伊川先生文集

楔飲詩序一

律說一

3

高文快筆史書言郊禘之
不羅列便不游移萬端調

節
記
二

○為家君上宰相書

程順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益法何則刑罰雖嚴可勝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益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益益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乞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上宰相書一

五

今昔之開庭一言適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伴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碩過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虛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聖於運朝後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懇懇辭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伴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凌示終用為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愿事兩朝受恩三聖始終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瘅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

沈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切感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恩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德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德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悔而不顧其心愧恥若已捨之今閣下居明成之時居平執之任褒賢勸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上宰相書二

五

今閣下上以至孝即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冠一玩弗以私情而偏恩之佳至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重則主上慈惠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以承泉底先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惟典善辭 葛端綱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程頤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甘進者頗禁守道者沉晦願廢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有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當之意公卿不下士久矣願悔於賤賈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方

嘉祐二年正月登廟堂翼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

嘉祐二年正月登廟堂翼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

嘉祐二年正月登廟堂翼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

七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程頤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宗室遠近皆育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繇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人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愚是以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思治本治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雖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實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簡朝廷用如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一

六

才不足以為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如公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介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園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之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義也卷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揮其素蘊則

佃川先生文集

花家君請守大中允撰漢州學書二

五九

二、再審

程頤

近者書其歸懇陳於左右、輒欲邀獲軒從、內省不度、方負愧惕、辱教之
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吳、未許臨屈、區區
之意、有所未盡、祇敢再說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寮吏士民、首道朝廷
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是以取則為治者、
於元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過而三思三省之、始口被卿先生也、
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至、賢彼、賢豈我肩哉、
既又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有後進、
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
意也、事未暢、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

分
別
判
別
之
集

一、

六十一

人又從而贊之謂志常在此固未得安然乎定無所慮也觀聖人
 後賢如是之深勝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
 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
 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凡論曰近多故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
 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銀壹之祝則其
 贏廣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久之義詳
 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常用心視從鄉人之猶不昧幸甚

婉辭曲勸何執禮之恭也葛瑞桐

伊川先生文集

再書二

六一

○ ○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草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決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民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可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恥惟公裁之

老到

伊川先生文集

答人示奏草書一

書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程頤

頤。惟。持。願。遇。之。厚。敢。以。哀。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重。自。期。迄。至。於。草。野。相。知。何。啻。數。千。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順。竊。謂。智。思。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形。其。才。德。言。之。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願。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得。泯。沒。無。聞。深。可。哀。也。未。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其。名。顯。焉。雄。文。以。光。寔。守。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後。季。得。顯。於。東。國。伊。川。先。生。文。集。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一。五

○先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之為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但任直却安頓葛端訓

答張閏中書

程頤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弟。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緣。象。而。知。數。則。象。數。在。其。中。矣。公。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緣。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數。言。可。總。括。傳。義。葛。端。訓

伊川先生文集

答張閏中書一

六

○ 四歲并序

程頤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絲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於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歲以自警。

視歲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致交於前。其中則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歲

人有秉於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德勿聽。

伊川先生文集

四歲一

六七

言歲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新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謬。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歲

吾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己。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宜列座右
葛端朝

○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歲

程頤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月其敗沫也。不忍。四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以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說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使爾遂其性。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更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伊川先生文集

養魚記一

六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葉中偶見之。竊自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敏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書。

少章也。乃如許純簡。便非大賢以下氣象。
葛端朝

○○○明道先生墓表

程頤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遺金問志

程頤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難。以語與井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井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曰。書而志之。後十五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先生名頤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收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遂移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獨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先生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李直講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常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宋史本傳

李直講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微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揅微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致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未幾文也吁江李泰伯其有五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微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無羽於當世之務悉著於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就道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武

李時江文集序

祖無擇序一

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耶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耶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題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暮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李時江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鼎瑞調甫

評輯

侄葛雲芝瑞五甫同評

集序

祖無擇一首

禮論

禮論序

禮論第一

禮論第二

禮論第三

禮論第四

禮論第五

禮論第六

禮論第七

禮論後語

同禮致太平論

內治第一

內治第二

內治第三

內治第四

目次一

二

內治第五

內治第六

內治第七

國用第一

國用第二

國用第三

國用第四

國用第五

國用第六

國用第七

國用第八

國用第九

國用第十

國用第十一

國用第十二

國用第十三

國用第十四

國用第十五

國用第十六

軍衛第一

軍衛第二

目次二

三

軍衛第三	
軍衛第四	
刑禁第一	
刑禁第二	
刑禁第三	
刑禁第四	
刑禁第五	
刑禁第六	
官人第一	
官人第二	
李時江文集	同出三
官人第三	
官人第四	
官人第七	
教道第一	
教道第二	
教道第三	
教道第四	
教道第五	
教道第六	
教道第七	

教道第八	
教道第九	
宗	
富國策第一	
富國策第二	
強兵策第一	
強兵策第四	
強兵策第六	
強兵策第七	
強兵策第八	
李時江文集	同出四
強兵策第九	
強兵策第十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二	
安民策第三	
安民策第四	
安民策第六	
安民策第七	
安民策第八	
安民策第九	

安民策第十

八 厲民言

備亂

審姦

防殺

教實

謹聽

廣意

記

建昌軍儀門記

李時江文集

目次五

六

啟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

書

上富舍人書

上宋舍人書

寄富樞密書

說

復說

教陳公燮字說

雜著

廣潛書

野記二篇并序

常語

李時江文集

目次六

七

禮論七篇序

李觀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於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此固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為學之始。便思語其綱條。非思熟不敢下筆。豈是小儒氣象。余生二十四年矣。執管徒事此偶之義。心馳前哲。能不悵然。葛端胡。

禮論七篇序一

八美

禮論第一

李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木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血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皆皆禮矣。故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儼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饑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內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

禮論第一

十一

肌膚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醢。以為飲食。藝麻為布。絲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為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為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指諸地也。於是范金斷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血。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辨序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為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情也。於是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為之燕享。苞苴以交賓客。

禮部第一二

葛城朝

李
魁

卷二

十一

及極以○起下

上○大○心○字○極○精○
不○作○五○枝○不○辨○八○音○之○器○不○具○干○戚○羽○旌○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
經○倡○和○無○其○執○節○奏○無○其○差○強○仲○俯○仰○不○齊○也○綴○危○行○列○不○正○也○縣○之
面○不○殊○也○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以○見○樂○哉○不○為○也○不○節○也○則○歸○令
不○出○官○府○不○立○軍○旅○不○制○食○貨○不○聚○待○壘○節○旌○不○作○標○屬○胥○徒○不○備○甲
胃○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權○衡○不○均○書○契○版○圖
不○著○圖○行○逐○格○不○嚴○官○無○其○守○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簡○如
此○則○何○以○見○政○哉○不○為○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連○不○侵○有○罪○不○刺○鉄
不○其○其○刀○鋸○無○其○平○大○辟○官○刑○墨○刺○刺○鞭○朴○流○贖○皆○無○其○法○輕○無○其
等○其○其○常○用○之○無○其○地○決○之○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是○而○言
其○有○為○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為○乎○飲○食○衣○服○宮○室

禮論第三

十三

禮論第三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一正一反叙致明備如天造地設人人可曉然此湛經術旁通流貫
之文非斤削詞格以時代為經緯者也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溫厚而廣愛者仁也斷決而從宜者
義也疏遠而餘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
曰百訟之曰不奪其時而民不饑矣五訟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矣
違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
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橫死矣此溫厚而廣愛者也
仁之道也君為君為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為臣為守職事死
于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典
謀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誅諄則不得諱其惡矣故選舉則
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
為衣食起居宮室具器血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與亂矣
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窮矣禁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傳
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遠而餘謀者也智之道也稀金律式以約民
心養有欺矣祿位班次以等賢愚貴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
不競矣百官不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墜矣言必中行必果而
天下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百訟之曰不奪其時
五訟之宅樹之以桑違孝悌以養老病正喪紀以藏其死修祭祀以饗
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與庶孽立誅諄以
舉正刑法為衣食起居宮室具器血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紀文書禁城
郭治軍旅親師傳廣學問為號令律式祿位班次車馬服御守民業

禮論第三

禮論第三

十三

禮論第三二

幸起

十六

人

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
敢○問○其○目○曰○奇○其○常○產○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饑○寒○餓○殍○而○時○賜○米○
帛○以○為○衣○之○困○憲○章○煩○密○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救○宥○以○為○愛○
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葬○而○收○歛○骸○骨○以○為○惠○
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為○惠○
相○赴○以○為○共○之○患○詭○譏○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惠○
為○漁○諂○若○有○過○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
攻○人○之○短○以○為○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為○己○力○
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
者○非○禮○之○義○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旅○以○

禮論第四二

十七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五一

十八

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榮○而○專○為○姦○詐○巧○辨○以○微○一○時○之○利○若○是○
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辨○等○守○職○業○
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固○循○顧○望○以○死○兒○女○之○言○若○
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
本○者○矣○
泰○伯○生○平○不○喜○孟○子○故○其○論○性○廢○或○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文○字○便○意○
歸○無○理○至○其○言○非○禮○之○仁○義○一○段○實○本○孟○子○大○人○弗○為○之○意○而○勝○言○
一○文○字○使○奇○確○可○重○聖○賢○之○言○不○可○背○謬○如○此○夫○葛○瑞○胡○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夫○樂○變○或○狄○荒○淫○
靡○曼○之○音○渠○其○倡○優○輔○以○于○女○諧○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
類○者○非○禮○之○樂○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為○明○察○或○
悲○哀○怆○悽○容○貸○姦○究○以○為○慈○愛○或○急○征○橫○賦○多○方○標○索○杯○聚○蓄○積○以○為○
強○國○或○時○起○上○功○政○人○為○卒○用○於○無○用○以○為○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
也○或○為○螺○裂○冰○鎔○炮○烙○菹○醢○利○而○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之○刑○也○
也○曰○子○所○謂○禮○者○為○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為○之○者○乎○豈○盡○無○其○
節○乎○曰○夫○所○謂○為○者○先○王○之○為○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
為○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
先○王○是○皆○妄○為○也○妄○即○也○君○子○不○以○為○禮○也○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
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
別○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
用○然○有○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成○統○於○禮○故○皆○指○孔○門○
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
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成○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
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文○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
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余○言○乎○
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並○列○之○物○歟○仁○義○智○
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經○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

而其決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則
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三神
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為法。制法既成。則禮為
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
宜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決疎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
曰。節之於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
太古之時。其法。則藏機密。肅憲。固。有教止。天生聖人。而後之以仁義智
信之性。仁則愛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
之。而之。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曰。者大倫而法制立矣。
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不能諒禮
之性。但隨事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
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
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于戰國之時。呂
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
信列名而齊書。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于禮。而
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辨仁義智信。但以慈惠。服物。色。非降辭。語。為。以
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者。極富。極人。聽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
觀其象。不知其意。因謂禮有實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
王有法。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為。也。此之
所以作。而變者。復何以哉。苟禮之所。止。於器服物。色。非降辭。語。而無

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環。有。司。之。職。耳。何。聖。人。奉。之。若。是。乎。即。特。性
曰。禮。之。所。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教。祝。史。之。事。也。故。其。教。可。陳。也。其
義。雖。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
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易。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
言。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
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何。休。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
而。為。一。敢。問。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
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志。也。或。曰。前。所。謂。仰。其
和。而。命。之。曰。樂。行。其。意。者。命。之。曰。政。或。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
旁。今。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疎。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
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
政。則。謂。之。支。而。強。其。名。仁。義。智。信。則。止。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
物。與。禮。本。分。向。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千。戚。羽。旄。樂。之。物。也。諸。令。官。府
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鉞。大。辟。官。刑。墨。劓。剕。朴。掠。賸。刑。之。物。也。
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
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強。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
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
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
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倘。其。物。正。其。法。而。後
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

利之何謂也。曰。固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違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真有害於事哉。曰。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予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五常本一。均見性原。然亦時有取處。宜分別觀之。焉瑞如

○禮論第六

李親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倫。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雷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繇此觀之。則禮樂之出。陰陽大益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曰。彼以禮為辭異。序為統。同推其象類。以極於天地之間。非能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辭異而已哉。樂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寓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寔。足以執範於人。前世

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闕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揚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要

鮮者義之一節也。又傳子兒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手，義也。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此言，則義而智，智而不義，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所聞為禮，以已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奔喪，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飭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克者不墮，信者不詘，疏者不誦，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三年也。所謂理者，為若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為母奔喪杖而垢不墮，不誦不止酒肉之事，非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子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

禮記卷第六 禮運第六 三

以治政者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曰刑典。而辨謂之周禮。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乎？中庸編禮，特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也。

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罰，仁得之而不虐，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亙萬世，不可湔更而去也。或曰：曲禮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此以卯麥以魚黍以

禮記卷第六 禮運第六 三

人。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亦博亦詳，敘事尤高簡。葛瑞胡

禮論第七

李龍

或人散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揚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或乎堯今
 觀易繫辭其制冠取象信自伏羲律曆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
 皇可知矣夫大率章之也成池備矣成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
 三皇矣及夫堯舜繼作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
 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
 信之用實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其成矣然秦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
 樂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樂
 禮論第七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

禮論第七

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
 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單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此蓋成王謂周公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公致太平者周
 公之為也故於其成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
 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傲而用之凡制宮廟設官職祭祀紀車
 馬服器率倣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君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何
 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周公倂其身用之不
 須命魯公世世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
 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魯子曰如之何魯子
 曰哭之哭之齊新之禮禮之食自天子達而諸侯也魯魯也夫布

幕諸侯禮也終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
 子之官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
 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
 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紀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
 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倣人孰甚焉或曰讀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
 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創天下法制
 東修文景繼立幾與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列名之學熾於其間賈
 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西漢武帝興明特選振袂而作
 禮則曰漢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禮兵好勝竭天下
 禮論第七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

禮論第七

之時以事四夷於方士築宮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
 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
 歲之書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
 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駭雜浮屠亂法而
 不知禁道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決明皇親見禍亂心思
 矯正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意兵食鑒與展
 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說賊以素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
 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
 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
 獨司馬遷封禪書稱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知未有時得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然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岱宗。祭天告至。爰反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孔氏謂盡以五月中日。見四岳及九州牧。暨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月。乃順春東巡。至于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統其月耳。德未必遜。治於人也。功未必運。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行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行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歲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然而已。予封禪。江文集。禮論第七三。

禪之禮。則不止於此也。夫禪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於後。則封禪之威。乃得器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一家。而莫有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莫吾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如此說。根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中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封。又稱中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於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

嘉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秦漢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數君。訖之如此。然其所以開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念。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逸。忠良。昵近。邪辟。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官竪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原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此篇治氣醇質。有太古之風。至辨尚書巡狩。非封禪之文。尤近正史。遺之。謀。舊瑞。調。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四 廿六

禮論後語

李觀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為好怪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內而執諸外人之內不克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即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泥之也嗚呼章子有耳目耶抑矇且瞶耶有則美不視吾文聽吾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辨仁義智信但以龜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皆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

禮論後語一

七

禮者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賤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求諸內而不求諸外耶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為禮之實耶重乎耳目不至乎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為內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先之在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內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內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歸於內就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欲之葛絺而欲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為法制

李觀文集

禮論後語二

七

雖於內也賤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賤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耶何憂乎終之必亂耶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姓。禮也。如妻。結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與。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同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則不教。有嫂之嫌也。此禮之易者。同勝義也。卿人之長者。則於兄。不勝則佐之。是禮不勝義也。高呼。幸子以揖拜為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幸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幸子方區區以救溺。為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溺。必救。見急難。必救。吾懼幸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復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沒三年。尚不忍改其道。

李時江文集

禮論後語三

十一

父在。則曰。勿教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則則不詳。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則以嫌而不救。惟失禮也。妻。結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故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為也。幸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內者。喪祭。忠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恃矣。人不知而不愠。謂之君子。吾不備已。而中之者。為其或求也。吾言止是矣。幸子雖復言。吾不愠也。吁。江以禮為仁。義智信之德。名其理。未無碍。此篇辨折。朋快可。幸。法深老。較諸論亦頗遠異。易端詞。

○內治第一 以下原目。周禮致太平論。男女之祭。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昏。起相成之道。不世。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克試。命。觀厥刑于二女。墮降。二女子。姑。納。嬖于。虞。以克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揭。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我。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收。財。用。或。離。析。骨肉。連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嬖。御。亦。可。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妬。不。容。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李時江文集

內治第一

十二

空。刑。賞。或。為。之。濫。委。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削。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帷。薄。或。為。之。不。修。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族。榮。旦。已。之。終。射。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天以陰禮教九嬖。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衷。展其功。緒。九嬖。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早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嬖。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衰。道。則。閭。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不。離。樛。木。之。無。蟻。妬。螽。斯。之。多。子。孫。登。耳。之。輔。佐。求。賢。免。置。之。莫。不。好。德。棟。斯。鬼。矣。王

通安得不成子

太史公序外戚詞本醇備亦未免有過揚之處此為可補所未及

許江文集

內治第一二

三

○○○內治第二

李親

天官家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
 之於王生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
 六宮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
 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
 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寒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
 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
 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
 之故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
 以參簡內事與夫嬖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
 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子無私人則羣臣焉得不
 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藩之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出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
 與內事之故也爰益引却慎夫人坐謂妻主豈可以同坐文帝嬖悅
 人豕廼說如使姦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
 官失其守一女嬖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帥也悲夫
 法古雖迂但使奏對之篇常存漢意則內惑可除矣

○○内治第三

李 靚

愚○箋○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至○於○天○官○序○則○世○
 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克○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
 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併○可○知○矣○自○古○婦○人○之○賢○者○
 蓋○不○易○得○故○其○生○則○濟○之○地○以○教○其○卑○衣○之○楊○以○教○其○正○美○之○丸○以○教○
 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婉○聽○從○執○麻○集○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衣○衣○
 服○視○於○祭○祀○酌○酒○陳○豆○醴○醴○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
 嫁○三○月○祖○廟○未○親○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於○送○人○
 李○肝○以○大○集○
 內○治○第○三○一

之道況乎王之北宮當貴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觀則天有投蜺之異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毋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慈懷太子宫中為市使人屠酤羊犢斥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備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廣則財物不足支民貳所以困國家之敗何禁疎斯者耶陽質自立除性易流婦人之賢自古不見得哉確論也

○○○ 内治第四

李
觀

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編。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嘆於室。君子擇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

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三莽篡之○愛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香蘭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瓮盎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中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文平奇暢○有敢言之蔡○
著端珣

○內治第五

李 觀

哀公問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祿。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齊於內。會君於廟。服副。祿於東房。執瑋。瓚而亞。裸酌。瑤爵。進玉盥。薦徹豆。邊以嘉魂。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馬故內宰中春。招后帥外內命婦。始養於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獻之於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養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養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故不用力。馬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

內治第五

李時注。夫集。男。先。姑。敢。不。用。力。馬。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養。天。下。之。女。子。有。不。遵。敬。行。求。柔。柔。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況。不。知。耕。之。勢。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養。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其。土。貨。財。魚。蟹。酒。食。之。事。農。夫。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于。寶。之。珍。貴。紀。曰。其。婦。女。在。搗。練。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現。麗。可。是。長。沙。政。事。疏。新。書。不。足。多。也。萬。福。朝。

○內治第六

李 觀

春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賓客之幣。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肱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盛則贊。凡王后之歡。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苟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葦之親者。猶乘輿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孫宗室。乳之。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為之坊。夫禮禁亂之所。孫生猶。

內治第六

李時注。夫集。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思。而。不。敢。不。以。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裸。獻。則。知。所。以。從。其。夫。慎。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擇。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台。南。何。彼。隸。矣。美。王。姬。之。詩。謂。難。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整。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敬。之。德。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所。以。為。王。化。之。基。也。○宮。禁。之。中。以。此。為。威。銘。傳。婦。之。訓。當。不。過。於。是。矣。萬。福。朝。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婚姻之禮，要在及時。故國無繇民，則虎天之詭，作喪其妃耦，則有孤之刺。與彼室家之好，而然之王者，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孟子對齊宣王曰：皆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未稷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幸魯齊。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選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育，有夫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人。主慢之，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為歲年，其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著育人民，是皆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繇寡者，亦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鄭長，稽其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故語女子十七不嫁，大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廢，而句踐、吳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唯大司馬可矣。

內治七篇皆王化之本原。儒者經術之學，至此不為小補矣。曰補一，通亦可以平躁心，開邪志。葛洪同。

國用第七

李觀

職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古徒
 車犂給繇役也閭師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梅
 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謂庶人五母鵠二母鹿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之祭無牲也泰稷曰盛耕者所以殖泰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里
 布不為之者哀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與其無事而重執若
 則不為之者哀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與其無事而重執若

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
 開釋古妙為端訓

國用第九

李觀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統制其貢各以其
 所有謂列之土地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二
 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治地事道地應以辨
 也物而原其生以治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有無原其生有特也
 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有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大戊聖人念民功恤財隱如是其片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
 不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
 人之不為信徒之利者大賈當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
 而求利以附商賈今下之日吏苟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

民家收民產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使聖
 豈非一撥者乎漢秦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稅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大農治官置龍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
 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維聚歛之臣然此一役豈
 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古健如許亦從熟於周禮得來歐曾得悉處殊未能簡鍊乃爾野江
 於宋文中實為第一近古為端訓

國用第十

李觀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飲法。飲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康
 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
 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
 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
 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康人既知多少。
 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謂之徹。徹
 者。通也。然排復之事。豐儉凶常。不幸凶旱水溢。或饑或饉。農墾盡力。
 農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
 於助。莫不務於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止。凶年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
 無時。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條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凶。而
 後判稅。飲馬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
 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
 得。不穀取少。而用不穀。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也。宜其如是
 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用也。小太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繇此道
 也。後世作者。除歲飲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後世之治。所以不能如三代者。只是飲法從正。不計豐凶耳。然其原

國用第十一

完

在於不量入以為出。夫法取盈。則民心失。溝壑之餓。轉為寇盜。理勢
 所必至矣。故三王之世。有外夷而無內寇。有以也夫。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十二

李

國用第十一

李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信、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鄙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休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休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困、廢之田而貸、第泉則息五百他、微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之者、人、人有財而不自治之者、若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而弗用、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

李江文集 國用第十一

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賈我其價、太半可矣、難肯不得不、賈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貴之、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欲之、不時而買、則此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保木以治生、時所以得會、而針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糶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糴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遠及於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哉、

詞識精至、直欲作經、葛瑞調

國用第十二

李觀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字者使亡、廢者使微、利於民、謂物賈厚者、害於民、謂物行告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君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賄、商不得濫、民不得奢、王制曰、用范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度、不粥於市、絀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益其常心、矧於市井、飾行偽惠、何所不理、

李江文集 國用第十二

至我、我偽惡物、而可雅、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虞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富矣、下云、木而上失實、詢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即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為國家者、孰不有意、我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此從古聖王阜財求之正道、其效使風俗厚人心、正不但於下、業本上得實已也、外此者、皆為邪術、非大學所貴、葛瑞調

國用第十三

李觀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難。阨門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莩。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難阨謂民有困乏。則振恤之。門閭謂出入有稅。是國用之外。留之以養疾。攻之老與其孤也。鄉里六鄉之民居。鄉者其委積以待賓客。至鄉與主國使者。接國與之康餼也。野鄙謂六遠客有窮。繫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內畿外通給之也。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湯之厄。則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餘。倉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十三

五三

年時高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後之以待凶。而頻之。畿內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君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為已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明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文能如此。刻畫盡致。何患於無倉蓄也。葛瑞調

國用第十四

李觀

司牧九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是視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閏門不起。丁壯卧於牀。羸則老。惟無能為飲食。而不給醫藥。所不濟以主。粒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勤心矣。賈師凡天患。禁者。使有常備。亦為此也。司閭。國凶。則無閭門之征。猶我。縣是觀之。凶年。非宜除。或田租放。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禁。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罷其貨賄。則何以措手。是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耶。人主所宜勤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我殺禮。在野在外殺禮。錄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十四

五三

國及札喪。禍我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用於無聊之民。求備乎邊。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勤心矣。勝夫大荒。則不舉大祀。則不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縣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玉膳亦為之。賤也。辟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餘膏粱。可幾人主所宜勤心矣。故曲禮曰。凶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祭梁。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愛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感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以此文使諸師。無官日誦於人主之側。則風之詩。若其未備。民隱矣。葛瑞調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
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
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也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
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凡民

李時江文集 軍衛第一 五

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
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師因為卒
長五族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為州故五旅為師州長
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
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
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也○墨辟以聚之○谷庫以生之○羣賦類坐而不使○補火填亡之不暇故曰
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
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鄉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
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其教已成外攘夷狄

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故則鄉軍之法同嘗試矣善哉
敘述中只以一二虛字見已意古格明健有法 葛洪

李時江文集 軍衛第一 五八

○ ○ 軍衛第二

李
龍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闕田。火龔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蒐。禽以祭祫。中冬教田。車戣獻禽。以享杓。中秋以治兵。遂以獮田。羅龔致禽。以祀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龔致禽。以享。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敵市人而戰之。未見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鈸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即夏教卒止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馬然而不祥之罷。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義也。

張軒江文集

軍術第二

故○因○祭○社○享○初○祀○仿○享○燕○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備○非○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無○事○則○卒○伍○放○於○冗○從○器○械○束○於○故○府○學○軍○旅○者○指○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兼○教○之○募○教○而○旦○葬○之○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戲○樂○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美○也○

名美而實利○雖見先王安不忘危○盡善盡美處○焉端調

軍衛第三

李
超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其才藝高下為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杙微候便也。大事，謂冠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官伯戒令之也。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之家人也。官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為淫放怠慢，誦詈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其學問。

李斯江文集

軍衛第三

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為三德。三行六藝也。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伐。且聽太子之令也。豈昧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件。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室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華。則與夫平賞。蹈利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思義固已。按矣。則今日之遊侍。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嘗長歎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

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室。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不用力者乎。宏博舒遠。極似歐公五代史諸論。篇端則

事

軍衛第三二

卷一

○○軍衛第四

李親

素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角欲青白而豐。木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真體。水析。滑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為矢。前弱則後弱。則翔中弱。

李時江本集

軍衛第四一

六十二

則行中。強則揚羽。豐則逐羽。殺則逐是。故夾而操之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賊其鴻殺之稱也。凡相幹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即欲同。疏欲廣。廣人為。戈。秘。平。戟。首。牙。矛。鈎。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蟻。是故。句。兵。桿。刺。兵。搏。鼓。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虞。事。置。而。操。之。以。賊。其。蟻。也。炎。諸。牆。以。賊。其。撓。之。均。也。橫。而。撓。之。以。賊。其。勁。也。面。人。為。甲。凡。察。革。之道。賊。其。鑽。空。欲。其。密。也。賊。其。裏。欲。其。易。也。賊。其。賊。欲。其。直。也。素。之。欲。其約也。舉。而。賊。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其。作。巧。其。試。明。操。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馬。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虞。之。郡。國。之。責。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薄。書。而。欲。用。之。

三

刑禁第一

補 49—446

刑禁第二

李觀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刺墨下服。官刑是四刑。亦三刺也。羣臣士以上。羣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達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聚眾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撫育長育。損復之恩。至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鉄鎖。其次亦所支。體刑。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付其情。亦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二

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於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兼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開。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決有所不平。於是外朝之位。以詢於衆。馬必羣。羣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乎。孟子曰。左心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過且與下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以臆斷為明察者。讀此可以知戒矣。 易端

刑禁第三

李觀

師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勿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秋。其訟於朝。羣士司刑。時在。各展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目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句而職聽於朝。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野。三句而職聽於朝。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縣。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視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殺。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同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若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殺人者或而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三

民猶有相傷。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戒。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師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輕赦。必於外朝與羣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故曰。養稂莠者害禾。行忠姦究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易端

刑禁第四

李觀

掌因掌守盜賊凡因者上罪格拳而格中罪格格下罪格王之同族奉有爵者以侍者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通月廿加明格以通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通市師氏以待刑殺孫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若私其親臣私其身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親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通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貴賤一視於法其所以不此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李斯江文集刑禁第四一六七

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縊刺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官刑秋成有司獻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春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處兄弟也弟弗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罰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卑陶為士替臆殺人則親之舜視禹天下猶棄教雖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

父猶不可曲而況官之于孫乃用陰乎義嚴而詔出之若連之嘉式也為瑞訓

李斯江文集

刑禁第四二

○ 刑禁第五

車 親

司牧掌萬民之良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良惡者、三歲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後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歲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良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釐於罪者、過失亦縣良惡、醜聲好訟、若拙拔兵器、誤以什傷害人、聽於罪者、誅誹奇也、罰、杖、繫之、九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惡其良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後諸司空也、園土、獄城、過失近罪、盡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故大司寇以園土、張於罪民、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役以嘉石、平罪民、凡萬民、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五一 究

之有罪過而未釐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極情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旬有二日坐、其後、其次、九日坐、九月後、其次、七日坐、七月後、其次、五日坐、五月後、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後、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園掌收教罪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故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竟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望勝也、是故先王之取民、必早為之所、過雖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於園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因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郡民、

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辟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耶、法禁於已然者也、而尚有未然之望、故先王之制刑、有禮意焉、易端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五二

年

刑禁第六

李觀

并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節用酒也司鹽掌
實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各不可禁則構而後之以屬遊然
食謂羣飲食者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刑
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嗣後朕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
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其民
之小子與羣吏無得常飲酒蓋庶國君臣民民飲酒亦惟祭祀以德自
持無令至醉故戒康叔當以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勤
陸泰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費用其所得珍美

李好江文集

刑禁第六一

李一

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
之罪所在禁與養耳而小人用之疎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羣飲食於
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鬪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
之於天下事為之制勑為之防果如何哉昔曾參去薪屬其後相以齊
飲市為寄謂飲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
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耶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
不禁大司後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
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意酒榷之
官未罷則并氏之禁司鹽之令不頒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
山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此即似補林實政刑指年民財之要着也。國家禁酒榷此何不行
之。第補明

好江文集

刑禁第六二

李一

○官人第一

李觀

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而不肖或不退。豈
 然而能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色厲內荏。言行
 不相顧者。猶謂皆是也。非以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
 鄉黨。而誰可故問。齊凡春秋之祭祀。後政典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請
 法書其以。故後。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春秋祭。請示如之。實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
 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高之以。其過惡而戒
 之。若以。則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賢者。爵之。不肖者。罰之。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察以禮
 樂。而明。鄉老及鄉大夫。率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山。史。歲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問。齊。二十五家之吏。凡。四。會。聚。則。書。其。人。材。族。
 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酬。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致。春秋。
 社。又。致。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能。考。至於。三。歲。鄉。大夫。乃。考。而。興。之。獻。
 其。書。於。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
 場。不。能。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
 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無。為。失。矣。

讀此知古今選官人之法得失較然矣。
 葛端綢

○官人第二

李觀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
 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
 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
 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
 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
 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而。其。能。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
 則。天。官。收。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用。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先。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
 乎。此。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番。夫。之。印。綬。不
 了。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尊。哉。夫。位。有。高。卑。祿。有。厚。薄。言。有。操。柄。則。無
 所。不。重。州。縣。之。職。前。世。以。為。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
 仁。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
 生。貧。富。顧。不。重。哉。

試而後官

先王所以重民命。非特為人材進退計也。
 葛端綢

○官人第三

李親

大軍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政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以參互政日成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時考其治狀若治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於歲終又考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道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二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意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

華野江文集

官人第二

成是無一日而可教也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雖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也此其治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常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建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或就不可公卿者乎昔人謂漢法密故吏治精謹此則漢之苛刻失中不足法也葛端訓

○官人第四

李親

冬官考工注其曰其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常氏褒氏治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槐氏為劓栗氏為剕臧氏為劓臧氏為剕之類是也其其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後漢何去況於中人以下今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

華野江文集

官人第四

七

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庫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親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親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令事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官何以修報何以服謂其有功耶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資故漢有當遷而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祿食注來於道路間耶久任亦今日要著非特州郡之吏當然矣思之思之葛端訓

〇〇官人第七

李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編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歲一巡狩。若不巡。則聚同。聚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編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李行江文集 官人第七一 七

歲一見。句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雖易以。然難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不。而上下行。則錫馬蕃庶。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不。其間左右。何以寒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原充宗。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繇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苢。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口如三月。三秋三歲。況其久者乎。

忠臣之情。則人臣易於作忠。每獲一論。必得先王敬示。葛洪

李行江文集

官人第七二

七

○ 教道第一

李 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耶是堯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耶是禁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飲賢才未有不縣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一

北元

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政也夫哉先王之所以政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誠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可無意哉

○ 無支言之詩

葛瑞調

○ 教道第二

李 觀

外感邦響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老也酒正凡有執事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百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而祭深衣而養老商人罕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此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二

八十

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賡不可皆養亦引戶教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兄而總于祖而制於親將而饋親爵而獻親饌在前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道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使今日策對能曉暢如此又何貴繁稱博引耶

葛瑞調

○ 教道第三

李 觀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則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闋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聚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居於尊東。所謂俱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下士。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六不齒。亦與序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繇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況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貪欲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也哉。

李行江文集

教道第三

全

教民無先於孝弟。教民孝弟。無先於養老。故益詳之。為端頓。

李行江文集

教道第三

全

○ ○ 教道第四

李 親

大半以九兩祭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氏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族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毋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則上貴於高祖，而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苟盡於三從，則近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

教道第四

三

李時江文集
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取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聚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冠衣服，乘食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取，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取，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賄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後祭焉。終事而後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意所生猶或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及齊也。也。宗法廢而公始日孟倫，薄此事行之非，甚無難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此為漢古運富之本。焉端胡

○ ○ 教道第五

李 親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誨，以稽國中及四鄰都鄙之夫家。凡此之教，以辨其貴賤，考其幼穉，凡征伐之施舍，與其祭祀飲喪紀之禁令，節長各掌其節之政令，以時較登其夫家，比其聚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喪哉！死者手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思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終祭，食官以周其內，棺槨墻墓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神明之祀，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毀，毀滅小人真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振雨露而休惕秋，是謂露而休惕。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設齋七日。

教道第五

四

李時江文集
致齊三日，陰池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性捨肥脂，菜蔬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綴封，莫不為而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其具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未臻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節長治之也。三年間曰：將孫夫惠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馬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楊子曰：人而不祭，豺狼乎？是喪祭之禮廢，則人不如豺，為其上者所宜憂也。○為格絕以今日此偶文字，綴緯經緯，極瞻整如出已懷者。焉端胡

○○教道第六

车
起

鄉師正歲稽其鄉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比喪比葬鄉共射器州
共賓比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
為之祭比者蓋蓋鼎俎之屬間齊主集為之喪比者夾盤索俎揭豆軼
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比者弓矢楅中之屬
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比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
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比者若間祭比者也凶比
若族喪比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
為州黨族間有故而不共也此鄉比者苟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
則禮行而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縣士以上則田祿

此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乏財。則人無禮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閭。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冠。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冠。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不行禮。則納之刑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駭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助之以財。況四海之富乎哉。○聞。解。虞。津。津。不。倦。知。其。惠。吾。民。之。恩。深。矣。○葛。端。朝。

○
教道第七

李
觀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祗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馬取以代勞。是則櫜轅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釜足矣。然而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

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觀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家家可以大貴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於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之度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飭而賈誼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筆力之峻彷彿明允○勇端詞

○ 教道第八

李 觀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凡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氣樂之節。凡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情慢不恭也。大司樂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大司樂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平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閭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漢矣。子孫之盛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雅。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聲。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八

八

教道第八。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淫辟邪散。狄成滌。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禁其淫過。凡慢之聲。而舞人又孔卿大夫子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人無不正。則聞之。凡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軒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意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帥者。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此篇取徑立旨頗為幽遠。易端明。

教道第九

李 觀

師氏掌以嫀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嫀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若既立。子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榮之上也。王制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九

八

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廢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往其築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或後王謂之不雅，然則全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雜引經傳語自成片段 葛瑞胡

○富國策第一

李龍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才於財，財用益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辟吏，非財不養。軍旅征伐，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嫁娶，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聘問，非財不接。衿袵孤獨，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時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馬所謂富國者，非曰巧奪其利，毫末厚取於民，以謀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即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稱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

李軒江文集

富國策第一

序

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觀容畜，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卑為哉？周制王有六服，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鹽。衣有文繡，冠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馬，匪須有馬，好用有馬。王及後妃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為美，則周公之制作，示非乎哉？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同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宰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耕

冀州郡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不
馬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
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
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
禮遇於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
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絺卑易章
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
千日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
其十二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時乃今民

富國策第一二

李

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康慶
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後世
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通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惟一
祖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柱我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是或時
惠遠境蒸師勞費不怠節歲不實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
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高卓其越不為鐵為奇賢之語此真大家文字 葛瑞

古人有言曰秋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未常糶也此一切

者則有餘焉小則具服冠大則營命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不稱貸之責
故一穀始熟腰纏未解而日輸於市馬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
貴人來得而固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秋時多賤賤
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實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自時
而用度竭矣土衍生而或無種也耒耨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
李時江文集 富國策第六一

所以困窮而末所以盈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當責專行而排民命矣上之深
於是乎不下既而人無聊矣此平糶之法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糶
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與廢厥聞
未始唐天寶中天下平糶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太平糶
年矣穀入之歲所在山積平糶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糶之法所以救

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平糴之法。今日洵當急行。不可須臾緩者。竊鑑明

强兵策第一

九四

李斯江文集

强兵策第四二

五

李觀

李
氏
人
集

福六策第六

八

李
氏
人
集

悍於一小臣哉。昔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秦之失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解衣推食之德，前通之說弗忍絕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彭越、張敖，內圖諸呂，以行大事，誠非獨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將敢不順？苟為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將用矣，惟上心昭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李斯江文集

用人惟明任人惟專此文真千古石畫

葛端端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受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兵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我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難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為哉？馬之馳矣，而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狹矣，而充其乳，雖繼以毛，墻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墨之敗。而李斯江文集

強兵策第七

李觀

七十餘城盡反為秦，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坑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敗缺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賢不賢未可責其勝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邊所以合敵也，賢而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傲之也。使破勝而驕，我敗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兩耻，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誠察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其不衆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收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

視敗於時而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苟林父敗於郟而子侯故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綏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舉。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止。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羣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或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銖銖存焉。固默猶聞。況大將乎。是則耻不足而賊不足平也。

蘇叶江文集

蘇葉集第七二

論廢邊將勝敗處非獨得大體亦善格人情

百

蘇叶江文集

蘇葉集第八一

百二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庶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竭慮。勇者盡力。辨者以說。文者以微。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饑不暇食。羣羣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終中不待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亦非當之士。豈可以衆人望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多矣。其為失者。賞之太濫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

李 龍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庶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竭慮。勇者盡力。辨者以說。文者以微。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饑不暇食。羣羣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終中不待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亦非當之士。豈可以衆人望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多矣。其為失者。賞之太濫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

則何以待功德之臣哉。位雖高與偏解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
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爵。則師可使
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珍重名。正以激勸有功。非中韓術數駕馭比也。葛端調

○強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
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死
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固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與土
功也。張敖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僇者使之塗各有兩宜而人性齊
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己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
攻其短。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違法。則殺則謂之不遜。個僚則
謂之不簡。恆時則謂之不倫。為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同其二。觀諸
外不察諸內。以偏概之。談而較之。老生之談。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
之談。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
李時江文集
謂燕易王曰。孝如魯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
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燕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
臣。不受封侯。而餓死於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
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
匹雖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以不能牧羊也。故曰多
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外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
遷。開卷察姦。伺禍也。權教好時。夜臥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
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士人之將也。切切哉。無忘

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賊使凌辱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作作言語時出。知人。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辜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替。不降席而橫行乎四夷矣。快論為奇士生色。葛瑞調。

強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為鍾武國一賢將。猶為比肩。其故何也。性生於內。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湍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亦之芒者。龍之也。而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鉛刀木之弗善。未無及也。然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有事之際。學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形。或不可視。有倖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萬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步下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惟韓信起於李時江文集。強兵策第十一。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饒謀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勝者。離於利而務可伸。離於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旗。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也。及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已以為工。舒者不能與其謀。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

而求以勝彼亦已既矣昔趙奢之子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恬易言之使趙不將恬則已若必將之彼趙軍者必恬也及
孝成王使恬為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恬若膠柱而鼓瑟耳恬徒能讀
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才者必習
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況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
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行少不計於成法不盡變故口舌之雄無有足恃者高瑞胡

李時江文集

後集卷第十二

四九

○安民策第一

李親

慈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明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廣而
嘆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主君而不能為君養民主君者天也養
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
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兢兢焉
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
化焉教化之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為
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圖行也羣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問有稱王道
誦教典也則眾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
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威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

李時江文集

安民策第一

四九

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
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導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既
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
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導養益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
善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
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
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
知獻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教人以國語語者以操
劍雖日捷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

之以孝。未知為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為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為人
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無之為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為美而罪
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
也。雖曰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
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開。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為
仁。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為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
長也。

方正得情詞曲而體直 葛瑞詞

李斯江文集

安民策第一二

百九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繇。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
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
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修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
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
然後能為父。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
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仕焉而已。若師教於閭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
之老臣為之師。況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曰。禮樂以本之。千
古則論以大之。天子於是奉老焉。世子於是齒焉。實正於是飲酒焉。
李斯江文集 安民策第二 百九

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
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錄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
鄉。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倘其選之也。至善
者必取焉。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規。趾。而求為君子矣。士皆君子則
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
乎。古之王者。建國焉。民教學為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為學。
人自擇師。學子學執孔。墨。在戒而已矣。師乎。師說。堯。桀。在戒而已矣。
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為學。以不令之人為師。聽其言。創欲齊名於聖哲。
觀其行。則或慙色於閭閻。乘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

○然○然○然○之○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
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說○為○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為○業○而○不○
掌○其○德○行○即○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
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實○中○
學○官○以○教○育○為○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為○選○鄉○有○
少○舉○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羣○言○皆○欺○後○世○也○
必○民○本○乎○教○化○教○化○本○乎○學○較○為○士○為○師○者○皆○當○知○所○自○厲○矣○
○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茲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
已○得○引○之○大○欲○一○取○之○何○如○曰○然○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
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
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偽○善○則
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
之○肉○投○界○虎○穴○也○况○錫○績○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嗜○昔○之
志○風○夜○之○學○源○盡○於○教○刺○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
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制○之○始○奈○何○欲
致○治○興○化○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
已○未○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修○道○而○過○耳○即○國○雖○或
興○學○而○士○之○進○取○同○絲○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
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
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著○父○教○少○長○而○觀○焉○既
饒○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
課○試○不○錄○行○實○亦○同○歸○於○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館○使○薦○紳○之
族○咸○造○焉○增○脩○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坐○以○為
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
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
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農○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

都

萬端切

三

此知民亦務相師法。或有禁一年之蓄而費於救刻。冒死白之。辟而資
實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恥不若人也。如使上
居與下戶。為伍。則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康康可興。而和平可致
也。

末俗人情。一筆盡出。葛端明

文集 安民策第四二 夏

安民策第六 李觀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君端冕
乎。與民之。位而民被壓。執銳履湯。涉血赴火。萬里者。令使之也。君風駕
乎。國將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
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嫗大豪
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
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少。秋冬以多。茲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
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而華之以陰。亂之以暴。則向前者傷
而後者敗矣。唯其純而晚出者。相質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句
李行江文集 安民策第六 夏

臣等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黃落在前。而智者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
民也。與其出而中。底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
而不必賞。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
命焉。厚史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故曰不若勿出之
愈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內。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
之言。皋陶之謨。不宜於時。不廷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廣人詢焉。志
之先定。不廷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疾
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
使下產。聞謫。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
有好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

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惡人多也明明后誠能遵令之所以出則羣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總理精確 葛端訓

○安民策第七

李觀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病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惟房之閉親之臥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遠幾疆之外君之視聽無絲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道不觀人情各是其非其非非而已其務近名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

李好江文集

安民策第七

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於以寬斯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鞠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謝安蘭惠仁者之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繫輕其撻撻以容姦為大度以緩令為謙謹雖東鳴封而弗忍言戈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頸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懼之人也皆不足知治體矣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

設者所以恤其民也。情者所以便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銜刀
刃，或刺其肌膚，或刑其鼻，或絕其舌，或剝其髮，或剔其目，或斷其手足，或
半命燔燬，聖人傷焉，此教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
以家殉國，而子姪有過，或嚴於法，提之戮之，同夫賊，則耻及其門，愛
及其親，聖人傷焉，此情之所以起也。是則刑德之至，念功之著，而儒先
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稽王之制刑，
法非苛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
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害怯，
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害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

李時江文集

卷八

之明，因民之性，刑罰威獄以賴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植，故有大利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
用鞭撻，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
治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撻不可施於家，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教焉，有教焉，是皆仁
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
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
祀皆有期日，天下所共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挾其姦邪，
以遂其欲，脫身而行，避死而逃，天波一洒，復為編戶者，所至而見也。何
百神受職之年，有推埋為姦之幣，商旅不敢趨疆，孤嫠或不耕田，

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
後為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皋陶曰：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有其寬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則至誠空虛，寬
猛之用，以命羣吏，謹察其可為而廢典之，則治道一欽而百姓阜康矣。
遂層洗發，恥格甚平，而波濤與掉，與其害遠，不覺其流行也。焉瑞詞

李時江文集

安民策第七二

四

此其與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于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介暴無厭。已之賄金無窮。而人之肌膚有盡。孰能以取模之。若易錄兩之。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教之。若使畏而不犯。與其曉之。若使而不為。幸赦而赦。幸平以不復。人鬼以怨。凡亡以五。非所以恤之也。幸賄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閭。非所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故之國。其刑必平。諸葛亮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格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刺。亦告於甸人。獄成。有司獄於公。三公宥之。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公族尚然。況其下者乎。僚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李行江文集

安民策第八二

耳一

以却祀一定之期而行敵曉。此有宋樊政。故韓范司馬諸公皆切言之。焉端調。

安民策第九

李觀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稅。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荊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嬭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苞貢。謂梁州之銀鐵。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銀。兗州之繒。徐州之織。緇也。五曰財貢。謂荊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八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

李行江文集

安民策第九一

耳三

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八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十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十一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十二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十三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十四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十五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十六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十七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十八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十九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二十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二十一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二十二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二十三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二十四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二十五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二十六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二十七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二十八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二十九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三十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三十一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三十二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三十三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三十四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三十五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三十六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三十七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三十八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三十九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十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四十一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四十二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四十三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四十四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四十五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四十六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十七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四十八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四十九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五十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五十一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五十二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五十三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五十四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五十五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五十六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五十七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五十八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五十九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六十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六十一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六十二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六十三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六十四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六十五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六十六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六十七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六十八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六十九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十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七十一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七十二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七十三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七十四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七十五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七十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十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七十八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七十九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八十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八十一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八十二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八十三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八十四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八十五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八十六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八十七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八十八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八十九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九十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九十一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九十二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九十三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九十四曰土貢。謂梁州之土。兗州之石。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九十五曰幣貢。謂梁州之璆琳。兗州之銀。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九十六曰財貢。謂梁州之施。絲。枲。柏。楊。州之絲。緇也。九十七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九十八曰服貢。謂豫州之絲。紵也。九十九曰珍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璆。雍州之琅玕也。一百曰物貢。謂梁州之象。兗州之齒。荊州之玉。雍州之珉也。

康諸賈豎之手。餓寒之憂。不遠而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割吾民。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為用。不急為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此實重本抑末之機。不為纖計。葛瑞訓

○安民策第十

李親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噫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志也。仁君善夫。所宜尊尊也。皆周公遺愛。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緣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貧者。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三之日。于。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趾而耕。耕者之婦子。供以饁。耒耜。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馬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三章。則春日既溫。倉庫既。可。之。候。女則遵牆下之。徑而求桑。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鳴。鳴。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來。來。以為祭服也。其四章。則配

李江文集

孤。為。喪。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宵。室。其。六。章。則。積。稻。為。酒。以。壯。養。老。之。具。又。以。瓜。瓠。麻。實。乾。菜。之。菜。惡。木。之。薪。以。助。男。養。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畫。取。茅。衣。索。絢。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於。公。社。也。其。八。章。則。藏。水。以。備。暑。國。君。問。於。正。事。而。饗。羣。臣。正。為。位。也。是。聖。人。為。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憂。思。勤。若。如。此。之。至。因。其。閑。暇。然。修。講。武。事。養。耆。老。饗。羣。臣。正。為。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國。有。雅。頌。不。其。至。哉。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夫。子。坐。乎。法。宮。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耶。抑。當。責。者。以。田。野。為。都。事。者。儒。雅。者。以。離。俗。

李時江文集

安民策第十二

آل

李斯江文集

43.

或

審察

李觀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盜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盜。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藏在其心。知之曰未易也。及夫賊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其行亂作。國家收敗。而後世皆知其盜。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錄也。知其盜。非後之賢。縣史臣之筆也。觀審者。時之福。皆笑其不知。盜矣。而不曰戒之。後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雖有明鏡。不能自照。故知幾如神。葛瑞調

李時江文集

審察一

五

〇〇防蔽

李觀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珠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皆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灰不待頃。於是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或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敵之然。蜀之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君之。道也。亦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存宗廟。其如宗廟何。李時江文集

李時江文集

防蔽一

四

效實

李親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施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驚稱。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責之主者乎。縣馬可實責之郡。郡馬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羣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部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責。皆唐德宗不知虛杞。茲邪。蓋不思其實矣。夫四海之廣。而投諸秦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非非矣。嗚呼。君人

李江文集

效實一

厚

其亦慎其合乎

責實二字。非伴食者所樂聞。此輩所喜者。曲遂數言耳。葛端綱

○謹聽

李親

說者。沮善者也。諛者。抑惡者也。名之諛者。皆知好焉。名之沮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信者。說似乎諛也。復諛者。諛似乎說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說。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諛。君子小人之心。忽恍而不可見。是說諛所以亂也。好諛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諛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說則衆非之矣。懷諛則衆笑之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諛之利而說之害。願謂之諛者。非諛謂之說者。非說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說與諛皆逆心之物。姑以進求之而已。不如是則日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刺肝懸血。未必不疑其間。或也。嗚呼。報哉。

李江文集

謹聽一

厚

說說與諛相似。似濃濃生畏。葛端綱

○○○廣意

李親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決。為斷。為事業。靜則為憚。憚。為因。仍為遂。樂。動。靜。則。昭。靜。勝。動。則。必。然。也。升。高。居。廣。出。外。行。遠。明。視。遠。聽。博。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操。樂。如。是。者。宜。於。陽。陽。淨。其。宜。則。勝。陰。汲。官。重。閉。時。坐。數。外。治。容。巧。笑。厚。酒。邪。聲。俳。戲。伎。巧。說。嬉。諧。慝。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說。修。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常。御。不。得。進。耶。聲。佞。人。舉。放。遠。之。惟。陰。之。勝。陽。也。左。載。一。巡。守。至。於。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藉。田。仲。秋。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祈。報。享。則。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李。時。江。文。集。廣。意。一。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耳。目。使。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誣。上。一。澤。厚。則。指。為。過。舉。其。皆。經。建。古。而。閉。其。君。之。思。也。博。雅。流。貴。可。入。白。虎。通。德。論。有。端。胡。

○○○建昌軍儀門記

李親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為之。厥遠則尊得以伸。故外諸侯門。何之制。與天子準宮闕。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為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無以貴於一。國氏知其君之貴。然法知三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於今數世。竭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與服靡所張。顧惟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紛拏於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於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也。哉。大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修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適行府李時江文集。建昌軍儀門記一。惟願事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倚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然。其與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謬。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蓋書之以示後。觀應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議論確偉。筆力老健。有端胡。

李
觀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六

百六

登。降。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臺。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雖。缺。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功。耶。聖。人。在。作。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烏。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古。賢。自。喜。妙。無。朝。市。氣。第。端。調。

李觀

上卷八書一

阿九

爲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我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雍交而意不通。以過之以常人間之以常事。一面而去。有知道路。吁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爲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爲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責無益而後有益。爲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觀遠方之人。弛轡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快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過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爲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謨聽當得區區之姓名。有與誰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庶有

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實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親雖非賢。馬敢自匿。故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觀資模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惟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常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微之錄。却而大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前選。州具略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殘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子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行。水之廣。而不可魚。著書傳道。來問於後世。不猶愈於孫叔食衆人。乎。行江文集。上宋舍人書二。百四

之介乎。不宣。龍軒行再拜。
幾於高視大言矣。然精詞結韻。自見臨致。葛端調。

○上宋舍人書
修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聰聞。而滄入心。寂不足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詩虛無之書。則心頗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然刑名之學。則意奇刻而泥腐。隔誦德道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區區。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戴手耳。轉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可不謹於文哉。生勸葛端調。上宋舍人書一。百四

○寄上富樞密書

李觀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
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况樞密掌軍
國之權則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傾忠
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江淮天下無江
淮不能以是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人歲常數百萬
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
淮不能以是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布工有餘材
商有餘貨諸山藪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問有一物繇
此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
李行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一 四三

英雄之幸乎。讀者多輕東南。謂為怯弱。而不知為官軍則怯為亂賊則
勇矣。今之幸伍例。非効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淫墨而
就拘哉。惟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
若夫曉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
但見蔣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
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焚燬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
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
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
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罷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
而未起。有何待心。不才一旦。即戒嚴而荆揚乘輿。廟堂之上。何以謀

之。長淮大江。壅其前。而戎北虜。稍其後。畏首畏尾。力屈債殫。當是之時。
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
聞人為弓手。卿閣之內。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
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恥。而宣毅土軍。又
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藉弓手也。自咸平以上。皆
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口募人。須從所願。當
職之吏。務登其數。雖甚強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
往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眾多。自重其身。不為罪惡。彼黠類之徒。
半多無賴。陷於窮困。苟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
手訓練有時。團結有度。散歸農井。無須磨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
李行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二 四三

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恥無用之人。為匿財之
不。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輟之客。動皆恥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
以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患。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輒
以訛言。不出城閤。自為發賊。未可知矣。此所謂置無益且有害也。朝
廷仿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
貴時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
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伯。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
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

兵職為將帥。奉行邦典。並收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
使。之。則。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
為。人。數。十。猶。須。文。法。捉。拿。不。敢。斷。而。其。一。步。百。變。起。死。如。婦。何。可。待。
也。嗟。乎。死。生。不。能。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控。不。
可。去。之。中。則。其。尤。無。用。者。降。罪。於。前。既。成。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
其。部。伍。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益。去。其。鄉。則。為。典。廢。
之。漸。而。使。其。供。差。遠。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前。軍。可。省。招。
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即。用。之。一。端。也。其。於。軍。亦。武。威。備。禦。他。盜。無。
所。益。畏。惟。在。選。賢。商。周。不。改。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求。守。郡。監。兵。
之。職。勿。拘。資。級。務。配。英。才。至。如。荆。潭。楊。岳。昇。洪。杭。福。廣。桂。諸。部。正。命。大。
事。行。江。文。集。寄。上。宮。樞。密。書。三。百。四。五。

臣。為。之。節。制。重。其。標。柄。許。以。便宜。辟。召。素。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
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句。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
侯。王。哉。以。伯。主。而。尊。周。室。我。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肯。形。勢。使。
然。也。況。今。賦。歛。之。煩。教。信。常。法。早。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羸。衆。心。愁。
怨。造。形。而。恃。其。可。忽。請。明。公。愛。國。厚。恩。為。世。賢。輔。解。結。易。調。正。在。此。時。
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收。是。誰。過。歟。觀。自。惟。迂。濶。之。流。實。無。榮。祿。之。
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為。累。
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骨。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寧。不。知。我。
者。謂。我。何。也。恐。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懸。血。書。辭。故。告。執。事。幸。
而。推。憐。之。幸。不。舍。庶。人。之。微。職。我。元。主。鑒。於。仁。壽。則。親。也。得。保。首。領。以。

臣。伏。乞。賜。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貽。勅。
旨。臣。勝。慚。懼。不。宣。記。再。拜。
寄。上。宮。樞。密。書。四。百。四。五。

李。行。江。文。集

寄。上。宮。樞。密。書。四

百。四。五。

復說

李觀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意類氏之喻，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若乎善也？」喻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弟子，師也過，由也過，人有所好之，而弗除，魯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不刊其復也。中庸曰：「曰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類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與爾有是夫人之志，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於於則不知其及矣。此與爾人立其冠，不主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故曰：「三教曰：『魚之』」

李觀文集

復說一

百六

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信者也。徐偃王不忍聞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丹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爲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諸陽貨曰：「持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時，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過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爲小人矣。愛敬胃子，秦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爲之作復說。論過不及，廣說見甚高，則淺人可通。葛洪調

欽陳公獎字說

李觀

陳公獎初字思道，以避者爲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馬則遠於西，南馬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爲譽。」故聖人之意也。有問身之安者，必對以導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性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藥，后曰：「人教我以導養矣，可乎？」故踏於地而不肯受藥，備曰：「人教我以性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其以輕藥后，賤藥備病，然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瑄亦嘗學義矣，定不乳矣。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荷卿之非孟子，各法先生。

李時江文集

欽陳公獎字說一

百六

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陳以粗直，至爲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厚中，由也不得其大，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誅焉。其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爲嗜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肖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頌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爲心，將以博奕坐與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則焉，固辭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愚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

凡人一動一靜一笑一啼。未冠裳履之間。則新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禮樂為烈。今人之鼓也。道之不行。益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鉤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閹厄。到今恨之。豈惟在上者之過。有繇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獎自閹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聞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因公獎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奇格不羈。有超散之趣。葛瑞訓。

李時江文集

歐陽公獎字記二

百四十八

○廣濟書

李觀

聖人以道。理人乎。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意。此而逐諸物。故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膳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耻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執若。是蕩蕩。若乎。拾小而遺大。賒利而耗害。神羅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未微席而叩位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總之。屈已以從物。益難能也。而

李時江文集

廣濟書一

百四十九

愛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忍再。精思而味之。若泉也。二。以昌黎原道諸篇。葛瑞訓。

野記二篇并序

集解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賦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乘馬脫數歲矣土田之腴
舍牛而不獲倉廩耗於馬腹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奔無益於觀
釜德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
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隆於絕澤於不迹之地霖雨所盪風氣所
美苗怪蔓騰生理自若舍是而入田畝者則操鋤稻爭潤葉與粟誇暖
角長爭碧疑過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為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
變水腐狼藉道側顧焉其土燕弗可得矣意安爾類計爾材不自為種
李時江本集 野記一

嘉穀則美楊之末
小文亦可資美華葛端調

○常語

李觀

或問曰漢唐執王執伯曰天子也安得伯哉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
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
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
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伯諸侯號也伯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
天子之所行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
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
曰行霸道情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伯王道維之孫也人因有父
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
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
李時江本集 常語一

伯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
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并京師也非粹
與駁之謂也

或曰許人以後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
下許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
也常商之末表誰有外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
為西伯伯之盛者而已矣西伯伯而粹植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
漢唐王而駁者也

五名龍碑而文特結於葛端調
李時江本集

張宛丘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初耒在潁聞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宋史本傳

張宛丘一

張文潛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編端調甫 評輯 弟葛 剛安調甫同定

集序

論

論

論法上

論法下

治原論

刑刑論

張文潛文集

目次一

取相論

將論

教俗論

用大論

禮論

晉論

唐論

文帝論

景帝論

商君論

吳起論	平勃論	策	至誠篇	遠慮篇	慎微篇	擇將篇上	擇將篇下	寄戰篇	力政篇	張文潛文集	詩傳	臣工傳	桑系傳	雲漢傳	蔡高傳	江漢傳	常武傳	答閔周附	書	答李推官書
										目次二										
										二										

上孫端明書	扶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書	代高阮上趙范資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上唐運判書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記	張文潛文集	目次三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冀州學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送秦觀徙蘇杭州為學序

張文潛文集目 半

五

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懷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編常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常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常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成繆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興起於德不足而求其

民而敗於敵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怨齊也。豈不知齊之為不可及也。而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獎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獎而不為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孔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終焉。首則毀衛竊之。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之辭。故曰敗於敵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蕩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當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賢盡。其惡甚其美。辟故之。止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續祚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上二

六

文章議論深入刻至。有代膚見獲之能者。雖學術。偏駁出入。利名法術之內。欲精理時。能廢之。轉非見解。於諸葛武侯。莫以是也。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者。怨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收而調伏其強。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亂。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善。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大之橫。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發生焉。名美者。實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下

七

之所難。公之儔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脩明制度。使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繁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而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光。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與其變。使其轉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焉。嗚呼。其本果安在哉。

不能使替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
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
非棒不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
也日月之為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旁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
形者皆動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露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
之江海也注濤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此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
今澤之所及者焉者亦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
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
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
自遂往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愚者後未嘗喜也而善者勸然使萬物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二

莫不待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
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
善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不正馬
不順則恥之矣非之不能取罪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耻之矣故先王
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侈
慮何則終身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
可為之有身之有能者有能之有能者有能之有能者有能之有能者
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為異而絕之使
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
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

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養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
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
曰人智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我先王之官其能致物
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為神而不可見者也故
先王之官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虧釐之不知則且
以為厚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
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
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為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
物者物制於我蓋可憐可舒可翕可開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
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三

為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
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為秦王霸雜操而為漢天下之士知學
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汚其身而望人以真何怪乎應者
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
而學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背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
不修誠不克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解者之言官商赫者之言白黑聽
者之言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道之心而
治其事與治其事而不任其職則是牛羊廢而牧者無罪也或何其牛
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遺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
難矣學矣而志鴻鵠尚不逞以勝其偶歟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

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夫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精。而原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本有大小。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未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新乎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父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雄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猶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懷革而不終日。館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教。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慙。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末立矣。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四

上

以原之。官師以范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誠。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為相而愛為樂工。伯夷典禮而卑陶治。因論其所重。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教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教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精粗貴賤之別。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汙漫而無成。蓋緣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極。

死義和廉時亂日而刑至於極。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耻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為矣。
勿通曲暢。有入微處。葛端訓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五

上

〇〇〇 惻刑論

張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惟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表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獎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

張文潛文集

惻刑論一

十

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甚矣。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益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處。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

張文潛文集

惻刑論二

十五

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有聖哲之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道其節。而制其和。雖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為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野者。不友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合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益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任法之弊。摠孫於人。千古確論。葛端調

取相論

張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私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令吾疑之之心而使之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

取相論一

十六

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相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吾相而權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世之當大與庸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世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

故古之行大臣者天子為之致恭盡禮而主其有罪而不怨有殺而無

罰夫惟保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怨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曾樞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故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聲望則數見其時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隳圯而無思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異權之去我而奪人之權者唐德宗是也是二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

取相論一

七

取相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惑乎大中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焉之可以亡取也取之以術何者君忠信耶

臣忠信而取蘇林之旨晦菴非之此言先王取相有術而不一本於忠信說之偏歟正與蘇同時末世之論而文字則環折周圓可謂

詩人

大

張文潛文集

五

○ ○ ○ 故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欲。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既然。舍去斯一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故其率天下也。何其進約。廣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汲仰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慕小者。類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

張文潛文集

故俗論一

廿

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耻。中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愛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及。而致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欲其可知。則子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

之。夫惟人惡其貪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死。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數之志。為擊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留也。如此。養虎之而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絙。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致罷。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

張文潛文集

故俗論一

廿

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進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正夫正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理勢在於目前。而論之極其深美。文字之巧一至於此。苟端綱

用大論

張

能用大然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
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人之為法也
非量國人之多寡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眾難不能盡合於
吾履而中者多故難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其履之利必將人人
而勢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焉呼
使吾之為履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
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
包羅然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長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
為患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為以無知之
張大潛文集 用大論一

何也商之所謂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
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是以通天
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
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
萬物之常理耶嘗瞻矣者百人而思之者一人人皆失之矣夫未嘗也使吾
法足以常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利不及焉吾可以無郵矣非
不欲郵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
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
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
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

之不精無害其為矣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
立矣傳曰小有不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依
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
不欲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
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
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速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
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然後能不出戶而
天下無遺慮矣

張大潛文集 用大論二
此篇皆以虛勢曲喻行之如暗然集空奇趣百出堯舜三代以來一
段取用正語實事點綴便見大家文體此論中之龍空靈敏妙者

張
永

行

祀均為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特薦。均為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禘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致。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違還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致。褻簡而不致。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親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祭。所以

卷二

廟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庭，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冕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冠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責賤明親愛，尊卑用設，衣服脩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載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冕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

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此而已矣。

華解整練。似東京初盛之文。旨端調。

張文晉文集

體論三

世

論

張

下有大分。居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其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時。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執而誅之。大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爭。半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忌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欲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以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房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忌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既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符堅。苻融。姚萇。皆有其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勤。勳。流。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秦。秦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之至。

張文晉文集

晉論一

世

君臣之分而後世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能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復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止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習而安者象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物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同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之固之顧此敗於分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

晉書

卷之

不負則不可其言則天下之理也
畢力雖不甚高老矣舒得句如 萬端訓

唐書

張表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操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設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固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作之世之幾人有居於河朔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徇復四顧莫之取為於是毀室伐薪而塞之而後也亦淡溺之患然足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遺有夫所之憂既已溺於水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

水而後將復之

唐書

卷之

其言而後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樂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俯首盡力而不敵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殷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

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子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繇。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服天下。則其所不能變。即度之。勢宜無怪。然以憲宗之英明。初蕩刻平。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若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止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操。蓋其大弊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信昭之間。而起於大寶之際。即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繼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信昭之患。何自而起。而後否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其可得哉。

唐書二

三

〇〇文帝論

張集

昔者。降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降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德之衆。降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以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過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補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降侯。然西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用。乃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

張大集未集

文帝論一

世二

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迷誤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自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降侯以蕭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就權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髮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母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降侯則不然。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物之心哉。視前日之謀。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賜。塞放縱之所致。而降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因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錮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永有國土之為命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

矣。止。能。尊。者。莫。如。孝。宣。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先。死。又。立。其。子。兄。弟。繼。其。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翁。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先。死。未。幾。要。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平。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氏。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權。天。下。之。政。先。死。視。子。孫。之。辱。而。使。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氏。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然。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終。侯。無。補。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滅。霍。氏。也。霍。氏。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滅。霍。氏。也。語。曰。嬰。兒。常。腐。腐。於。飽。也。青。年。常。傾。傾。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寵。功。其。得。失。其。可。考。也。

以。天。宣。帝。者。遂。得。其。深。微。廣。文。之。順。教。應。發。體。格。漢。紀。高。祖。調。

世三

○ 景帝論

依 宋

景帝稱實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賁士也。其椎魯庸鈍。似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我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未不可知。而要之易知。以綰

景帝論一

世三

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極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至於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緩上者。故殺之。而不復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問呂強。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呂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呂者。固相危弱之道也。漢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論。故。亞。夫。一。段。尤。見。景。帝。之。誤。葛。端。調。

○ 商君論

張 養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闘、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繇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道引屈伸、以宣其滯、而漢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藥、以激之、方其効也、則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藥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

張大潛文集

商君論一

世

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懷德、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歎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齟齬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故者破、操後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止、原其所以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驟求。

近功大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汲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充亡也
猶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平格正言大雅之作篇端詞

張大潛文集

商君論二

世

吾讀其起傳觀其田文論功。哉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之。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屬而二達於處。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應張文潛文集 吳起論一 共

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之。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然。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也。稱吳起治楚。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仕之主。而取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焚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筆力甚通。葛瑞姆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謀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孫產之庸人。而王之。於此。雖縱然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取呂后孫產之庸人。此無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懾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孫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平相使人知。都尉說呂孫解趙王印之國。而呂孫從之。太尉以印入北軍。而張文潛文集 平步論一 共

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放諸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后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后之棄北軍。無以異於趙過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孫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叔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傍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可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此。怯於此也。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預藉也。特微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不出於果。

敬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因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匹婦之遇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止。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功。而必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遲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與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而必慮其有所失。其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於險阻之間。展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行也。夫居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

平勃論二

六

已之計也。
深心微理。筆陣飛奇。葛瑞調

○至誠篇
昔先王之為天下。非徒為政刑以蘇天下之民。苟為無事而已。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鳥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采芣。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苟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當意於述述脩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運。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述脩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不下論

至誠篇一

九

其教。是何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飾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之矣。標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辭。莊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辭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成。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違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冰雪之於火。火至矣。而冰雪不化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庸。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冕弁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以判然而

而矣。樂是物曰。此為禮也。樂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為容。樂之為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立之者。先王所以為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是。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而。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其。刑。名。度。數。不。過。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信。乎。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為。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象。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組。繡。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揆。養。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焉。乎。是。亦。愚。矣。心。誠。養。無。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無。操。絲。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恥。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為。中。庸。之。說。以。蘊。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為。善。豈。以。謂。人。以。為。此。善。也。存。行。之。人。以。為。彼。善。也。吾。去。之。無。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勉。之。者。忽。然。自。至。矣。於。焉。也。無。有。畏。而。懼。之。者。判。然。不。為。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

誠。至。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際。則。物。無。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心。以。格。物。則。物。為。之。動。物。為。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為。禮。樂。者。其。能。久。鬼。神。致。異。物。調。寒。煖。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禮。樂。一。本。於。誠。自。是。正。論。篇。中。言。古。今。不。相。及。處。即。中。庸。政。在。方。策。人。存。則。舉。之。意。焉。端。明。

○ ○ ○ 遠慮篇

張 未

臣聞行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為而不報。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庫有餘。人力感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計窮迫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開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其心而不悔。大抵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其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西。適值中國富強。行可以為之時。夫將權萬里之強。國以遠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兵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為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已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稱臣。來朝。以平日半禮之強敵。而北面稱藩。樂為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感慕焉。夫武帝之遠略。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樂之福。而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勃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費。損失者才幾何。然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寧無勤於

遠慮篇一

三

張大澤文集

張大澤文集

遠慮篇二

三

民無事於天下。無強國。嗚呼。漢大末議。循以武帝為好大舉。奪之上。傷財害民。而不達大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歲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介於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威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依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其特積歲之盛。而匈奴之氣。益嘗陵轢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勝。萬乘之重。與之親為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即已大拉。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為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宜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貽結歡。而未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威。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頌安。供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為而不

後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德於內庫曰。吾得一繼。時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可付祖宗之所與。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為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言焉。
見大之言。國家當太平全盛時。洵宜汲以邊疆為念。 舊端朝

張文潛文集

遠慮第三

○慎微篇

張 耒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偏於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還之左。移之郊。移之遠。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還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於其間。其弊至於勞天子勤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運刑之反激。激發思必反之於善。則近於柔懦而不決。而不。張文潛文集 慎微篇一 四五

平教之罰。又至於流徙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惡也。於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為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寇。至於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為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令。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繇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無微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為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為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

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賞。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為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為利也。咸知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為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則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為吾患而恕之。何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後之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惡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於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氣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故有所窺覷也。其教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陸榮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四顧小民之姦豪者。尚當為

張文潛文集
卷之二

四六

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為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為劫掠。一為劫掠。則屠牛殺豕。盜賊害何所不為矣。故田間之間。游手無賴。無所飲聞者。異日之盜賊也。特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間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關隘故。縱而入有司者。既形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排之。鄰里保伍。檢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為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嚴嚴。終舉藉其名。上之於州。州設備以記之。州之役卒有聞。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為兵。莊之有司。藉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逮其鄉。則無志於遠。逃非惟禁之。更以杜其計。而威之。且勸教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既從而起乎。臣前任

西原守。安時時聞有邑有盜。按至一夕。初教家公入市。并無敢誰何者。聞盜之教。則絕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間豈無能行拒捕逐之者。何處為是數盜之所用也。訪其故。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問而為之。勢不須吏而休。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孫此之故。夫與盜為格。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而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為之。改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殺之禁。乞比遇殺。資給之律。明詔有司。捕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惡

張文潛文集
卷之三

四七

小人未嘗無怒。故曰。厚飲沽勿造。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怒。大惡不孝不友。皆刑法無恕。夫豈特忍於此。我勢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以消山民為慎微之說。十兵切實之策。近日地方。亦有體訪條例。但十得二三。何足以殺其奸。而消亂萌耶。當事者。其不拘額數。廣而盡之。則比於異日之犯。殺於勒其難與易何如矣。為瑞綱

○ ○ 擇將篇上

依 未

將主於智而勇為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三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計。未嘗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之為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為之觀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為下。今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好是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謀。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能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處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上一

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麾下。鵬鷂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寔用之。未聞鵬鷂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其材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以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在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即邑十數。而無一縣守令者矣。有一人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否者。何嘗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如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隨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

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為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庸約與乎。前能無勦乎。左袒楊徒。將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衆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攻。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敵之巧於瓶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斷木。而成屋。敵傷傷而杜口。則誰知。敵之智過於百匠。故使敵傷雖為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所。而工則信。敵之為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堅為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為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復詰難。皆使從。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預。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之。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上一

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功不患。至於進取之武。略而而勉。不難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集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然。將為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宗而有二子。馬一力。農一為商。為商者。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預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而片不出。此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為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為商之千金。所以終歲常安之入。為庸庸也。富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為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當無收事。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此計者。若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精。尤難夫。

知人之以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
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
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
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為有餘。而得易竭者。豈可
使不窮。則其逆。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二道也。
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
者。非先有至安之也。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
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居於此。必有堅
忍不拔之心。小挫不逆。以敗成計。而小勝不逆。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
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張文潛文集

釋義篇上三

李

任智之道。要於持久。以幾萬全。則浮動淺躁。以幸小功者。不足語智
矣。此論真有深識。萬端調

○○ 將將篇下

張 義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包奴而
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
其為攻戰。不為不多。常其出也。必有兩倂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
幾何。則其為捕虜。不為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
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此其逆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
鎧甲之亡。而餉財輕費。所以抵贖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
為用財。不為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
則雖古得匈奴之國。擊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一將之功。止於
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懷誅之渾邪。而

張文潛文集

釋義篇下一

五

已。愚嘗論漢匈奴之威。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實損之盛。當
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
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
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頓利。長驅中原。至犯天子
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
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橐
其。一戰而復定襄。即拔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
之衆。尚千餘計。則頓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論
之。山絕大漠。唐遂以無厭突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霍廣心
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於於地數郡。得一勝

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勝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
積強之敵實至覆其國而虜其將焉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
勢佚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
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乏於謀也
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謀
定虜中新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擄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
力少而為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故不能支乘其
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
與機而猶能勝者持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
戰而已提兵再戰而勝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起機而不獨取勝於戰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下二

三

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尚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
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躪焚蕩之所殘孕重墮墜之所失叛降離貳之
所分而雪俄健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
氣矣以謂所遇威氣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度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
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戰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戰八千人而常棄大軍
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
去病之厭渾邪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殺蘇建而棄大軍此
宜靖之所失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
然多費歷時而以大功用智將者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
則智將之功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

先行者者吾舉卒武曠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焉吾嘗謂
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統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
策故無人敢為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卒武曠乃始區區於
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
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
設詭勇將終身難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
下者乎

引江明確之以暢立言之意 葛端綱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下三

六

臣常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
病。曰以孫吳去病。曰預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自
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
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鬪千里。踰險阻。涉荒絕。而未嘗失。此亦
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辯博。好立武事。而以
將帥自許者。則常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
務自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
多矣。先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微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
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

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而夫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其妙。故不
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宜
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
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與人之教與人也。
謂同其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窮其巧。於是使學者
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
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
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
而悟其技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
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為之一言。

卷甲運楚。不顧敗亡。而滅籍於下。夫千里而運。利不化。強敵兵之所
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化之忌。不足以害
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
井陘。客戰速聞。不虞趙之絕其疾。歐兵而納其關中。夫遠聞而士無宿
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
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
以氣林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勦兵於北邊。腹背而東之。則傾利之
也。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
者。何也。夫傾利之國。未嘗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
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在之

平。既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寇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
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眾速聞。而圖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
以舒內。而故符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
微寧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故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
略矣。昔之為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
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為美者。豈能盡之
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
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
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
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稱為深明孫子。而為之解說。此為簡略。故以

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中間論時事人一改切中情理不獨知兵亦精於讀史。葛洪謂

又文所文生

密戰篇三

六

力政篇

張未

且當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要之端退
而視其所為則亦汗漫而不可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
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煖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為是乎則一家之居
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
則試舉其一焉將為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能惡
則不之以成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
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為善
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為善居天下之勢何以
於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室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為天
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
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居之
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而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
所以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
徒知其安然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居公乃男女之居而檢於
室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魏豚狗鼠山林魚鼈耕桑里
閭之居是五木之宅所用耳夫居公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
而治事臨務至出於州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於雞豚狗鼠
莫不謹書宜若不知禮而可一舉用矣哉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
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吳宣召信臣

之欲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
田野不必休息決水溉田立為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
知為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頭名沒有祠祀使
天下之守令如斯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
求也今之為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賄之姦催科無後
期之責賑然高枕曰吾至辨矣田不問耒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克疾
病不養無家兵告問之止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為守則又失矣言從
下付之有司以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責其慢檢是則晏安佚樂
坐竇食之飲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求世家一鄉有一邑有不
安同之止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息
張文潛文集 力政篇二 六

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
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要者非特桑而已今特事事立法
則恐大害可行而病於報復不若特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令監司不
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洫之植畜收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
為守令之賞罰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
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
里閭之閒事正不待令而上已為之使守令不一為法而法固已立
矣此非臣之私心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
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萊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使治者蓋
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後有成焉

古拙任質處深可加玩。○原本尚多訛字未敢臆定 葛端朝

張文潛文集

力政篇三

五

○曰工傳
天下之氣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勸。先王深慮禮義之原起於經界之
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將遜政而台康公戒之
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於乃疆乃場。乃積乃倉而已。其後
周公述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為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
於禾薪剝棗。推鳥獸州木之變。以候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
間。蓋天下之大。未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
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為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一勤於
節。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

張文潛文集
曰工傳一

六

有客之儀。組豆禮樂之備。終至於祧錫爾祖。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
使君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魯孫之田原隰。廬立於中
田。爪植於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祖考。而終於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魯祖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下。不怠
以交其歡。致饒以將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
焉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於倉廩之盈。原
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
而衰亂失禮從之矣。農功勸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禮樂作
而後安壽。此考從之矣。詩人擬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
言之致如此也。故諸侯之助祭而成王達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

咨來茲。遂及於暮春薪畝之事。萊牟康年之祥。錢鏐銓艾之細。治國之
事亦已多矣。然味其餘而首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
王為然哉。茲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
設都於東之績。歲事來辟。勿予拘違。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
首在農。故其制賞罰也。夫計亦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而察
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
其罰之也。始於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秦
漢之頃。始於朔而朔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弘而有弘之卒章。
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益。三代以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
則古之戒諸侯。未有不然者。而非獨法不如此。而先王之故。緩急之序

張文潛文集
曰工傳三

六

可考
款款之論。教以古情。大是濃蒸。葛端詞

○ ○ 桑柔傳

張 來

桑柔之詩。尚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厲憂恤。詩爾序爵而已。自茲彼桑柔至。亂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其至。既作爾歌。告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於前。則反其本而已矣。故此詩以序爵為本也。四牡騤騤。旆旌翩翩。而亂蓋生。國為底。生民益不得其兩。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殒。則非不動作。而人處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不能治國。而誠為厲階。而其患久而不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恤也。

桑柔傳一

三

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慮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恤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恤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雖或則無士。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為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為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徒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

張文潛文集

桑柔傳二

三

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為。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使之赴事立功。而汨抑貶敗之。使之自以為不逮。故曰。民有肅心。奔云不逮。則將謀肅父之善性。亦論昏以敗矣。此尚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為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日以養為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為稼穡哉。厲王不知為治之道。而好稼穡。以觀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賢也。曰。稼穡維實。實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賢。而實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聖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實稼穡。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或賦並作。而卒瘁。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

親至農畝之閒而體積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脩其本而及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利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惡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尚伯之明反相諧而不齊以教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迫遠廢之矣。昔者時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惡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善與之。是預是愛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善則害甚矣。是預是復與頌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才致其行惡結亂如此。曰廉聖管管則自獨伴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

桑桑傳三

高

則亦惟斯辰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遠可知也。蕩曰曾是掇克曾是在服則亦彼惡心是預是復可知也。論胥以收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言」句之「言」均也。十日為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偏故句為「均」字不遠與莫乎岸鋒之符同。義備辭高獨擅開釋之妙。葛端

〇〇〇雲漢傳

張未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表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侯則財用乏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大共饑饉厲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湮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開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者內未施諸外也。以早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則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公懼憂出於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變去用於內則良士去於外內有道運將安之行則外不能自強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濟澤民之

張文外文集

雲漢傳

宣

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慮惠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與先祖於權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遐夫大亂喪絕而後先祖之祭權毀而無繼矣。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遷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故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也。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遵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憂至於大亂因絕其民潰而慨然有遊獵之志嗚呼非慮惠深責已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反之所以知有為也將有行也。序以為則身修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將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

不能之臣而曾是不初而早暎若是其不可沮止為側身修行者之責
哉。嗚呼。是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求於鬼神也。在已
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夫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
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終身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
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若作善而無福。先王
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
我。此先王之所以為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於祭
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焉矣。不知人於鬼神。之別。知祈乎此。而報於彼
而已。其誠焉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
而責於天。不可知。為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
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
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脩
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
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為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
言。既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故
言文王之作人。則曰。俾彼雲漢。為章於天。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
之訓。而則曰。昭曰於天。蓋昭曰者。言其明而非而候故也。是詩言
靡不宗。而所稱止於后稷上帝父母先祖。群公先王。祈年方社而已。何
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
莫如群公先王。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曰。烈文群公。錫茲祚福。而早暎

張文淵文集

雲漢傳二

六

之無故。是為不我助也。
思緒紛紜。潔然而腕力亦能深曲。葛端訓

張文淵文集

雲漢傳三

六七

張來

龍溪文集

卷一

六

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餓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褒賞之事止於中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於惟中及甫。何也。蓋中甫得所出此二人者皆王嶽嶽者之後故也。四國於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於宣則外之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氏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為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為內。而比京師為外。蓋京師者王所都。

依大潛文集

二

六九

詩人輕重柳楊自有義例。所以為春秋之本始也。昌端調

○常武傳

張 耒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為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
 文為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果武為變官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
 武也末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四門又曰省此徐土不
 留不虞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為罪也不留不
 虞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
 雖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
 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昭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秘密而王之命
 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敢者
 不敢慢視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莒
 不致慢視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莒

常武傳一

七

廟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也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
 道之者道也臣慎重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於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
 斯而震秦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之雲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
 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情者也如雷如震如怒如震而後進
 序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於淮濱則敵過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魄
 膚也如龍如蛇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
 以如川之沃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威以守可
 以謀已不留不虞尚神速者貴也王舒侯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
 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為固也徐方解縣而後進帝臣
 解其亂也補救淮濱則乘地利也王旅率眾所謂以力待勞也有飛鳥

之於善於高也○有積水之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止○管○
 川之流行○却○伍也○絲絲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防○內○謹○法也○先○王○之○用○
 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取○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臨○人○
 明○恥○救○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貪○二○毛○為○君○子○之○所○
 為○法○之○巧○如○平○波○遇○風○層○層○自○起○
 葛瑞胡

長文子之集

常武傳二

七

○答問周

張泰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問周之詩四篇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泰離所以問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微此泰離所以問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公有雅所以問周也國家有是三者則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遠亂相起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此為辱而不恥耳未至於大亂何處問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通乎國家之患矣大抵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嘗也至於君子人焉盡心而求免於寒熱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而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

張文選文集

卷一

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問之也彼泰離及危中各有蔽之氣焉有君子其至是乎

文致溪婉有風人之目
常端訓

○答李推官

張泰

夫文何為而文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得能傳或曰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固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至於今者言者益多而理益明大抵皆將以為實理之具也是故理者文之工也工之理者巧為紛譁而開源百出此猶兩人持磬而分直者其聲不待累累清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即曰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適如知文而不求理求文之工世亦常有足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流而汨汨日夜不止而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

張文選文集

卷一

七

其舒為海流其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守其性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發生焉溝洫決而兩下而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蟻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洫而使水之奇止無見於理而求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詩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煩而好寡哉雖欲為煩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於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比於前文之理也是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以主於奇矣故預

初是下陳之類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辭達而已。非謂必主於簡捷短質也。順乎理之自然而變化無不至。
焉。蓋浩然之氣。直養無害。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如此義者。方與論
文為篇訓。

○上孫端明書

張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
累其心。其未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
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舍合與
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將身為善。擇
地而蹈之者。宜常一日不顧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
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顧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
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使邪間於其
前。後。乃何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倪仰而有就。故要
乎其學。公而常雅。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達之
張文潛文集 上孫端明書一 七

會可勝。冀我雖此言之。則其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非深心之人。不能為此款悃之言。 葛端明

投知已書
古之投情得思以時一疏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
自達於其投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通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上樂
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
意溢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
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
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詩論易端詞

張大澤文集

投知已書一

六

上文公賦所著詩書
古之詩者以為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
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
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
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
作者蓋寡矣今天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
樂而反悲當悲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
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
動於中而無為詩其情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
悅也夫文章富其變多矣惟詩獨過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
張大澤文集
君子相與燕樂酣醉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
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
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怨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
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之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為之郊廟而次者
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
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
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藉不足道而達情拂志之作往
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達情拂志者蓋有之
矣至於顯情之真我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肯自幼至今頗者歷世
之為詩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七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

著微而撫其真。則落葉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亦寓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散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哀。隨葉而秋。與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而欲望其不費。性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絕欲不為。有所不能。此下缺。以待觀人。亦前輩入微之訣。萬端。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不過一隅。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為用才全。知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知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王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知慮之精。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限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財。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在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唯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馬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為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張耒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
軒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詘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
者。非一也。其我武夫軍師。苟有力勢。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造而嘗
之。善詞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扶善懷利。超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
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
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恥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
知也。以退之之好。則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奪者。不一動
其心。其意然自絕。與世而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志。恥降志。庶幾萬
一之遇。又若是其勞。止不歎也。雖是視之。則人之扶其所有。無所待而
張文潛文集 再上邵提舉書一

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木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清又
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排於通衢。廣幾有聞。而或者之。事敗於
奔馳也。所於步。後敗尺而就寸。求百而真一。其始也。然則固羞。而觀
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怨。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
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文公平時諸書。亦高人玩世之作。其則烈無求之縣。固是隱。雖未嘗
少有貶損也。觀其感二鳥賦。則自傷亦云甚矣。此論未許為傳介者
解嘲。葛瑞胡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

張耒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處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
諸侯。振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
毫髮之辱。乃始一造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
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不脩。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
不可屈若此。其至也。其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
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因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嘆絕。
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待衛。以下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
不取。嗚呼。若是數人者。知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
昧污辱。若是其不知恥也。恭嘗深思其故而待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
張文潛文集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一

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賤。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脩身立
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
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
公。何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污。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
其所行者。各其分也。
為功名之士。吐氣。然自平見。不為卑論。儕俗。葛瑞胡

○上曾子固龍圖書
其常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則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歎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迥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其大。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此喜詩左氏離騷之書。立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余于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行其趣高。故其言反後曲折。初疑於繁。左氏固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

上曾子固龍圖書一

合

○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慙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嘆。卒無存者。其故則志決慮以無自顧。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雖而可悅。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把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著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過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壞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過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列數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

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而討論仁宗之朝。天下大定。無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供樂。無復向者此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盧氏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於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深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則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然歐公之所畏忌。其後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請書。即知請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提其變。嗚呼。如公

上曾子固龍圖書二

全

者。真極天下之文者。與
平欽。自壯。為端詞。

其間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哉於至誠而
 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
 通之患而不取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取於勢上俯而就
 之下仰而及之故身卑之情通而貴賤之上達其常疑之天下急於
 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性然無待於物彼汲
 汲以求於下者有善焉如思失之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位有尊卑貴
 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
 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
 力也小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

既身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初也百
 官庶所莫不脩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
 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
 以及有求於卑貴者以及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
 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
 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
 謹身無過自廢其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細去感激激昂之氣以
 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
 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
 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責賤

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
 漢見吳公之取費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恭肅之禮焉不疑蓋嘗竊嘆
 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
 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賤也夫如前三君
 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
 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
 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或有之天下之遺善治德庶幾乎興矣
 功名之不立繇於下情之不交下情之不交繇於公卿大夫之無志
 則中實受之論與焉然雖美不彰之說較別焉

○ ○ ○ 若孝大叔為兄立謚簡

張 未

來頓首昨日辱示尊兄慈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可疑不
敢然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職不謀貴勿不謀長謀與謚一道也自
下議上不順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
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
文中正邵雍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請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
乃可為學者發矣却以仇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定不過如
此十員暇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矣
則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放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
不傳哉源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降死之終人
張文潛文集 卷李文叔為兄立謚簡一

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
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
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廢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
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寔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顧更
審度此一節其也尚有一二事容而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
筆借易死罪
明盡可破無稽之成 葛端調

○ ○ ○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張 未

漢自成哀不若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
祖以匹夫起而欲出入行陣躬矢大難勇無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
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群雄安夷略盡撫有方夏羣及蠻貊禁教所暨此
隆武宣是宜恭繫強條玩兵戢武視民如卑介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
而武宣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授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
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為常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
車馬三木吃荼脩洪業典章文物煥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
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版圖可謂極矣而伏仰死義之士如表
張文潛文集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一

安撫震孝周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都之徒出於下移尚
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節而已而曹操終不
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效風化之美足以保國
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精盡 葛端調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
否慶曆中始召郡縣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憲詔其後
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其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
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
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給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餽
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時往還焉四方之士聞
之來者日多劉侯亦不以為然而侯之屬李公輔文於進學侯亦未以記
一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之則傷
如止飲者之食強使煩者食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
讀之於文集
冀州學記一
今之士大夫時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請書行禮其中
如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
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
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職皆必繇之則一士之
不學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
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敦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
雖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
乎受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
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
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諒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

予嘗讀去古制之儀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
可也何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為
之可不悲也侯之意深矣
學之興廢其乃視乎時之所緩急亦人情之見焉
補 49—533

六二

補 49—534

○ ○ ○ 伐木記
○ ○ ○ 奇論乍看不得其源際
○ ○ ○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
○ ○ ○ 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
○ ○ ○ 神寒。遠視而目誅。此則蛟龍虬蜃魚鱉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
○ ○ ○ 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縣亘盤屈。騁以林薄。擇以木石。縈溪洛澗。懸壁千
○ ○ ○ 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
○ ○ ○ 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
○ ○ ○ 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
○ ○ ○ 之矣。今大麓祠虛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睇。將其皆爾爾
○ ○ ○ 而畏之何也。蓋祠虛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
○ ○ ○ 張文潛文集
○ ○ ○ 伐木記一
○ ○ ○ 今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帝咒絞。置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
○ ○ ○ 病之所從入也。淺聞
○ ○ ○ 本韓非飛龍騰蛇之論。而文之雄奇大為過之。葛端詞

〇〇〇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取史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安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之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後闕

刑名法家取吏之術所以無事可見聖王任人圖治亦只循循善誘已耳焉端綢

張耒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
不○以○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
夏○而○繁○之○餘○華○澤○光○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
軍○秦○旗○棄○放○衆○瘡○而○馳○走○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
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
者○燥○皆○歛○藏○其○精○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溪○山○之○木○上○繞○青○雲○下○庇○千○
人○者○莫○不○病○馬○况○所○謂○蒹葭○者○乎○款○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
以○充○陳○梁○棟○材○論○與○輟○輟○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
益○之○而○成○虛○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一

其文章示余○歎然告余曰○惟家齊○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
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還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
別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
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
靜行○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便○寒○
暑○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大○亦○不○可○得○
自○今○以○還○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外○木○也○今○日○之○
病○子○者○無○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運○之○為○
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郡○二○子○者○方○
其○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

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益○加○多○矣○反○身○
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餓○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奇○得○之○心○焉○為○害○不○既○
多○乎○故○謂○霜○不○侵○者○物○之○災○也○運○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此○至○真○至○確○之○論○非○志○節○素○定○第○思○望○而○却○走○耳○余○生○而○累○剔○
弱○年○十○八○九○時○手○足○尚○無○暖○氣○偶○披○衆○山○集○見○象○山○先○生○幼○稟○亦○如○
此○遂○爾○自○壯○然○氣○息○甚○微○先○大○夫○常○有○束○書○待○年○之○訓○康○平○雅○預○一○
薦○凡○門○外○之○事○舉○不○使○聞○即○慶○弔○大○節○非○至○親○交○亦○不○令○與○聞○伊○
林○必○戒○何○之○而○安○養○太○過○稍○過○風○日○則○百○疾○皆○作○一○病○幾○殆○年○來○既○
惟○大○故○憂○患○之○事○不○一○而○足○雖○空○陋○如○昔○至○於○氣○體○之○間○稍○能○自○植○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二

承○公○非○憂○患○之○力○也○人○固○有○死○於○強○威○而○全○於○薄○勢○者○豈○情○之○專○
異○也○謂○此○文○三○復○書○此○并○書○一○通○契○之○九○原○以○慰○陰○陽○嗣○此○以○往○
猶○不○自○弱○以○重○不○孝○哉○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一

○○○秘丞章蒙明叢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而不幸不施
與既施而中寧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
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言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
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絕夫子長不
假借於慶勝之去病而獨奉恭於老元之李廣何哉彼惟獨夫腐人
當時以取名而蒙際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
此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植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裂寒
大木有固樞而無秋水時至溝畝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
張東漢文集

是活魚為物固係其所遺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平
一見予再拜涕出其先人秘丞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
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後因
懷恨激昂無俟仰天摧心而泣血矣
葛臨詞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頃一章乃成大抵悲愁
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鵲鴉猿狖之號為也霜竹之
風水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喜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
友之樂冬求而夏歸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
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
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止於學文而文章之
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利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
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
成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
張東漢文集

文之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
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若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
仲叔之危危之其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
固無敵若成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初
意亦足以振頹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治國而能
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寔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
為儒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有倚相
是言也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就通古今善文詞精
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優優富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
汲黯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寔不正久矣自漢

以東聖賢之學。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其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故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而與漢術未盡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嬰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杞其流。子方從者。山公其以子言。皆之而歸告余也。

言論瑰奇。皆前人所未發。葛端調

張文忠文集

送秦觀往蘇杭州為序序二

一百

原缺第一百〇一葉

李德載字序

張來

夫車之所謂。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桑。與不桑而已。則輔之於車。亦大哉。雖然。輔之於物。有切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跪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受。須涉。渾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成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前。以飛鳥之遺羽。玉。位於石。而金。於之。其切於膚。而中。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大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待學。則不明。故夫。張文忠文集。李德載字序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夫入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鑲成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舜之於物。固不能無所待。而術成。夫學有通。道有守。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達。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魚。冠。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堯。生。觀。天地。俯。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深。而。求。至。者。古。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康。歷。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絲。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達。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

流天下。倘倖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理。於中則意之所至。筆無不之。此氣在法前。法與氣應者也。意難言矣。言端詞。

李德載字序二

李德載字序二

下三

〇〇書五代郭崇勳奏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崇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
英雄包異志與夫甚庸庸俗聞華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寔難不愛
思之不滅計之不工就異日之起往還自失至深至工是故其善
以正夫正者操術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
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勳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
士也佐莊宗與策威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森人議已而莊宗之
亦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雖之同請立為后而
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目以昏簡
內德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勳者劉氏也使崇勳
張永潛奏集
書五代郭崇勳奏後一
計不通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收於謀
好辨之士窮於辨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補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
哉
先大夫嘗語曰正直者人之本然為奸為邪皆轉念所致是以苟
患失之則無所不至耳不知做正人落得快活做小人徒有煩惱為
呼盡之矣言端詞

書宋齊丘化書

張 未

蘇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胤之雄耳何之道哉其為化書難皆淺機小
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
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從出也仁義生於思
思生於人情聖人即情而不造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精深確遠非淺人所曉焉端調

引文辭文集

書宋齊丘化書一

百五

書韓退之傳後

張 未

有問於張子者曰韓退之傳後其勢常有不可行蓋有益而人益益而人
愈愈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
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
文辭一世其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
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淫滅與特俱亡況哉無所
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
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乎
考此王之貴爵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
張文辭文集 書韓退之傳後一

考而常止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也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
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
而力致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
汙政其急欲替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毀歎
之姦何怪乎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與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
抑而愈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根之大石捍
之排以巨決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噴乳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排
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
何怪夫身蓋固名益聞也
手法紛詳而所見絕大焉端調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固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此刀而呼曰來爾手吾惜汝殺則雖貴有不敵施於三尺之重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城萬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欲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其原復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可

張文潛文集

書唐吐蕃傳後一

吾將緩耳彼來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禮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特殺之則告之束手而慨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深我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隣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則之以謀而伺之以窺爾夫傳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臂之智何足貴也夫是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給矣彼李晟之智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自是若成非局外獨知之論

張子病瘧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隔道連呼吸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瘧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瘧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收不步而慄膚華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以來嗟夫瘧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與也而吾之蕭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馬從而問之醫笑曰子無是病蕭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子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患於快吾心陰伏而陽

張文潛文集

樂戒一

頁

氣與血不運而為瘧橫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繫而去之不須更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挽而後可夫入之和氣冲然而其微洎乎其易危擊搏震挽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雖是觀之則子之瘧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乎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肢不步而慄蕭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瘧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瘧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瘧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投之曰服之三月而瘧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潏然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收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歲歲而瘧平張子歸醫再拜而謝

之坐而問其故。賢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賢之於我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初之以命，擇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故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當瘠矣。商君見其瘠也，厲以刑法，威以新伐，勁悍猛，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遠，無敢或拒。而秦之瘠當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瘠而後快矣。頃者已紀，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懼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惟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將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是有瘠而後快矣。故秦之亡者，是奸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瘠矣。先王豈不知瘠然瘠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

張文潛文集

卷二

百

存之數以仁義，適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適，於得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苟觀而隱然者有之矣。歲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依非今歲之依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暴。其欲心於是政，政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並代之治，皆受教聖人。歷數百年而後，松成則余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之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過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見通之言，隨處皆通達，王承福傳之，歡感，求此大之明治亂，其致不同，其究轉曲暢之能一也。葛瑞胡

張 未

高秀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正世，未嘗有辨奔與伊尹之非暴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其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能者人誣之以饒，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饒者人知奔與伊尹之非暴，如自信其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代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當有所不疑，而後不信之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校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

張文潛文集

通言大卿請高秀休續白樂天事一

百

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楊之指意，外感之於世，君子傳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而不足，故縱言極口而孟居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是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後言者，而後止。大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辱收善，何時而止耶？悲夫！真能頂見識吾輩平日，謹始慎微，兢兢我懼者，亦只為臨時處事，是取信耳。讀此當益自警。葛瑞胡

說化

張未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一鄉。一里。一井。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欽敬開闢。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爵。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卑。郡縣之勢。雖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於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為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為人。其精神為主。而肢體為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為用。如其神既然而衰。則其身雖完。而不為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則有官師。政教之具。恭四方而主治。於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象執官。大輅駕許。三楫而坐。垂衣而拱手者。不足以恃為壯也。執方超乘。瞑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以恃以為武也。燕私房閨之好。淫僻安樂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騶虞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忌。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為土偶人而樂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儆天下之政。而生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恐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雖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開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宴寢。

張文潛文集

說化一

五

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象執官。大輅駕許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於方超乘。瞑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代怒之氣。作於天下之所不可撓其寔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其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既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張文潛文集

說化二

五

大射一也。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故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失也。豈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密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則則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以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筆力雄厲。不自拘拘。方幅。為端調。

○○○文帝議

張 未

今帝受漢之帝以趙他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曉一乘之傳。而帝不並立而無一使之通。是事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瘳。不須更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孫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日服於人。而意亦且少中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七寶。非甚童駭。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

張文潛文集

文帝議一

臣

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或言歲時。自奴為倒。操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宛北至隱 葛端調

○○○改言

張 未

漢二三月。以外戚輔政。我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言。願攻之。而不忌。唐太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伏權過宰相。誰敢少背其志。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暴戾。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同寵市權。愚弄其君。內阻陽和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今林甫以語動其君。曰。立伏馬。終日無棒。飲三品。易五。一鳴則然。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蘇是諫諍。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太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敗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尤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尤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其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執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然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亂。亂如秦人。視起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亦何自而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私。若此。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持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此時固無善人。固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妬賢疾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張文潛文集

改言一

臣

人之云云。邦而殄瘁。讀之。益深其感。 葛端調

張文潛文集終

黃山谷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季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較書郎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徽宗卽位以吏部員外郎召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四君宋史本傳

黃山谷一

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山谷全書序

山谷者宋太史黃先生稱也全書者後人萃其詩文以傳而統名之也系以年譜傳議者備攷也附以後禮集者原所自也序者書其而後全宜有言也世傳先生之文久矣易爲而有所刻也先生宰人也文獻於先生故刻於後者存乎評吏於土者重鄉賢全書所錄刻也刻久而磨滅弗修之可乎先生寓蜀之戎涪文墨甚富然也居鄉而說之薄遊以未見夫刻者若詩集若刀筆若精華病其散漫弗具切按茲土訪全書於守符政利之半時建昌郡丞余子載仕攝寧事購求本補之新守喬廣之乃克厥工書凡若干卷請爲序夫先生以文鳴於宋興東坡並時人目以蘇黃蘇亦爲曰文經當世行配古人天下後世信之文也行也先生所以爲時也哉諸史傳蓋議者可以想見其風範後之人蓋亦難焉不獨歸然元祐之傑而已其生平之節雖流落窮苦終身自若非大略而能爾耶或云文傷元氣而直取其詩或云詩及婢媼而性類相稱淺乎其爲知矣紫陽夫子東都事略之嘆有以哉吾道千載不傳之緒至周子而後得當時知其人而者惟山谷爲謂山谷未爲知道不可也州孝友忠信之德本於天性不以陰喪終始而論聖賢之道事外是與教學之尚或有所託耳然也觀風先生之鄉邦表其行以勵俗求其文以傳世固職也未能曰知焉於全書刻且序

嘉靖丙戌年冬望日後學南野徐岱謹序

黃山谷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羅端調甫 許輯 弟葛 鍾寧調甫公訂

集序

徐公一首

賦

江南道院賦

序

江陰詩序

李之彬序

黃山谷文集

目次一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

洪氏四甥字序

范氏四子字序

錢格字序

胡宗元詩集序

小山集序

龍安宮仙史後序

宋元字序

錢壁序

記

同州修暇室記

蘇川養正堂記

北堂南軒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松菊亭記

說

全辟字說

李誠字說

張九子難字說

黃真字子升說

黃山谷文集

目次二

書

上蘇子瞻書

答遠之忠書

答洪約父書

與運判朱朝奉書

與潘子真書

與王廬州書

代人求知書

答王周彦書

答陳敏善書

上運判朱朝奉書

墓誌銘

劉道原墓誌銘

墓表

宛丘懷居士墓表

雜著

論語新篇

書王知茂胸山雜詠後

書王知茂後

書王知茂後

黃山谷文集

改吳移文

目錄三

四

黃山谷文集

江西道院賦

黃庭堅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胸民陰而健以終訟為能縣是王后俱
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危也惟為州獨不罵於訟故
筠州太守瑞為守江西道院於其南康之故山系邵並蒙惡聲元祐
八年武陵柳戾子儀守筠之明年也樂其俗之微使為政者不勅乃新
其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教舞其則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
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東思堂於北門之北其詞曰句吳之區維斗
星在斗八於楚楚領於越有秦伯虞仲季子之民故處士有嚴定之雅
容有苗原宋玉枚來之華故文子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行勇故
黃山谷文集
其民樂聞而輕或江漢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正而淫祀雖郡異而縣
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遠亦機
俗之可說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矧初不折獄則喟然嘆曰
江西道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篋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為詩
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仙伯之規蟬有勿翦之
喬木製劍池之蒲昌以為囊釀丹井之清冷以為酌醉而起舞父老持
足恐使民之仙去而銀寨之長失職也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
之至父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多哉今而病民慢自誤
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靖頑成仁我爾靜則民
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枿楊之外珥筆教訟者傳問

孝之章○登耳鎖元者○深春耕之耒○膏私間之刀劍○以為牛○蓋淫祠之嫌○
組以○親雖承平百年而○露滲流○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
於一室○有美概而未聞廢士之節○本蔚有於是而不見墨客之文○是
其氣成而自界○以屈而不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沫○謝山川之神○為予
別之○
蘇詞密綴○組織瑛奇○此雖宋體而澤於漢者○也○葛瑞詞

源溪詩序

黃庭堅

秦陵周茂林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
為人害○未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受命法常○欲與民決訟○得
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
運使○以權利變其欲○茂林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欲手聽之○趙
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林者○趙公以使者臨之○茂林不敢處之○趙
公其後○趙公曰○周茂林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其身其
為使者○趙公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益城○有水發源於
其下○潔清紺紫○下合於益江○茂林濯纓而樂之○燕居於其上○用其
上生所安○無觀水而成名○曰源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林之
黃山谷文集
源溪詩序一
其雅然○茂林題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名○非於奉身○
而及於藝藝○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林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
溪之水○配茂叔以孔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惲○實避保陵奉朝請名○改惲
則二子○奇意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源溪詩○思誅潛德○茂林雖仕官三十
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奇塵○
詞高古而旨却平實○葛瑞詞

黃庭堅

曹公可及三人孔融補衛陽狂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衛殺手於黃祖
融死乃覆巢傾楊修材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
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苛死嗟乎修黃情子有綫遠材一怒其辭死於龍
半之微會不知限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限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
而茂於味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限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敗創則止之
相室曰毀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
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禱歲其顯雖
然子行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榮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感二
子行事作木之彬其

木之彬序一

俊佐可謂
彩端調

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常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審其物。冠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廢然未嘗過而問焉。彼並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為民父母。豈聽微末鹽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罷之。為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素吏歛手。用窮竭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典可學之民。弟子常溢百員。進之舉其條潔桂酒。且邊釋奠春秋。諸生陞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常病無書。今君不鄙我民。使得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一

九

庶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濟其勤成之。於是學
 有藏。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敢不
 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茹而藏之。間
 成。謂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擇菜於先聖之廟而告
 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為之
 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
 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隨順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
 復之。而後已。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禮。今則徒會其入。百
 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
 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為非職之費者。

何哉。此可謂有為民父母之心。知發政之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
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為銘。
孤才自喜無求。人習氣。葛端胡。

此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二

十

○○○洪氏四甥字序

黃履堅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謹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
士大夫。然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朋。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
經意。舅黃履堅為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益滋觴。及其至於建國
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眾耶。夫士也不能自矜其靈氣。好賢樂
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難。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驥耳之駒。
一株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吾場。而塞驥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
楊。後之美。九能任能。止惟其才。可任。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
字曰芻。父大炎。高丘。後共蓋和氏之璞。玉者之冠。溫潤而澤。晏然而
其。如之時。發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
黃山谷文集 洪氏四甥字序一 十一

鴻雲飛而野。去來不終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
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
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居而思。故可知者
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三子捨初志。然後能近老。成
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樂聞。然後
見古人。孰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取字義最奇。與古博收。廣又極深。簡可為師法。葛端胡。

○○鼂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起。況心者不冠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窺
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順。自求口實。而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
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順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
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顧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
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牧不倦而思無疆也。故
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袞袞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
獨若是。況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
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樂志於海也。泰夜以之。是以聖學者
貴夜行日之寄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耶。君子常
黃山谷文集
是以就時樂思無期。忘其朋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就思。
字句謹格。無不沉秀。萬端獨

○錢培字序

○黃庭堅

○應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春從柔嘉是集於汝將汝力學慎行日為不迷以對我宗祫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益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為焉我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成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成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他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輔以深其而露寔方寔早寔堅寔好以見其有秋也蓋斯說號宜嗣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燠四時而成書曰茂哉州木茂也達其壘壘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黃山谷文集

○錢培字序一

○徐慶可表為瑞胡

○十三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志而陸沉林阜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
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
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州木
與榮衰為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棒若雷
震淵水是也寧寧無棒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
石絲竹之聲因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
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
休若萍然作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達其怨
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
黃山谷文集
胡宗元詩集序一
古

黃庭堅

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句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艷。後莫推。是以窮於立證。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公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固難而見巧。則又倡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什於國風。其怨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文有堅骨。不隨人而上下。為端調。

〇〇〇
小山部

是叔原。臨淄公之英子也。磊落權奇。疎於顧忌。文章自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轅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器望之。遂陸沉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樂編故罕。猶獲罪於公。憤而吐之。是樂人面也。乃獨嬉美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惟原者。特慍而問其目。曰。仕宦使泰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吾人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

黃庭堅

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快○邪○之○大○極○矣○
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聞○作○
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勤○淫○控○敘○法○中○當○下○犁○舌○
之○飲○待○承○見○郊○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
文○必○富○市○縣○十○金○家○求○善○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
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臘○傷○晚○忙○
悔○是○則○休○原○之○罪○也○哉○

○ 毀辭序

黃庭堅

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子。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守
 妙絕人。幼小能自珍重。常欲練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為家。
 世極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以恩義以居。南康洪氏師。氏師之母文。
 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權智。如士大夫。夫人歸洪。
 氏。非先大夫意。快快過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弟炎。羽。年二
 十五。而卒。氏師亦卒。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拜父志。客
 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一作初夫人雅
 情。有所以始莫愛。至于後。及第而夫皆棄。夫人不得能背其城。
 其而後諸江。是時朋。弟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照。字康成。其舉而棄之。

毀辭序一

六

○ 山谷文集

元豐四年。子某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莫。哭之不成聲。
 曰。使是子安歸乎。一作夫人人生則歸。非其兄弟。無以自解。說。一作任。余
 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廬山。其事以麻之。勢集其
 平生而安之。右已對蜀太。
 手法高妙。極無義味。事能自出。古情深致。葛瑞訓。

○ 開州整暇堂記

黃庭堅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以。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
 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簡而應卒。可以微幸。於無患。
 而其損。師旅虞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
 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薈而成。及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
 天。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樂毅。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
 曰。曰。好以衆怒。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難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
 楚。楚能與中國抗衡。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門。要平
 庭。安撫者。未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不足。此惟
 不知素整故也。九榮陽。蔡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象公家也。儒素有
 名。山谷文集。

開州整暇堂記

元

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開中太字。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
 路。未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
 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闊達。沈沈翼翼。千里
 之觀也。堂成而象。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某曰。若象侯。可謂能整
 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
 隕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
 一編。或行永久。次却者友。急楚。瞻。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
 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象侯壽。故并記之。
 明於凡事之體。可謂見道者。葛瑞訓。

○ ○ ○ 冀州養正堂記

黃庭堅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機巧○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素素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循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遇○樵○悴○其地○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以○恩○義○者○不○能○相○校○蓋○其○地○產○瘠○南○人○不○振○者○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北○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縣○出○人○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縣○侯○魯○侯○忠○信○堂○弟○不○鄰○其○州○無○循○錄○案○動○用○禮○法○民○俗○於○田○士○與○於○學○迺○遐○暇○於○燕○息○之○地○太○守○黃○山○谷○文○集

冀州養正堂記一

二

居故有便堂○惟與於都水○燕易言仲謀○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中履綽綽○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順正吉○觀順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吾當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堽○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觀○風○暴○而○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聲○有○協○矣○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性○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當○心○服

○ ○ ○ 形○在○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儉○約○之○上○其○性○命○之○情○必○有○不○斷○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辭○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道○象○侯○鏡○萬○餘○間○使○信○都○之○士○師○兼○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象○侯○之○用○心○而○勤○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鮮接高溪○非力學好古者○尋其端而不得○焉○胡

冀州養正堂記二

牛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黃庭堅

得外物而過者未得之愛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愛人之尊之也。故雖有
皆觀得之亦愛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
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塗末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
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泰卿來佐北都留
政或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
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廨塵埃殊絕。既角黜閑鳥鼠之宅而為今日
之居。後高明戶牖通達便齊兩房而宜寒暑并陰高槐風曉修竹有條
其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泰卿多以為堂而屬為之黃庭堅曰
部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問決斷守大人無公游刃於無
事久矣。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一

廿二

以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
是實家之道。濁河限防之守。可以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所稱為
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
□□□□人情所不□休者有不暇顧者。至其解官去而後已。
不御辦了公家事。小大新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無進而終無已者也。我
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泰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
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益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
京而更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公。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紀
人遠甚。不以其能勝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畢枬補健自詠題趙時俗詩

黃山谷文集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二

廿二

○○○新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黃庭堅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治、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特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廝其室、曰、達為亭、命曰瑞芝、非走來謁、兒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神農木經、青芝生瑞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石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養序列養生之藥、不食春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鵝肪、黑者如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金、皆光明潤微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者、皆不能及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達芝者、及漢孝武厭故

黃山本末集

新州新昌縣瑞芝亭記一

黃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以天下勝熱、元封中、乃有芝、九芝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教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勤事、無過舉、然廟宇數有其祥、願甘心焉、故復修孝武祠、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臨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穀、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深世既嘉、而芝生於外、而漢猶嘆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蓋其所居、民得其福、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桑梓於社、則民之風、風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而欲有求、泰則不必是、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鵝豚、則不必麟鳳、在都、格黠吏、不舞文、則不必帝不渡河、里香不遠、接則不必地入、境此其見、幼穉、於堂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使、有瑞、直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竊以為皇

黃山本末集

新州新昌縣瑞芝亭記二

黃

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好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欺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連洪農太守、縣道多雨、峭泥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如農南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縣君子視之、疑故之為論世、組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欲為焉、馬可誼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蘧荊扇惡、黃英紀曆、解竹生律、既不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

能好修、求自到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饒而取之、異神來瑞、使同是、故其民、民懷怛而無德、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神術吏之實、使矧刻之、反復百折、以盡其致、與煥燿於夸太過者、迥別、葛瑞田

○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處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鍾鼓管絃。以飾事。鐵錫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以飾燕閒者。我貴者。知軒冕之不可忽。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積穀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緒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其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于斯堂之作。將以歌。韓子將以研桑乎。將以歌。韓子則獨歌。韓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樂樂之。夫歌。韓者。豈可以樂此哉。卽此閒。寒以撫孤。折肱。黃一松菊亭記一

黃庭堅

素青以撫青。松菊與葵。以撫宗。補明。此以撫客。如是則歌。韓於堂人。皆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皆入而博。出多。故厚。止也。日以遺子孫。賢則極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哉。雖然。歌。韓。就閒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刺。指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可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戲子之家者也。必得無戲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後安。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於風。裏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韓正翁簡居。中不乏敦厚勤勉之意。純以已意。展舒開發。前輩率真如此。葛端胡

○ 全履字說

長林公居群。問字於法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群者。成范也。玉也。其溫潤。質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剛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寶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推孝友。使頑嚚。改厥惡。而為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傳記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與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勌。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群。固而。師吳之社。優子成辭。固而此實之存也。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德者。如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良友。喜君子之名。而不

全履字說一

七

全履志不出下流。則其德而非玉也。彼我之物。物以溫潤而不澤也。然。縝密而不果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是故予為之言。○韓正翁神狀。此有通氣象。葛端胡

李德字記

黃庭堅

予既字舅弟李德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
然後知先生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顧夫以歸人女子而
其所知如此其能閑深其聲容其歲元寔其施博博焉格樂委玉
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道奔車此服馬道前人惟恐不及氣息第
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予子誠可矣言綠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心之憂矣自維其已其義以為問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端
無分於妾也愛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而幾丁故也二章曰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係宗廟者也綠衣
居上黃衣居下名分失亡之祥也誰當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

山谷文集

李德字記一

六

六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物之絲也一以為絲則不可尚黃
之女以一以為妾則不得戴嫡色比黃綠者女序此嫡妾者君古之
人然何獨尋名分而無通也窮於外則反於家固於今則樂道古亦理
之同然也四章曰綠兮衣兮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
以經夫婦謹必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殆所謹哉所厚非所以謹持風
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人中耳此其大略
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蘇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涕曰何為使我至此
斯極也殆其甚者乎今其言善此亦可以觀矣蓋無意於據其後不得而
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苟辨言善學
必曰通倫類識此說以學詩一以貴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

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
暇則約之以體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於
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文氣溫粹如王若瑞調

山谷文集

李德字記二

七

黃庭堅

南陽張說子難嘗以名字求余為序。余舜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繼成後家門戶方針。然觀子難折節修文。則如宋士不可謂不智。余嘗以人所不能甘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強強且智。是將升君子之堂。孰能禦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怒而去。可以撫而來。皆凡民耳。維君於此道。欲則到於博異。食則形於筵豆。生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繁和。與之言。張樂則鐘鼓。為之說。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脅肩求入。歔笑不情。必且莫逃於水壑之中。雖然。辭者妙於見秋毫之末。而替者聽微。維絕利一源耳。不去官道之習者。無自而入道。寧成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黃山徐文集

王霸方於事上而好下，己在己則昧，在人則臨。此亦學古大夫之
同病哉。君子之待人也，或不屑之教誨，細人之司曉，使我化而與之歸。
故律兵經物而不疾，甘威然人而不知，冠在外而國杜弱，可不戒哉。
點據處亦引此誤。高樞調

黃庭堅

宗弟彝字與迪其意取詩云民之東彝好是懿德以為名取書之藻迪
其教以為字余更其字曰子舟蓋取周官禮器六彝皆有舟云惟酒所
施德故廟中之酒器謂之彝言凡在祀典者皆有常德於酒者也惟酒
最能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言凡在祀典者皆不溺於酒者也先王
之制筮一以象德一以示人可謂至教矣惟子舟好德東彝晏然粹溫
飲酒數斗而不亂又常戒酒不極其量可謂能溫克者也夫有而不規
青疎之也無而置戒規之也故子舟雖不溺于酒而余猶戒之云
清言一則如對凌山之秀
為瑞詞

黃真子舟記

○上蘇子瞻書

黃庭堅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科字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擢補郎。擢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外。稱職凡此數者。在入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蓋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迥不同於謀。則豈能是已。無好學之志。說說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于父兄師友。已立乎二墨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肯自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

上蘇子瞻書一

三

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於藍門。傳者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十首。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情真則連屋不相。往來見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肯承賡。禮故有類。似不常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宜。舉素履。何持不可。直不放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運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通雅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與我往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予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庭堅為道自重。恭謹而有體。不露圭角。則自見。萬望如。

○答范元忠書

黃庭堅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慙。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吟大車閑味。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免民。即以來寄。通辱已未書及詩。傾囊竭。不秘金玉。悉以相昇。幸甚幸甚。其惟是。或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組。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豈名。恐累足下。知言爾。注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端。辭。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呂。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顧。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常。有。自。恨。即。日。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常。耳。苟。志。於。仁。矣。其

各見元忠書一

三

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集與北門。塞家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達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之下。以謂何如。無階合弄小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簡雋當法之書。讀可不紙費。然此種須量自己。筆力學問。真無愧古人。乃可為之。不然。則鶴膝為。是。資。噴。玩。耳。勿。徒。太。作。意。焉。也。萬端。期。

○○○答洪駒父書

黃庭堅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閒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
作書。雖得亦未嘗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寄在官。不虞講學。眠食安
勝。諸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總以嘆息。
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絕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經。終始。開闢。有開有闢。
如四清。雖約百川。或匯而為廣。渾江。洋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
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馬大文。雖雄奇。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效其。其恨不得

黃山谷文集

卷一

三

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教。酒為
佳。所寄。釋。推一篇。切筆。頗橫。極見。目新之妙。更須。治。經。其。則。源。乃。可。
到。古人。耳。奇。瑣。茶。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老。
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雲。丹。
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傷。者。末。事。故。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由。折。
幸。誤。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嶺。如。垂。天之。實。作。之。使。雄。壯。如。
滄。江。八月。之。清。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俗。陋。也。
語。意。筆。法。極。似。康。成。訓。子。篇。其。淡。樸。語。尤。可。味。萬。端。調。

○○○與運判朱朝奉書

黃庭堅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連。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熱。懶。不
可。擬。給。健。訟。之。民。一。不。得。氣。抵。罪。制。史。切。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
影。顧。多。見。聰。遠。速。證。左。術。楊。相。推。因。繁。索。情。滋。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
於。今。八。月。惟。是。智。短。短。淺。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隨。訶。至。則。危。冠。
就。訊。歸。伏。立。整。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小。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
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服。以。書。通。今。者。豈。有。以。
不。肖。欺。左。右。者。乎。通。索。過。聽。議。按。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悖。欺。恐。
不。任。職。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
不。思。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裁。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聞。

黃山谷文集

卷一

三

決。事。若。流。誠。堪。執。轡。走。越。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施。接。行。將。臨。下。
邑。當。以。職。事。待。罪。報。自。遠。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護。行。事。為。同。白。
重。
敬。練。似。面。深。人。書。讀。萬。端。調。

與潘子真書

黃庭堅

庭堅叩頭于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山川之異。有名
世之資。未嘗不嘆息也。黃鶴一舉千里。非荆湘之材所能遠。范以是只
未知所為。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鈞
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
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
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
惑。曾子曰。導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
之。聞而養心。可謂導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
側。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
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齊心服形靜。而後求諸
無此心。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簡峻不繁。為瑞詞。

黃山谷文集

與潘子真書一

共

與王濬州書

黃庭堅

其再拜。劉公敏崇薦引。遂有成命。恭公樂得人材。不廢窮荒。賤劣欽
歎。款款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構組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
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為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
妄。李儒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萌出門下也。若得
在節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無理。又不
為。敬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典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
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察。吏吏畏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其再拜上。
晉人子帖。足致此。殆未遠。為瑞詞。

黃山谷文集

與王濬州書一

共

○代人求知書

黃庭堅

詩云。絲髮黃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故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為敬賤之。於高明之。情意淵殊。禮貌相絕。無固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為已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此。一鄉。習。初。一官。者。皆得以為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嘆。故曰。采薪采菲。無以下體。蓋謂欲而用之。則淵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澠如加以斤斧。飭以膏。則枯木朽株。盡為儀象之冠。以其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倘使令恭惟。門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成。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衷。豈敢飭。黃山谷文集 代人求知書一

愚時以欺左右。竊不揆度。以為潔已而不污。敢不比於蘋蘩。其材能雖薄。倘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即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章。歷更部之格。當路諸公。通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棄成之勢。誠爾閣下賜。加且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受斧斤而斲之期。於成惡。捐一解之力。使小人有黃鐘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予冒威嚴。不寒而栗。引詩。履風流可尚。為詞。

○答王周彦書

黃庭堅

七月戊辰。其敬報周彦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其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遇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彦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陰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并往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秋毫之利。較鰓角之名。大之相。嫌嫉小之忌。廣心。甚於羣蟻之競。腥。茲窮其絕。塞其地。與賢者。唇齒。與俗。以命。薄相。高尊爵。祿而貴衣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或竊嘆其入。又喜欲與。將也。及其以罪戾。抵。或。久之。觀禁之士。樂。而喜聞道。中州弗及。此。乃周彦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黃山谷文集 答王周彦書一

致然耶。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愛之。則意在目前。其周彦者。亦我過也。經句決而審。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彦者。豈以敦厚之好。齒髮長而所尊者耶。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與周彦迫之不已。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彦之行。猶古人也。及其大則。舉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己。賴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解有行焉。乃不。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材。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

於水也。企慕者而遠。雖其不遠。猶足以超世拔俗。與況其集大成。而為醇乎。醇者耶。周子之為文。欲溫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詩其言。誦其文。味其辭。涵容於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譬能樂之。周子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所予。前蘇子瞻之與予。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末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子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周子其精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與。其日將以我為知言也。然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

答王周子書二

四十

黃山先生集
題詞同至 葛瑞胡

○ 答陳敏善書

黃庭堅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辱書。動懇然。賤敬適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法在揚屋。與喬卿同年相近。故相視為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鵠之不能為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肯之材。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窟。而文章為國冠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患別卷詩詞清麗。讀之使人盡棄。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他日不肖。當望於君。然絕處而數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今黃山先生集 答陳敏善書 一

四一

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顧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若兩方作。淮南已平。濕不寄比。未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越報書。恕恕才能作此。似不經意。而矩矱自展。葛瑞胡

○○上運判朱朝奉書

黃庭堅

其○拜○辱○其○笑○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
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然○而○釣○愛○民○之○
名○談○虛○而○有○實○務○之○實○而○能○下○超○越○物○等○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
與○流○俗○人○所○謂○知○已○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惺○惺○自○得○以○明○已○恂○
遠○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貌○表○知○衷○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衷○所○
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卿○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休○俗○人○之○相○
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閣○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
德○之○歸○者○所○以○知○已○雖○固○陋○故○不○勉○焉○
強○項○安○民○二○語○有○心○人○每○為○流○俗○所○忌○知○此○真○可○三○復○焉○端○調○
黃山谷文集 上運判朱朝奉書

○○劉道原墓誌銘

黃庭堅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
豐○元○年○九○月○其○父○諱○字○悅○之○其○道○原○於○星○子○城○而○以○故○司○馬○文○正○溫○公○
十○國○紀○年○序○為○銘○約○諸○墳○中○其○係○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
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
劉○氏○少○長○相○繼○逝○歟○惟○道○原○一○子○義○仲○在○論○者○歸○歆○豈○非○其○所○故○義○仲○
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原○於○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
叙○及○墓○碣○義○論○撰○其○事○乞○銘○於○祿○章○黃○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
得○以○公○為○知○已○溫○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義○
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誌○終○不○得○辭○則○叙○而○
黃山谷文集 劉道原墓誌銘

銘○之○道○原○天○機○迅○疾○曉○天○下○記○籍○大○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勢○以○來○治○亂○
成○敗○人○材○之○胥○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談○手○畫○貫○穿○百○家○之○
說○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而○
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強○老○森○宿○負○必○
痛○絕○治○之○一○時○雖○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後○遊○十○五○年○溫○公○修○齊○
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卿○
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義○仲○為○郎○社○齋○郎○六○年○刻○資○治○通○鑑○版○
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
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郡○公○善○而○忤○郡○公○所○事○皆○
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續○於○政○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

平生有二十失他易下急過事取發猶介劉直念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
事上方簡卽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達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恤怨怒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或言忌諱不掩人過惡立事違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或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
不避詭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城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眾毀譽
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於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
致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離起
樂善而不能行與人相而好異議不畏權勢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添
儉而流費欲速而遲鈍聞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劉道原墓誌銘二

四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多思而慮事半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目攷
其短不令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教猶若是
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臨而入於蔽愚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
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念世不容
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即愈高養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欲向
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達得其
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仲和叔稱材範皆過人和姊以
文鳴而稱爲行不幸相繼歿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
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其大者銘

曰
介夫兩事烈士所棄顯允劉君去位遯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
節封於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詘語曰吾道然其在閭庭悅親
以孝舉於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助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
公補元元本劉子執簡匪躬寒寒溫公論政以學為京後川積石
學源其源溫公忽忘劉子與學我為銘詩式告後世
述事與溫公編年存相出入至其所載二十失十八最真字字可深
以爲調

黃山谷文集

劉道原墓誌銘二

四五

〇〇宛丘懷居士墓表

黃庭堅

聖人不作，道不明於天下。晚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於知人心，失學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為選，以子考於書，猶及見古君子之論人，雖賢師卜視下至百工之賤，因其方術，心通性達，總其要歸，有合於道德之序者，皆以黃而之，而不廢也。士固有不幸而於取人無定論，時扶魁多非當之器，而於俗之絕墨不資，經義文章終無以自怡於世者，若宛丘懷居士為近之居士，少喜醫方，自神農神農黃帝內外經，扁鵲公之傳，無所不讀，遂以其方名為醫博士，為人治，病數有功，縣以知名，居數年，康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其旁，遠事獨居，率月日半祀事，子孫既自力，不敢測事，乃聚浮屠書，闔門而讀之，寢不用黃山谷文集

宛丘懷居士墓表一

四

師，漢晉以來，雖不多為人道之，而性行純熟，應對機鋒，稍稱為人可傳。江湖淮浙之流，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款，聲實既見，而歎曰：此吾師所前見，鞭影而逝者。王公大人，多與之游，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紀其而末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與通，利籍之喪二十餘身，辨其事，曰：是貴在我，不當以累子孫。異時人疑居士道扶趨足自容，及其與子孫分職時，有條序，蓋知其自得者，未可以附尺論也。居士諱敏，字仲幼，享年七十有五子，知孫造皆守其方，試國子兩門助教，世每傳而尤妙於其術。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益信斯言，和於喪與皆應，謹於居士平生來請表於墓，是為表。

感慨慶今人追思古賢 曹端調

〇〇論語新篇

黃庭堅

論語一片，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孫漢以來，師承不絕，此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總名者，於朝覲問對，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此學者之於孔氏，有知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眾矣，而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異，性習之偏，息茲補創之功，以與古之言者，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懷不於領會，思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者，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固人長，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句句解，晚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黃山谷文集

論語新篇一

四

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然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然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然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真室，其途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則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舂禘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清宰予之說。

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此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
之。實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衣。已忘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
於。實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
窮受薄之中。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蓋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
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士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
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
居。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
以耳而聽之。以心而求之。及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
君。講學。以未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此理必於其會。議論極正。宰予短表一段。乃是古人無隱說得甚妙。
黃山谷文集
論語新篇二

易瑞綱

○書王知我胸山離。此後
許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達。怨忿詒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
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乎。逢遇物悲喜。同休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
之所不能堪。因發於中。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此
律呂而可歌。列于用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詠。詢侵陵。引頸以承
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肯。非詩
之隨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
養。如以康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皆立王知我。仕官在予。前子在江湖
子。而不知我。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過而不
思。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耶惜乎不幸短
黃山谷文集
書王知我胸山離
今不行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
予者耶。元符元年八月己巳。戎州寓舍。適聽堂書。江西黃庭堅書。檢治
治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筆勢矯舉。不啻健筆。俊軀之搏物。易瑞綱

書綰卷後

黃庭堅

少年以此書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功。此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重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這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有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現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也。九石臨事一籌不盡。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行中自有起伏結構。小品而有大局之勢。葛瑞詞

山谷文集

書綰卷後一

五十一

書萍鄉縣廳壁

黃庭堅

庭堅抗荆江。略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泰。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於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尉勉之。乃肯行。檢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變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太。親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慕訟異於他郡。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笑曰。天子使宰百里。同於安樂之宣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之莫遠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黃山李本集

書萍鄉縣廳壁一

五十二

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曰。以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其寬而不長。森究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結巢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微體奇變。葛瑞詞

○破吳移火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過得波兵、滿湖離疏、不利走趨、
出屋榜之、連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
笑之曰、亮率羊而奔、鞭之、羊不得食、亮并供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
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持為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
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盡漏者、不以雞、準絕、規矩、異用
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通之、則廢、不可
運七、著不可、當、履坐而、腕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替者之耳、靜者之
日、能利一、原、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編、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馬、呼、破、吳、前、來、吾、為、善、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
黃山公文集 破吳後文一

○破吳移火
能、祖、爭、平、能、與、八、駭、取、路、手、味、逐、三、索、俊、毛、手、皆、曰、不、能、曰、是、因、不、
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
得、頑、癡、自、令、謹、飭、畏、人、危、舍、除、給、湊、釜、料、商、蔬、茹、精、熟、補、藥、山、藥、飲、
方、膳、魚、法、欲、長、起、波、如、截、防、黃、併、深、注、湯、和、糜、勿、投、醢、登、白、脫、用、薑、蔥、
漆、不、欲、焦、族、種、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楊、盆、勿、駐、沙、進、火、守、娃、水、沃、佛、鼎、
斟、酌、菊、茗、生、熟、必、告、煖、臨、食、從、垢、擦、髮、漆、指、靴、拘、蒙、歲、康、守、事、無、小、
大、盡、當、闔、白、食、了、縣、器、三、正、三、反、投、拭、剔、潔、寢、是、覆、琬、陶、瓦、絲、素、視、花、
謹、數、兄、弟、為、行、壯、北、相、當、日、中、事、間、浣、水、漱、櫛、器、淨、理、慎、其、初、素、
衣、當、白、漆、水、增、色、掩、髯、為、黃、紅、螺、蚌、光、接、藍、杆、草、茅、蒐、索、早、操、朕、粉、白、
無、不、精、好、燥、濕、未、得、對、貼、以、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今、半、半、平、來、與、鴈、棲、

○破吳移火
絲、杼、拒、門、闔、闔、獲、草、竊、飲、飯、備、犬、堙、塞、鼠、穴、凡、鳥、攫、因、猶、觸、鼎、大、如、糖、
最、寬、饒、皆、汝、之、罪、也、春、蠶、二、臥、什、族、自、裏、七、畫、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
為、其、任、締、綵、錫、煉、手、作、無、有、停、時、紛、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
餘、暑、時、溫、蒸、扇、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六、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
懷、彈、驅、赫、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母、姬、罵、譏、磨、前、泄、嘔、天、寒、置、龍、衣、
食、畢、烘、極、痺、抑、痛、炙、手、捫、凍、無、事、倚、牆、候、後、回、作、堂、上、呼、傳、聲、代、諾、
或、大、績、更、危、霍、皆、憂、持、勸、補、困、與、巧、者、傳、凡、前、之、為、汝、能、之、不、破、吳、對、
曰、或、快、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難、勞、何、必、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
矣、子、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身、文、刻、盡、深、統、微、至、以、即、古、與、府、一、派、乃、自、才、人、極、致、當、與、王、侯、僅、
黃山公文集 破吳後文二

○破吳移火
黃山公文集 終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瀾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于蔡

先生傳

楊龜山一

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曰以聞召爲秘書郎歷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王安石降從祀之列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

之學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宋史本傳

楊龜山一

龜山先生文集敘

後學楚黃耿定力基

有宋中葉，為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為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問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伯子，即忤異端曲學之獎，奉以尊師，振振為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趨正叔，固敢感其器，固能哉道而行也。晚近學者，守積遺珠，指歸為尼，斤斤膠常帶范，固不足道。即解有聞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化人，辟之原光燭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既繁，時所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為口實，此所以深

耿定力序一

一

於道也。先生晚年一出，與伯子為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疑，毋乃正叔不載條例意與。欲窺曠洛真傳，則藉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求先生全集行之，官司理家藏，同校刊刷，益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修，嘉惠後學，知所先矣。

龜山先生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嘉靖訓市 許輯 經書雲空 □ □ 甫較訂

集序

耿定力一序

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經解

不書即位 春秋義

作于田 詩義

易龜山先生集序

日次一

二

移民移家 孟子義

史論

簡相如論

項羽論

張良論

蕭何論

曹參論

林孫通論

賈誼論

范滂論

汲黯論	荀彧論	書	見明道先生	寄伊川先生	答吳國華	答陳子安	與陸思仲	謝程南	答李杞	楊龜山文集	上毛憲	代人上王令	答胡康侯	答胡康侯	語錄	荊州所聞	傳	陳居士傳 <small>諸公跋附</small>	記	孝思堂記
										目次二										

序	書	孟子義序	鄒公侍郎奏議序	題跋	跋鄒道鄉所書女誠	題翁士特文編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哀鄒克安	楊龜山文集	哀鄒思道	祭文	祭游定夫							龜山先生文集目 <small>畢</small>
										目次三										

楊龜山文集

○上淵聖皇帝書

楊時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有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末，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威德耳。夫五之冠，皆投戈負耒，沒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初可見也。自古頑治之君，惟在煥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替也。壹其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替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朕朕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求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議，改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戚，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諫邪媚者得以肆其欺，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暉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親，為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辭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無罪則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數次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謁見代宗為政之弊，屢溺危言，為婦帥祠，及其即位，痛懲之。四方不怠之貢，羅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繼則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聲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滿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輩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後，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賄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逆器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開架之金，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奉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

下威德耳。夫五之冠，皆投戈負耒，沒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初可見也。自古頑治之君，惟在煥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替也。壹其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替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朕朕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求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議，改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戚，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諫邪媚者得以肆其欺，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暉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親，為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辭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無罪則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數次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謁見代宗為政之弊，屢溺危言，為婦帥祠，及其即位，痛懲之。四方不怠之貢，羅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繼則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聲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滿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輩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後，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賄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逆器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開架之金，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奉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

而不罪，則諫邪媚者得以肆其欺，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暉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親，為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辭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無罪則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數次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謁見代宗為政之弊，屢溺危言，為婦帥祠，及其即位，痛懲之。四方不怠之貢，羅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繼則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聲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滿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輩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後，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賄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逆器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開架之金，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奉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

初，德宗在藩，謁見代宗為政之弊，屢溺危言，為婦帥祠，及其即位，痛懲之。四方不怠之貢，羅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繼則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聲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滿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輩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後，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賄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逆器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開架之金，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奉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

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機。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備私蓄於官宦之家。與幸異時。按問而人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目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欲率驟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睹。以其久矣。而實不至故也。陛下訓守神后。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卒於相。仍龜山文集。上則聖皇帝書三。

今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閹泄之。且知其不易。然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近百姓。差末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而不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樞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述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樞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快簡忠信可任者。使詣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使邊事稍寧。無事則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恩膏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害。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獎罰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庶幾位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

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雅蒙施行。不過放縱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罰。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俾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維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詐之吏。當究見情實。待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壟海。庶乎人怨少伸。和風充塞矣。歸本誠意。論極深切。至於詔令。徒為具文。名與實悖。尤中末俗之弊。仍龜山文集。上則聖皇帝書四。

○不書即位 春秋義

楊時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總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稱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總我君。不書即位。正也。總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哉。此說是已。蓋寢宮北坳。終身不仕而即位。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總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家宰。隱之不救為公也。蓋亦有家宰之事乎。楊龜山文集 不書即位一

亦必茂高而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胎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大義昭然。可正三傳之誤。 楊龜山

○○叔于田 詩義

楊時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而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逞。以當是非。而沒祭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眾所悅者。亦以氣傲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即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元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止有禮矣。則親有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楊龜山文集 叔于田一

詩詩者所以不可不明於時代。 楊龜山

移○民○移○粟○孟○子○義○
移○民○移○粟○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
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
遠○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
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餓○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
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
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
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上○而○下○其○所○謂○也○

楊○山○文○集

移○民○移○粟○一

七

○○○蘭○相○如○論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
其○喜○怒○悲○懼○而○擇○閭○之○微○名○射○利○同○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
時○之○功○其○材○力○有○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請○蘭○相○如○傳○
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虐○臣○之○暴○擄○或○
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
舌○入○此○喉○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配○柱○示○以○
必○死○蓋○亦○摩○肩○耳○矣○夫○成○非○難○先○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
之○不○敗○秦○雖○雖○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辭○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
不○在○大○計○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存○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壁○入○秦○

楊○山○文○集

蘭○相○如○論

十三

楊○時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觀○秦○之○心○特○迫○其○威○強○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
以○皮○帶○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辭○乎○雖○與○之○可○也○相○
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燈○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
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終○不○可○得○則○欲○徵○幸○不○
死○誰○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轎○年○趙○卒○有○獲○軍○臨○
城○之○物○者○徒○以○壁○為○之○案○也○然○則○全○歸○趙○何○益○哉○至○於○池○池○之○會○則○
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
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有○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關○焉○則○危○事○矣○扶○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待○計○也○相○
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揣○焉○乃○欲○以○頭○血○滅○之○豈○孔○

子所謂暴虐過河而無悔者。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之進。讓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理正見大意亦周密更無餘地可寬處。葛瑞詞

楊龜山文集

蘭相如論二

十四

○○項羽論

楊時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能用增。無益於收亡也。夫秦人歸就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恭稻梁而皆可。以口也。項藉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而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割天下。所謂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之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秋。我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死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失天下。其無沛公乎。

楊龜山文集

項羽論一

十四

正而不刻。可見高祖論羽畏讒。只是見理不刻。葛瑞詞

○張良論

楊時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
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
才見忌、疑蒙一聞、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盛、猶不免終竟以菹醢、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通權
勢、視夫權利如脫履、雖寄身朝市、而將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
舉、增微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
而不達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子房略似史記而意較深遠、
楊時

楊時

張良論一

十五

○○蕭何論

楊時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
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
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成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
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便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
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其身耶、蓋不學無用、時作功成身退之
長會、冒禁寵、臨然如持重、實惟恐一然、而後者亦屢矣、蓋高皇
帝得而悔人、而何與人、吾邑故不能得、廣節之士而一時利者利無
不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情夫、
太史公論節侯直欲徐之、則大散宜生列、則計知為已過矣、
楊時

楊時

蕭何論一

七

曹參論

楊時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
 以參為首。宜其勇悍。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
 用。其召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
 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
 為。其始以戰聞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
 落學問。樂用人言。而勇以自克。其何能爾。蓋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
 與。其何有。既何且。其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固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念則排陷。終更將無所
 不。參之。以。賢守之。而勿失。而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盛有以也。

楊龜山文集

曹參論一

卷

深得古人心事。篇端詞

叔孫通論

楊時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
 為禮。何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
 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
 新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
 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言近而當。篇端詞

楊龜山文集

叔孫通論一

卷

○○○賈誼論

楊時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冠顯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終
 濯之徒出於纖薄收縉之武夫先王之學章大物彼為是與議哉高皇
 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起見之也誼以疎遠晚進之人欲一
 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忍耶此處變之所繇起也古之君子自重
 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吝也若夫天下重難不可易為之王業
 之大必遠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與有為也其
 德業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
 也其法與夫二表五符其術固殊矣當是時人君若少不謹讓
 其身非宰輔乃以放縱自適其說亦不負責矣在我者不重
 不重如任者讓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不召不召
 不召為國以建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今之負才思一得當者請以可以知戒焉端訓

○遷錯論

楊時

遷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
 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
 用五刑作周天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
 數而自親事乎使使世懷詭者誤其君扶術以自用必實是言也其為
 術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
 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
 者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愛起倉卒各欲倖倖於
 其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
 秦之三家以孔子陳三都之域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
 術焉山文集
 遷錯論一
 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象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
 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
 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
 聚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
 默者乎
 振本塞源之見○葛端訓

○汲黯論
周勃起布衣。是樵樸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
公。禍迫者。所依。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
弘。策安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猶忿。禍迫臨
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然
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格言。葛嶠詞。

○荀彧論
屬王流。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
豈不以其人哉。常桓重之。義其禍未甚於流。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
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色藏禍心。天下庸
人知之矣。而荀彧開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
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
董賊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抑以晚節蓋之歟。然則則不智
難後。則不忠不智。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
罪。然觀其臨大謀。操其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
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淵漬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
以一筆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救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
也。
蔚宗一論。特文字。雖美可垂。其持論之失。須此文正之。葛嶠詞。

○○○見明道先生

其師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其志。其

為。其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平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難堅。

其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

自。其世。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

習之。故也。周通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

出。馬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

之。而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間。所未聞。見。所未

見。而餘言。道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

小。而。白。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

楊龜山文集 見明道先生一

問。有。一。師。一。義。可。傳。於。世。者。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其。材。皆。不

遠。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教。古。則。學。之。難。易。又

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耶。說。故。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

貽。教。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

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蓬。九。遠。之。儒。從。橫。由。折。然

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

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茲。由。學

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何。官。至。京。師

於。朋。將。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指。是。慨。然。興。起。曰。古

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

又况親達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誠致純色。溢於言表。葛瑞明

龜山文集

見明道先生二

○寄伊川先生

楊時

其篇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而銘之書。其義非此。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方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成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未嘗用。無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疑也。且墨氏兼愛。同仁者之事也。其後卒至於無父。兼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可終行。必稽其所獎。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後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揚焉。山文真。

寄伊川先生一

世

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為明。而不致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為何如。言慮其終行。稽其獎。二語可味。葛藟。

○答吳國華

楊時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詳復。論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其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缺舌之人。仲子之廣。孟子則曰。則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聽仲尼之門。三尺童子。蓋稱管晏。人有數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卒皆不顧於我。立黨尚氣。相攻耶。不此何為。其亦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是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顯出所有。告諸於人。以恥哉。竊謂於國華。為同道。故其肆狂。請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兼其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

答吳國華一

其

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是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顯出所有。告諸於人。以恥哉。竊謂於國華。為同道。故其肆狂。請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兼其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

答吳國華二

七

楊龜山文集

冬吳國華三

○答陳子安

楊時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羞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其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我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強其力之所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遂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合是數者。不能也。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播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學。克。極。聖。賢。之。德。其。所以。自。潔。必。富。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揚。其。小。文。集。卷。一。答。陳。子。安。一。

夫。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妙。論。旋。折。極。得。品。恭。肅。處。焉。此。謂。

○與陸思仲

楊時

某。愚。不。肖。等。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利。辭。充。為。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後。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非。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曉。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振。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與。薪。之。火。其。不。勝。如。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相。聞。其。緒。言。雖。未。能。窮。聖。學。門。嫡。傳。亦。不。為。異。端。運。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楊。龜。山。文。集。卷。一。與。陸。思。仲。一。

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成。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先。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克。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拘。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始。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而。利。益。則。與。世。之。行。楊。公。門。

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有明志。則於朋游中為可畏者。亦不有以。以其成。而遂於吾。吾人及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將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孔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於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聞吳端只。就粗淺。廢論其無及。乃可破省俗迷。先生此文。與退之。伯骨表同意。為端調。

謝程潛傳文

楊時

某聞孤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其學。較自惟荒蕪。不敢承命。以取吾冒無實之譏。比來潮潮。始得從郭吏之末。瞻望錫履。碌碌無遠時才用。方愧懼微跡不寧。恐翻知之。下無以自道。竊願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曉高明。並虞過聽。遠示教諭。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屏之據九達之衝。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轡而至。明璫翡翠。夜光之寶。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寧無不獲也。而彼羅掘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魚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前乎。長沙蓋南北銜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為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絕卓。環異之才。抱其冠。欲賈於左右者。蓋一二哉。往往以疏。選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願其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故太。然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微。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若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而笑用。覆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

楊龜山文集

謝程潛一

三

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識解。弘矣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它文。謹錄古往詩序記合一編。冒昧玷泥。清祀不勝惶懼之至。詞勝可誦。葛瑞訓。

謝世清二

○容李統

楊時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聚錄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大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迫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惟使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踴躍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矣。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鶴鳴而起。蓬華為善者。舜之徒也。雖鳴而起。蓬華為利者。誦之徒也。舜誦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楊龜山文集。卷一。

乎。善利之間。則為善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份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我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飽。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群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群矣。惟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之多。至於萬物。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衆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元氣絪縕。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傳者其序不可誣也若酒梓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後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
與天道者亦宜當離夫酒梓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平也
非離此以為道後使為者皆難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
亮之

平易顯明浮意句解

卷之二

廿九

○上毛憲名斷字正仲

楊時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
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
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與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窮嘗窺較
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淫天下憂憂向風承德教
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飲乎
道德之寶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
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互於我國暴君汚吏
多逞其私欲磨才格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
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術人離之以攻其後捧三寸之舌開天下之諸侯
陽疏小吏集

上毛憲一

其

然為已功。雖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張敖道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
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後而海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禍純無
和者多。歸之。唯東國約術。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絏而不知去況
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從節義之士。而依違附從之徒。多見職辱。故宏
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
謫權而嬰禍。謝事立容。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幅脫。猶不忍改。繼一
紀清操。則齟齬伏。憤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焉。
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庶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悉然如秦人
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不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
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

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事實用是皆為世
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
亂而收其度難變故曰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
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然親仁而蹈德上
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雖地而不振迨夫神宗皇
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肯綮皆以苛察為明哀歎
為功其極也慘殺少恩至工即位盡蠲前弊而苛之慘嚴者往往變其
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
在二座世方懷嚴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
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跡者
楊龜山文集 上毛憲二

其何能爾其閑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接暇某也實
為知夫幸得樞衣飲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佩者而遽辱
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遠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任於甥利者
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
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士風國運兩者常相視以為盛衰寬大之流一變而為綜覈節義之
過一變而為清虛此誠已事之可見者也 第瑞朝

○代人上王令 楊時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
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
亦有餘歲士之知有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
介之賤則於鄉閭戶齊氏之間短褐不完舍簞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
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
金之饒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扶貴自尊以輕天下
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顧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已者故守道循理
之士薄而俗合苟得之行多同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
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
楊龜山文集 代人上王令一

視好成敗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
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
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決開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
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厚樹德某幸為士則敢
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外以俟選選
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視其所養耳此大以自重輕養之意
古更敬 第瑞朝

○冬胡康侯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洞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拔。於俗者。無幾也。其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以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同。而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而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其堂。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安有急焉。思得明時。與學。左右提掖。親獲一勝。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長老之有望也。
知本見道之言。葛瑞綱

楊龜山文集

卷之四

七

○○冬胡康侯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日視各者。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時素所饜飮者。乃下詢於陳腐。匪公不以賢自授。樂取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窮明不以僭清為罪。則萬幸甚。其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時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有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而已。方時艱難。不卒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罷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次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之。有不可待而侵索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易絲之微。匪煩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食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雖有司。不食家宰。得以武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可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東。東而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楊龜山文集

卷之四

四

崇寧以來承祖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司以不足為憂何哉歲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饒康之奉軍儲造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以待軍興都費之費恭錄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效此也此祖宗之道法茲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結與會計錄取祖宗三書恭錄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如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使運司蓋始於王樸之議其措置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罷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紓中都之費六路楊鼎山文集

否胡康侯二

豐山更有不常一終歲稅則增雜以充清計使山去歲則羅橫使新稅斜稅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權承為法以賦發運司於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遺也既行直達而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輸與法何固以為利不可隔舉之祖宗時則湖南湖北江東西潯未至真陽下即或位以歸諸路而得權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課計不欠則橫稅不加於民而上下稅自抄核之法行課額歸權貨諸條一無所得故清計且下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清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民也其也聞中舊官費每節二十七文今民間每節五百二三十文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

益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關者為之應辦故也都常不關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農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什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克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中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也故而不中必致無救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楊鼎山文集

否胡康侯三

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郡晉之即制孫子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死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亦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蘇馬不愆於四成伍伍乃止春鳥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清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收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甚於今則中軍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十年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害有甚於盜賊百姓互相謂曰軍賊盜賊不韻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是今日之急務也

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知其
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
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此者方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
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
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寄敵篇引龍精說景帝制地之策曰今
日夷狄之執是亦亡國之執其意蓋欲歸湯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繞
以用兵為事只見樓梭何時是天下息有時即以仁宗之世祗二虜豈
不勝如哉同時即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
楊龜山文集 結錄二

而受實獎乎亦必有道矣蘇公父子雖論當時事只是不識
余嗣有程楊朱陸語錄類案故於此選中絕不多入若端綢

陳居士傳諸公欲附

楊時

陳還而劍州將樂人。世以豪傑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慈惠。不妄與
人交。晨與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廢吊木嘗出門。雖連橋
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策而後往。家人俟其趨。其跡可數也。
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雖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
雖橫逆有惡。終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恭。帶者以故人亦信
之。後雖有喜。侵晨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
傳。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條屬
有杜生者。問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
非其士有所養。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
楊龜山文集 陳居士傳諸公附一

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鄉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之歸。以覺斯人。
又無高世之士。今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
原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挽。蓋有非學之所能及者。世之傳
夫。漢子一有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
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
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
召與之。其人豐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孫如此。然此在公
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中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以明。以示
予。先生言行信於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於今。後當顯白。

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昇其子孫故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璣書

居士才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晉陵鄭浩既家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窮人之時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物於外蓋黃帝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

同非書而名於後世今陳居士舍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自能知之者否文中立為發其德以昭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

楊龜山文集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二

四

初○公○以○名○教○道○小○補○政○和○二○年○孟○夏○中○漸○建○安○游○昨○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

公○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

卓○然○顯○白○於○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第○且○改○其○後○以○

手○不○朽○諸○君○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

銘○李○綱○書○

陳公原本無奇統以內行純備得此佳傳又得諸公跋皆古蹟可

垂○可○見○前○輩○樂○道○隱○善○若○此○當○此○趨○名○如○趨○之○日○余○故○並○錄○之○使○

修身潛耀之君子知所自信云○葛端綱

○○孝思堂記

楊時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樞歸葬於建安又明

年○義○事○乃○作○孝○思○之○堂○屬○子○為○記○子○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雖○小○夫○賤○隸○筆○重○收○史○下○逮○窮○髮○耄○矣○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

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跡○而○顧○怍○若○夫○夷○考○其○實○則○孝○士○大○夫○

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

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離○道○之○音○奇○邪○

慢○戲○之○物○日○與○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

是○不○欲○其○身○也○不○欲○其○身○是○不○欲○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

楊龜山文集

孝思堂記

只

事○君○必○忠○臨○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

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子○惟○公○以○布○衣○起○閭閻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

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

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怠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

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

矣○故○余○承○命○不○辭○而○書○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孟氏守身之論得此為翼○葛端綱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
 有餘年聖賢之君總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
 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
 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
 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其子
 為武王陳於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
 此道也故予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
 肯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校舜舜校禹受而不為秦湯放
 桀而山文集

書義序一

四

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會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桀也為弟而誅其兄
 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無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
 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與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
 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
 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子會之讓伯公之爭自亂終
 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皆失是也又易
 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
 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飾權之也予以之命儒不肖豈敢自謂足
 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與茲有言不能論而意
 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雖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古書序多與道忤處不如到此於學宮以正之 葛瑞調

山文集

書義序二

五

孟子義序

楊時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膠。非一日也。孟子以素知則明之材。出於道學凌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繇其道則七十里。而與不繇其道雖天下而止。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扶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輟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吾言流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楊龜山文集 孟子義序

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固言以求其理。繇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惜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正統能得聖賢之大。葛瑞胡

鄒公侍郎奏議序

楊時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其華發外望之。時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造中宮虛位之久。大匡欲自結於嬖倖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言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官人之子。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其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公既楊龜山文集 鄒公侍郎奏議序

以政。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栢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敘。余於公非一朝燕將之行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跪。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周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與朝中多感慨之况。葛瑞胡

○歐鄒道卿所書女誠

楊時

古者大夫以上。于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進豆醢。醴醢。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還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齊梁之族。酣養逸放。於此開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蕩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此後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問。出道卿所書女誠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蓋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主璋之賢。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楊龜山文集

歐鄒道卿所書女誠一

三

成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世有司。所文以典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此以議論士大夫家極宜知之。語而慈父多嬌子。嚴母多佳兒。伏於論也。是又在胎教之前矣。此時先王育才深遠之意。至微至實者也。葛瑞訓

○○題翁士特文編

楊時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余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汲山。與仲木居。康豕時。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同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名實證相。如同馬遷筆。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苑。諸論。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焉者終楊龜山文集

題翁士特文編一

高

其之終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即此等議論。便非漢書藝文志所有。有志於文者。盍反其本。葛瑞訓

○○哀明道先生

楊時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即報至數
城其門人楊其則知為位恸哭於殿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
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
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
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
百氏之籍與夫佛老某唐謬悠之書下迨我因縱橫之論出入進士得
誇說與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
博取可為動矣然其支離蕪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
大道遙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紀荆棘之
楊龜山文集 哀明道先生一 五

行倉崖之巖眩然迷殆而幸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
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
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
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傷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
難矣夫絲毫弁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
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絲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
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
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
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歿則予之恸哭豈特以師
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予悲古人之不見兮

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切磨全體而分刻駕異端而五
號辨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卑彼先覺兮惟德是
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
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馳銜勒而
弗顧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富冥渤而載華岳
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柄樞伊時勢則然兮此
云胡其若茲通闢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溺兮任而直
欲執其馬歸齊灰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
何傷想德言其未遠兮儼若在傍罔識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以日月逝
兮形魄滅焉兮已矣兮斯亦難忘
楊龜山文集 哀明道先生二 六

哀道而不私其師亦夫人之恆也 葛端調

哀郢 堯叟

宋有君子姓邵魯某字亮容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為學鏘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苟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甚益欽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逆之時先生不余棄進而受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

先賢學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遇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熱芳囁兮。雲帆蔽天。膠沮渺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魯英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詎云耀兮。胡嗇爾壽。忽聞相兮。嗟余與子。阻修遠兮。不得惠棺。弔遺孤兮。歎恨於懷。曷繇除兮。

故致其詞可法。毛端胡

○辛卯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屠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秋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恬然亦未嘗因之馳聘以求見於世也於職固適意為士者不乎於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其行儼變以欺世固上合得忘義居道徇物以至昏冥顛倒而不悟雖

其志行雖未能盡樂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於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己○故為辭以謝其辭曰○嗟乎○思道○本訥而仁○內行純粹○幽無責於鬼○明無責於人○宜得其福○何願沛於道路而終歿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於中身先○誰塋兮○暴骸骨於昨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自古聖賢○子自有顯榮富貴○騰翬飛舉○振耀於無垠○亦有湮淪汨沒於屈而不伸○或同腐骨兮○俱磨滅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

是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泫然之沾也
詞皆純鍊易端細

楊龜山文集 家範題二

祭游定夫 楊時
乎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
後何云恨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論
以眇余獨存雖未即反而須垂齒路焚然依立而誰憐嗚呼先生微言
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
未復而計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後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
歟杞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以復
泫然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悲詞平淡以愧世之情過其實者 葛端調

楊龜山文集 祭游定夫一

龜山文集

王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繇太學試大廷，秦檜既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上，親擢第一。特授紹興府僉判，召除秘書郎，金將淪盟，十朋輪對言禦敵莫急於用人，益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請祠歸。李宗立起嚴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廢，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史，上謂銓曰：「卿與十朋。」

宋史本傳

王梅溪一

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陳恢復之計，因論史浩入罪，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職，浚聞其誓不與敵，但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臣聞近日欲遣龍太開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與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出。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都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

之移知湖州，戶部責虛逋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饒久旱入境雨，湖積霖入境霽，東官建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子聞詩，聞禮皆力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

宋史本傳

王梅溪二

集後序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開禮部木江陵。歸藏於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溢先朝露。無以情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休餘命。聞禮部其役始事於吳春。北工於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報正迪功郎謝汝能。卿奇進士任炎。其開闢亡者。異時為別集云。男宣教郎元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外郎公事賜緋魚袋開禮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王開禮序一

王龜齡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嘉祐調甫 序次 弟葛 則安調甫同定

集序

開禮後序一首 公次男

制策

御試策一道

奏劄

輪對劄子

上殿劄子一

王梅溪文集

目次一

二

上殿劄子二

應詔陳興事

論左右史四事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論史浩劄子

再論史浩劄子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論內庭節者劄子

論宿州退師劄子

論林安宅劄子

論用兵事宜劄子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自劄劄子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一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二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	
劄	
馬劄	
王梅溪文集	目次二
性論	
君子能為可用論	
宋	
上舍試策第一道	
上舍試策第二道	
上舍試策第三道	
策問	
二首	
序	
送吳教授東信歸	

潛淵齋閑齋文集序	
劉方升待評集序	
雜著	
井光碑	
待士說	
三不能戒	
記姓	
王梅溪文集	目次三
王龍吟文集目	序

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也所以策
臣者皆不足為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勤問之且雖兢兢誦之無益
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
不以攬權為先惟辟作威惟辟王食陰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
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成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
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者廷不可相及者賈
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三皇
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
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
王梅溪大集
御試策三

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
能平惟先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德核名實信賞必罰
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服之治統為吏稱民安功先祖業業垂
於後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
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
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追功臣而進又更張弓矢而敬馬牛建勳
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
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亦其能平前朝
威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求治兢業致事以要
說之其大要則勤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跡是勵精為治責成於下而

推歸於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
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
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
納之錄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
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
柄重柄也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漢高祖漢
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衛石
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聽政如隋文帝而謂
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
王梅溪大集
御試策四

權也蓋欲陛下下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
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守祖宗之
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
經之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鮮然不倦為
我之暇為好此書固嘗親讀宸翰以書經傳列之琬琰以詔學者矣通
者又命儒學近臣按經進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跡
固已默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攬權之法者臣請為陛下誦之
春秋書王曰天王嘗所為大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
以為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則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
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脩禮亂樂者欲其收禮

淨如實者。宜命之持衡。忠正如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初起。諸
者則誅之。其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
世而無弊矣。而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慎刑
之具。備者。也。而每弊未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
刑。以革其也。臣竊謂欲盡革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秦秋之
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識時平。寧。盛。
賞。此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
所以識時君之監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
時之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創賞刑之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六

十一

法。雖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殊嘗有
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終無不
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羣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
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其
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其
尤以清德。雅望。執政於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羣臣。邪
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
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然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
斥逐奸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
大者也。聖策猶以廢獎。未革為憂。若此。日朝廷猶有惜賞。濫罰。為

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略。夫。人。其。賞。刑。之。大。者。莫。如。進。退。天。下。之。人。
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
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
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其。人。之。進。也。出。於。某。人。
除。為。之。地。也。如。是。則。一。人。之。進。退。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
一。人。必。出。於。陛。下。物。如。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
公。言。論。則。可。也。不。然。則。得。於。金。言。而。天。下。國。家。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
於。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其。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
之。也。如。是。一。人。之。進。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
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
刑。為。法。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無。弊
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勢。進。其。秩。以。為。賞。犯。其。事。得。其。罪。以。為。罰。此。時。有
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
賦。歛。之。制。經。常。之。度。備。者。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
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審。其。弊。
以。攬。權。謹。按。春。秋。書。滅。孫。辰。告。權。於。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不。審。其
而。告。惠。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國。什。一。之。法。至。於
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甲。而。出。甲。也。書。用
田。賦。者。譏。襄。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者。不。宜。皆
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竊。是。知。春。秋。賦。稅。之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七

十二

刑。為。法。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無。弊
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勢。進。其。秩。以。為。賞。犯。其。事。得。其。罪。以。為。罰。此。時。有
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
賦。歛。之。制。經。常。之。度。備。者。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
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審。其。弊。
以。攬。權。謹。按。春。秋。書。滅。孫。辰。告。權。於。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不。審。其
而。告。惠。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國。什。一。之。法。至。於
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甲。而。出。甲。也。書。用
田。賦。者。譏。襄。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者。不。宜。皆
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竊。是。知。春。秋。賦。稅。之

書為人君即用祿財之訓明矣。皆孔子對齊宣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即用。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盡微。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即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辨。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慈用止於漆素。食祿止用黃紙。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即儉以為却進。時呂滂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卹用。光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八

三

不通須會真。然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后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各言。真可謂即用理財之法。朕欲盡民者之說。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庫富實。貴朽粟陳。如成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切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上無却紀之禮。所不可免者。而陛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處。

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法度。雖有禁銷金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禁銷犀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玩器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矣。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便使令僞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治。富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九

四

臣臣願陛下攬權於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取歛之法。歛此而用之。則臣不敢也。臣伏讀聖策。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治術簡。咸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時也。臣嘗謂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作丘甲。梁國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為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介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夫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曰。國之政。成周之時。井田牧畜之制。大學小學之法。悉士取士之說。為世辭。又按經書。教許止之辭。穀梁曰。子生三

不。是。水。火。母。之。罪。也。○。竊。貴。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傳。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有。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舉。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序。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而。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皆。頂。戴。此。不。無。此。金。出。可。謂。盛。矣。○。陛。下。注。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之。中。而。王。梅。溪。本。集。○。御。武。策。十。

亦。未。嘗。廢。組。豆。之。事。自。健。興。以。來。復。興。大。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臣。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惟。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緣。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範。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聽。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嬉。博。臣。之。其。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貶。放。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臨。生。年。之。虛。錄。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道。如。前。飛。魚。躍。過。其。平。日。之。刻。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締。事。會。而。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庫。序。之。士。養。說。成。風。科。

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若。山。蘇。轍。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安。言。欲。然。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轍。復。言。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命。庫。序。去。○。請。以。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諫。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而。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朕。侯。至。成。二。年。則。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王。梅。溪。本。集。○。御。武。策。十。

所。歷。二。年。書。○。紀。子。至。成。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王。梅。溪。本。集。○。御。武。策。十。其。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國。其。時。而。然。陟。之。也。○。又。按。經。書。堯。曰。○。剌。公。羊。曰。○。剌。者。何。○。州。名。也。○。州。不。善。國。不。善。氏。氏。不。善。人。人。不。善。名。名。不。善。字。字。不。善。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尊。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也。○。天下。之。為。人。臣。者。也。○。為。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也。○。天下。之。為。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上。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因。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仕。之。後。○。無。非。以。公。

遺訓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師者固不越
厥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
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吏與則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朝守令勵其
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政治之效遠出漢唐
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
宗之時。而陛下乃以官師未勵為憂者。臣竊歎權之能為今黜陟之
法。訓迪之方。靡口備言。而治效非昔者。孫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
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若者內外
用事之臣多出權門之親戚。故舊則室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二

十七

之職。或任成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
其罰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
斥明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
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
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忠身殉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
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將紳相率為佞之不暇。
既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
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
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
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為執政。以歐陽修余靖

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象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掄揚之。此陛下無
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親福威之
大柄。以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
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嘉獎未盡。革財用未甚。祿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欲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異。
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
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
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求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臣已
陳規箴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為獻。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導其可聞。
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三

十八

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
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
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然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
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
而或異。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周之
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未嘗變周之
特因時而收獎耳。夫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正者。
廢故政有能而不行。故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得
大度獎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施。
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四

三

王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不行必正道則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五

二十

古者言曰聞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曰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曰是必善結

魏邦之所媚也。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與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
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懷敵
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雖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
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兩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
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
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
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
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
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
足以聳動一時。謀猷指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
王叔文集

論對制子二

世

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資雄衆。建諸侯而小其
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
振。固有入焉。雖當自消。臣以為崇我之策。莫大於此。
會率用人。必以人望為主。則第一要著。葛瑞訓

臣聞國之強弱。與身之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誠
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天下。雖謀之以智。辨之
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
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劉先王英姿大度。有萬古風。兵難屈挫。而
終不為曹操屈。只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
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
草。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開然未決。茲理固同。
王叔文集

論對制子一

世

然易曉。讀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仲今日之氣。莫如
戰。杜人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
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
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
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體
何故屈已。賈曰。陷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
受其利。吾與諸戎。和戎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
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
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固中國矣。故南牛主和議。而鼓靖康之禍。
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

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便斷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應天受命天下同不歡欣鼓舞或謂其主既出似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可以動天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可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可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可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可以動天

上殿劄子一

十五

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我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東機而捷而已格言名論皆古所未發非忠孝性生豈能暢此葛瑞訓

上殿劄子二

王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初相得人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初相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皋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同周舊其自同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宗道為宰相親告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魯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修為參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彦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選於新政之初是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就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就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隸徒庸庸然後用之望非持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倚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

上殿劄子二

十六

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彦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選於新政之初是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就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就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隸徒庸庸然後用之望非持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倚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

職權軍相得人則內可以其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
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
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瑞拱一堂之上羣天下人才如意
而任使之內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遺選相臣觀權臺諫人主之職莫有大於是者 葛瑞珣

○應詔陳興事
願今天下之散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
居其官食其祿○固○循○常○且○曠○職○不○修○欲○望○收○卡○之○羊○台○道○之○興○可○乎○
請言其大者○夫選退百官○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
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
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此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選退百官之職
乎○臣見其選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台察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
為其官○是固能選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
數月○或時遣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劾
然後罷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論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
百官居選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
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思而不敢任想也○先王嘗有言曰○思欲歸
己○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選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
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
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
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
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
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職也○今之居是
官○以各司其局○為子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愧司馬光之言乎
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綱紀之職乎

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朕股之前與天子事是非者諫官也又曰錄執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如是乎非於股陛之前如修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執之言否乎臣注職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於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懇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密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度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愧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御監百執事外

王梅溪文集

卷之二

此

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故有不能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教宜首治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御監百執事孰為賢焉才拔其尤者一二入而進用之孰為愚焉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入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入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尤者一二入而責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入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入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諸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止於各司其局又諸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故雖然此特

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政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宣王與馬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與衰撥亂之時陛下通日召元老正人或實之政府或實之臺諫或實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作以虛禮勿載之以小人使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善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江而嚴者欲其守江吳玠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休大守淮乃所以守江也合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李德裕欲守光祿而保邊則光祿而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

王梅溪文集

卷之二

此

五百里而守潼關戰得地勢蓋張矣力破其銳而成功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聞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諫而中興有適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與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諫權之利而於使命於浙東而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旨以諭之有諫成而為廷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即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言之名至於弗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

下此嘗下詔求直言矣。來聞實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罪。賢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納納。養成聖德。則納諫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通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反。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還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劫。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益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實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于

王梅溪文集
應詔陳弊事四

二

多。則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剜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陳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飲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諫。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同上。惡有醜正者。或依城結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與刑不正。非大殛乎。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賢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雖其能大明刑賞乎。惟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故事。老止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陞

下之職舉矣。夫欲收今日之效。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高宗周宣。五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故事有不舉者耶。數事既去。內治既修。則夷狄有不逞。振祖宗之境土。指日可渡矣。羅列時弊而歸重人主之率先。是正人彈章氣象。萬福調

王梅溪文集

應詔陳弊事五

三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執職以來簡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諸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參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遂謂史官書事以為堅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參可謂能守官矣至周朝蔡元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日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圖史書之口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規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

論左右史四事一

王

自開史今誤述此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遵本仁宗從之厥後倣此執筆乃復進史治嚴不革遂至於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遵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聞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針線宗李我府必懷板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改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去於

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規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進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直聞天子語者僅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譏謔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歲省侍之令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待政語關繫職記注者但不遇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宗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是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

論左右史四事二

王

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今立於殿下偏頭之側和墨儒翰皆偏端之物處有命則臨俯聽對而書之不問後殿止端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係退舍少留殿門俟修注出乃錄聖語以此知周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備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備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立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華之意前殿不立是錄事亦不而後意俱亡矣今左右史今日而立無言動之異且愚欲乞於前殿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議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太宗謂魏徵曰事有不當毋

論奏基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皆得論朝廷事。而母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文宗命魏瓘之意也。殿中修起居注張璠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侍立虛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介為起居注。直前論事。出一時。又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

王梅溪文集

論左右史四事三

三

況今奏後敷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監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史館諸公不可不知。為誌。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國前五帝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李績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憚而復之者。孝也。夏小康。滅浼以復后相之恥。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恥。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僞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虺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雖世祚。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議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韓。荀卿罪之。賢聖立言。與訓責後世之為君臣者。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亮舜至聖之德。有為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復為之。臣此固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則然。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臨替日。奸臣之覆轍。屈已以和仇讎之大。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境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

王梅溪文集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一

共

二十朋

故也。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就進取者。則不
制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
陛下劉明果斷。不感羣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
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須。
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與哀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以承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
仍下詔百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
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羣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鬼神。慰
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
乎以日月冀耶。

王梅溪文集

餘侍御史上殿劄子二

廿七

仇真 萬端訓

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殺賢。欺君誑上。有一
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至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
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詐狼籍。
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藩籬。龍飛
在天。隨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
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注歲太上皇帝開欽宗之計。痛切宸
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
以望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
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復秦檜之態。為同寵

王梅溪文集

論史浩劄子一

六

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恬和戎之失策。以
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胡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
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浩既主
和。惟吳璘進取。除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璘。遂從中
制。令不遇者。新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雖心謀
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將璘欲售
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復歷歷陳德。總
素輕。張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謀進之徒。俞
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誦。題
過房之稱。有誦密傳心印者。有誦正法眼藏名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

者紛如也。昔王莽文弱柄，有八司馬之黨，卒逢害，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莽文達害之為人，此推黨之大罪三也。浩自慕朝政，即益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出，自為右揆，蓋歸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諫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免解，使之春闈省試，知舉二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匿，勒令毀板，三知舉常而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慘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

論史浩劄子二

元

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詰百官軍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有譏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拒之，浩嘗有難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新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二，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飲若之姦以固衆，朝廷無知節也。

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士經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己恩務，在龍絲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朝人中言大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靈景宮行香，道臨貢院，會大學補試士子填壘，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所朝，既而誇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故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誣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免宰相而懷其跡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存正之戒。

論史浩劄子三

子

元
初立中自有大體
葛瑞訓

再論史浩劄子

五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到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逐。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與論議。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之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之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故奏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不忠。再論史浩劄子一

再論史浩劄子一

三

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朴。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針人之口。可謂忌言。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後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訛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赦之。四裔以樂。魁其可以巨藩大。而賞奸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與密通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奸邪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號取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梓也。峻削之極。凜凜有風霜氣。萬端調

論史正志劄子

五十朋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進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遂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引祠於外。其與刑時。疎散為諫官。遂肯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嘗出入貴人之門。專為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婿。記平日素所交結者。略結乳媪。使之攀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

論史正志劄子一

三

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稱恢復要覽。以授義問。遂錄免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嗾。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授浩。浩喜其佞已。遂遺之遠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訾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開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故厚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遂惡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

自免。大類。卿求去於元堂之末。臣。職。風。豈。不。給。而。擊。之。寧。不。自。
魏。子。餘。歟。乎。欲。乞。臣。下。特。發。英。斯。明。正。志。說。匪。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
未。能。行。而。觀。之。誅。亦。當。傳。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于。今。
日。天。下。幸。甚。
快。不。傷。刺。萬。端。調。

○。○。倫。韓。仲。通。俞。良。弼。劉。子。三十朋。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和。和。而。盜。能。以。威。服。人。則。人。
不。敢。為。盜。能。以。智。累。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王。者。俱。無。焉。則。何。以。為。
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縣。帥。
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累。以。勸。除。之。也。朝。廷。不。詰。
其。政。亂。之。繇。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遣。為。大。藩。固。而。久。任。亦。可。謂。失。刑。
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
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獲。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
國。今。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
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
王。梅。溪。文。集。韓。仲。通。俞。良。弼。劉。子。一。
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騷。然。運。使。邵。昨。用。處。
言。茶。商。以。俞。表。鐵。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
而。起。醜。黨。數。千。人。陷。沒。州。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
能。正。良。弼。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珍。滅。乎。仲。通。
刻。薄。小。人。昔。為。秦。檣。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
有。廉。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與。援。海。盜。猖。獗。
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事。况。
二。廣。去。朝。廷。為。家。遠。斯。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為。大。帥。
而。盜。賊。充。耳。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罷。黜。仲。通。結。與。之。除。其。良。
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特。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將致起消盜之本。萬端細

正梅溪文集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二

五

○論內庭節者劄子

五十四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板實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者。可以薄助軍興。然節者一事。尤在聖躬。起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絺。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恭用青布而僭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舊袍。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切見內侍都知李緯。具劄官校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任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斥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雖全盛之日。猶宜行之。未為臨亂無聊之策也。萬端細

○○○論賓州通師劉子

五十朋

臣聞賓州之師。全軍進守。觀時議處。深得進退之機。然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偶為浮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我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我微蕭從之。執言尤確。若會高霞寓。我部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意。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置如何。渠何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斯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劉大為心。毋以小訥句。溫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搖。故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

王梅溪文集

論賓州通師劉子一

四

如錢徽蕭從之。徒得以肆其說。開陛下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作。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提機而進。知難而退。則身修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願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臺諫於邊間。不可不以此為心。 芳瑞朝

○論林安宅劉子

五十朋

臣聞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幼官。故為妻。則以監開。及俸漳州。盜帥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監開。及作廣甯。起羅織之獄。誣陷善民。則以酷虐聞。臨事御人。未俸俸。令何薄焉。之而得浙。謂俸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劾。俸安宅。乃手疏俸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俸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無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能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日浩託安宅和。

王梅溪文集

論林安宅劉子一

四

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以顯其能。之士大傳以為笑。陛下此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事。朕不私之。已辭其職矣。臣言陛下原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稱不私者。至於再三。今安宅乃自託于大淵之門。以邀威福。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陛下即諭宰相令召祠而去矣。今又欲朝辭。其低俸復留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極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如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有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微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遠前政。遠甚。是宜

可○辟○歷○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惶○懼○。朝○開○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新○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此○黃○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史○浩○意○旨○。後○省○試○策○題○。及○程○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用○奸○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即○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用○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其○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諫○列○小○人○情○狀○。明○與○得○情○最○便○。聽○覽○故○錄○以○為○彈○文○之○式○。臣○謹○言○。

王梅溪文集

論安宅劄子二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退有不可不深慮者曰刑賞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國進取之計必有一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攻以謀不為喜小敗不為之沮泰穆用王明三敗而後霸而或漢高帝天下屢敗而後禽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略西夏也而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旬月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益亦兵家勝負常勢也吳越者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一
選從而權校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選以昭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漢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苟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惻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青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詢詢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常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遷張稍寧其格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固功天下皆知之賁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道不已欲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諸將士聞之必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二

—

陸門荆襄居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三

人數內臣之

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衆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體場未靜。上下司。臺諫宜戒。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浦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浦也。俟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浦。不惟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還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浦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切至之論。可參時計。
葛瑞綱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五列子四

八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列子

王十朋

臣竊聞有昔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念將士故遺左。心腹之臣。乃。於。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已。大。行。示。了。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然。成。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唐。何。守是也。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得。人。今。大。淵。雖。為。潛。藩。舊。臣。諒。奇。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街。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關。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則。無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第一。獲。致。人。言。如。前。月。臺。諫。給。合之。給。到。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王梅溪文集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列子一

已降詔討撫之矣。今只委張浚。務求安撫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竊恐將士以宥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已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數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得理得情之言。雖之宣公集中。可以無辨。
葛瑞綱

○ ○ 自劄子

王十朋

臣天資愚陋，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莽，聞醜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每因議和，臣常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收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虜果南侵，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不棄羣臣，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見，語及此，

王懷素文集

印文刻于一

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陛下破屏議而用之。臣不為其力。遂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謂陛下吳淞之役。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多災。樂禍者橫議。遂起。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其害常為之說。陛下以劉大為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燒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警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蓋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則明宗徽宗規模素定。固不以一切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不肯置。後。遂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初冬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而更衰。師亦嘗降官。但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後之請。薄

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為後圖。如臣任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浚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朝廷失刑。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寬猛以塞羣議。大義凜凜。勳志必與古合。非無感憤於平日者。時能效。葛端詞

上梅溪先生

日
幼
刊
一

六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王十朋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時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修省。○舉天下而信之。○安也。○皆免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患之旱。○應天災。○國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竟以事。○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豈非天以災難警之。○二三帝王能修德以應之。○耶。○於惟陛下即位以來。○六年。○推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於夏。○澇於秋。○饑饉薦臻。○疾疫。○八月。○海溢於溫。○疾者以數萬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遇者天作淫雨。○害於桑。○江。○荆之間。○被害尤甚。○陛下遇災而懼。○遣官分禱。○疏決滯獄。○減放房錢。○詔。○臣歸。○通於

王十朋劄子一

卷一

已可謂能恐懼修省矣。○臣未自遠。○不知。○前後論思。○獻山之臣。○亦嘗有以修德之說。○獻於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克湯宣王。○所以應天者。○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則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治乎。○雖然。○已後未斥奸。○賊之利。○未除。○有以害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吾之仁乎。○吾酒之嗜。○聲色之通。○馳騁之娛。○有以累吾修身之德乎。○責已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請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固不飲。○顛沛造次之際。○必謹。○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

是不惟可以辨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教功業。○皆復見於今日。○此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惟切無浮詞。○等此劄

王十朋劄子一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
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
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難克齊猶以為病居
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常以類聚而相附也左右
佩劍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子直而
疎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疎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
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
故所以治少而亂多蓋緣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共惟陛下深聰明絕人
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
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
王梅溪文集

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難乎
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
栢小人附衆如蓬蒿君子進必繇直道小人進必繇邪徑往者潛藩一
二使令之臣竊美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其不辨其門
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衆而進
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
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繇此舉今之附衆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
過之附衆者大者官止為司馬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
迹固不迫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
炎於炙手熱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

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諒自
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
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厚賜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即守令然胥
教為則下蓋上計州縣雖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常臨一監
司同是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
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
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同不可使小人謹
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與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
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大臣
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卿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
王梅溪文集

狂妄惟陛下察之
觀人於所自來辨才於所操術則邪正瞭然誠簡疏之論焉

五十月

王梅溪文集

除太子詹事上獻劄子一一

...

太子之大抵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居於撫軍監門侍中得
事也陛下但與之選擇師友僚屬俾自與端人正士將養成德性相與
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
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太子君嗣也。聲望所及。數百年之安危係焉。而以守一官之任。則短長互見。非所以示神明。養威重也。尹京故事。最爲有宗。酒規此亦草創一時之制。善繼體守文。決無事此。惟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司也。

王十朋

王梅溪文集

除太子詹事上駉列子二一

2

通以為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
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罷之也其無謂矣臣恐欲望此意
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
臣不勝至願

元官履民則人法交病此末世補解之弊惟務其末而無益於治者也
也武臣不可任刑獄尤為論葛洪調

○○除太子序上殿劄子三

王十朋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況陛下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嘗射於殿廷，羣臣謀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間，萬一狂夫竄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愛國憂君之言。」觀衛將軍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時，陛下旌其忠善，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王梅溪文集

余太子序上殿劄子三一

三

心之不能保，則存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均於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口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恩之至哉？臣願陛下致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久遠於無害不勝。謹以生靈之命，憂國愛君之誠，謹於言表。葛洪調

○○為論

王十朋

堯舜禹湯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為重以是發問。孟子辨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於子一木於天而無有以義為也。」至韓子作為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為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天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為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曰：「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逆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死之傳賢，亦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禹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冠其親賢於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殊而害天下之公。冠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懷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天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以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元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

王梅溪文集

為論一

三

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逆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死之傳賢，亦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禹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冠其親賢於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殊而害天下之公。冠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懷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天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以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元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

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者不能算而使之寒水火
不能算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克其同是性
也○然乎其不知性也是益出性之論○然非不知性也○柯之論
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荀況以性為惡○揚雄以
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故○為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曰
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為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
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意雖不同其所以定教則
一也○況雄又以教獎焉者○柯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柯之使不得不
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之使不得不開而為之使自
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教獎也○為性立一定之
論○者○惟○孟○子○與○韓○愈○氏○著○原○性○論○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亦○公○孫○大
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
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
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主○才○為○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
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
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
之○而○才○應○之○耳○焉○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
吾○夫○子○者○必○不○惟○禁○詘○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惑○乎○雷○同○之○論○而
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
才○也○○精○懇○深○透○從○來○論○性○之○說○一○際○可○廢○此○亦○應○勸○后○學○者○○

○此○大○子○字○○情○願○凡○事○皆○當○有○一○通○理○在○焉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已○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
○君○子○之○學○求○於○為○已○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已○用○自○藏○於○中
○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固○其○可○用○之○資○過○其
○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
○而○有○所○不○顧○卽○焉○苟○以○吾○學○可○為○已○用○可○以○為○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
○用○命○必○欲○求○其○所○用○幸○而○用○則○幸○不○幸○而○不○用○則○慙○其○者○至○於○自○恥
○以○求○用○是○徒○知○為○已○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焉○可○謂○誠○君○子○哉○苟○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思○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然○君○子○之○道○有○三
○其○未○達○也○修○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
○耳○梅○溪○文○集
○君○子○累○為○可○用○命
○不○用○修○其○所○為○用○則○能○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
○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
○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
○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當○世○矣○使○不○我
○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教○智○於○一○官○則○其○優○於○一○官○以○之○策
○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下○則○其○用○優○於○天
○下○是○雖○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
○至○若○在○我○雖○可○用○奈○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歛○其○可○用○之○器○於○一○已
○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韋○積○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
○而○已○人○豈○遺○佚○而○怨○阮○窮○而○惆○悵○焉○為○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

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功而已
而人皆可學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操天之事也
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
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為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有可以成不用
唯賴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
夫四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途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
野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就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
不得用者乎又就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
東周孟子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
可用者至極歷聘天下卒老於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
難孔子能為可用而不可用也

上卷漢文集

卷二

既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蓋少壯之言以
物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身
而不為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谷之沮隔而不得見象侯不歸怒於
臧谷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若孔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
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
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為於楚蓋其為楚固已小矣苟卿亦逃楚於
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廣成蘭陵亦可謂不過矣卿不作離騷怨楚
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士不自重天下事無可
為者款門之珍主人必疑其僭溢曾子如穀之說即知天之微義也
有志天下者奈何自標榜以取賤哉為己為人失失之矣為端明

○上舍試策第一道 論漢高帝 唐太宗 漢光武 王十朋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迄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
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源宸翰以製其
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為吾無
間然者漢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可為
光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成則
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有而
乃自比於老龍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是亦孔子恕以
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如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
上梅溪文集

上舍試策第一道一

卷一

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宗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不可
比隆三代盛王致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實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
則未遑稱論之或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清論光
武之為人而得與高帝太宗陳之以發明聖志之第一若夫主上威德
大業自與光舜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就
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
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秦滅項以三尺
劍而造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論也而
好戰之心老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固稱平城之圍高帝徒知平城之

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來○遠○當○平○城○之○圖○見○百○萬○之○衆○不○如○
虞○階○干○戚○之○舞○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新○其○會○之○論○兵○也○太○宗○孤○
隋○據○羣○盜○以○幾○鼎○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唐○室○既○造○
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足○至○觀○定○四○夷○而○固○於○遠○水○之○
後○太○宗○徒○知○古○人○有○振○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遠○水○之○
厄○則○知○萬○里○之○遠○不○如○漢○文○王○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臣○見○武○水○之○
德○之○澤○而○不○知○顧○也○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
明○廟○謨○糾○糾○雄○斷○非○不○知○以○務○遠○界○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知○以○立○
邊○功○舉○全○漢○之○衆○又○非○不○知○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快○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枉○名○而○當○於○實○者○
上○金○鼓○策○第○一○道○二

主○梅○溪○文○集
惟○威○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功○若○可○量○也○威○德○之○主○則○冒○彼○
民○亦○吾○民○何○思○草○萊○秋○穡○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割○割○
也○太○師○奏○凱○將○士○受○賞○居○臣○自○可○相○賀○也○威○德○之○主○則○思○有○義○糧○千○里○
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思○求○戰○功○而○生○
得○色○也○得○不○毛○之○地○以○今○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也○實○哉○高○祖○太○
宗○皆○素○實○德○以○慕○虛○名○先○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
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聞○玉○關○謝○
西○戎○卑○辭○辱○聲○以○禮○而○奴○之○使○而○抵○掌○櫟○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
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往○事○於○詩○書○祖○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
賢○於○其○祖○太○宗○一○第○歟○雖然○先○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優○

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先○武○以○吏○事○
而○責○三○公○以○謬○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
邪○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
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
師○保○萬○民○先○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
之○所○待○三○公○者○宜○其○治○政○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
考○績○之○法○然○陟○之○非○可○以○謬○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在○伯○
吏○中○方○其○相○鄰○之○初○民○與○欲○殺○之○謠○使○人○君○遠○從○而○易○之○則○倚○之○聲○名○
風○采○不○復○著○於○刊○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謫○德○之○謠○使○時○
君○必○以○謬○言○取○人○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先○武○失○於○此○
上○金○鼓○策○第○一○道○三

是○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止○先○武○之○失○又○不○止○如○是○三○公○固○不○
可○以○吏○事○責○而○先○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謬○言○易○
而○先○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先○武○乃○
以○此○虛○僂○居○房○草○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農○子○隄○閘○其○疏○而○致○語○
於○使○者○以○職○之○難○起○一○卓○茂○於○縣○令○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若○爾○亦○誠○
於○治○察○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廢○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
子○所○宜○親○擇○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郡○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計○也○先○武○乃○以○身○任○郡○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謬○言○進○退○之○
使○先○武○精○意○於○一○初○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五○伯○之○君○不○世○出○
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數○君○而○先○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

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之○難○而○僅○有○為○貴○也○夫○天○下○皆○有○則○
○所○有○者○不○勝○天○下○皆○然○則○僅○有○者○斯○可○善○且○而○漢○有○商○山○之○口○船○非○
○無○造○民○也○有○焉○世○之○揚○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遠○民○獨○行○傳○者○
○益○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造○民○行○之○金○純○者○猶○衆○取○乎○獨○
○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造○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中○
○屠○燔○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不○
○友○傳○者○蓋○以○當○時○你○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不○
○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蓋○夫○居○儒○林○者○
○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固○為○之○最○安○固○得○聖○人○家○傳○之○學○非○
○源○乎○在○儒○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學○較○以○化○民○
○王○梅○溪○太○集○
○上○合○武○集○第○二○道○二○

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
○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焉○激○也○以○隱○迄○稱○者○十○
○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讓○者○謂○其○得○聖○人○
○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赫○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贊○頌○段○恭○
○燕○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事○與○然○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
○愚○獨○推○忠○義○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振○李○興○劉○殷○由○以○道○其○記○
○非○名○教○之○所○貴○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李○知○本○第○夫○四○百○
○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目○皆○錄○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
○月○非○為○不○足○到○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
○儒○者○莫○如○揚○雄○氏○詎○可○列○推○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

○列○車○集○於○備○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
○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真○史○臣○大○取○端○有○
○古○哉○難○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
○列○於○酷○吏○則○何○以○哀○憐○刺○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瑛○失○節○於○列○行○
○非○不○醜○也○乃○以○其○又○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厲○天○下○之○婦○節○而○史○
○去○取○固○善○矣○裴○廷○幹○裴○佖○之○雄○者○也○而○不○列○於○故○臣○則○又○非○秦○秋○答○
○城○之○誅○與○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不○盡○錄○此○途○之○所○
○猶○未○盡○當○潛○德○之○幽○聲○未○必○盡○發○已○灰○之○薪○也○
○有人○揭○天○刑○之○畏○也○
○精○於○春秋○之○義○以○論○史○事○煌○煌○漢○典○之○言○非○久○矣○洋○說○可○見○及○者○
○王○梅○溪○太○集○
○上○合○武○集○第○二○道○三○

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為玉而趨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幾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鵲。童子佩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亦重。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故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言。幸之戒。則正其身。俱榮矣。雖微前說已意自展。葛瑞胡

王梅溪文集 上舍試策第三道三 七

○ ○ 榮問 詩經 五十朋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即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為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繫之幽。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大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大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鴈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此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豈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為而列於周之末哉。○ 頌之不。王梅溪文集 策問詩經一 字
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興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辨。高雅 葛瑞胡

○ ○ 榮問

王十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源淵○然後可以知其人之
誅○而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
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
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
孝而施○於有政也○就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以參之門哉○荀卿以
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就謂燔詩
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
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就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若奇
刑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

東坡集

王梅溪集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

王十朋

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同嘗學焉○治行乃為元
下第一○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其
中○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止以加前○四
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
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誅泗易為而多賢○儀秦易為而皆詐○謂必在師
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
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學論
葛瑞調

王十朋

○ ○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錕○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責
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
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
知先生之賢○延為道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除害
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踴躍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相儀○天
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猶念慈親在堂○鵲髮垂素○慨然興嘆○併諸生而
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黃之流○諸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
終不肯留○誠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嘆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
季子佩印於洛陽○賈誼衣錦於會稽○長卿歸而人蜀○二疎歸而山
王梅溪集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一

陟彼高岡、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乎何時來、小子狂簡、不
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我慕、泮水洋洋、先生來乎、芹芳藻香、先
生去乎、鸞飛鳳翔、
文似孔格、昌黎而風、肯實方骨、魏、葛端胡

○ 潛淵藏閣梨文集序

王十朋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梨之為人、必總之以教誨涕泣、某
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
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其既時聞其言
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
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邂逅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
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
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
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與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
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厚、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
幸無漢文集

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后習、蔡謨、謝靈運、范曄、柳子厚、常應物、諸公
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錫然發輝
於當世、而與羅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
之游、假其吹噓獎掖之力、則赫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
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
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舉世非安石逸少
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常都、振衣萬
洛、覽昔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甚屈以求王公大
人之知己、其言有曰、古之棄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
爾、既而還東嘉、隱潛閣、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

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歎○無○余○和○之○句○其○一○讀○而○三○悲○之○師○之○後○令○二
十○三○年○矣○平○生○製○述○甚○多○後○已○遺○亡○其○頃○將○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
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其○之○并○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
一○卷○出○以○相○示○其○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嘆○其
不○遇○知○已○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以○以○歸○又○自○顧○晚○學
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歲○之○以○俟○知○者
師○名○虞○殷○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
冬○望○日○序○

王梅溪文集

潛閣藏書文集序二

五

○劉方叔待評集序

王十朋

管○人○有○遠○行○者○將○絲○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
猶○未○離○乎○越○回○肯○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
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肯○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猶
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
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越○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
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榻○下○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
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
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乎○生○之○力○終○不○能○至○者
也○晉○漢○有○張○騫○者○索○善○行○嘗○持○使○節○通○而○咸○池○還○窺○窮○河○源○此○其○遠○又
王梅溪文集

劉方叔待評集序一

六

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燕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
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
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迨○乎
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
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觀○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
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
避○迹○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同○知○方○叔○可○喜○人○也
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又○示
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虛○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
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

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井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子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井。昔月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井之進。將不如此。而己。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薛。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果荒。奔之。巖。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井。方井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落想飄然似飄似最得風人之遺。葛端胡。

井光辨 王十朋
予家之東南有井。覆以屋。其水清而甘。冬溫而夏寒。雖大旱。水使盈尺。而泉脈不枯。井方不及丈。然比他井為差巨。當先祖之世。鄉人日居。為大井頭。王家則是井也。同見大於鄉人矣。予聞家燕於井之南。始與庫。午。季。夏。之。夕。僕。夫。汲。而。歸。以。井。有。光。告。予。往。視。之。隱。隱。焚。焚。如。燈。如。螢。如。光。芒。之。星。不。知。其。果。何。物。也。意。者。魚。鱉。之。族。其。麟。中。文。理。晦。於。書。而。發。於。夜。耶。或。螺。蚌。之。腹。產。明。珠。以。自。照。耶。其。在。物。理。或。之。有。也。或。者。好。語。怪。匪。妖。之。則。祥。也。矣。予。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夜。會。鍾。堂。書。藝。暇。而。能。鍊。大。似。河。東。諸。說。葛端胡。

○○○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竊焚之。辱及
馬。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業履。取
之。是師與味之。與將。授門戶。時租稅。思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述
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難使柳下惠之弟。為大夫。馬能存。儒
龍而臨之。虎口耶。彼冠馬而士行。馬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事爭。說
銳刀而欲訟。以與朝。授刺以。鐵面英求。判以欺。惡難。使。周成。王之外。父
為邑大夫。拒可。毀其。疏。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
賴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為
為吾黨之戒。

平梅溪文集

待士說一

多言也。勿以淺近而忽之。萬端詞

○○○三不能成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
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馬知道
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秘。於密。凡若
述之。秘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
楷。於自。自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而不能省。於氣形肝兩
之際。馬能使文無塊。於不秘。書無塊。於不楷。言無塊。於不省。
有深致。萬端詞

平梅溪文集

三不能成一

三

○○記蛙

王十朋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獎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蛙乘隙而入墊於趾間予不知也會暮暮如廁而蛙忽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聞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誰而去東郭先生衣其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隙而墊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墊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以於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客柳柳州食蝦蟇詩以我同舍果能止我足是蛙也豈以予不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以脫藏地否散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成而至矣

卷一

二

幸梅溪文集
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而忽之人能持無害物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立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十四夜書

亦酷似柳州
葛洪明